

现代=LES CONTEMPORAINS / 施蛰存·—V. 1, no. 1

(1932. 5) ~ [?] · —上海: 现代书局 [发行者],

1932 ~ [?].

: 插图; 25cm.

月刊·—本刊曾由现代杂志社出版

*

*

*

本刊共摄制3卷, 16毫米, 缩率1:20.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原件有污迹, 破损.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第 1 卷 V. 1, no. 1 ~ V. 3, no. 3

(1932. 5 ~ 1933. 7)

第 2 卷 V. 3, no. 4 ~ V. 5, no. 4

(1933. 8 ~ 1934. 8)

第 3 卷 V. 5, no. 5 ~ V. 6, no. 4

(1934. 9 ~ 1935. 5)



LES
CONTEMPORAIN

現代

1932



創
刊
號

新代書局發行



現代兒童讀書會

讀書會的創辦，本來是出版業者爲了與買書人取得聯絡與合作而起的。現代書局鑒於目下兒童讀物的缺乏，乃出版現代兒童叢書百種。又因爲力求與兒童讀書界合作，減輕負擔起見，就組織了「現代兒童讀書會」。入會費僅全年二元，而贈書多至三十五種，再有其他許多權利。開辦以來，會員普及全國，信用卓著。印有詳章，函索即寄。

會費全年二元

有

八大獎賞

- 1 本會會員學年考試列第一名者獎賞實價書券五元
- 2 本會會員學期考試列第一名者獎賞實價書券二元
- 3 本會會員月試列第一名者獎賞實價書券一元
- 4 本會會員在校受課滿一學期不缺課者獎賞實價書券一元
- 5 本會會員應徵本會懸賞文名列甲等者獎賞實價書券一元
- 6 本會會員介紹同學入會滿五人以上者獎賞實價書券一元
- 7 本會會員介紹同學入會滿十人以上者獎賞實價書券一元半
- 8 本會會員介紹同學入會滿廿人以上者獎賞實價書券三元

關於一至四項須有學校當局書面證明

十四種大利益

- 1 贈「現代兒童」完全士冊
- 2 贈「中國名人故事」冊
- 3 贈「外國名人故事」冊
- 4 贈「童話」冊
- 5 贈「謎語」冊
- 6 贈「故事連環畫」冊
- 7 贈「滑稽科學通訊」冊
- 8 贈「自然科學通訊」冊
- 9 贈「英兒的通訊」冊
- 10 贈「優待券二種可用一年」冊
- 11 贈「小學生日記」冊
- 12 贈「小學生演說法」冊
- 13 贈「現代書局」長年優待券一張
- 14 贈「優待券二種可用一年」冊

五大權利

- 1 本會會員可將作品投寄「現代兒童」刊登
- 2 本會會員可將照片投寄「現代兒童」刊登
- 3 本會會員可隨時提出問題要求答覆
- 4 本會會員小學畢業本會可以代辦轉學手續
- 5 本會會員購辦書籍本會可以代勞不需他費

入會手續

本埠將入會書各項填明，連同入會費二元，面交到四馬路現代書局，或海寧路順徵里現代書局總辦事處，領取會員證及書籍等

外埠

只須將入會書各項詳細填明，連同入會費二元，郵費三角掛號寄下。本會收到後當即將會員應得之各項書籍，優待券等，陸續寄奉，決不延誤。

會費全年五元改訂五大贈送

改訂新章
徵求會員



現代讀書會

第二期

現代讀書會，創辦以來，以減輕讀者負擔為宗旨，凡於讀者有利者，莫不盡力籌劃，以求盡善盡美。海內外讀者，咸同聲稱讚，紛紛入會，未及半年，會員已達三千以上。茲第一期會期，已屆滿，而本會之六大贈送，五大優待，三大設備之種種利益，會員亦均已充分享受。並力促本會繼續擴充，以利讀者。本會以厚意難却，乃毅然決然，以再接再厲之犧牲精神，舉辦第二期讀書會，並公開徵求會員，凡有志讀書而願與出版界發生密切關係者，盡興乎來！

一 贈送書券五元 憑券購買現代書局出版各書十足通用，無異現金。

二 贈送名家創作二部
1. 北極圈裏的王國 張賢平先生的新著，凡十餘萬言。據作者自己說：這是他生平第一傑作。在創造社的時候，本就開始着筆，可是，因搜集材料之不易，到現在才始完篇。篇中描寫貴族社會之腐奢淫佚，中層市民們之狡詐狠毒，智識階級之卑鄙無氣節，流氓地痞之投

機暴發，更插以悲歡離合之故事，把北極圈裏一小王國的社會描寫到淋漓盡致了。不愧為空前奇構……

2. 黑戀 本書為張賢平先生之中篇名著，內容描述幾個時代的青年，因苦於現狀之煩悶，做了掘墳墓的工作，致遭統治階級之慘殺。情節更參以男女戀愛事件，為張賢平先生轉變期的傑作。

容敘述俄皇時代政治之黑暗，官吏之殘酷以及充軍流配的慘淡生活，強盜流氓罪犯的窮形極狀，西伯利亞的苦工，另一世界裏的奇聞奇事，莫不淋漓盡致。作者會親身經歷，能將個中内幕全部暴露，尤為特色。

三 贈送世界巨著一部
西伯利亞的囚徒 本書凡三十萬言左右，為俄國大作家陀斯妥以夫斯基生平唯一巨著。內

五大優待

- 1. 半價優待券
- 2. 廉價優待券
- 3. 雜誌優待券
- 4. 預約優待券
- 5. 長期優待券

三大設備

- 1. 通信借書部
- 2. 讀書指導部
- 3. 讀書俱樂部

會址：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
入會手續：在本埠者，可至四馬路現代書局門市部入會，本會即將會費及贈送會費之書籍，當面交付；在外埠者，當將會費五元，連同人姓名，由郵局寄交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收現，到會後，即將會費及贈送之書籍，由郵局寄交。原班由郵寄上。

代現

小說

公墓

詩人的食巾 (阿保里奈爾)

宿命論與算命論

前哨兵

海底夢

黎蒙家的沒落 (阿耶拉)

蹉跎

殘秋的下弦月

虎 (柯巴特)

穆時英 (三)

陳御月譯 (元)

張天翼 (元)

魏金枝 (充)

巴金 (七)

江思譯 (三)

杜衡 (二)

施蛰存 (五)

凌昌言譯 (二)

畫

拿破崙之遺書

雷氏大廳

古羅馬的慶典

「鐵甲車」一景

「假如」之一場面

「溫柔」景

畫師洪野及其遺畫

夏芝像

阿耶拉像

詩

詩五篇

過時 印像 前夜 款步 有贈

夏芝詩抄

木葉之凋零 水中小島 茵尼思弗梨之湖洲 戀之悲哀

酒之歌 他希望着天衣 柯爾湖上之野堯

文

無相庵隨筆

「先知」及其作者 畫師洪野 無意思的書 五月

戴望舒 (八)

安籙選譯 (三)

施蛰存 (元)

創刊號 內容

西班牙的一小時 (阿索林)

敘辭 老人 宮廷中人 虔信 知道秘密的人 駁難

文二篇

故居

十月之晨

「三人行」之二人言

讀「三人行」

談談「三人行」

阿耶拉

戰地的一日

雜俎

阿保里奈爾

譯夏芝詩贅語

他們的話

巴黎藝文逸話

Cocktail 的時代 兩種新主義 薩拉 培爾那特

藝文情報

蕭伯納近聞 哥德百年祭瑣聞 今年紀念的幾個外國文學家 女作家二團結 許

欽文被累入獄 謝壽康與賽金花 拿破崙遺書出售 雷氏大廈改作博物院 瑞典

女作家之豪興 昇階夢辭教官職 詩人泰戈爾舉行個展

戴望舒譯 (五)

李一冰

(八)
(三)

蘇 汝 (二四)

易 嘉 (二七)

江 思 (三三)

適 夷 (二九)

月 (一)

安 箴 (三)

玄 明 (二六)

(一七)

DOG LANE

BY LEV GOOMILEVSKY

新性戀愛問題的偉大名著

大學學生私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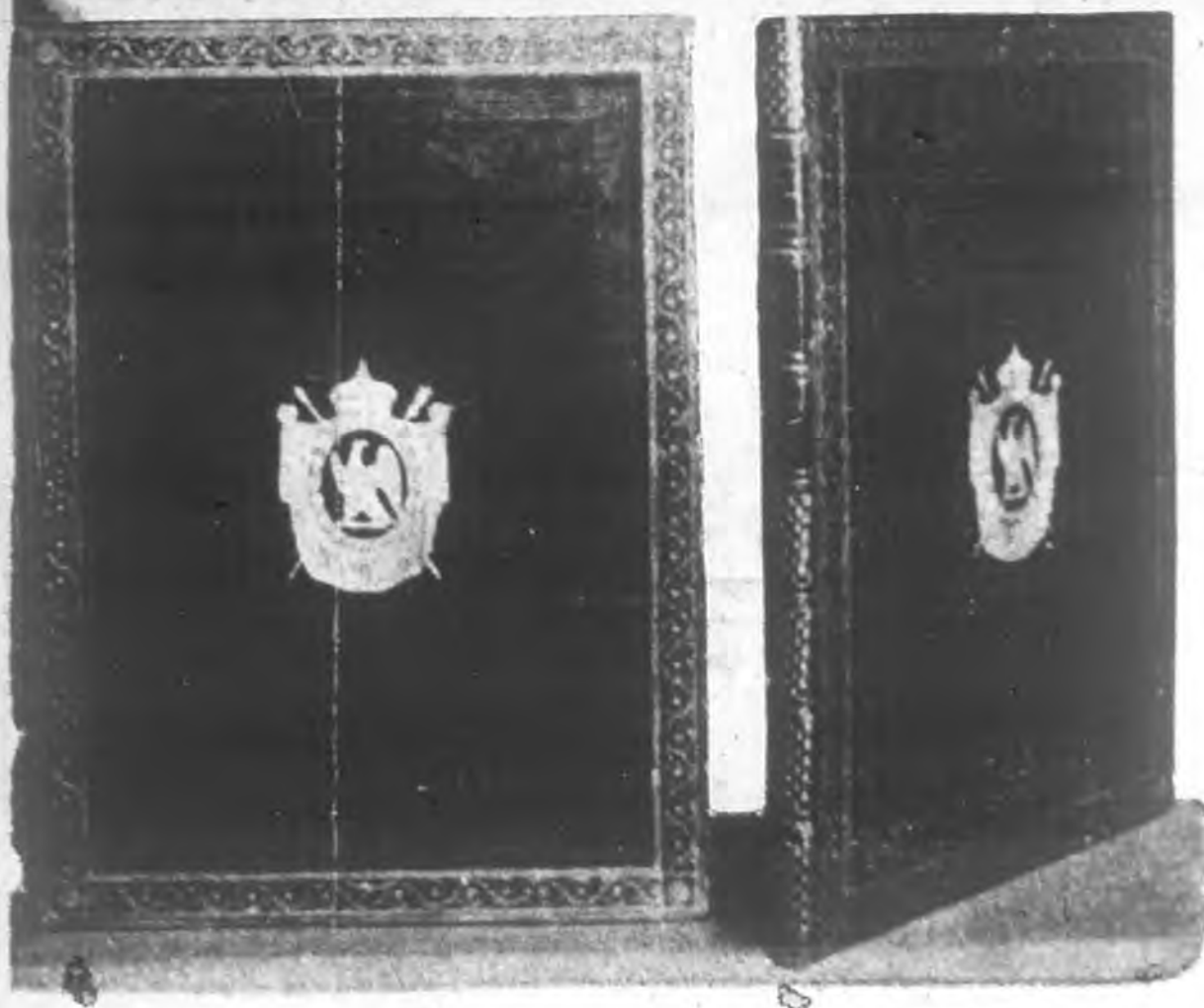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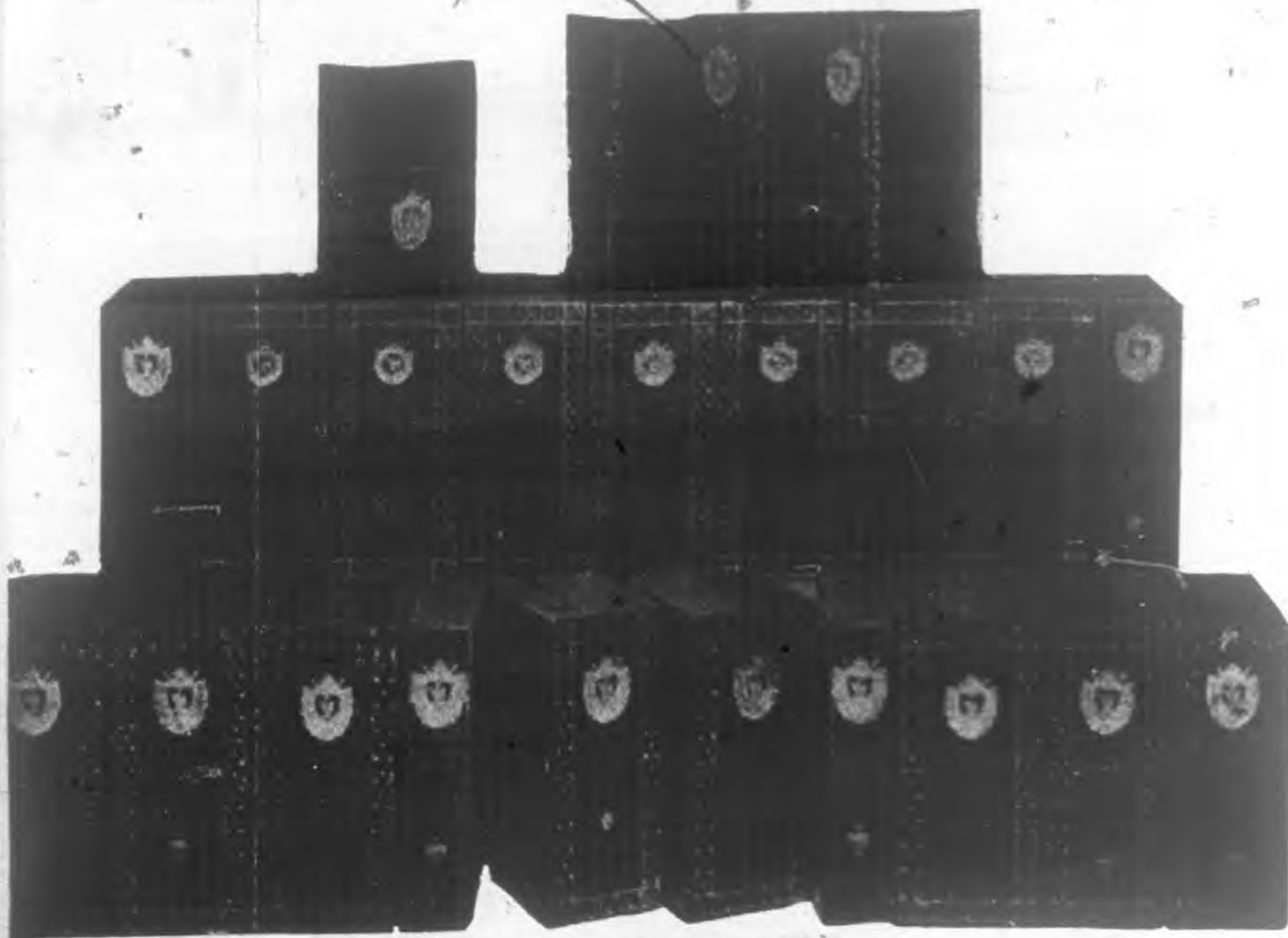
周起應 立波 合譯 實價一元

這是一部標識最高急進的性道德的問題小說。在這裏面，有淫蕩熾烈的愛慾描寫，大膽赤裸的閨房光景的可驚的展開，穿插以離奇曲折的偵探事件，和謀害自殺的悲劇的結果，而最後指示出一種以健全的同志結合為基礎的戀愛理論。意識正確，風格新穎，譯筆亦忠實流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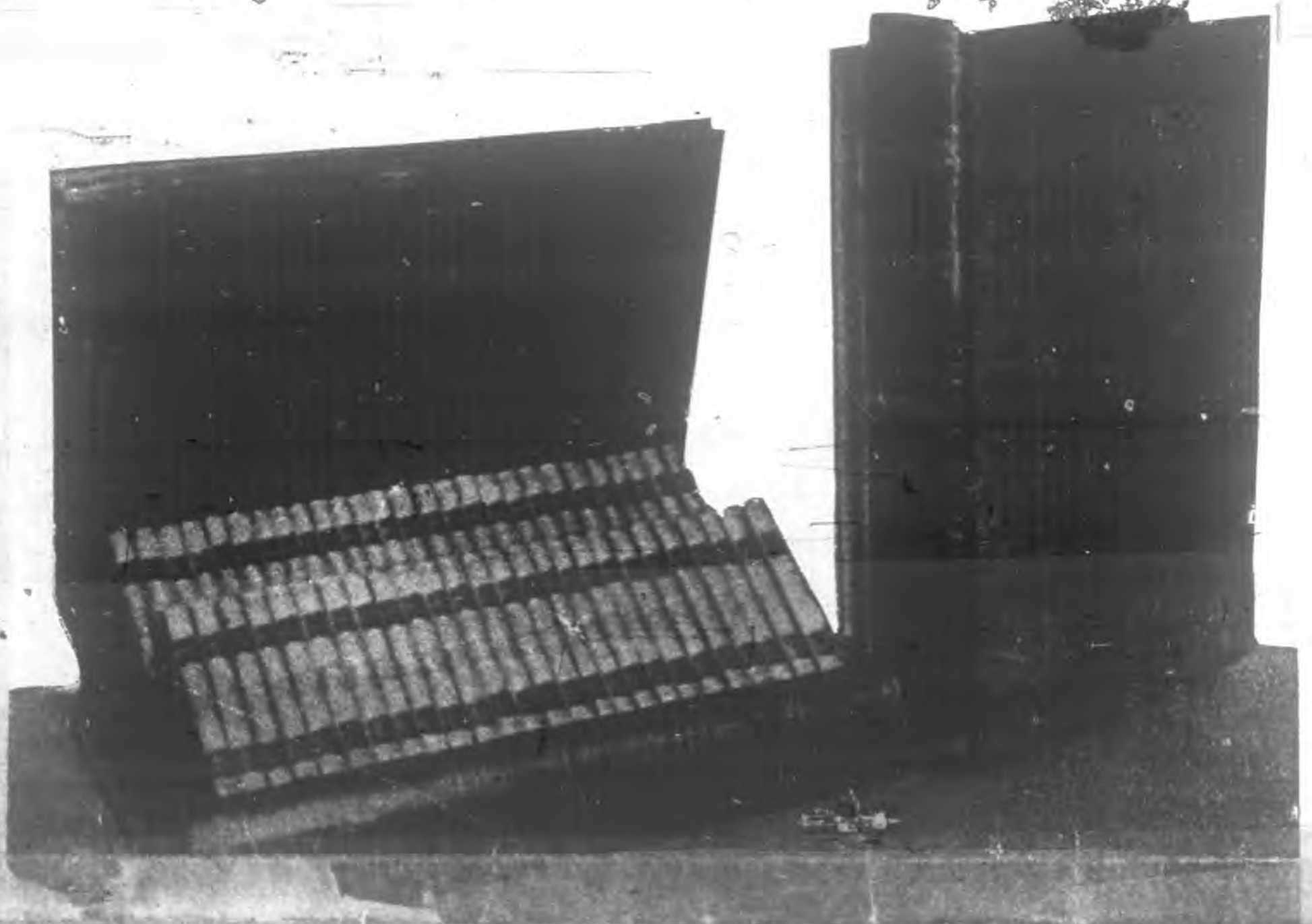
- 偉大的戀愛 柯倫泰夫人著 李蘭譯 實價七角五分
- 沒有櫻花 羅曼諾夫著 蓬子譯 實價六角
- 初戀 高爾基著 穆木天譯 實價一元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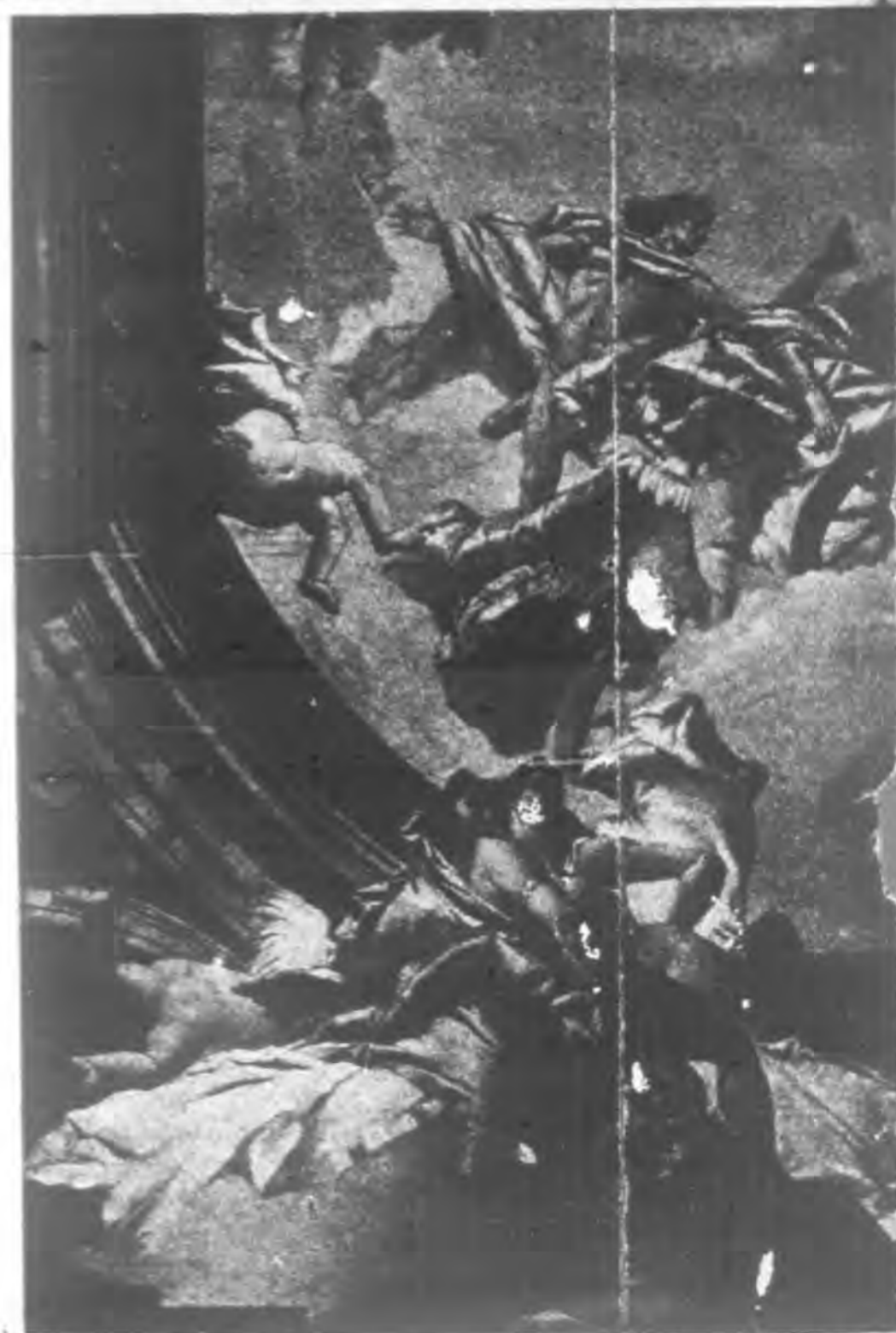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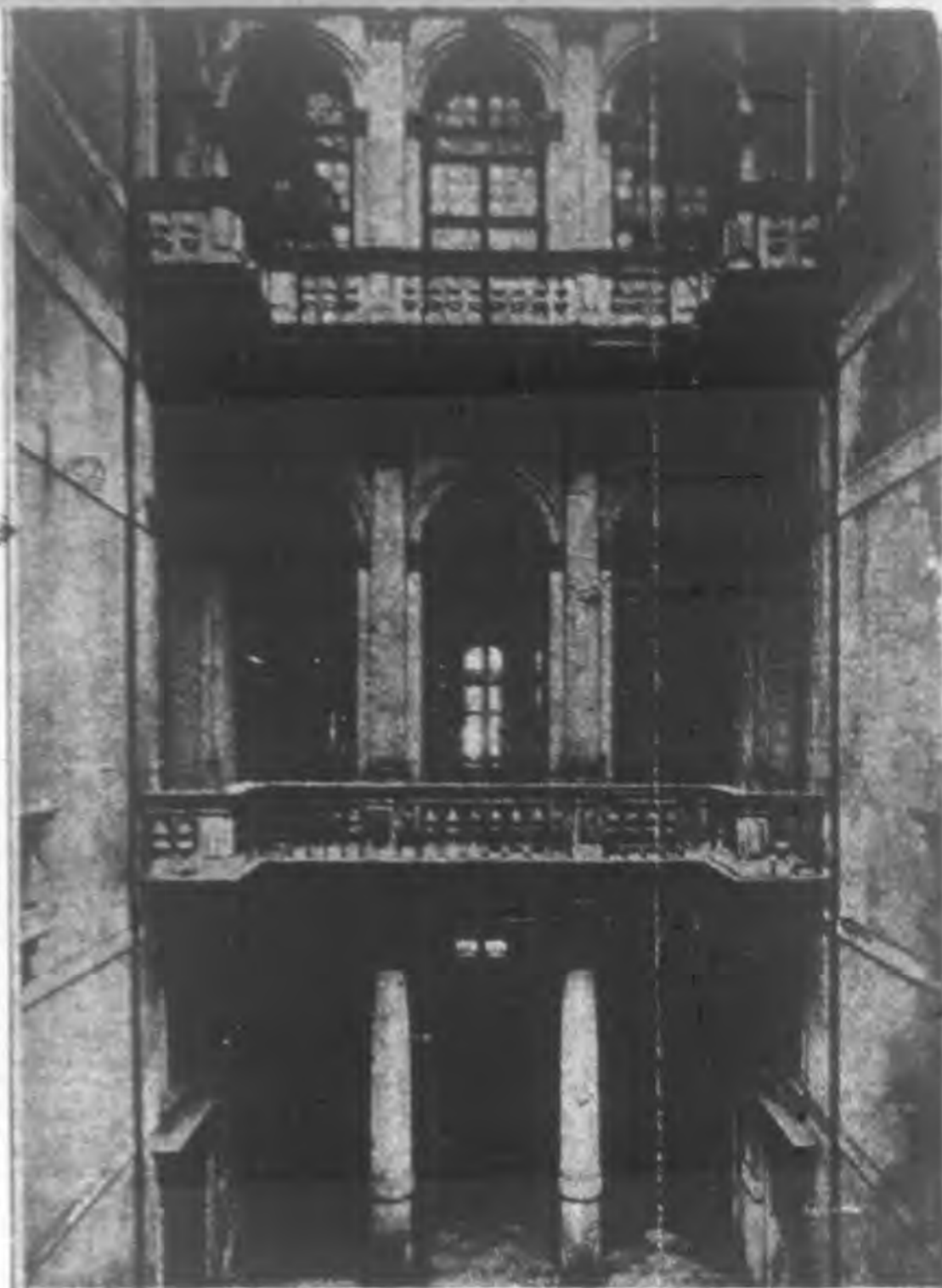
拿破侖之遺書



奧匈廢后齊達近將其所藏拿破崙之書籍出售，此尊貴之文獻遂得現於人間。上圖爲此一世之英雄所遺一千二百冊戰事地圖中之一部份，均用摩洛哥皮篋貯之。左圖爲拿氏所收藏之珍本：克萊里蘇所著『法國古物考』，據最近發現之一發票，知拿氏曾費一千另二十法郎之重價購得之。下圖爲拿氏最珍愛之藏書，篋中貯精本英國名家詩集一百零九卷。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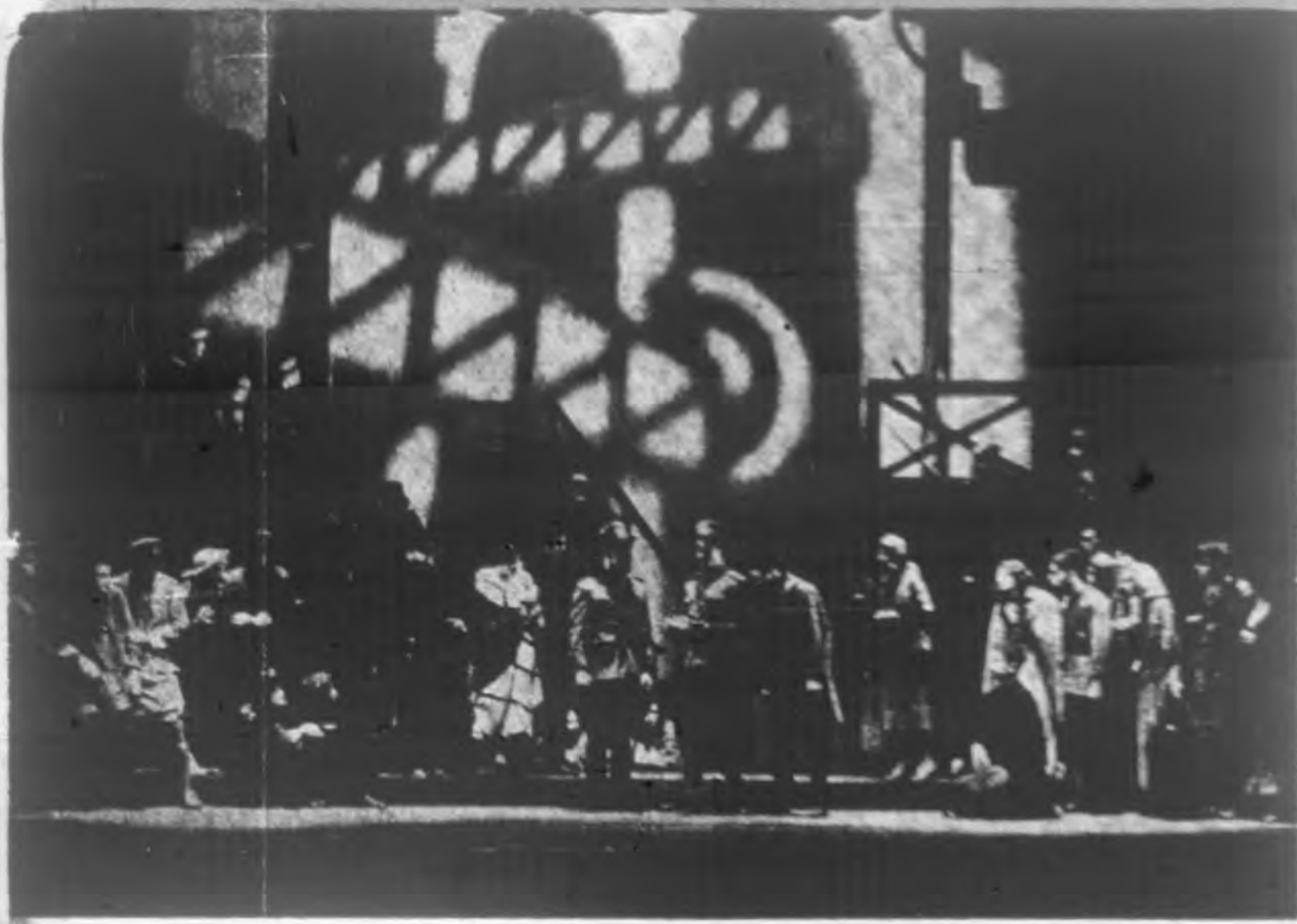
雷氏大廈

雷氏大廈為意大利威尼市著名之古屋。英國詩人勃朗寧即死於此屋中。上圖為該屋外景，門臨大運河，風景絕佳。右下圖為該屋內景，右上圖為該屋中著名壁畫及藻井畫之一部分，系出名畫家戴普洛手，即此已是意大利美術界之名物矣。（參看本期藝文情報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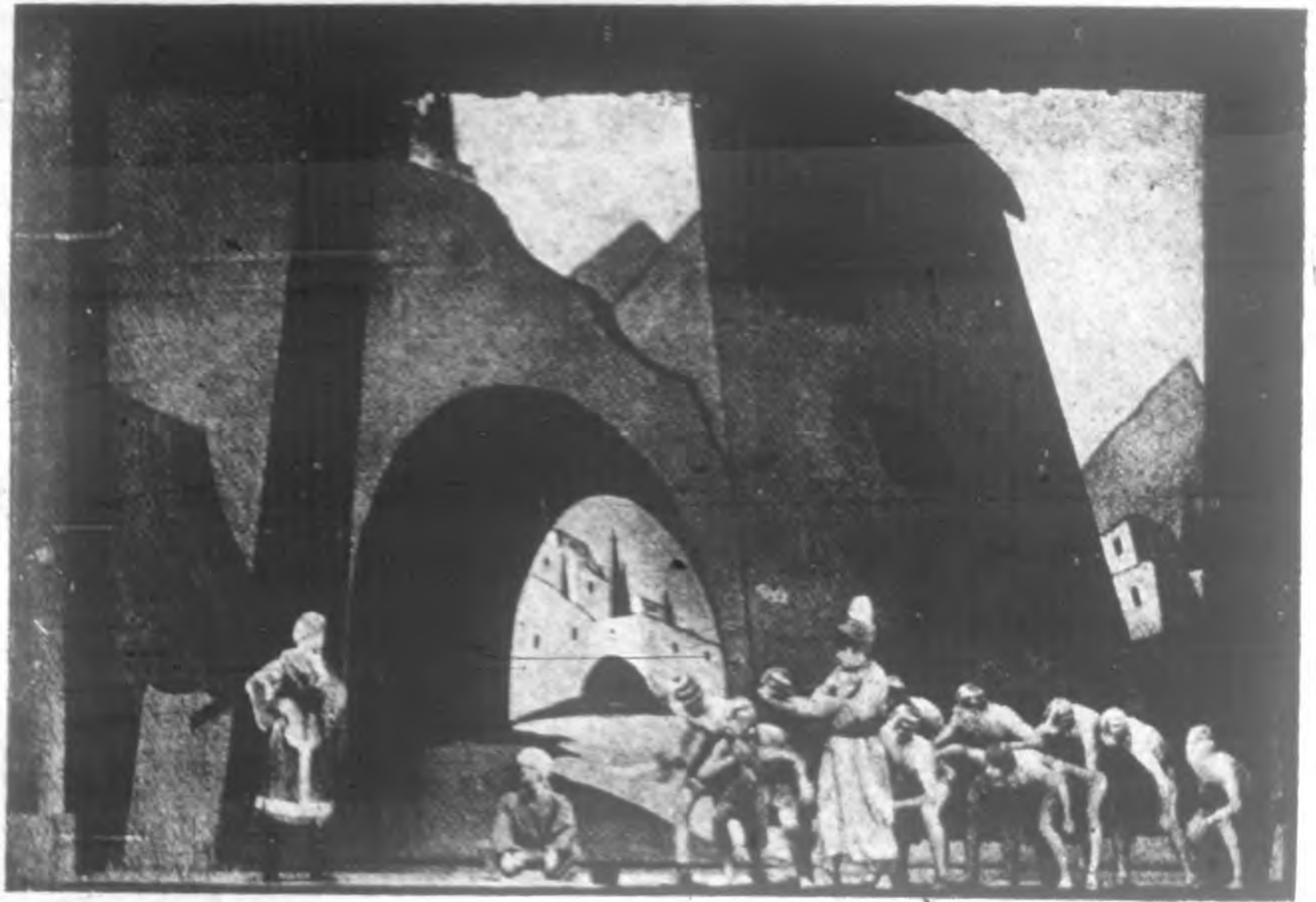
古羅馬戲券

左圖為最近出土之馬劇場用入座券。製，一面刻座位號上中（一面刻冠壁持遊戲，彈琴諸圖）





鐵甲車(伊凡諾夫作)之一景
美國巴沙代那劇社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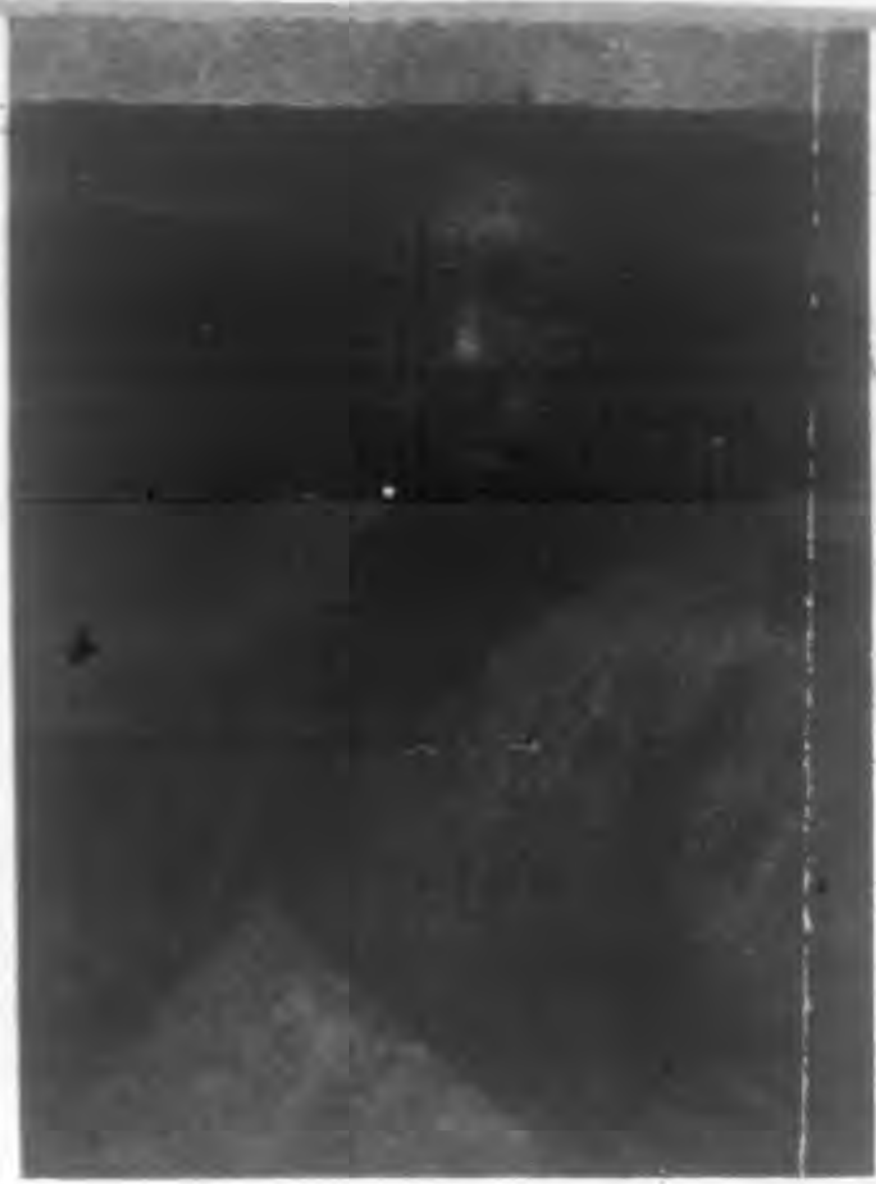
如「(英國鄧珊奈爵士作)
一場面
美國巴沙代那劇社演



「溫柔」景
法國亨利·巴達伊作小說「溫柔」近由百代
公 大戲院公

畫師洪野

及其遺畫『黃昏』



(左)愛爾蘭現代詩人夏芝像。

(下)西班牙現代作家阿耶拉像。伐思該。第亞作粉畫。



現代

創刊號

Les Contemporains

Volume I, Numéro I.

創刊宣言

- 本誌是文學雜誌，凡文學的領域，即本誌的領域。
- 本誌是普通的文學雜誌，由上海現代書局請人負責編輯，故不是狹義的同人雜誌。
- 因爲不是同人雜誌，故本誌並不預備造成任何一種文學上的思潮，主義，或黨派。
- 因爲不是同人雜誌，故本誌希望能得到中國全體作家的協助，給全體的文學嗜好者一個適合的貢獻。
- 因爲不是同人雜誌，故本誌所刊載的文章，祇依照着編者個人的主觀爲標準。至於這個標準，當然是屬於文學作品的本身價值方面的。
- 因爲本誌在創刊之始，就由我主編，故覺得有寫這樣一點宣言的必要。雖然很簡單，我却以爲已經儘够了。但當本誌由別人繼承了我而主編的時候，或許這個宣言將要不適用的。所以，這雖然說是本誌的創刊宣言，但或許還要加上「我的」兩字爲更適當些。

二十一年，五月一日。施鰲存

公墓

穆時英



黑的大理石，白的大理石，在這純潔的大理石底下，
靜靜地躺着我的母親。墓碑是我自家兒寫的——

「徐母陳太夫人之墓」

民國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兒克淵書

一

四月，愉快的季節。

郊外，南方來的風，吹着暮春的氣息。這兒有晴朗的
太陽，蔚藍的天空；每一朵小野花都含着笑。這兒沒有爵
士音樂，沒有立體的建築，跟經理調情的女書記。田野是
廣闊的，路是長的，空氣是靜的，廣告牌上的紳士是不會
說話，只會抽煙的。

在母親的墓前，我是純潔的，愉快的；我有一顆孩子
的心。

每天下午，我總獨自個兒跑到那兒去，買一束花，放
在母親的墓前，便坐到常青樹的旁邊，望着天空，懷念着
遼遠的孤寂的母親。老帶本詩集去，躺在草地上讀，也會
帶口琴去，吹母親愛聽的第八交響曲。可是在母親墓前，
我不抽煙，因為她是討厭抽煙的。

管墓的爲了我天天去，就和我混熟了，時常來跟我瞎
拉扯。我是愛說話的，會嘮叨地跟他說母親的性情，說母
親是怎麼個人。他老跟我講到這死人的市府裏的居民，講
到他們的家，講到來拜訪他們的人。

「還有位玲姑娘也是時常到這兒來的。」有一天他這

麼說起了。「一來就像你那麼的得坐上這麼半天。」

麼想了一下。

「我怎麼沒瞧見過？」

三

「瞧見過的。不十分愛說話的，很可愛的，十八九歲的模樣兒，小個子。有時和她爹一塊兒來的。」

那天我從公墓裏出來，在羊齒植物中間的小徑上走着，

我記起來了，那玲姑娘我也碰到過幾回，老穿淡紫的，稍會瘦着點兒，她的臉和體態我却沒有實感了，只記得她給我的印象是矛盾的集合體，有時是結着輕愁的丁香，有時是愉快的，在明朝的太陽光底下嘻嘻地笑着的白鴿。

，却見她正從對面來了，便端詳了她一眼。帶着墓場的冷感的風吹起了她的袍角，在她頭髮上吹動了闊闊的海，很有點兒瀟灑的風姿。她有一雙謎似的眼珠子，蒼白的臉，

「那座墳是她家的？」

聽兒兒上有點兒焦紅，一瞧就知道是不十分健康的。她叫

「斜對面，往右手那邊兒數去第四，有花放在那兒的——瞧到了沒有？玲姑娘今兒早上來過啦。」

我想起山中透明的小溪，黃昏的薄霧，戴望舒先生的「雨巷」，蒙着梅雨的面網的電氣廣告。以後又碰到了幾次。老瞧見她獨自個兒坐在那兒，含着沈默的笑，望着天邊

那座墳很雅潔，我曾經把牠和母親的墳比較過，還記得是姓歐陽的。

一大塊一大塊的白雲，半閉着的黑水晶藏着東方古國的秘密。來的時候兒總是獨自個來的，只有一次我瞧見她和幾

「不是姓歐陽的嗎？」

位跟她差不多年齡的姑娘到她母親墓旁的墓地上野餐。她們大聲地笑着，談着。她那愉快的笑是有傳染性的，大理

「對啦。是廣東人。」

石，石獅子，半折的古柱，風呂草，全對我嚷着：

「死了的是她的誰？」

「愉快呵——四月，戀的季節！」

「多半是她老娘吧。」

我便「愉快呵」那麼笑着；杜鵑在田野裏叫着丁香的

「也是時常到這兒來伴母親的孤兒呢。」當時我只這

憂鬱，沿着鄉下的大路走到校裏，便忘了饑餓地回想着她

廣東味的帶鼻音的你字。爲了這你字的嫵媚我崇拜着明媚的南國。

接連兩天沒聽見她上公墓去，她母親的那座墳是寂寞的，沒有花。我坐在母親的墓前，低下了腦袋憂鬱着。我是在等着誰——等一盤遠遠兒飄來的天主堂的鐘，等一陣晚風，等一個紫色的朦朧的夢。是在等她嗎？我不知道。幹嗎兒等她呢？我並不認識她。是懷念遠遠的母親嗎？也許是的。可是她來了，便會「愉快呵」那麼地微笑着，這我是明白的。

第三天我遠遠兒的望見她正在那兒瞧母親的墓碑。懷着吃朱古力時的感覺走了過去，把花放到大理石上：

「今兒你來早了。」

就紅了臉。見了姑娘紅着臉窘住了，她只低低的應了一聲兒便淡淡的走了開去。瞧她走遠了，我猛的倒了下去，躺在草地上；沒有嘴，沒有手，沒有視覺，沒有神經中樞，我只想跳起來再倒下去，倒下去再跳起來。我是無軌列車，我要大聲的嚷，我要跑，我要飛，力和熱充滿着我的身子。我是偉大的。猛的我想起了給人家瞧見了，不是

笑話嗎？那麼瘋了似地！才慢慢兒的靜了下來，可是我的思想却加速度地飛去了，我的腦纖維組織炸裂了，成了那麼多的電子，向以太中躡着。每一顆電子都是愉快的，在我耳朵旁邊蒼蠅似地嗡嗡的叫。想着想着，可是在想着什麼呢？自家兒也不知道是在那兒想着什麼。我想笑；我笑着。我是中了 Spring fever 吧。

「徐先生你的花全給你壓扁啦。」

那管墓的在嘴角兒上叨着烟蒂兒，拿着把剪小樹枝的剪刀。我正躺在花上，花真的給我壓扁了。他在那兒修剪着圍着我母親的墓場的矮樹的枝葉。我想告訴他我跟玲姑娘講過了，告訴他我是快樂的。可是笑話嗎。便拔着地上的草和他談着。

晚上我悄悄的對母親說：「要是你是在我傍邊兒，我要告訴你，你的兒子瘋了。可是現在我跟誰說呢？同學們要拿我開玩笑的。睡到早上，天剛亮，我猛的坐了起來望了望窗外，操場上沒一個人，溫柔的太陽的觸手撫摩着大塊的土地。我想着晚上的夢，那些夢却像雲似的飛啦，捉摸不到。又躺下去睡啦，——睡啦，像一個幸福的孩子。」

下午，我打了條闊領帶——我愛穿連領的襯衫，不大打領帶的。從那條悠長的煤屑路向公墓那兒走去。溫柔的風呵！火車在鐵沿上往那邊兒駛去，嚷着，吐着氣，喘着，一臉的汗。儘那邊兒，蒙着一層煙似的，瞧不清楚，只瞧得藍的天，廣闊的田野，天主堂的塔尖，青的樹叢。花房的玻璃棚反射着太陽的光線。池塘的水面上有蒼老的清苔，岸上有柳樹。在矮籬旁開着一叢薔薇，一株桃花。我折了條白楊的樹枝，削去了桠枝和樹葉，當手杖。

一個法國姑娘，戴着白的法蘭西帽，騎在馬上踱着過來，她的笑勁兒裏邊有地中海旁葡萄園的香味。我笑，揚一揚手裏的柳條，說道：

「愉快的四月呵！」

「你打牠一鞭吧。」

我便在馬腿上打了一鞭，那馬就跑去。那法國姑娘回過身來揚一揚胳膊。她是親熱的。挑着菜的鄉下人也對我笑着。

走到那條往母親墓前去的小徑上，我便往她家的墳那兒望，那墳旁的常青樹中間露着那淡紫的藤袍兒，亭亭地

站在那兒哪，在樹根的旁邊，在黑綢的高跟兒鞋上面，一雙精緻的腳——紫色的丁香沉默地躺在白大理石上面，紫色的玲姑娘，沉默地垂倒了腦袋，在微風裏邊。

「她也在那兒呵：和我在一個蔚藍的天下面存在着，和我在一個四月中間存在着，吹動了她的頭髮的風就是吹起了我的闊領帶的風哪！」——我是那壓沒理由地高興。

過去和她談談我們的母親吧。就這麼冒昧地跑過去不是有點兒粗野嗎？可是我真的走過去啦，裝着滿不在乎的臉，一個把墳墓當作建築的藝術而欣賞着的人的臉。她正在那兒像在想着什麼似的，見我過去，顯着為難的神情，招呼了一下，便避開了我的視線。

吞下了炸彈哪，吐出來又不是，不吐出來又不是。再過一回兒又得紅着臉窘住啦。

「這是你母親的墓吧？」究竟這麼說了。

她不作聲，天真的嘴犄角兒上送來了懷戀病的笑，點下了腦袋。

「這麼晴朗的季節到郊外來伴着母親是比什麼都有意思的。」只得像獨自那麼的扮着滑稽的角色，覺

得快要變成喜劇的場面了。

「靜靜地坐在這兒望着藍天是很有味的。」她坐了下去，不是預備拒絕我的模樣兒。「時常瞧見你坐在那兒，你母親的墓上，——你不是天天來的嗎？」

「差不多天天來的。」我也跟着坐了下去，同時——
「不會怪我不懂禮貌吧？」這麼地想着。「我的母親頂怕螞蟻哪！」

「母親呵！」她又望着遠方了，沉默地笑着，在她視線上面，在她的笑勁兒上面，像蒙了一層薄霧似的，暗示着一種溫暖的感覺。

我也喝醉了似地，躺在她的朦朧的視線和笑勁兒上面了。

「我還記得母親幫我逃學，把我寄到姑母家裏，不讓爹知道。」

「母親替我織的絨衫子，我三歲時穿的絨衫子還在我放首飾的小鐵箱裏。」

「母親討厭抽煙，老從爹嘴上把雪茄搶下來。」

「母親愛白芙蓉，我愛紫丁香。」

我的爹有點兒怕母親的。

「跟爹鬪了嘴，母親也會哭的，我瞧見母親哭過一次。」

「母親呵！」

「靜靜地在這大理石下面躺着的正是母親呢！」

「我的母親也靜靜地躺在那邊兒大理石下面哪！」
在懷念着遼遠的母親的情緒中，混和着我們中間友誼的好感。我們絮絮地談着母親生前的事，像一對五歲的孩子。

那天晚上，我在房裏跳着兜圈兒，把自家弄累了才上牀去；躺了一回兒又坐起來。宿舍裏的燈全熄了，我望着那銀色的海似的操場，那球門的影子，遠方的樹。默默地想着，默默地笑着。

四

每天坐在大理石上，和她一同地，聽着那寂寂的落花，靠着墓碑。說她不受說話的人是錯了，一講到母親，那張契默的嘴裏，就結結巴巴地泛溢着活潑的話。就是緘默的時候，她的眼珠子也會說着神祕的話，只有我聽得懂的時候，

話。她有近代人的敏感，她的眼珠子是情緒的寒暑表，從那兒我可以推測氣壓和心理的晴雨。

姑娘們應當放在適宜的背景裏，要是玲姑娘存在在直線的建築物裏邊，存在在銀紅的，黑和白配合着的強烈顏色的衣服裏邊，存在在爵士樂和 Neon light 裏邊，她會喪失她那種結着淡淡的哀愁的風姿的。她那蹙着的眉尖適宜於垂直在地上的白大理石的墓碑，常青樹的行列，枯花的淒涼味。她那明媚的語調和夢似的微笑却適宜於廣大的田野，晴朗的天氣；而她那蒙着霧似的視線老是望着遠遠的故鄉和孤寂的母親的。

有時便伴着她在田園間慢步着，聽着在她的鞋跟下揚起的戀的悄語。把母親做中心點，往外，一圈圈地劃着談話資料的圓。

「我頂喜歡古舊的鄉村的空氣。」

「你喜歡騎馬嗎？騎了馬在田野中跑着，是年輕人的事。」

「母親是死在西湖療養院的，一個五月的晚上。肺結核是她的遺產；有了這遺產，我對於運動便是絕緣體了。」

說到肺結核，她的臉是神經衰弱病患者的。

爲了她的康健，我憂鬱着。「如果她死了，我要把她葬在紫丁香塚裏，彈着 Mandolin，唱着那樣的流浪曲，伴着她，像現在伴着母親那麼地。」——這話她想着。

戀着一位害肺病的姑娘，猛的有一天知道了她會給肺結核菌當作食料的，真是痛苦的事呵。可是痛苦有嗎用呢？

「那麼，你幹嗎不住到香港去哪？那兒不是很好的療養院嗎？南方的太陽會醫好你的。」我真希望把她放在暖房裏花似的培養着哪……小心地在快枯了的花朶上洒着水——做園丁是快樂的。我要用紫色的薄網包着她，蓋着那盛開着的花蕊，成天地守在那兒，不讓蜜蜂飛近來。

「是的，我愛香港。從我們家的窗子裏望出去，可以看到在細雨裏蛇似地蜿蜒着維多利亞市的道路。我愛那種淡淡的哀愁。可是父親獨自個兒在上海寂寞，便來伴他；我是很愛他的。」

走進了一條小徑，兩邊是矮樹叢成的籬子。從樹枝的底下穿過去，地上有從樹葉的空隙裏漏下來的太陽光，螞

蛇似的爬在蔓草上；蔓草老纏住她的鞋跟，一纏住了，便輕輕地頓着脚，蹙着眉尖說：

「討厭的……」

那條幽靜的小徑是很長的，前面從矮籬裏邊往外伸着蒼鬱的夏天的灌木的胳膊，那迷離的葉和花遮住了去路，地上堆滿着落花，風呂草在脚下怨恨着。俯着身子走過去，悉悉地，踐着泥了花瓣的鬆土。猛的矮籬旁伸出枝薔薇來，枝上的刺鈎住了她的頭髮，我上去幫着她摘那些刺，她歪着腦袋瞧。這麼一來，我便忘了給薔薇刺出血來的手指啦。

走出了那條小徑，呵，瞧哪！那麼一大片麥田，沒一座屋子，沒一個人！那邊兒是一個池塘，我們便跑到那兒坐下了。是傍晚時分，那麼大的血色的太陽在天的那邊兒，站在麥穗的頂上，藍的天，一大塊一大塊的紅雲，紫色的暮靄罩住了遠方的麥田。水面上有柳樹的影子，我們的影子，那麼清晰的黑暗。她輕輕地喘着氣，散亂的頭髮，桃紅的腮幫兒——可是肺病的徵象哪！我憂鬱着。

「廣大的田野！」

「藍的天！」

「那太陽，黃昏時的太陽！」

「還有——還有什麼呢？還有她呵；她正是黃昏時的太陽！可是我沒講出來。爲什麼不說呢？說「姑娘，我戀着你。」可是我膽怯。只輕輕地「可愛的季節呵！」這麼嘆息着。

「瞧哪！」她伸出脚來，透明的，淺灰的絲襪子上面爬滿了毛蟲似的草實。

「我……我怎麼說呢？我要告訴你一個故事。從前有一位姑娘，她是像花那麼可愛的，是的，像丁香花。有一位癡心的年輕人戀着她，可是她不知道。那年輕人天天在她身旁，可是他却是孤獨的，憂鬱的。那姑娘是不十分康健的，他爲她掛慮着。他是那麼地戀着她，只要瞧見了她便覺得幸福。他不敢請求什麼，也不敢希冀什麼，只要她知道他的戀，他便會滿意的。可是那姑娘却不知道；不知道他每晚上低低地哭泣着……」

「可是那姑娘是誰哪？」

「那姑娘……那姑娘？是一位紫丁香似的姑娘……是

的，不知在那本書上看來的一箇故事罷。

「可愛的故事哪。借給我那本書吧。」

「我忘了這本書的名字，多麼找到了便帶給你。就是找不到，我可以講給你聽的。」

「可愛的故事哪！可是，瞧哪，在那邊兒，那邊是我的故鄉呵！」蒙着霧似的眼珠子望着天邊，嘴犄角兒上掛着夢似的笑。

我的戀，沒誰知道的戀，沉默的戀，埋在我年輕的底。

「如果母親還活着的話，她會知道的；我會告訴她的。我要跪在她前面，讓她撫着我的頭髮，告訴她，她兒子隱秘的戀。母親呵！」我也望着天邊，嘴犄角兒上掛着寂寞的笑，睜着憂鬱的眼。

五

在課堂前的石階上坐着，從懷裏掏出母親照片來悄悄地跟她說。

「母親，爹愛着你的時候兒是怎麼跟你說的呢？他也講個美麗的，暗示的故事給你聽的嗎？他也是像我那麼膽

怯的嗎？母親，你為什麼要生一個膽怯的兒子呢？」

母親笑着說：「淘氣的孩子。沉默地戀着不也很好嗎？」

我悄悄地哭了。深夜裏跑到這兒來幹嗎呢？夜風是冷的，夜是靜默而溫柔的；在幸福和憂鬱雙重壓力下，孩子的心是脆弱的。

彈着Mandolin，低低地唱着，靠在墓碑上：

「我的生命有一箇秘密，
一箇青春的戀。」

可是我戀着的姑娘不知道我的戀，
我也只得沉默。

天天在她身邊，我是幸福的，
可是依舊是孤獨的；

她不會知道一顆痛苦的孩子的心，
我也只得沉默。

她聽着這充滿着「她」的歌時。

她會說：「她是誰呢？」

直到年華度盡在塵土，我不會向她明說我的戀，

我是只得沉默！」

我低下了腦袋，默默地。玲姑娘坐在前面：

「瞧哪，像憂鬱詩人萊諾的手杖哪，你的臉！」

「告訴你吧，我的秘密……」可是我永遠不會告訴她

真話的。「我想起了母親呢！」

便又默着了。我們是時常靜靜地坐着的。我不願意她

講話，瞧了她會說話的嘴我是痛苦的。有了嘴不能說自家

兒的秘密，不是痛苦的啞子嗎？我到現在還不明白，爲什

麼我那時不明說；我又不是不會說話的人。可是把這麼在

天真的年齡上的純潔的姑娘當作戀的對象，真是犯罪的行

爲呢。她是應該瑪利亞似地供奉着的，用殉教者的熱誠，

每晚上爲她的康健祈禱着。再說，她講多了話就喘氣，這

對於她的康健有妨礙。我情願讓她默着。她默着時，她的

髮，她的閉着的嘴，她的精緻的鞋跟會說着比說話時更有

意思的悄語，一種新鮮的，得用第六覺去諦聽的言語。

那天回去的路上，塵土裏有一朵殘了的紫丁香，給人

家踐過的。她拾了起來裹在白手帕裏邊，塞在我的口袋裏。

「我家裏有許多這麼的小紫花呢，古董似的藏着，有

三年前的，乾得像紙花似的。多嚙到我家裏來瞧瞧吧。我

有媽的照片和我小時候到現在的相片；還有貴重的糖菓，

青色的書房。」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把那天的日記抄在下面：

「五月二十八日

我不想到爹那兒去，也不想上母親那兒去。早上朋友

們約我上麗娃渠船去；他們說那邊兒有柳樹，有花；

有快樂的人們，在蘇州河裏邊搖船是江南人的專利權。我

拒絕了。他們說我近來變了。是的，我變了，我喜歡孤獨

。我時常獨自個兒在校外走着，思量着。我時常有失眠的

晚上，可是誰知道我怎麼會變的？誰知道我在戀着一位孤

寂的姑娘？母親知道的，可是她不會告訴別人的。我自家

兒也知道，可是我告訴誰呢？

今兒玲姑娘在家裏伴父親。我成天地坐在一條小河旁

的樹影下，啞吧似的，什麼事也不做，戴了頂闊邊草帽。

夏天慢慢兒的走來了，從那邊田野裏，從布穀鳥的叫聲裏

。河邊的草像半年沒修髮的人的鬚髭。田岸上走着光了上半身的老實的農夫。天上沒一釘點雲。大路上，趁假日到郊外來騎馬的人們；他們的白帆布馬褲在馬背上閃爍着，我是寂寞的。

晚上，我把春天的衣服放到箱子裏，不預備再穿了。

明兒是玲的生日，我要到她家裏去。送她些什麼禮呢？我要送她一冊戴望舒先生的詩集，一束紫丁香，和一顆痛苦着的心。

今晚我會失眠的。」

六

灑水車嘶嘶地在濼青路上走過，戴白帽的天主教徒喃喃地講着她們的故國，櫥窗裏擺着小巧的日本的遮陽傘，絲睡衣。不知那兒已經有蟬聲了。

牆上牽滿着藤葉，窗子前種着顆芭蕉，悉悉地響着。屋子前面有箇小園，沿街是一溜法國風的矮棚。走進了矮棚，從那條甬道上走到屋子前的石階去，只見門忽然開了，她亭亭地站在那兒笑着，很少見的頑皮的笑。等我走近了，一把月季花的子拋在我臉上，那些翡翠似的子全在我

臉上爆了。「早從窗口那兒瞧見了你哪。」

「這是我送你的小小的禮物。」

「多謝你。這比他們送我的那些糖啦，珠寶啦可愛多啦。」

「我知道那些你愛好的東西。」懇切地瞞着她。

可是她不會明白我的眼光的。我跟了她進去，默着。

陳設得很簡單的一間書房，三面都有窗。一隻桃花木的寫字檯靠窗放着，那邊兒角上是一隻書架，李清照的詞，凡爾蘭的詩集。

「你懂法文的嗎？」

「從前我父親在法國大使館任上時，帶着我一同去的。」

她把我送她的那本「我底記憶」放到書架上。屋子中間放着隻沙發榻，一箇天鵝絨的坐墊，前面一隻圓机，上面放了兩本貼照簿，還有隻小沙發。那邊靠窗一隻獨腳長机，上面一隻長頸花瓶，一束紫丁香。她把我送她的紫丁香也插在那兒。

「那束丁香是爹送我的。牠們枯了的時仁，我要用紫

色的綢把他們包起來，和母親織的絨衫在一塊兒。」

她站在那兒，望着那花。太陽從白窗紗裏透過來，撫摸着紫丁香的花朵和她的頭髮，溫柔地。窗紗上有芭蕉的影子。閒靜浸透了這書房。我的靈魂，思想，全流向她了，和太陽的觸手一同地撫摸着那丁香，她的頭髮。

「爲什麼單看那兩束丁香呢？」

她回過身來，用那蒙着霧似的眼光望我，過了一回才說道：「你不懂的。」我懂的——這霧似的眼光，這一刹那，這一句話，在我的記憶上永遠是新鮮的。我的靈魂會消滅，我的身子會朽腐，這記憶永遠是新鮮的。

窗外一箇戴白帆布遮陽帽的影子一閃，她猛的跳起來，跑了出去。我便聽一下壁上的陳設。只掛着一架銀灰的畫框，是Monet的田舍畫，春鬱的夏日的色采和簡樸的線條。

「爸，你替我到客廳裏去對付那夥兒客人吧。不，你先來瞧瞧他，就是我時常提勁的那個孩子。他的母親是攝的鄰舍呢！你瞧瞧，他也送了我一束紫丁香……」她小鳥似的躲在一箇中年人的肩膀下面進來了。有這麼個女兒的父親是幸福的。這位幸福的父親的肘下還夾着半打魚肝油

，這使我想起實驗室裏石膏的骨骼標本，和背脊大鱗魚的丹麥人。他又親臉上還剩留着少年時的風韻，他的身子是強壯的。怎麼會生了瘦弱的女兒呢？瞧了在他腦下嬌小的玲姑娘，我愛發着。他把掛子和遮陽帽交給了她，掏出

手帕來擦一擦腦門上的汗，沒講幾句話，便帶了他那體貼女兒的臉一同出去了。

「會客室裏還有客人嗎？」

「討厭的賀客。」

「爲什麼不請他們過來呢？」

「這間書房是我的，我不願意讓他們過來。」

「我不相干。你伴他們談去吧。練談了他們不大有體

貌的。」

「我不是答應了你一塊兒看照片的嗎？」

便坐在那沙發榻上翻着那本貼照簿。從照上我認識了她的母親，嘴角和瘦削的臉和她是很像的。她拿了一大盒禮糖來跟我一塊兒吃着。貼照簿裏邊有一張她的照片，是前年在香港拍的；坐在一叢紫丁香前面，那熟悉的笑，熟悉的視線，臉比現在豐腴，底下寫着一行小字：

with flowers”

「誰給你拍的？」

「爸……」這麼說着便往外跑。「我去弄」。你吃。」

那張照片，在光和影上，都夠得上說是上品，而她那種夢似的風姿在別的照片中是找不到的。我儘瞧着那張照片，一面却：「爲什麼她單讓我一個人走進她的書房來呢？爲什麼她說我不懂的？不懂的……不懂的……什麼意思哪，那麼地瞧着我？向她說吧，說我愛她：呵！呵！可是問她要了這種照吧！我要把這張照片配了銀灰色的銀灰色框着，掛在書房裏，和母親的照一同地，也在旁邊放了隻長脚机，插上了紫丁香，每晚晚上跪在前面，爲她祈禱。」——那麼地沉思着。

她拿了銀盤子進來，給我倒了一杯牛奶紅茶，還有一箇香蕉餅，兩片麵包。

「這是我做的。在香港我老做椰子餅和荔子餅給父親吃。」

她站到圓桌旁讓我吃，發氣地。

「你自家兒呢？」

「我剛才吃了糖不能再吃了，健康的人是幸福的；我是只有吃魚肝油的福分。廣東有許多荔子，那麼多的荔子，黑珠似的掛在枝上，那透明的荔肉！」

「你今天很快樂哪！可不是嗎？」

「因爲我下星期要到香港了，跟着父親。」

「什麼？」我把嘴裏的香蕉餅也忘了。

「怎麼啦？還要回來的。」

剛才還饒嘴地吃着的香蕉餅，和喝着牛奶紅茶全吃不下了，跟她說呢？還是不跟她說？神經組織頓時崩潰了下來，——沒有脊椎，沒有神經，沒有心臟的人了哪！

「多嚙走哪？」

「後天。應該來送我的。」

「準來送你的。可是明兒我們再一同去看看母親吧？」

「我本來預備去的。可是你爲什麼不吃哪？」

我瞧着她，默着——說還是不說？

「不吃嗎？討厭的。是我自家兒做的香蕉餅哪！你不

吃嗎？」蹙着眉尖，輕輕地頓着腳，笑着，催促着。

像反芻動物似地，我把香蕉餅吃了下去，又吐了出來。

，再嚼着，好久才吃完了。她坐到鋼琴前面彈着，*the good night, not good bye*，感傷的調子懶懶地在紫丁香上迴旋着，在窗後面躲着。天慢慢兒的暗了下來，黃昏的微光從窗子那兒偷偷的進來，爬滿了一屋子。她的背影是模糊的，她的頭髮是開間的。等她彈完了那調子，關上了琴蓋，我就戴上了帽子走了。她送我到柵門邊，說道：

「我今兒是快樂的！」

「我也是快樂的！再會吧。」

「再會吧！」揚一揚胳膊，送來了一箇微笑。

我也笑着。走到路上，回過腦袋來，她還站在門邊向我揚着胳膊。前面的一串街燈是小姐們晚禮服的攪邊。忽然我發現自家兒眼睫毛上也掛着燈，珠子似的，閃耀着，落下去了；在我手裏的母親照片中的臉模糊了。

「爲什麼不向她說呢？」後悔着。

回過身去瞧，那書房臨街的窗口那兒有了淺綠的燈光，直照到窗外窺視着的藤上，而那依依地，寂寞地響着的是鋼琴的幽咽的調子，嘹亮的聲音。

七

第二天，只在墓場裏巡行了一回，在母親的墓上坐着。她也注意到了我的陰鬱的臉色，問我爲什麼。「告訴她吧？」那麼地想着。終究還是說了一句：

「懷念着母親呢！」

天氣太熱，她的紗衫已經給汗珠輕薄地浸透了背上，裏面的襯衣自傲地買弄着風情。她還要整理行裝，我便催着她回去了。

送行的時候連再會也沒說，那船便慢慢地離開了碼頭，可是她眼珠子說着的話我是懂得的。我站在碼頭上，瞧着那隻船。她和她的父親站在船欄後面……海是青的，海上的濕風對於她的康健是有妨害的。我要爲她祝福。

她走了沒幾天，我的父親爲了商業的關係上天津去，得住幾年，我也跟着轉學到北平了。臨走時給了她一封信，寫了我北平的地址。

每天坐在窗前，聽着沙漠裏的駝鈴，年華的聲音。這兒有晴朗的太陽，蔚藍的天空，可是江南的那一種風，這兒是沒有的。從香港她寄了封信來，說下月便到上海來；她說香港給海濱浴場，音樂會，夜總會，露天舞場佔滿了，

每天只靠着窗欄逗鸚鵡玩。第二封信來時，她已經在上海啦；她說，上海早就有了秋意，窗前的紫丁香枯了，包丁放在首飾箱裏，鸚鵡也帶了來就掛在花瓶那隻獨脚兒旁，也學會了太息地說：

「母親呵！」

她又說還是常上公墓那兒去的，在墓前現在是只有菊花啦。可是北平只有枯葉呢，再過幾天，括黃沙的日子快來咧。等着信的時間是長的，讀信的時間是短的——我恨中國航空公司，爲什麼不開平滬班哪？列車和總統號在空閒運動的速度是不能和我的脈搏相應的。

「從褪了金黃色的太陽光裏，從郊外的獵角壁裏，秋天來了。我咳嗽着。沒有恐懼，沒有悲哀，沒有喜樂，秋天的重量我是清楚的。再過幾天，我又要每晚上發熱了。秋天淌冷汗，在我，是慣常的事。

多哈我們再一同到公墓呢？你的母親也許在那兒懷念你哪！

玲十月二十三日

「咳嗽得很利害，發了五天熱，臉上泛着桃色。父親

憂慮着。趕明兒得進醫院了。每年冬季總是在蝴蝶似的看護婦，寒熱表，硝酸臭味裏邊過的，想不到今年這麼早就進去了。

希望你天天寫信來，在醫院裏，這是生活的必需品。

玲十一月五日

「我瘦多了。今年的病比往年凶着點兒。母親那兒好久不去了；等病好了，春天來了，我想天天去。

我在懷念着在墓前坐着談母親的日子呵！

又：醫生禁止我寫信，以後恐怕不能再寫了。

玲十一月十四日

來了這封信後，便只有我天天地寫信給她，來信是沒了。每寫一封信，我總「告訴她吧？」——那麼地思忖着。末了，便寫了封很長的信給她，告訴她我戀着她，可是這封信却從郵局裏退回來啦，那火漆還很完固的。信封上寫着：「此人已出院。」

「怎麼啦？怎麼啦？好了嗎？還是……還是……」便想起那魚肝油，白色的療養院，冷冷的公墓，她母親的墓，新的草地，新的墓，新的常春樹，紫丁香……可是那墓

場的冷感的風呵……冷感的風呵……冷感的風呵！

趕忙寫了封信到她家裏去，連呼吸的閒暇也沒有地等着。覆信究竟來了，看到信封上的蒼老的筆跡，我覺得心臟跳了出來，人是往下沉，往下沉。信是這麼寫着的：

「年輕人，你遲了。她是十二月二十八葬到她母親墓旁的。臨死的時候兒，她留下來幾件東西給你。到上海來時來看我一次吧，我可以領你去拜訪她的新墓。」

歐陽旭。」

「遲了！遲了！母親呵，你爲什麼生一個磨磨的兒子呢？」沒有眼淚，沒有太息，也沒有悔恨，我只是低下了腦袋，靜靜地，靜靜地坐着。

一年以後，我跟父親到了上海，那時正時四月。我掉了去年穿的那身衣服，上玲姑娘家去。又是春天啦，瞧哪，那些年輕的臉。我叩了門，出來開門的是她的爹，這一年他臉上多了許多縐紋，老多了。他帶着我到玲姑娘的書房裏。窗前那隻獨脚几還在那兒，花瓶也還在那兒。什麼都和去年一樣，沒什麼變動。他叫我坐一會，跑去拿了

用綢包着的，去年我送玲姑娘的，枯了的紫丁香，和一本金邊的貼照簿給我。

「她的遺產是兩束枯了的紫丁香，兩本她自家兒的照片，她吩咐我和你平分。」

我是認識這兩件東西的，便默默地收下了，記起了口袋裏還有她去年給我的從地上檢來的一朵丁香。

「瞧瞧她的墓去吧？」

便和他一塊兒走了。路上買了一束新鮮的丁香。

郊外，南方來的風，吹着暮春的氣息；晴朗的太陽，蔚藍的天空，每一朵小野花都含着笑。田野是廣闊的，路是長的，空氣是靜的，廣告牌上的紳士是不會說話，只會微笑的。

走進墓場的大門，管墓的高興地笑着，說道：

「歐陽先生，小姐的墓碑已經安上了。」

見了我，便：——

「好久不見了！」

「是的。」

走過母親的墓，我沒停下來。在那邊兒，黑的大理

石，白的大理上有一塊新的墓碑。

「愛女歐陽玲之墓」

我不會忘記的，那夢似的笑，蒙着霧似的眼光，十分健康的膚色，還有「你不懂的。」我懂的，可是我過
了。

他脫下了帽子，我也脫下了帽子。

(一九三二，三月十六日。)

他們的話

桑頓·淮爾寶(美國作家)

我覺得我的作品，有着法國的形式與態度，(聖西蒙與拉·李呂伊哀爾)德國的情調，(巴赫與悲多汶)而美國的熱心。

阿道爾夫·孟郁(電影名星)

到舞台以外去看一個男演員或女演員，足以消滅觀衆心裏的幻象與浪漫情調。這是足以置一個演員於死地的。我們是在一個自己的世界裏，我們應該停留在這裏，所以，自己就是無論如何總儘量減少私人顯身之機會的。

喬治·摩亞(英國作家)

沒有女人，我們便一定都是很有理智的了，一定不會有本能了。然而一個理智的世界——這像個什麼樣子？沒有花的花園，沒有旋律的音樂。

詩人的食巾

陳御月譯

(法蘭西——阿保里奈爾)

被安置在生命底界線上，在藝術底邊境，俞思丹·泊雷洛格是一位畫家。一個女友和他同居，而詩人們又來望他。交替地，他們之中的一個，在那命運在天花板上放了些臭蟲代替繁星的畫室裏吃飯。

在食桌上從來也不相遇的客人共有四位。

大維德·比加爾是從桑賽爾來的；他是一個歸化基督教的猶太家族底後裔，正如那城中許多的家族一樣。

患結核症的萊奧拿爾·德賴思，帶着那種要笑死的神氣，唾吐着他底受靈感者底生命。

眼睛不安的喬治·奧思特雷奧勒，像昔日的海爾古賴思似地，在十字街頭底實體間默想着。

傑麥·聖費里克思是最知道故事的；他底頭能夠在他底項頸上轉動，好像那項頸祇不過是像螺螄釘似地旋在身體上而已。

詩人的食巾

阿保里奈爾

月

季都華·阿保里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

本名 Wilhelm Apollinaris Kostrowitzky，於一

八八〇年八月生於羅馬。他的母親是波蘭人。他的教育是在摩拿哥(Monaco)和尼斯(Nice)受的。他曾旅行過整個中歐；他曾發現了那位替他畫肖像的關稅員盧梭(Rousseau)，立體主義和黑人藝術。

他是法國立體派的大詩人及其創立者，他最著名的詩集是酒精(Alcools)。除了寫詩之外，他也寫小說。像他底詩一樣，他底小說也是充滿了Cosmopolitisme的。他愛那些通俗的，奇怪的教士，異端，沾靈者，各色的Oulabes，而他底小說的背景又是有時在華沙，有時在泊拉格，有時在萊茵河岸，有時在西班牙的。這些，都在他底短篇小說集異端及其一團(L'Herogiar-que at Cie.)中鋪陳着。

這裏的詩人的食巾一篇，就是從異端及其一團中譯出來的。雖則不能代表他完全的作風，但這位把一個大影響給與法國現代文學的怪傑的輪廓，我們總能依稀地辨識出一點來。

阿保里奈爾

現代·1·1 一九

而他們底時都是可佩的。

飯老是不完地吃過去，就是那一條食巾，輪流地給那四位詩人使用，但却並不對他們說明白。

這條食巾，漸漸地，變成骯髒的了。

這裏是在綠菠菜底陰暗的一長條旁的蛋黃。那裏是葡萄酒色的嘴底圓圈，和一隻在吃飯時候的手底指頭所遺留下來的五個灰色指印。一根魚骨像矛一樣地透過了蘇布底橫絲。一顆飯米已乾了，黏在一隻角上。而煙草的灰又把某幾部份比別幾部份弄得更黑了。

大維德，這兒是你底食巾，俞思丹·泊雷洛格底

女友說。

也應該想到買幾條食巾了，俞思丹·泊雷洛格說，記住等我們有錢的時候買吧。

你底食巾很髒，大維德，俞思丹·泊雷洛格底女

友說，下次我要替你換一條，這星期那洗衣服的女人沒有來。

萊奧拿爾，拿着你底食巾吧，俞思丹·泊雷洛格底

女友說。你痰可以吐在煤箱裏。你底食巾多麼髒！一等那洗衣服的女人替我拿衣衫來的時候，我就給你換上一條。

萊奧拿爾，我應該替你畫一張肖像，畫你正在吐着痰，俞思丹·泊雷洛格說，而且我竟還很想照樣雕一個雕像呢。

喬治，我不意思老拿這一條食巾給你，俞思丹·泊雷洛格底女友說，我不知道那洗衣服的女人在幹些什麼。

她還不把我底衣衫送來。

我們動手吃吧，俞思丹·泊雷洛格說。

傑麥·聖費里克思，我不得已還拿這一條食巾給你。

今天我沒有別的食巾了，俞思丹·泊雷洛格底女友說。

於是那畫家在吃這一整頓飯的時候，使那詩人轉動着頭，一邊聽着許多的故事。

於是幾季過去了。

那幾位詩人輪流地用着那條食巾，而他們底詩是可佩的。

萊奧拿爾·德賴思格外滑稽地唾吐着他底生命，而大維德·比加爾也唾吐起來了。

那條有毒的食巾輪流地侵入了大維德，喬治·奧思特雷奧勒和傑麥·聖費里克思，可是他們並不知道。

正如醫院中的污穢的抹布一樣，那條食巾染着那從四位詩人嘴脣間出來的血，而飯却老是不完地吃下去。

在秋初，萊奧拿爾·德賴思吐出了他底殘餘的生命。

在各不相同的醫院中，像女人被逸樂所顛蕩着似地被咳嗽所顛蕩着，那其餘三位詩人在相隔沒有幾天都一個個地死了。而這四位詩人都遺下了些美麗得像仙術幻化過一樣的詩。

人們說明他們底死，說不是因為食物，却是由於飢餓和吟詩不睡。因為，單單一條食巾，在那麼短的時期，真能把四位無雙的詩人都殺死嗎？

* * * * *

客人都已死去，食巾便變成沒有用的了。

愈思丹·泊雷洛格底女友想把牠賣掉。

她一邊把牠攤開來一邊想：「牠真太髒了，而且發臭起來了。」

但是，那條食巾攤開了之後，愈思丹·泊雷洛格底女友吃了一驚，喚過她底男友來，他也十分詫異：

「這真是一個奇蹟！這條你喜悅地攤開着的那麼髒的食巾，靠了那凝結住而顏色複雜的污穢，表現着我們底亡友大維德·比加爾底面容。」

「可不是嗎？愈思丹·泊雷洛格底女友喃喃地說。

他們兩人都默然地把那個神奇的畫像凝視了一會兒，接着，慢慢地，把那食巾轉動着。

但是，在看見那正在拚命唾吐的萊奧拿爾·德賴思底要笑死的可怖的模樣的時候，他們立刻臉色發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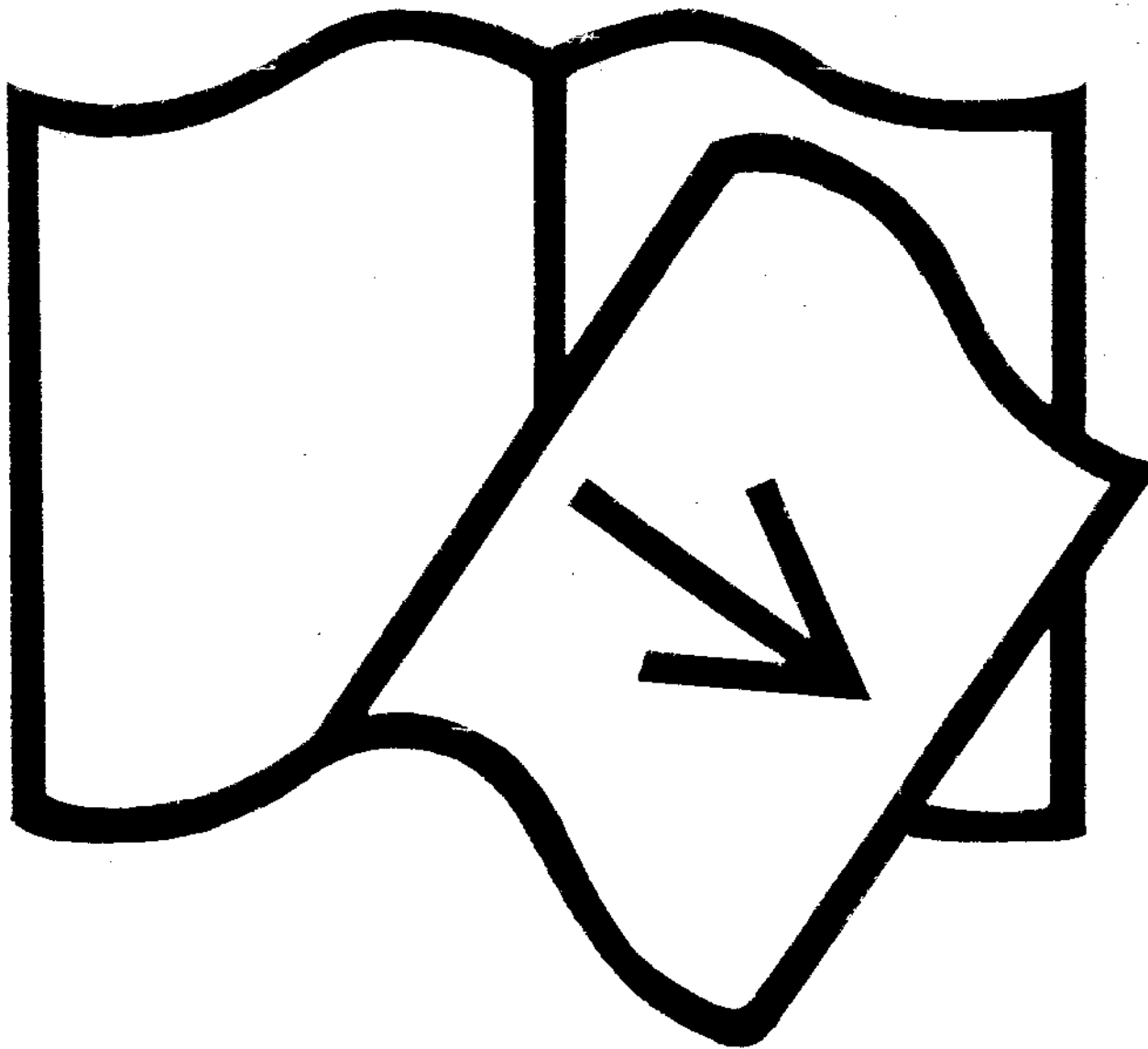
而那條食巾底四角，又顯出同樣的奇蹟來。

愈思丹·泊雷洛格和他的女友看見了喬治·奧思特雷奧勒和那正要講故事的傑麥·聖費里克思。

「丟開這條食巾吧，愈思丹·泊雷洛格突然說。

俞思丹·泊雷洛格和他底女友像星球繞着太陽似地兜了許多時候圈子，而這條聖顏巾，用了牠底四倍的目光。

命令他們在藝術底界線上，在生命底邊境奔逃。



缺 P23 - P28

無相庵隨筆

施蛰存

一 「先知」及其作者

亞拉伯的哲人，詩人和畫家喀利爾·紀伯蘭的著作，我最初讀到的是一九二〇年出版的那本「先驅者」（The Forerunner）。那是一本精緻的寓言小詩集。從別人處借得來之後，以一夕之功瀏覽了，終覺得不忍釋卷。因為篇幅並不多，而且那時恰又閒得沒事做，從第二日起便動手抄錄了一本。這可以算是我唯一的外國文學的手抄本，至今還妥藏在我底舊書篋裏。

其後，在大學圖書館裏看到他的另一著作「瘋人」，也曾覺得十分滿意，這個被大彫刻家羅丹稱為「二十世紀的威廉·勃萊克」的詩畫家的名字，遂深印在我的記憶裏

了。一九二三年，他的名著「先知」(The Prophet)出版之後，廣告的宣傳與批評文的裝飾，使我常以不能有機會一讀為憾。

直到如今，冰心女士的謹慎的譯文，由新月書店之介紹，而使我得以一償夙願，感謝無已。只可惜我們的詩人已經在五個月之前故世了。「先知」一卷，是他畢生精力所凝聚的作品。據說當他十五歲那年，在故鄉貝魯特(Berut)的阿利·喜克瑪德大學讀書時，就已經用亞刺伯文寫成了此書。其後他帶了原稿到巴黎，二十歲的那年，因為母親病危，回到波斯頓，這份手稿也隨身帶着。他在病榻邊將這年青的先知阿爾·謨思陀法的故事講給他的母親聽，他母親說「這是一部佳作，我的孩子。但時候還

未到呢。把牠擱起來罷。」他遵從了母親的勸告，這亞拉伯文的「先知」又冷冷地閒擱了五年。到二十五歲，他又在巴黎了，這聲譽騰起的年青的畫家，已引起了羅丹的注意，他的畫也已有兩次被選入在沙龍畫展裏了，這時他才動手把全詩重寫一遍，但仍舊是用的亞拉伯文。現在他已沒有母親來稱讚他了，他給自己高聲吟誦了一遍，說道：「這是一部佳作，紀伯蘭。但時候還未到呢。把牠擱起來罷。」於是這本驚世的著作又塵封了十年。直至回到美國，在朔方的冬夜裏，他漫步於中央公園（Central Park）；在夏季裏，他漫步於冷寒鄰近的森林中與海岸邊，於是這本有趣味的書由詩人親自用英文寫出來，經過了五次的重寫，才於一九二三年印行出版。

這樣便是「先知」的歷史，從這裏，已經足夠想見作者是如何重視他這本著作了。然而，在我個人的好尚，覺得牠雖然有許多美不勝收的名言哲意，雖然極其精警；但對於這種東方聖人正襟危坐的德教體裁，終有些不耐煩。我是寧願推薦上文提起過的兩種寓言小詩集的。在那裏，我們可以領略到許多的幽默，正如讀屠格涅夫的散文詩和梭

羅古勃的小品一樣地愉快——不，應當說不愉快。

關於紀伯蘭的生平事蹟，這裏順便也可以片段地記載一些。他的父母是利巴嫩人，一八八三年正月六日，他誕生於四千年的古城俾夏萊（Becharé）。當他三歲的那一年，俾夏萊起了一陣大風暴，他便脫下了他的小袍子，跑出門去高聲叫喊道：「我和風暴同去！」到了四歲，他在園地上掘了深坑，把小碎紙片埋下去，他以為這樣便會長出美麗潔白的紙片來的。

六歲的時候，有人送給他一本意大利畫聖李渥那陀·達·文豈的畫集，他翻看了幾幅之後，突然神祕地哭起來了。這是他得到達·文豈的威應之始。從此以後，他就勢驕自己就是達·文豈了。有一次，他父親偶然呵責了他幾句，他便忿然地答道：「這管你什麼事？我是個意大利人呀。」這樣地到了七歲，有一天，他對他的母親說：「媽媽，我很不喜歡我的名字裏的h這個字的地位。我可以給他移掉一下嗎？」

他的原名是 Khalil Gibran。

他母親問他為什麼要更改h的地位。於是他寫了這兩

個字：Khalil 和 Kahili，對她道：「你看，改掉一下不是更好看些嗎？」

於是他的名字便改為 Kahili Gibran Jr.

紀伯蘭最早的詩畫是製作在雪和砂石上的。在他父親的花園裏，到了冬季，積雪甚厚，過路的人便會得說：「看啊，小紀伯蘭又在那裏寫些什麼了。」待到大地回春，雪消冰解，利巴嫩的山頭翁花盛開了，他便搬了許多石塊在這種高大的樹蔭下，砌造白色的伽藍和禪堂。到後來，他突然能以文字著作了，亞刺伯文，法文，英文都擅長，因為他是從小就用這三種語言的。他一頁一頁地寫，寫好後，自己讀一遍，就撕碎了。同時，他用顏色鉛筆在紙上繪畫，畫成後，自己看一看，也就毀了。

他的畫的泉源是達·文豈和大自然，詩的泉源是大自然和母親所授的詩歌和故事。他會得坐對着達·文豈的畫集，歷數小時而不倦，他又會得凝望着遙天，或注視着太陽（他生就了一雙火眼），以至於忘記了暑刻。當他的母親用溫柔的聲音給他唱原野和高山的詩謠，或演述利巴嫩的故事的時候，他會得整天地坐着靜聽。他曾經說他的母

親，「她生活在幾千首詩裏，但是從沒有寫過一首詩。」所以，正如他自己所會說的：「靜睡在母親心裏的歌，將在孩子的嘴裏唱出來，」他所賜與給我們的，是他自己的詩，亦即是他母親的詩。

他是個健全的汎神論者，他的愛宇宙，幾乎到了全部的靈魂都與宇宙混合的程度。「假如你要認識上帝，就不要做一個解謎的人。不如舉目四望，你將看見他同你的孩子們遊戲。也觀看太空；你要看見他在雲中行走，在電中伸臂，在雨中降臨。你要看見他在花中微笑，在樹中舉着他的手。」（冰心女士譯「先知」第九九頁）他對於宗教曾經有過這樣的話。所以，在西方，人對於他的認識，是一個近東古國的哲人，詩人和畫家；而在東方，因為他的詩「精神的反抗」曾經震驚了土耳其帝國和教會，他却被奉為精神的革命家，少年亞刺伯詩壇的監主。有一個亞刺伯詩人曾呈獻給他一本抒情詩集，卷頭上寫着這樣的獻辭：

給永恆的時的復生者

給覺醒了東方精神的精神的火燄

給紀伯蘭·喀利爾·紀伯蘭，我們的大師，

我呈獻此書，他的聲音的回響之回響。

他的著作並不多，但都是經過了極度的勞悴而寫定的。他常常在臥室裏走來走去，推敲他的詩句，而忘記了夜盡，直到突然地從玻璃窗上看見天光，才會得不相信似地吃驚着說：「噫，天明了！」於是倒身在軟榻上，和衣而睡。在他逝世前兩星期，他曾說「我害了工作的病！」誰知道這病竟使他不治了。

二 畫師洪野

洪野是個並不十分有名的畫家，他的死，未必能使中國的畫苑感覺到什麼損失。但是，近五六年來，我因為與他同事的關係，過往甚勤，因而很能夠知道他的一切，我知道他的藝術觀，我知道他的人生觀，因此，他的死，使我在友誼的哀悼以外，又多了一重對於一個忠實的藝術家的無聞而死的惋惜。

我之認識洪野，是在他移家到松江之後。那時他在上海幾處藝術大學裏當教授，因為要一個經濟的生活，和一

點新鮮的空氣，所以不惜每星期在滬杭車上作辛苦的旅客，而把家眷搬到松江這小城市裏來了。一個星期日的薄暮，是不是秋季呢？我有些模糊了，總之氣候是很冷的，我和一個朋友（他也早已很悲慘地死了，願上帝祝福他！）走過了一個黑漆的牆門，門右方釘着一塊棕色的木板，刻着兩個用綠粉填嵌的碗口大的字：「洪野」，我的朋友說：「這裏住着一位新近搬來的畫家，你可以進去看看他的畫。」不等我有片刻的躊躇，他早已扯着我的衣袂，把我曳進門內，說着「不要緊的，他歡迎陌生人去拜訪他。」果然，我們立刻就熟識了。他的殷勤，他的率直，我完全中意了。他展示許多國畫及洋畫給我看，因為對於此道完全是個門外漢，我祇能不停地稱讚着。他在遲謝了一陣之後，忽然問道：「你是不是真的以為這些畫都很好嗎？」

我說：「是的。」

「那麼，請教好在什麼地方呢？」

唉，有這樣不客氣的主人！我委實回答不上來了。在我的窘急之中，他大笑起來道：「這些都不中看，這都是

抄襲來的，我給你看看我的創作。」

於是他又去房裏捧出七八卷畫來，展示給我。這些都是以洋畫的方法畫在中國宣紙上的，題材也不是剛才所看的山水花卉之類，而是「賣花女」，「敲石子工人」，「驢車夫」這些寫實的東西了。他一面舒卷着畫幅，一面自誇着他用西洋畫法在中國紙上創作新的畫題的成績，但我因為慣看了中國紙上的山水花卉和畫布上的人物寫生，對於他這種合璧的辦法，實在有些不能滿意。但最後，有一幅題名「黃昏」的畫，却使我和我的意見融合了。「黃昏」雖然仍是用西洋畫法畫在中國紙上的一個條幅，但因為題材是幾羽在初升的月光中飛過屋角上的鳥鴉，藍的天，黃的月，黑的鴉，幽暗的屋角，構成了這一幅朦朧得頗有詩趣的畫，我大大地讚美了。我說：「我還是喜歡這個。」他點點頭，微笑道：「我懂得你的趣味了。」

後來，我和他在同一個學校裏教書了。我曾經偶然地問他為什麼不再在上海擔任功課，他搖着頭道：「有名無實的事我不願意幹。」這話，在以後的晤談裏，他給了我一些暗示的解釋。大約一則是因為上海的學生，對於藝術

大都沒有忠誠的態度，二則是在上海雖則負了一個藝術教授的芳名，但那時的藝術大學都窮得連薪水都發不出，他非但不能領到生活費，反而每星期得賠貼些火車錢，物質上既無獲得，精神上又無安慰；倒不如息影江村，教幾個天真的中學生，閒時到野外去寫生，或在家中喝一盞黃酒之為安樂了。這樣地心境自安於淡泊，畫家洪野遂終其生不過一個中學教師。

但是他對於藝術，却並沒有消極。有一天，他很高興地對我說：「我的畫有幾件已經被選入『全國美術展覽會』了。」當時我也很替他高興。在參觀「全國美展」的時候，我果然看見了他的幾幅陳列品，而「黃昏」亦是其中之一。「全國美展」閉幕之後，一日清晨，他挾了一卷畫到學校裏來，一看見我，就授給我道：「這個現在可以送給你了。」我展開一看，竟就是那幅我所中意的「黃昏」。我看畫幅背後已經在展覽的時候標定了很高的價目，覺得不好意思領受這盛情，正在沉吟之際，他說：「不要緊，你收了罷。我早已要送給你了，因為要等牠陳列過一次，所以遲到今天。至於我自己，已經不喜歡牠了，我的畫最

近又改變了。」

其時我有幾個朋友正在上海經營一個書舖子，出版了許多新興的藝術理論書。他對於這些書極為注意。我送了他幾冊，他自己又買了幾冊，勤奮地閱讀着。這些新藝術論使他的藝術觀起了一個大大的轉變。在先，他的西洋畫很喜歡摹擬印象派，他曾畫了許多風景和靜物，純然取着印象派的方法。在吸收了新藝術理論之後，他突變而為一個純粹的革命畫家了。他曾經讀過易坎人譯石炭王，很高興地給這本書畫了好幾張插圖。以後又曾畫過幾幀反基督教的小品。他的野外寫生的對象，不再是小橋流水，或疏林茅屋了，他專給浚河的農民，或運輸磚瓦的匠人們寫照了。除了免不掉的應酬敷衍之外，他絕不再畫中國畫。他曾囑招我去看一幅新作，畫着一個工頭正在機輪旁揪打一個工人，他問我看了覺得怎樣，我嘴裏答應着「很好」；而心裏總覺得這樣的畫似乎很粗獷。但他已經看透了我的思想。他說：「爲了要表現我所同情的人物，所以我的畫已經不是資產階級書齋裏壁上的裝飾品了。」

他在貧困的生活中，一個人寂寞地描繪他所同情的人

物，直到死。

我能夠了解他，然而不能接受他，這是我至今還抱愧的。現在他死了，除了寡婦孤兒，以及幾幀不受人讚美的畫幅以外，一點也沒有遺留下什麼。社會上也決不會對於他的死感覺到什麼缺少，而他生前的孜孜矻矻的工作亦未嘗對於社會上有什麼貢獻。他就祇是以一個忠誠的藝術家的身分而死的。在活着的時候，也未必有人會注意他，則死了之後，人們亦不會再長久地紀念他。一個水上的浮漚，乍生乍滅，本來是極平常的事情，但我却從這裏感到了異樣的悲愴，爲了一個友誼，爲了一個偉大的人格。

三 「無意思之書」

約翰·羅斯金作「最佳作家一百人名錄」，將「無意思之書」的著者愛德華·李亞列在第一，對於他的神味之清爽，韻律之完美，創造力之不容摹擬，深致傾倒。我因了羅斯金的推薦，早就在蒐求這所謂「無意思之書」，不知究竟是怎樣一部著作，值得這一世的文藝批評家如此稱許。那時「萬人叢書」中尚未收此書，一時竟不易買到。去

年，偶緣在蓬路一家舊書店中得到了此書，真是喜出望外的事。全書一冊，共四卷：第一卷就是「無意思之書」，第二卷是「無意思歌謠，小說，植物學，及字母」，第三卷是「無意思詩，畫，植物學及其他」，第四卷題名是「發笑的抒情詩：無意思詩歌，植物學新編」。這無意思文學大師的全部著作便盡在於此了。

愛德華·李亞從小就是一個很愛東塗西抹的孩子，他常常在同學的教科書上畫滿了畫。稍長一些，他曾在一張紙板上畫了一對鳥，拿到一小店裏去賣了四毛錢。後來出了學校，就在一個萬牲園裏做畫師。他辛勤地工作了好幾年，一日，當他正在園裏摹繪一羽鳥的時候，有一個老紳士走過來，站在他背後，看他畫，漸漸地和他攀談起來，到最後，對他說：「你到克諾斯雷來給我畫禽鳥罷。」那時李亞竟不知道克諾斯雷是個什麼地方。原來這老紳士便是寶佩伯爵第十三世。於是李亞便到了克諾斯雷，做了伯爵的門下士。現在講究古版本的藏書家所珍視的「克諾斯雷禽圍圖」便是李亞的手筆。這時他已在很用心地研究風景畫了。英國的冬季使他的身體覺得不健康，寶佩伯爵

便贊助他旅行到意大利去，此行的成績便是在一八四六年出版的「意大利旅行畫集」。他對於旅行有特殊的嗜好，遊興所至，他簡直會不顧到平安與健康。迦拉李里亞，西里，西那伊荒漠，埃及和奴比亞，希臘和阿爾巴尼亞，敘利亞，巴萊斯丁，這些地方都曾印過他的遊蹤，都會對於他的畫筆有過貢獻。當時的大詩人丁尼生（Tennyson）曾作了一首題名為「To E. L. on his Travels in Greece」的詩，就是贈給他，恭維他的風景畫的。他定居在聖·雷模（San Remo）的時候，已是將近六十多歲的人了，但他還想到印度和錫蘭去玩一次。第一次啓行，不幸在蘇彝士運河裏生起病來，祇好回轉。直到第二次才得成功，帶了許多新作回來。這便是愛得華·李亞的生平。我們看了他的好遊，覺得差不多可以與我國的徐霞客相頡頏，所不同者，一個是寫成了許多紀行文，一個是畫就了許多風景畫。

「無意思之書」四種，都是他寄居在寶佩伯爵府中時所著，是供給兒童閱讀的一種詩畫集（有兩篇散文的故事）。牠的好處，除了插繪的有趣，詩韻的和諧之外，最被人所

精道的便是牠的「無意思」。無論是詩歌，故事，植物學，在每一句流利的文字中，都充滿了幻想的無意思。他並不想在這些詩歌故事中暗示什麼意思，他祇要引得天真的小讀者隨着流水一般的節律悠然神往，他並不訓誨他們，也不指導他們。這種超乎狹隘的現實的創造，本來

不僅是在兒童文學中佔了很高的地位，就是在成人的文學中，也有着特殊的價值。在被伊索普和拉芳丹納這種訓迪詩的勢力所統治的兒童文學的領域中，李亞首先揭發出「無意思」這大蠶來做了很成功的嘗試，給兒童文學一個新的生機，我們固不能不稱頌他，就是一直到了現在，一方面是在盛行着儼然地發揮了指導精神的普羅文學，一方面是龐然自大的藝術至上主義，在這兩種各自故作尊嚴的藝術思潮底下，幽默地生長出來的一種反動——無意思文學，雖然好像是新鮮的產物，但若追蹤其原始，我們恐怕還得追溯到五十年前的愛德華·李亞吧。

然而，在我國，這「無意思」的意思是不容易被人瞭解的。成人的文學固不必說，即使是兒童文學，現成的一首無意思的趁韻歌，也會有兒童文學專家來加以註釋，

附會出一些淺陋的道德教訓來，生生地束縛住了兒童的活潑的幻想力，那裏還會有愛德華·李亞這種老傻子，肯白耗費了畫筆和詩才來給兒童開闢這意想不到的樂園呢。

四 五月

五月在歐洲，正如我國的三月一樣，從古代以來一直是每年中最有趣味的月份。因為到了五月中，氣候已經不再是乍暖乍寒，半晴半雨地惹人憎厭了，花都已爛漫地開放了，鳥雀的鳴聲越發婉轉了，這是一年中最高華的月份，所以人們都挑定在這一個月裏恣情遊樂。希臘的民歌道：

五月來了，五月來了，這樣快樂的月份來了；

四月果然有許多花，但玫瑰都是在五月裏開的；

四月啊，你這可惡的，快去罷！我盼望着甜美的五月；

五月使世界上開滿了花，五月將送我的情人給我。

五月一日，是著名的所謂五月節（May Day），正如我國的清明節一樣，是很熱鬧的日子。英國的女孩子們，大清早就跳下牀來，到田野裏去摺取花草上的露水洗臉，

據說這樣能夠美容的。在格拉斯哥以西的鄉間，居民都在這一天將花菜和樹枝裝飾着屋子，在愛爾蘭有幾處地方，人們都在這天早晨種一株五月樹在村莊前面，一到傍晚就拿來放在火裏燒了，這又完全與我國人家門前插揚柳的風俗相髣髴了。

法國的勞蘭納省，女孩子們都在這天穿着純白色的衣裳，結伴着一對一對地遊行在村落間，唱着美麗的五月之歌，鄉民就贈給她們許多餅餌和水菓。他們還向鄉下人討錢買了小蠟燭，去燃在聖處女的祭壇上，因為五月原來是紀念聖瑪利亞的月份呀。

選舉五月後的典禮，也是在歐洲曾經熱烈地通行了好幾世紀的。在五月節日，從許多少女中選擇出一個最美麗的來，簇擁着她在熱鬧的街衢上就了寶座，因為她是花的女神，所以儘可能地用許多花來裝飾她。每一個過路人都得贈一點東西給她，花，錢，無論什麼都可以，有些地方甚至可以每人去和她親個嘴，也是不禁的。這種風俗的變形，還有所謂五月王，五月爵夫人，五月新娘等許多樣式，但意義却大致是相同的。

五月節的慶祝，往往還會有被除冬季之肅殺的意味。

在十五世紀的時候，瑞典國有着一種風俗，許多騎馬的青年人，分爲兩隊對立着，一隊代表着冬季，一隊代表夏季。代表冬季的隊長穿着獸皮衣，他的部下都以雪球和冰塊作爲武器；代表夏季的隊長則披着樹葉與花編成的衣服，他的部下都執着樹枝當作武器。一聲號起，兩隊便作戰起來，如果天氣很冷，那麼冬季隊起先總是占優勢的，反之，如果天氣晴和，則夏季隊開頭就打了勝仗。但是無論如何，最後的勝利總是歸於夏季隊的。冬季隊的武士把灰撒滿在地上，大家便團聚攏來享受一次狂歡的宴會。此外，與這種遊戲含着同樣意義的，還可以舉出許多的風俗來，如意大利的「焚化老婦人」即是。

看着歐洲的這些有趣味迎春的古風，真不禁要對於這國曆的五月油然而起一種特殊的喜悅。祇可惜我們自從好久以前看到過聖瑪利女塾的五月園遊會以後，實在沒有遭逢到一個燦爛的花的五月節過。誰能說我們的五月，幾時才能從許多可羞的紀念日被解放出來呢？

二十一年四月十八日

宿命論與算命論

張天翼

「舒同志來了。……爲什麼來得這樣遲？」

舒同志瞧瞧鐘。

「並不遲呀，還不到十二點。」

接着舒同志自語地：

「羅同志請客我當然不敢遲到，對不對。而且是他陞官，當然更不敢……更應該……對不對。」

他覺得這些話很俏皮，他自己一個人笑了起來。

「還有誰？」舒同志搓搓手問。

「只有一個老游了。」

舒同志有點埋怨主人：幹麼也把老游請來。老游是他的對頭。

「舒可齊！」坐在角落裏一個扁腦袋叫他。

「唷，你也來了，我到沒聽見。你近來好？……你還是那麼個吊兒郎當的勁兒……現在在什麼地方工作？」

扁腦袋跟他們同過事的。

舒可齊同志並不等扁腦袋答話，他就掉過臉去，搓搓手，學楊祕書在紀念週作政治報告的那付勁兒：

「你們知不知道老游的新聞？……老游想要麻同志做填房，對不對。……他叫楊祕書給他做媒。……真吊兒郎當，對不對。……其實麻同志……」

「麻同志？」扁腦袋插了進來。「有姓麻的？」

「幹麼不許她姓麻？」

「新來的麼？」

「新來的。管理圖書室的幹事。……老游居然想她；

老游也不去照照鏡子，對不對？」

「只有我們舒可濟才配得上，哪，」一位同志拍拍他的腦袋。

「別那麼吊兒郎當！」舒可濟瞥了一眼鏡子，裝個逗人愛的模樣。「我真不妄想，對不對。……老游天天到圖書室去跟麻同志瞎纏，一個星期總得送兩次禮物，對不對。……老游而且……而且……而且……他很……他而且……」

發見別人並沒聽他的，舒可濟同志「而且」不下去了。靠桌子有位他不認識的老先生在談星相學，他就坐到那對面。

「我的相怎樣？」舒可濟同志插進去問。

「你今年貴庚？」

「二十四。」

「二十四，正漸漸好起來。現在走這條運，」那個用長指甲的手在他額上畫着。「他這裏長得多飽滿！所謂頭角頭角，就是這個。漸漸要露頭角了：今年包你好起來。」

「從哪兒好起呢？」舒可濟同志帶三成苦笑。

「不然，」那個嚴重地說。「所謂走好運者，並不是

說你坐在屋子裏就有銀子掉下來的。事還在人爲：走厄運是爲也爲不好的，一走好運，就有機會叫你去爲了。你這位同志也是同他們一起的？」

舒同志點頭。

「哪部份的工作？」又問。

「吊兒郎當的事。」

「特務員，」羅同志代答。

像一根鐵釘刺進他胃裏似地難受，舒可濟瞧了羅同志一眼。他最怕別人提起他是特務員：三四十塊錢的特務員，丟盡了面子。

把眼向四面那麼一掃：他瞧到了同志們蔑視他的面孔。

十二點半老游來了。老游跟舒可濟招呼是把兩個嘴角往下彎着的。舒同志感到了一種壓迫。

「游同志今天真漂亮，對不對，」舒同志嗓子有點不自然。「我要是個女人我準得愛游同志，對不對。」

老游對他翻一下眼睛，不言語。嘴角可變得更厲害了。

喝酒的時候老游大聲說：

「不知道爲什麼，我頂看不起自首的人。一個人總不要變節：共產黨就共產黨。做了共產黨，看看不對勁，又來自首，這種人最失人格。……我是老民黨，我沒變過節：在武漢時代我沒變做共產黨。……一個人變了節就完了，無論你什麼主義。……張動，康長素，我佩服他們：他們始終不變。……一個人要幹就幹到底：你是共產主義也好，是國家主義也好，是浪漫主義也好，是復辟主義也好，是行爲主義也好，是無政府主義也好，是……是……是……總而言之不要變節。老子最看不起變節的傢伙。……」

舒可濟同志知道這正針對着自己，他不大順嘴地辯着，臉紅得像豬肝：

「那麼一個人要是犯了錯誤，他犯了……譬如他一時錯誤做了共產黨，譬如他……你不許他改正麼，對不對？……自首條例……一個人……依你說自首條例也不應該訂，對不對？……譬如……譬如……」

「我沒跟你說！」

「不跟我說就拉倒。吊兒郎當！」

吊兒郎當！老游算什麼！他是主任幹事，不錯。可是他有五十多歲了。他舒可濟到五十歲就不見得當不到個主任幹事。……

可是舒可濟同志又想起他一個親戚，從十九歲當錄事一直當到老，去年病死了的。他會不會當一輩子三四十隻洋的特務員？……

下午從羅同志家裏出來，舒可濟同志一直像有個鐵錘壓在頭上。

他在街上溜着。他不願回他的住處。他一想到他自己的住處就得打寒噤：那麼小，那麼黑，不透空氣，一張髒透了的床，破桌子，發着霉味的板壁。……他得改變生活一下才好哩，天王爺，譬如他能把自己的地位這麼降他媽的一下。別人當特務員的不都降了麼：別人工作多努力！別人住着通明透亮的房子。別人……

抽了長口氣，舒同志拍拍自己的胸口。

一陣熱熱的風刮到了他臉上。春天真到了。骨頭像洋蠟似地融化了。皮膚上像有十萬隻螞蟻在爬行着。

舒同志有點疲倦，膝踝子顛顛的，恨不得倒到地上去

睡一覺。他媽的春天真困人！

他已經二十四，應該有個女人。可是他只是個三四十塊錢的特務員。

街上幾乎沒打單走路的；每人旁邊總偃着個把娘們兒。舒同志的心臟上像長了顆雞眼。他希望那一對對走着的男女都是兄妹倆。

要是他生活好點……他摸摸自己的額。他忽然興奮起來。他想像他有個女人。他們住着光光燙燙的屋子。他不再包八塊錢一個月的火食，他們得自己弄點愛吃的菜下下酒。他還得做件雨衣，不然穿着西裝打雨傘多不雅觀。他還得買個電熨斗。……這些並不希望得過火，這是生活的水準，他只要稍為陞一陞就全都辦到了。

「真得努力工作！」他約束自己。走好運，有機會可以那個了：可以「爲」他媽一下。

舒同志又摸摸自己的額。他高興地在肚子裏說：

「人生是，五成靠命，五成靠工作。」

路上一些沙土給風刮到了他眼裏，他掏出手絹來擦着。

他覺得自己想出來的那句話很漂亮，就又重複一句：

「人生是，五成靠……」兩隻腳轉灣走着一條小胡同。

兩邊牆很高，對面老遠地響着空洞的脚步聲：舒同志辨得出有一個是女人的步伐，他就抬起那雙模糊的眼來。

又是一對兩兄妹！今天帶妹妹出來露臉的可真多。

舒同志拚命震震眼，把對面那女的瞧清楚了：嘿，是

麻同志！怎麼，麻同志也有哥哥？沒給老游瞧見真是可惜。

那位哥哥的姿態，模糊地向這邊移動。舒可齊覺得這姿態怪熟悉的。

舒同志趕緊裝付逗人愛的臉嘴，加快走幾步。

對面那位哥哥……舒同志一瞧明白那位哥哥，他驚得

差點兒沒摔倒。一個高個子，一張癩嘴；幹麼這就是她哥哥？這位哥哥他認識，這位哥哥姓林，早就在北京給槍斃

了的。

「真怪。怎麼，是他？……真怪，真怪！」

張大了眼，把右手掩住嘴，像怕自己一個不留神會叫出來似的。他也忘記把逗人愛的臉嘴裝下去了。

因爲太興奮，舒同志反而沒開口，也沒招呼他們。

那兩兄妹沒瞧見他，半路上轉了灣。

舒同志趕到那胡同口一瞧：瞧不見了。

「青天白日見鬼！」他手心全是汗。「做夢，對不對？……幹什麼他還在……」

二

第二天一完了紀念週，舒可濟同志就跑進圖書室。

「麻同志，昨天跟你一塊走的是誰？」

「昨天一塊走的？」那個從書櫃裏拿出一本圖書目錄來。

舒同志張大了嘴，昨天瞧見他們是個夢麼？他又試探地問：

「就是那個癩嘴，高高的。……」

那個茫然地瞧着他。

「還沒明白麼？」他說。「昨天，大概三四點鐘，我瞧見你，你沒瞧見我。你跟一個人同走，剛從一個……叫做什麼巷的……叫做……叫做……」

「唔，是有的。一個姓林的。」

「姓林的？」舒同志放槍似的一聲。

「怎麼？」

「他叫什麼？」

「林曼青。」

「哦，他改了名字，他改了名字。那當然改名字的，對不對。……你怎麼認識他的？」

「一中的同事。……你也……」

「他在一中教書很久，對不對？……他現在……」

「他是這學期才來的。你認識他麼？」

「他住什麼地方？」

「不知道。我跟他關係很淺，昨天不過偶然遇到。……你認識他麼？」

「嘿，是老同學，」他抽一口氣，笑着。「真奇怪，我還當是做夢。我真料不到他還活着，對不對。我早就聽人說他在北京給軍閥槍斃了。……真想不到，真想不到。我還當我見了鬼。……你不知道他的事吧。嘿，那時候他……」

他裝了付「這可了不起」的臉嘴，搓搓手。

麻同志又把圖書目錄闕到書櫃裏去，好奇地等那個說下去。

「他從前不是這個名字，叫林克峻，我們叫他小鷹嘴……他在畢業的那年幹得真厲害……現在不知怎麼着，說不準他還幹着哩。」

「我看不見得：他一中裏的課很忙，一天到晚……」

「怎麼？」舒同志挺用力地說。

舒同志去倒了杯茶，坐到麻同志對面，湊過臉去低聲說話，幾乎像要跟麻同志親嘴。麻同志怕着他的口臭，把腦袋避開一點。可是男的的腦袋又釘了過去。

「他要幹當然是很秘密的，怎麼會給你們知道，對不對。不過這是我推測的話。他沒自首。……快畢業的那年他幹得真厲害。那時候我也不知什麼錯誤不錯誤，跟在裏面盲從……」他感到這句話有點不妥當，趕緊改口：「我也盲從着他們，盲從。我當然完全是因為小鷹嘴的關係，對不對。我跟他太密切了，他怎麼我也怎麼。我跟他天天在一塊。……」

麻同志的鼻子給舒同志的嘴追到沒地方可退，她就站起來，裝做到書櫃裏去拿什麼，嘴裏問：

「之後呢？」

男的用嘴長長地噓了口氣，正對着麻同志的臉。

「之後……」男的馬上把嘴裏的茶吞下去。「其實小鷹嘴人倒是個好人：他待我真好；我在種種方面得過他不少幫助……真奇怪，我昨天總當我是認錯了人，誰知道竟是他。……一個人真是……對不對……我可真料不到。……」

舒同志把杯裏的茶喝完，站起來伸個懶腰。

「以前我跟他常在一塊煮肉吃。他老是倒進許多醬油，鹹得不能吃。可是我們吃得怪起勁的。我們瞞着學監喝酒，老是我跟他兩個人。學校生活真夠味兒，對不對。……我們倆用錢是媽媽糊糊的，也算不明白誰欠誰了。……我一病，就是他看護我，那小鷹嘴……學校後面有條河，我跟他年年到了這樣的天氣就去划船玩兒。放了暑假他就教我游泳。……」

「你會游泳，那麼？」

「會呀，就是小鷹嘴教會我的。……我們還常常……我們又……真是吊兒郎當……我們常常去……去……學校生活真有趣，對不對。」

「是中學吧？」

「中學。」

他微笑着，仰着腦袋。回憶叫他感到種難用字眼來形容的一些什麼。他覺得眼前的一切都溫柔起來。天花板角上的一只胖大蜘蛛，他也覺得他怪可愛的了。

「真料不到，真料不到，」他獨自地。「到一中去就可以找到他，對不對？……你告訴他有個挺老挺老的朋友要找他罷。……他是他舅舅養大的。……你可知道他舅舅？」

「不知道。」

「不知道他舅舅還在不在，他舅舅向來神經衰弱，說不定已經……對不對。……我定得去找他，我一見我得罵他：「小忘八蛋，小嘴！」……我們倆打打鬧鬧地罵慣了的。」

下午四點鐘，舒可濟同志興奮地跑到了第一中學。他幾乎要對門房說：「找小嘴，那小忘八蛋！」

跟着門房進去，他心臟幾乎跳出口腔來。

怎麼，那不是小嘴嗎？小嘴似乎有點不認識他了。

「克駿，小嘴，」他低着聲音。

「哈，你！……怎麼，你……」

他們差不多摟抱了起來。

「怎麼，聽說你在北京給軍閥槍斃了……」

「給抓去一回，」小嘴說，「一個多月就保釋出來。……到我家裏去談罷。」

「你有家在這兒麼？」

「舅舅家裏。」

「哦，舅舅。他很老了吧，對不對。……他病怎麼了？」

兩個人走了出來。小嘴告訴舒可濟同志這幾年在些什麼地方混飯，告訴舒可濟同志他已經訂了婚，那未來的太太在南洋教書。他那舅舅還在一個機關裏做事，可是近來病發得很厲害，請一個月病假坐在家裏。

「你呢？」小嘴問。「近來生活怎樣？」

舒可濟給老同學瞧瞧證章。

那個說：

「噫，我的 O.P.P. 在做官。……什麼名目？」

「吊兒郎當的事，」舒同志坦白地笑着。「我當了老同學的面都不好意思說：別談了罷……生活很困難：三四十塊錢，你給我想，對不對。」

「有女人沒有？」

「女人！不夠資格呀。」

「工作忙不忙？」

「倒沒什麼。」

停不一會舒可濟同志又說：

「我這個工作是全靠我自己，對不對。我的工作是要我自己去找才有工作可做，像做買賣似的。可是我沒機會去找工作做，一天到晚地就吊兒郎當。別人工作勤的全陸了，我還是……我還是……」

「你進去誰介紹的？請那介紹人給你說句話也許可以好點。」

那個臉一直紅到腦門上：他想起老游說什麼張勳康長索的那些話。他很窘，結裏結巴地答：

「介紹人……介紹人……去年死掉了，去年……他……對不對。」

舒可濟同志打算坐到小鷹嘴以後，有三四打問話要問他老朋友的。可是給小鷹嘴的舅舅打斷了。

舅舅比從前老，頭髮白了一大半，腦門上禿了不小的塊。舅舅用了顫着的手捧那碗菊花茶到嘴邊去，一面對舒同志談他自己的病，彷彿別人是醫生似的。他愛用些重複的句子，裝個苦臉。他十年來沒好好地睡過覺：一夜不過睡着三小時。一睡着就做夢。他現在打算休養一個月不用腦，可是老夢見演講，夢見批公事，醒來還是頭痛。可是他不能辭了事不幹：「不幹沒有飯吃末，不幹沒有飯吃末。」醫生說他血壓高，隨時有腦充血的危險，應該少用腦，可是辦不到。幸得他不喝酒不抽煙；現在是連茶也不敢喝，只喝菊花茶，菊花茶。於是舅舅又顫顫地把菊花茶捧到嘴邊。接着又表示羨慕他們年青人的體力：他的意見是，只要健康，生活總有辦法。

舒同志認為，只要有舅舅或小鷹嘴那種也還舒服的

生活，就是病他一點兒也不在乎。可是他沒說出來。

晚飯後小鷹嘴送舒同志出來。

「現在什麼都談不上。……有飯就吃飯，有逛就逛，有女人就那個。」

「你可比我幸福，對不對。我生活真沒辦法。有了女人也還不可以那個。……什麼時候可以來找你？」

「除了星期一星期二，每天下午都有空。」

「你的生活多好！」

舒可濟自己說得太丟面子也不好，他想告訴他有人給他看了相的事。可是他覺得這些話不大適宜。

三

回到了自己的住處，舒同志感到窒息似的不舒服。

他想到過去跟小囂嘴在學校裏的生活，歎了口氣。現在小囂嘴生活比他好得多，並且還撈到了個把女人。他自己什麼沒有。

春天真到了。骨頭都融化了，他媽的春天真困人。

出去罷……這屋子裏夠多悲慘！

舒同志站了起來，預備帶帽子，可是又覺得沒什麼地方可以去。他幹麼要去找朋友，沒一個朋友聽得他起。

他得有個女人，像小囂嘴似的。

臉子他的不算壞，年紀也不大。可是青春一下就得溜過去的，那什麼都完了。他媽的小囂嘴可幸福，真有的！小囂嘴馬上有女人可以那個。他沒有。

舒同志照了鏡子：他的臉子……可是西裝的熨紋平下去了。真得買個電熨斗。雨衣當然少不了得做。……

這些零零西西的想念苦着了舒同志。他一直不大快活。

「舒可濟，你怎麼老沒勁兒似的？」陳同志問。以前也是個特務員，現在不知道睡得多高了。

他用鼻孔乾笑了一聲。

那個把手搭到他肩膀上。

「別想女人哪，女人可想不得的。」

舒同志不大高興：別人踐落他。別人走好運，生活好，有電熨斗，有雨衣，就愛笑不笑地來跟他舒可濟開玩笑了。

哼，瞧着，看相的說他馬上得走好運。

「事還在人爲，」他滴滴着這句話。陳同志是舉發了五個反動份子墜了的。

「說不定小囂嘴還幹着……」他想。

「見鬼，幹麼聯想到這上面去！」又罵自己。

他聽見圖書室裏許多同志們在談笑。他走了進去。

又是老游——到處碰着老游，不知道可也是命裏註定的。

「游同志，忙啊，」舒同志要別人知道這句話是諷刺的，他就裝個鬼臉。

「哼，忙。」

接着老游臉向着大家，高聲說：

「我最恨吃飯不做事的人。……我吃一份飯我是要做一份工作的。所謂素餐……素餐……尸餐……尸餐……所謂尸餐素什麼的，那我是看不起的。……一個人吃一份飯總要做一份工作：無論你是商人也好，工人也好，詩人也好，方外人也好，印第安人也好，農人也好，總而言之——種人總要做一份工作。……老子最看不起吃飯不做事的傢伙。……」

「你說誰吃飯不做事？你說誰？你知道誰是……」

「別心虛，老子沒跟你說！」

舒同志低聲地：

「沒跟我說就饒了你！」

他挺一挺胸脯走了出來。他知道有幾十雙眼睛釘在他屁股後面。他感到他孤獨。

「還是老同學不錯。」這天他又去找小凧嘴。

爲什麼他會孤獨？因爲別人都瞧他不起：他只是個三四十只洋的特務員，他又不努力工作。

「我的生活真苦，對不對。」

「其實倒，」他老同學說，「只要有飯吃也行：混一天算一天。想想比那些沒飯吃的總強，也就可以……可以……」

「可是得穿衣呀，得住房子呀。……你比我好多了，對不對，」他眼裏塗着嫉妬。

沉默了一會他又試探地說：

「我想我真落伍了，對不對。……我一天到晚吊兒郎當可真不是勁兒。……我還想幹他一幹。……」

他一直把眼睛釘着小凧嘴的眼。

小凧嘴滑稽地微笑一下，不言語。

那個感到一陣冷。老同學也靠不住，不信任自己了。

他忽然有點微微的怒意，就把抽屜抽出來翻着，他彷彿希望能夠翻出小囑嘴一點不能公開的些什麼來。他偷瞧他老同學的臉；似乎那張臉有點窘。舒同志覺得快意。

「呃，這是日記，別看罷，」小囑嘴從他手裏搶去一本東西，放到抽屜裏。

「祕密麼？」

「無所謂祕密。我的日記不願給任何人看。」

舅舅進了房裏。舅舅又用了重複的句子談他昨晚的睡眠。

舒可濟這晚上夢見自己地位陞了，桌上有個閃光的電燈，牀上坐着一個女人，是麻同志，可是她自己說是小囑嘴的未來女人，現在可愛上了舒同志。

麻同志就麻同志罷，不算壞，因為現在是春天了。

第二天舒同志一簽了到就跑到圖書室。

「你覺得林克駿……林曼青人怎樣？」他搓搓手。

「人很熱心似的。」

男的把腦袋湊過去：

「我想他現在一定還幹着，對不對。」

接着用嘴噓了口氣。

她掉過臉去，沉默着。

「說不準她愛上了小囑嘴，」他想。

人真靠不住。麻同志愛小囑嘴。小囑嘴對老同學不關誠布公。並且小囑嘴憑什麼生活得那麼好；他跟小囑嘴同學，一個那麼舒服，一個是特務員。

舒同志跑上宣傳部的辦公室，裝着怪精明的姿勢，像要在什麼外交公文上簽字似的那股勁。他得努力工作——命裏注定了他工作了才能把生活弄好點。他現在走額運：有機會叫他去「爲」。他得像陳同志那麼着，生活才有點轉機。

晚上睡不着，他老聞到被窩有股臭味兒。

還得打一牀被。……

可是春天真困人。可是他的生活……

一打算到出路，他又聯想到了小囑嘴。這是命。他遇見了他，他快要走好運：都是命。

他熱起來。他翻了個身。他媽困人的春天！他想跟一個女人那個。

「一，二，三，四，五，」希望自已睡着，他數着。
「一，二，三，四，五，……可是小鷹嘴……吊兒郎當……一二三，……一，二，三……生活得過得舒服點兒……一，二……」

幹麼老想着小鷹嘴？

可是他舒可濟幹麼要把命裏注定的機會放過？

隔壁房裏打着鼾。牀上的夜明表鎮靜地響着。外面像有沙喇沙喇下雨的聲音，他抬起點兒腦袋聽一會：不是。

又翻個身：思想也翻了身。

真奇怪，這回竟遇見小鷹嘴。別人說他得走好運，「專在人爲」。於是瞧見小鷹嘴。現在他才發現這是件巧透透的事：這是命，這是命。他得意地自語着：

「這是命，對不對。……這是命，人幹麼要拗着牠。

……」

他張開眼。他又想到得有個女人跟個電熨斗。不吃包火食。雨衣。別人不再瞧不起他。他在老游面前吐氣。最要緊還是女人：譬如像蔣同志那麼一個。媽媽糊糊還要得。

心狂跳着，舒同志又閉上眼。

「這是命，不能怪我。……」

接着他努力去想些小鷹嘴可恨的地方：什麼事都瞞着他舒可濟，夠不上朋友，而且他還生活得那麼好，而且他還有女人可以那個，等等。

第二天舒同志上辦公室很早。

「楊秘書來了沒？」問個勤務同志。

「還沒有。」

八點一刻：

「楊秘書來了沒？」

「還沒有。」

「還沒來，吊兒郎當，」喃喃地。因爲太興奮，嗓子

打顫。

過了六千多年才到了八點四十五分。

「舒先生，楊秘書來了。」

「什麼！」不知爲什麼舒同志大吃了一驚。

他顛着腳走到秘書室去，他自己不知道幹麼要顛着腳走。到了門口先站了一會：這麼着跟楊秘書說話可以順氣點。他鎮定地想：

「對不起，全是命，那有什麼辦法，全是命。……」

四

常務委員開了個關防嚴密的緊急會議。楊秘書寫個條子：密派三個特務員拿偵緝證到公安局去關巡邏，幫同去抓個叫林克駿的。

舒可濟同志當然是被派到的一個。

「報告楊同志，」舒同志喃喃地說。「我去了怕有點

……有點……我去怕有點不方便，因為……因為……」

「那有什麼關係，」楊同志手裏夾着皮包，預備回去，

很匆忙的樣子。「你放心：那毫無關係。你是做工作。他是犯人。……舒同志，非要去不可，沒有什麼關係的。

除開你沒有人認識那姓林的，當然非你去不可。……這

從頭至尾都是你的工作，工作須做徹。……明天見，明天見。風聲是一點都不可走漏。……」

舒同志腿子發軟。不用說，這晚他又得睡不着。

他努力追想：怎麼一來他竟把小囑嘴去舉發。可是像

隔了幾十年似的有點想不上了。

坐在牀上，他淌着汗。

這是怎麼回事，他的小囑嘴竟給他舉發了？爲了老同學，他得預先去通知他，叫他走。

舒同志就一下站了起來。

要是小囑嘴真給逃去了，那同志們都可以想得到是舒可濟走的風：只有他認識那小囑嘴，事情很簡單。說不定他受點兒處分，更壞還得把他自己拘禁起來，說他勾通反動份子。那可完了。

他在這發霉的地板上走來又走去。好幾次想開了門出去，可是制住了自己。

隔壁打十一點鐘。舒同志掏出表來把長針撥了一下。還是睡罷。他很快地脫衣，免得制不住自己要到小囑嘴那兒去。

嘴那兒去。

舒同志努力想了些使自己舒服的事：第一，拚命去綜合小囑嘴那些不夠朋友的壞處。然後他想到現在楊秘書挺

相信他。接着他描寫着較好的生活：當然是女人，電熨斗，雨衣，快樂，不吃包火食，光燙的住屋。最後是：

「怎麼怪我呢：都是命，都是命，對不對。……」

第二天起得很早。可是很沒勁兒。

地上有點露水。清涼得很舒服。太陽把大地照成可愛的黃色。這天氣要是換個娘們兒去逛公園可多好！可是舒

同志有工作：他跟兩位同志到公安局去。

「老舒，事情完了你要請我們，」臉色有點黑的同志說。「對不對，老干？」

老干噙了口氣。老舒咬着嘴唇，不自在地笑一下。

「我們這種工作真不是人做的，」老干又噙了口氣：不知道是在發感慨還是走累了。「我們這種工作要得罪多少人，造多少孽！……但是有什麼辦法呢。……」

舒同志還咬着嘴唇，頰上的肌肉在抽搐似地動着。

臉有點黑的同志把老干拍一下，他的意思以為還是別說那些話好，一說就一點工作都不能做了。

「這都是爲了生活，」他這麼說着。「我看透了，全是爲了生活。世界上無所謂好人，無所謂壞人，都是生活。人總是人。……誰是錯了，誰是不錯，都很難說。老舒你說是不是。」

那個聽了這位哲學者一眼：他驚異幹麼這麼一個人會說出這樣的論調來。

「都是命，老實說罷，」舒同志擺着「這是當然」的臉。

閉了會嘴他又說：

「全是命：我幹這行工作；可真巧極了，我又遇見他。這全是命，我又……」想把看相的事敘述出來，可是又覺得還是不說牠的好。「這全是命，誰拘得了牠？……我沒什麼對牠不起，呃，是不是，你們說對不對——我沒什麼對不起他？……」

「對不起誰？」

那個舌頭打着結：

「哪，就是他……就是小……小……就是今天那個人，那個林……林……呃，對不對，我沒對牠不起吧，你們說？」

「當然。有什麼對不起。各人幹各人的事，這有什麼辦法。……要顧到對不對得起人的話，什麼事也不好幹了。這也是你說的那個命。」

舒同志變得有點輕鬆起來。

「可不是麼，全是命。噯。」

「老舒，完了你可請客？」

「請的：你們兩位。」

路上有些女學生上學去。每張臉子都是紅紅的：春天哪，春天哪。

「都是命，」舒同志一面瞧着女學生說。

誰都拗不過命。命裏註定的有些事真太湊巧；這就是說，一個人一走上好運，那什麼事都得怪順利的，一滑就過去了，不用你費勁。可是一樁事太湊巧太順利是不大叫人相信的，一個故事說得太湊巧，準是說故事者沒有方法支配故事之故。可是第二個「可是」一來，我賭什麼惡咒都可以，我要說我們現在遇見些湊巧的故事了。

於是有一位同志心跳着，淌着汗，用肘觸觸同走的兩位同志。

「哪，哪，那就是他，那就是他，就是林……林……」

那就是林克駿，就是林曼……林曼青，小……小……那個夾一本書的，那個……」

老干和臉有點黑的同志趕到了前面。

「請你到我們那裏去談一談，我們是……」拿出一張

東西給他瞧。

舒同志忽然想躲到個什麼地方去別給小鷹嘴瞧見。可已經來不及了。

小鷹嘴臉色不自在，驚異地瞧着舒同志，什麼也不說地就順從着他們走；兩個夾住他，舒同志走在後面。

「小鷹嘴，小鷹嘴，」舒同志輕輕叫着。他希望小鷹嘴聽不見，又希望他聽見。

那個回一回頭。

「小鷹嘴，我心裏怪難受的，我恨不得……」舒同志臉子灰白着。「你是我的……是我的……我真痛苦……我奉了公事，我有什麼辦法。……小鷹嘴，小鷹嘴……」

「我知道。」

「你跟我……你是知道的。……我是奉了公事……我真痛苦，心裏像有刀子割着似的。……小鷹嘴，小鷹嘴……」

「你不說我也知道，」那個回頭微笑一下，笑得很慘。

舒同志像給人在胸脯上打了一拳，差點兒沒倒下來。他手掌上淌着汗，身上也全是汗，汗衫像冰似的。

「小鷹嘴，小鷹嘴。」

可是沒什麼話說。好一會他喃喃地：

「你的案情並不重大，並不……你放心不打緊……

你別怕，別那個，別……別……」

他偷偷瞧那兩位同志的臉。可是那張臉什麼表情沒有，滿不在乎，似乎比喝茶還平常。

「小鷹嘴，你別怕，小鷹嘴……朋友得給你設法。

……我真痛苦，小鷹嘴……我真是……小鷹嘴……我

像刀子割着似的，我的心。小鷹嘴，小鷹嘴……」

五

小鷹嘴暫時拘禁在衛兵室，待遇還好。小鷹嘴的舅舅家裏給檢查了一次，搜不出什麼，只有日記本上有些看不懂的話，給拿來了。同時發個公事給小鷹嘴進中學的那縣，叫那兒的黨部會同縣政府查案。

幹麼要把小鷹嘴關在衛兵室，真見鬼。舒可濟一走過那裏，他就像到了製冰廠似地全身發冷。可是每天他至少得經過四次。

老游似乎更瞧不上舒同志了。

「哼，我頂看不起賣朋友的人，」老游喝過了點酒，

因此更起勁。「什麼東西不好賣，要賣朋友……耶穌那

個徒孫，叫做猶……猶……猶……叫做猶太的……猶太不

是五吊錢就賣了耶穌麼。所以猶太沒有好結果：猶太亡了

國……還有埃及，也亡了國……賣朋友的人可以使國

都亡掉，你看……所謂國之將亡，必有妖……必有妖……

……這是亡國禍種的傢伙！人人得而誅之……賣朋友的傢

伙最沒有人格，一定不會有好結果的……你看，猶太！

……還有埃及，埃及，還有南非洲……」

舒可濟似乎沒以前活潑。他不大到圖書室去：他怕瞧

見麻同志。不是辦公時間他也一個人坐在辦公室。只要麻

同志一來，他就裝做看報似的，把報紙擋住自己的臉。

春天對他不發生關係：他的手老是冷着，老淌着汗。

他的心像有心臟病似地老要怔忡起來。他腿子沒了氣力，

膝踝子老打着顫。他拚命去想這是春天，他馬上有幸福，

電熨斗，女人，雨衣。可是這些東西像只是個抽象名詞，

是些搖搖不定的模糊的東西。他幹了些什麼呀，天王爺！

他做錯了事麼？那一切不都是命麼？

每晚都睡不着。每晚都有點耽心似的，彷彿怕有個什麼鬼怪爲難他。他常常怕有個什麼意外的不幸降到他身上。他有種很怪的思想：老想着下一點鐘或者下一分鐘他就得死去了。倦極了閉上眼，就瞧見一張小鷹嘴，對他溫柔地笑着，一會又對他憤怒地紅着眼睛。……

「怎麼能怪我：一切全是個命。……」

小鷹嘴這回事也是命。可是小鷹嘴的命運爲什麼操在他舒可濟手裏；沒有他，小鷹嘴就不會有這回事。他那天到楊秘書那兒去說的時候他就能算到小鷹嘴的命了的。

舒同志無論如何想不透。

幹麼幹下了這糟糕的事？想不透。他想拿宿命論來安慰自己。可是不大容易辦到。既然是命，幹麼他還那麼難受？無論如何舒同志想不透。他想總有個他不知道的什麼東西在後面算明白了一切的命運的；牠支配了他跟小鷹嘴。

每天他一走過衛兵室，他就得想像小鷹嘴在做什麼：坐着還是站着。也許在看書。或者在騎着也說不定。他想走進去。可是又不敢；他一想到小鷹嘴那姿態他就得打寒噤。

同志們都似乎在背後談論他。他感到他的世界忽然小下去，小下去，小到兩只腳尖都站不住了。

「舒先生，舒先生。」

一個勤務在門口緊張地瞧着他。

他回頭。他嘴唇顫着。他想定是他所怕着的不幸降臨了。

「什麼？」

「吳科長找你。」

「哪個吳科長？」

「教育廳吳科長。」

舒同志低聲地叫了聲「啊」：不像是答應他，又不像是個感歎詞。他知道那找他的人是小鷹嘴的舅舅。

「舒先生……舒同志」……舅舅自己跑了進來，一張

苦臉，顫着坐到一把椅上。「我受了大刺激，我受了大刺激。……我真苦極了，我真想不到……」

「要不要喝茶？」親切地問。他嘴唇發白。他打算要

待老子似地待這位舅舅。

「我只要開水，開水。……謝謝你。……大刺激，大

動激。……克駿爲人真厚道極了，你是知道的，你是知道的。……他常對我說起你。他時時刻刻記着你，記着你，他說你生活不好。……我真料不到，真料不到。……他這孩子太好了。……他到我家裏只這麼大。長到這麼大。後來又長到這麼大。現在這麼大了。……我有三晚沒有睡了。我日夜替他營救，替他營救。……」

舅舅把搖搖的手扶着額，眼上堆着淚。

「你是他的老朋友，你照顧照顧他罷，照顧照顧他罷。……這裏陳委員他是我的朋友，他吩咐他們好好照拂他。他說沒有什麼證據，總不大要緊，不大要緊。……我真苦極了，真苦極了。……」

「您放心罷，」他嘶聲說。「緊可不要緊，不……我想不妨事。……我當然得照顧他，我並且還得……還得……」

舅舅走的時候舒同志扶着他到大門外，給他叫了洋車，舒同志窒息得肺都要炸了。他很想把這位舅舅擁抱一下。

「他知不知道這是我……」痛苦地想。

瞧着舅舅的車子跑遠了，舒同志很快地在街上走起

來。散了學的女學生快活地談笑着。一對一對的兄妹倆走着。舒同志全沒瞧見。他的世界裏沒有春天。他的世界裏只有一件東西：死，再不然就是瘋狂。

他把所有的錢去買了些煙捲，水果，罐頭食品，帶跑地走回來，用了最大的努力衝進了衛兵室。

一個衛兵帶着上皮鞘的大刀。和氣地坐在旁邊。小瑪嘴在看着一本什麼「綠野仙踪」。

「小瑪嘴，小瑪嘴，」舒可濟同志喘着氣，眼球上浮着紅絲。「我痛苦極了。我心上像有刀子割着似的。……你怎麼着，飯菜還好麼？」

「優是優待的。」

「我真難受，小瑪嘴，我太……太……怎麼，你安心點罷。……沒一點證據，當然沒關係，對不對。……你得安心……」

「我怕倒一點不怕，」那個冷冷地。

「我真對你不起：我想起那天早上……那天……我們忽然遇見你……我心都疼起來了。……你要什麼吃的？你告訴我。……要不要牛乳？……你裏衣褲可有沒有？」

「舅舅給我帶來了，」小鷹嘴安靜地微笑着，臉色可有點蒼白。「你爲什麼要難受？我知道你的心的。」

舒同志抓着他兩個膀子，把臉湊過去。小鷹嘴把鼻子稍爲撇開一點。

「小鷹嘴，我想起那天早上的事我就得發狂了。……我想起我那天早上……我幹麼要遇見你？……小鷹嘴，全是命。不對，不全是命，對不對；不全是命。……我想起我們倆從前一塊煮肉吃。……你教我游泳。我病了你那麼照顧我，你還給我錢用。……你可記得我們倆打酒喝，我們……我們……老是我們倆，對不對。……小鷹嘴，我心像有刀子割着。……」

他希望能夠一口氣說到明天，說到後天，說到下星期，下個月，下一年，甚至於說一輩子。他幾乎要告訴小鷹嘴這回厄運是他造成的。可是究竟沒說出來。

第二天舒同志到會計科去支了幾塊錢，買了些差不多的東西送給小鷹嘴。他結裏結巴又說了些昨天的話。

他想把小鷹嘴營救出來。他也許可以到楊叔書那兒去說，他那天說的是謊話，只是報告。可是怎麼措詞？——

「報告楊同志，那天……那天……」
這可是辦不到的。

可是他總得把小鷹嘴弄出來。他或者可以跟小鷹嘴逃走：從大門出去，走過兩重門，跑到大街上。或者在衛兵室牆上挖個窟窿，爬出去逃走。或者可以把看守着的衛兵打死。或者……或者……

舒同志手捧着腦袋：他的太陽經在一下一下地跳。

「舒同志這幾天不舒服麼？」麻同志問。

「唔，有點……」

老游在過道上走過，用了可以給房裏聽見的大聲說：

「猶太要領獎了，要陞官了。……什麼人都沒有他那樣得意。……」

這些話似乎老在這面牆彈到那邊牆上。老游走遠了，可是舒可濟還彷彿聽見他說：

「我頂看不起電氣熨斗。我頂看不起走額運。我頂看不起女人。我頂看不起雨衣。我頂看不起不包火食。……」

「老舒，怎麼，不請客了麼？」

老舒翻起紅眼睛瞧着那人。

「老舒你賴是賴不掉的，」那個笑着。「想女人麼，爲什麼不說話。想女人也可以想一下：你要走好運了。……」

於是又放低了嗓子，

「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楊秘書說你……」

舒同志想起他的運命。想起小凜嘴和他的舅舅。想起麻同志老游。想起別人看他的相。想起和對面這同志去抓小凜嘴。……他帶怨地說：

「走開點兒，走開點兒，我人不舒服！」

星期二，衛兵室裏沒了小凜嘴！

「給幹了麼？」舒可濟暈了似地想。

幾位同志在圖書室談着小凜嘴的事：小凜嘴給解到軍

法會審處去了。

舒可濟同志眼睛發一陣黑。

「老舒還不請客？……要走好運了哩。……」

什麼話！舒同志感到受了侮辱。他忽然覺得所有這些精透了的事都是對面這人造成的。這是命，對不對。於是還有種算命的人在對他冷嘲。……他青筋突了出來，兩手抓着拳，咆哮着：

「滾你媽的，滾你媽的！老子……老子……」

他一口氣跑回他的住處，伏到有點臭味的被窩上，抽着肩膀哭了起來。

「我們的命，小凜嘴……小凜嘴……」

(一九三二，三月。)

西班牙的一小時

(西班牙—阿索林)

戴望舒譯

學院會員諸君：

讓我底第一句話是——牠應該是——銘感之辭吧。我誠心地感謝諸君底原意的選舉。諸君代表着西班牙文學的傳統，我也會謹慎地企圖為這傳統盡力。在我所敬愛的諸君之間，我覺得自己被朋友們所環繞着。勞動者對於他底職業的愛，便是在一件不論是「自由的」或「機械的」業務中最關緊要的東西。不論我們所做的工作是什麼，大的或是小的，主要的事是帶着一種熱烈的感情去做牠。一個寒倉的鋪子裏的低微的勞動者，戀慕着他自己底藝術，在熱心地操作着，是和他所成就的東西無關地，應得像一位最有名的藝術家一樣地受人尊敬的。諸君愛我們本國的文學，諸君知道語言底美和純粹，諸君一心專注於藝術底問題。

在諸君之間，我怎樣會不感到滿意呢？在西班牙底諸小鎮上，我曾經時常看着那些在自己底作坊裏的鐵，木，和羊毛底工匠。在近代的世界中，細巧而有耐心的手工藝是在很快地消滅下去了。但是在那些小鎮底作坊中，我却賞識着那些匠人底愛，小心和感心的忍耐。那勞動者底全家分擔着他底操作是常有的事。而那作坊底這樣親切的氛圍氣，是和全鎮底傳統的氛圍氣合而為一的。傳統，從父親到兒子，形成了這些行業，慢慢地創造了又積起了那些運用牠們底材料的技術，習慣和祕訣。而我這個旁觀者所期望於文學的匠人者，便是這些卑微的勞動者底品性，這種傳統的氛圍氣，這種工作的熱忱。文學的工作應該是忍耐和愛。在現時的轉瞬即逝而又有點輕浮的趣味之間，諸君呈

示着美學的理想底廣續，諸君呈示着對於精神底真實的尊榮。牠們也在我們這一個圈子之外，被我們大家都佩服的諸作者所呈示着。這種密接的集合把各種出身的人都連繫在一起。那位我所繼任的學會會員，是從政治的圈子裏來的。

黃·納伐羅·雷佛爾戴爾爺是一位政治家，又是一位熟識世情的人。我現在還能夠看見他——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他——在一所世俗的客廳中。頤長，溫文，爾雅，他是在塗蠟的地板上跨着小步子踱着。周遭是寬大的。那是在海濱。一片微語底喃喃聲充塞了這寬敞的房間。在那些紳士們之間來往走動的，是那些美麗而風雅的貴婦們。黃·納伐羅·雷佛爾戴爾爺，微笑着，向一位美麗的夫人致禮。這位紳士底嘴唇帶着那種獻慫慫是一種本能的人底永遠的微笑。他底頭髮是雪白的；在他那樣的年紀，對於那些疏忽的青年，他覺得自己是長輩，而不甚計較了。黃爺慫慫地鞠躬，把那漂亮的貴婦底一隻手握在自己手裏。他把他留在他底手裏，他是在輕輕地撫着牠。同時，他微笑着，又說着話。談話藝術是一種煩難的藝術。黃·納伐

羅·雷佛爾戴爾爺是一位諳練而巧妙的談話者。他生活得很多。他當過四五次大臣。他週遊過世界。在他底旅行中，他作着觀察而把牠們集成一部書。在他底乾燥的財政研究底餘暇，他諷誦詩歌以自娛。對於一位詩人，他底一個同時代人，他著了另一部書。但是黃爺並不自翊博學，亦不矜誇懂得文學藝術底奧秘，輕鬆地，有味地，他是在和他面前的愛嬌的貴婦談話。一片微語底喃喃聲充塞了那個客廳。大海底空氣從大窗子間流了進來。時間滑過去，平寂地。而在這個時候。在這個生活的時候，面着大海，隨着牠底青色底遼遠，在長天底青色之下，心神是飄越的了。我們拋開了我們底現實的環境。就在這塵世的紛紜中間，就在這輕浮的歡快底旋渦中間，心神是飄越了。眼前的世界消隱了。一時鬆卸了現實的東西，想像便飛舉起來了。我們是在那裏？那無邊的大海所暗示給我們的是什麼？我們是在二十世紀的西班牙呢，還是在以前的一個世紀底？時間是什麼，永恆又是什麼？永恆！音樂底聲音在起坐室中響起來了，一曲悲多汶底奏鳴曲。人們是像影子底影子一樣。他們在世界上浮現了一時，便又消隱了。在

永恆中，從時間之外的一點上看起來（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說），我們，二十世紀的人，和例如十六世紀的人，是同樣的一件東西。從未來期望上來，我們底四世紀以前的祖先，是將和我們被一例看待的。他們底奮鬥和我們底奮鬥是同樣的。這裏，在落日中，臨着大海，擺脫了塵世底桎梏，我們覺得自己是在十六世紀的人們身旁。客廳中的貴婦們和紳士們都消隱了。現在已在歷史上埋沒了的另一些生物是回來了。那造成了這奇蹟的是時間和永恆的思想。在精神底眼前第一個湧現的是什麼呢？戲正要開場了。舞台底幕——在歷史底舞台上——慢慢地往上升，停頓着，我們是在一五六〇年呢，還是在一五七〇年，還是在一五九〇年？我們現在生活着的，是西班牙底一小時。我們在西班牙底生命中生活一小時，用着我們底想像，在這落日中，臨着那大海底遼寬。

老人

我們第一個看見的，便是在一間房裏的一位年老的

人。那間房是在一所灰色石頭的大廈中。在那大廈底長而平直的正面，我們看見幾百扇小窗子。在晴朗的日子，天在牠底澄碧中呈着鮮明之色。那些穹窿形的屋頂差不多是黑色的。岩燕和家燕安靜地，不停地，在那些高塔周圍繞圈子。那幾百扇小窗通光線給許多的房間，臥室，客廳和走廊。足音在石穹窿之下窸然響着。在這風景中的每件東西，都向這巨大的建築物集中。小山是嚴肅的。披在山上的樹林，黑黝黝地聳立着。從凜然的青翠中突出來的那些岩石，有的是非常地尖，有的是可驚地圓。在這風景中的一切——色彩和線條——都可以增加這巨大的建築底堅實和力量。而在天涯，在東南西北四方，伸展着一片浩漫而強大的帝國，密接着那大廈，那大廈中的小小的狹窄的房間。在世界底一切的路上，在海上，在平原上，在山上，無數的人們都在奔走着。那些正走向大廈去的人們和覲見過那所大廈回來的人們。而在那象徵這種使人戰慄的專制的建築物之上，在這平靜而清朗的黃昏時分，燕子是正在環着塔轉圈子，又送出牠們底細小的尖銳的呼聲來。

那老人是在他自己底的房裏。小門關閉着。許多覲見

着和僕人在各房間和各走廊走着。從一個院子到另一個院子，從這一條走廊到另一條走廊，從這一間廳堂到另一間廳堂，羣衆擠來擠去地在探聽消息。羣衆愈稀，腳步愈緩，人聲愈靜。一長列一長列的大房間留下了那些覷見者。而在那老人底房間之前的廳堂中，紳士們和僕人們是沒有幾個。小門關閉着。那老人是坐在一張鋪着深紅色的權布的桌子前面。書籍和文件都堆積在桌子上。一個小小的銀鈴在紅色的權布上閃着光。那老人一時停止看那在他手頭的文件。他把肘子靠在椅子底扶手上，用手托着腮。他底臉兒是蒼白的。他底鬚鬚是雪白的。而在他底眼睛中——鮮藍色的眼睛——我們看到了一種深沉的憂鬱。那老人休息着，默想着。煩憂使他消極了。各種的不幸，痛心，厄運，好像都聯合了起來壓迫他。在房間裏，面對着桌子，在一個神龕上，站着一個小小的聖處女底雕像。五十年中，這個神像自始至終到處伴着這老人。一小時一小時地，一年一年地，這位聖處女看見了他一切的動作，聽到了他底每一句話。這年老的人抬起了他底臉，把臉親密地熱忱地向那神像湊過去。在這老人底周圍，「死」已逐漸

地把他所最愛的一切東西都帶走了。親屬，朋友，忠僕都一個個地不見了。「他所很愛的一切人們底死，他幾乎全看見，父母，兒女們，妻子們，僕人們，大臣們，和很重要的僕人們」——說到這老人的時候，巴爾達沙爾，保爾雷紐這樣說——；「他底所有物上的各種大損失，這一切打擊和憂患，他都用那使世界驚訝的同樣的靈魂來忍受着。」不久之前，人們來把一個最忠誠的僕人底死耗報告這老人。這位把臉兒湊在那神像上的老人，從他底坐位上站了起來。在他底胸前，那由一條細銀鏈繫掛着的金製的小羔羊，在絲絨的黑色長袍上閃着光。那老人站了起來，走到那神像前面去跪了下來。他用一方細緻的手帕拭着從眼裏掉下來的眼淚。突然，那扇小門開了，一個紳士在門檻上現身出來。那老人吃了一驚，很快地怫然而起。那紳士不能動彈地，拘束地在門口站着，臉色變得非常蒼白了。那老人也站着，不能動彈，臉色蒼白。他底眼睛老是凝視着那個門口的紳士。那紳士不敢動一動。於是慢慢地，那個老人——他底手稍稍有點發抖！慢慢地，那個老人說出這些話來：「倍拿維代思，你到阿維拉底屋子裏去轉轉快

樂吧。」那紳士深深地鞠了一個躬，走了出去。房門便去關閉着了。

宮廷中人

可憐的臣僕底生活是一種艱苦的生活。宮中的院落，走廊和各房間，是充滿了臣僕和侍從。他們迅速而小心地到處走動着。在朝房中，在悠長的等候的時間，他們低聲談着話或是默不作聲。他們很疲倦，而當他們站立着又沒有地方可以坐的時候，他們先支身在一條腿上，接着又撐身在另一條腿上。爲了散心，他們視而無所睹地望着窗外，或是凝視着一幅他們曾經看見過一千次的圖畫。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底特別的任務，又驕傲着自己底權力，有些人站在通到房間或街路去的門口。有些人是掌管麵，酒，水瓶，和燈的；還有些人得照料御駕底游幸。更裏邊的那些人都忍受着無數儀節底繁縟。那些可憐的臣僕底生活是一種煩長的苦難。他們常常要仰承主公底心境。如果主公微笑，他們便高聲大笑，如果主公有點憂愁，他們便裝作嗚咽。

這些可憐的人們底留意是一刻也不敢放寬的。一切事情都必須依照一種複雜的儀式做去。就是一件小小的東西，也必須慢慢地，鄭重地，從這雙手遞到那雙手；而又同樣慎重地從那一隻手遞到更遠的一隻手。終於那也有點疲倦了的國王，帶着一種莊嚴的煩躁，把那或許在那時竟已用不到的東西，接到了他底手裏。

在所有的門口都有侍候的紳士們。有幾個有不除去他們底帽子的特權，有幾個却沒有戴帽子站立着的權利。有幾個有走在國王前面的資格，有幾個却必須走在後面。恩寵底最小的增加，也是被人熱狂地接受着的。如果國王，或出於無心，或出於客氣，叫一個臣僕戴上了帽子，則那臣僕必急忙向君主感謝這個施之於他的大恩典。這事見於「愛爾拿尼。」亦見於「加爾西亞代爾·加斯達涅爾。」那些可憐的宮廷中人是沒有休息的。國王沒有了他底侍臣是什麼事也不能做。在洛倍底喜劇「如果他們沒有看見過女人」底第一齣第九場中。一位皇帝帶領了一大羣廷臣，內宮掌管，家宰，廚司，出去行獵。劇中有一個腳色說：

大人，請看看那些

跟着二位國王

祇去娛樂一日的人吧！

克里斯多巴爾·德·加斯諦列訶在他底「宮廷生活底對話及談論」中，講着那些國王身邊的人們底艱苦。御駕底游幸是麻煩到無以復加的。有時候，御駕必須停留在村莊上和小鎮中。不是每一個人都有住處。有的時候他們駕車在路上走，「十五個人在一輛雇來的馬車裏」堆擠着。到了村莊，他們被安頓在「草堆裏和壁角裏。」而且不論在鎮上或是在旅途中，他們必須常常準備，注力，留意。而他們又必須

聽到了司關的呼喚

聽到了喚鈴底響聲

從大廳到小教堂

不住地前行。

虔信

那老人離開了他底房間，走到花園裏去。他左手拿着一串念珠，他不時用右手摸着那插在他腰帶間的一些文件。在花園裏，他停止了。他站着，默看着風景。臣僕們不動地在稍遠的地方站立着。那老人祈禱着又默想着。黃昏在慢慢地爬上來了。生命是短促而脆弱的。這裏的一切東西都表示堅固，耐久：宏大的建築物，堅強而朦朧的羣山，結實而濃密的樹木。對於任何默想的人，世界上的一切東西都帶了生命底轉瞬即逝之思來。一片微風，一縷病人底呼吸，一壺水，都足以把死帶來給我們。死亡在整個宇宙中不停地起着作用。那位在花園中，對着一片風景，手裏拿着念珠的老人，祈禱着又默想着。他底眼睛茫然地凝望着遠處。在這展望中的一切東西，都意味着勢力和權能。而一切東西都是固執地，不休止地向虛滅前進着的。在幾世紀過去了之後，這浩大而可畏的西班牙帝國，將贖下些什麼東西呢？而世界上的一切的國家，在幾千幾千年，幾千幾千世紀的時序中，牠們底命運是什麼呢？夕暮在牠底美麗中降下來了。跟着時間，無量的時間底消逝，世界上的一切的國家將被傾覆了，掃蕩了，像在黃昏中環着高塔

急繞着的那些燕子一樣輕，一樣快。幾年之後，一位僧人將寫一篇關於利那和永恆的論文。世界要滅亡，而定了罪的靈魂底苦痛是不死的。自從在世界底發始時第一個人被定了罪以來，經過了一個個的變遷，一個個的世紀，在他却毫無變遷，一個帝國轉到一個帝國，而在他却祇是一個極短的時間。亞述人在世界上過去了，而在那亡魂却並沒有改變。「最後整個權力和君權都轉到美第亞人手裏，全亞細亞都騷動了，雖然他們支持了三百年，他們却終於完結了，而又轉到了波斯人手裏。後來當世界又混亂了一次的時候，便又轉到了希臘人手裏。後來又轉到羅馬大手裏，那是一個更大一點的變遷；羅馬人底君權也傾覆了，而在這一切世界底轉轉和變遷中，對於那個不幸的靈魂却什麼也沒有改變過。什麼也沒有消逝過。」一切東西都是向虛滅前進着的。如果我們能夠一時向時間之外遠望過去，察看那普遍的崩解底工作，則我們就可以在一個可怕的旋渦中，在火燄和灰霧之間，看見了建築物底廢墟，雕像底殘片，破碎的寶座，斷杖，骸骨，錦緞，珍貝，搖籃，棺槨……并看見在十分的混亂中向永恆混沌地前進着的一

切。那老人默想着又祈禱着。他對着那片風景一動也不動地站着。突然，他做了一個輕微的手勢。一個臣僕恭敬地走過來了。那老人，用一種柔和的口氣，傳諭道：「對拿維代思說，他不必離開我了。」

知道秘密的人

每天傍晚，在黃昏的時候，這位紳士從他自己底屋子裏出來。他是很年老了。屋子是被樹木圍繞着的。整個春天和夏天，屋頂是看不見的，因為被綠葉所遮斷了。從屋子前面的路上，你可以遠遠地看見那城市，從牠自己底黑色的城垣中浮現出來。而在牠底大廈，圓屋頂和鐘樓的上而，大伽藍底開鑿立着。阿維拉，在牠底黝黑的小石上，是在薄暮底晴爽中休息着。這些在秋日是荒蕪不毛的田野，成着柔和的灰色的波紋，迤邐向青色的遠山而去。

那位紳士已從他自己底屋子裏走了出來，而開始沿着那條路慢慢地走過去。他帶着一串念珠，小心地舉到他底胸膛底上部。他底拇指尖（左手的）是放在一顆念珠上。

這位走得那麼慢的紳士——他是很年老了——已經離開了宮廷和牠底虛榮。他在王宮中度過生活；他是國王底一個老僕人底兒子；他侍候了國王底一生。從國王還是一個孩童的時候起，他就在臥房裏當差，拿衣服給他，對他什麼都先意承志；而且老是站在他身邊。這位老人曾經看見過任何別人也沒有見過的东西，他曾經燒掉過沒有一個人讀過的紙片，他曾經聽到過沒有第二個人聽到的話。國君是滿載着重大的秘密的。正如巨大的城壘一樣，這些秘密圍繞着國王一身。史家，批評家，詩人，在幾世紀以後，將各人用自己底方法，熱烈地，不停地使着他們底尖鋤，攻打這些看不見的城壘。有時候這城牆落下了一片，一綫的光明便似乎從這缺口間透了出來，然而這一大圈城壘總還存留着，於是，過了多少歲月之後，尖鋤敲着石頭的聲音便又重新響起來了。在王宮底各朝房中——在事情發生的當時——許許多多的廷臣都圍着那些重大的秘密，營營地着了忙。宮中的那些侍從們低語着；他們伺望着各扇門，以便互相低聲說幾句話；一個人把另一個人領到長廊底遠遠的盡頭，或是領到一扇窗裏，把那可畏的神秘傳告於他。

以後，在家中的爐邊，離王宮很遠，冗談便自由地散播出來了。秘密是受着各方面的打探的。正如後來的史家們和批評家們一樣，那些當代的人們也和那個謎鬥爭着；他們小心地想從牠那裏抽出些渴望着的事實來；這一個居然得到了一小部份的真實；那一個却誇口說得到了全部，而拿給人看的却祇有一小片破碎的字紙；然而第三個人却宣稱——而且大家也常常這樣說——那個可怕的秘密是不存在的，除了自然的，合理的，近情的事情以外，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而當時，那個神秘，偉大而尊嚴，離開了王宮，開始向未來走去，牢不可破地踏着大步，去找尋將來的那許多世紀。

可是在王宮中有一個人，一個卑微的塵世的進香客，却看見了又聽到了一切。在他，秘密是不存在的，在他，事實是很明顯的。這位正在慢慢地作着自己底鄉村的散步的紳士，是自從國王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起就侍候國王的。在那些大人物們爲要對當日底嚴重和緊張施行報復而把牠們破除了的時候，這位老紳士曾經聽到國王底談話過。一個偉大的人物——國君或是藝術家——是整天治着他底聽

務，莊嚴地扮演着他底脚色；莊嚴，凝重，已把他從頭到脚地佔據住了。這樣的一種精神狀態，是會衰弱而虛竭的；就是在童年中養成的久長的習慣，也不能使人避免這種虛竭。而後來在清閑的時期，在一間關斷的房裏，那種拘束便寬弛了，於是那偉大的人物便有了朝廷中人所不知道的那種態度，行動和言語。但是這位向城市那面走過去的老人，却曾經一生都在那王者的房間裏，伴着那在懶散的時期的最有威權的君主。沉靜，寂定，老是留意，他底眼眼曾經看見過一切，他底耳朵曾經聽到過一切。他底忠信是不可破的。踏過幾世紀的那些大秘密，在他却並不是秘密；他從來沒有企望爵祿或是乾俸。當你感到老病了的時候，他懇求他底主人賜他告退，隱居到阿維拉底一所小屋子裏去。從他底主公那裏，他接受到又保持着把念珠舉到胸膛的上部拿着，用拇指尖——左手的——放在一顆念珠上的那種姿勢。

駁雜

西班牙是廣大的。西西爾和沙爾第尼亞與阿拉恭王國合併在一起歸於加斯諦拉王冕之下。公薩羅·德·高爾道巴得到了拿破里。俊美的費力沛和華娜郡主的連婚使我們有了荷蘭。西斯奈洛思在阿非利加佔領了許多土地。查理五世使那「米蘭化的人」服從了。而一整個廣大的世界，也被西班牙人發現了。西班牙底王國，領土，州郡，和城市底駁雜是浩繁的。甚至在半島幅員之內，我們底眼睛也碰到一種如畫的千變萬化。一位歷史家——加諾伐思·代爾·加斯諦略——在數說過國家一統底肇始時的西班牙底偉大之後，更說道：「可是在接受這一統的時候，每一地方仍然是照舊的，各自保留着變化萬端的或相反的，沒有更改過的習俗，固有的性格，自己底法律，自己底傳統。就是各聯邦的地位也不是相等的；有幾個是有多多少少高貴的地位，多少有點特權；有的是自由的，有的却差不多是奴屬；因為那一統是由各自很不相同的推動力形成的，有幾處地方是自願地來歸的，如伐斯恭所自稱者即是；有些是由通婚而來的，如一方面加斯諦拉和萊洪；一方面阿拉恭和加達魯涅；有的是藉兵力而來的，如那至今同國人還很

多的華朗西亞和格拉拿達；有的是半藉正義半藉武力而來的，例如拿伐拉。不僅如此而已，即在一個省中，每一個城也有牠自己底法典，每一個階級也有牠自己底律法。照這樣，西班牙表現着一片權利和義務，風俗，特權和豁免底混沌，那是易於想像而難於分析和整理的。」

那些最駁雜的風景聯結起來造成西班牙。西班牙底歷史曾是一種相反着的熱狂底不斷的紛擾，精神雲圍氣底駁雜，在國家中是和國家地土底變化一樣地大。各階級，各城市，都自相拉攏在一起而爲自己角逐。在中世紀的時候，諸「同胞會」產生了出來。「同胞會」是由各邑參事會和各城市建设起來擁護他們底法律和特權的同盟社和委員會。委員會在「獨立戰爭」中露着頭角。就是在十九世紀中，委員會也是活躍的。在一八四四年，巴爾美思寫着：「我們不能否認，沒有幾個國家能夠呈出這種景像，如西班牙從一八三四年起所呈示的一樣。儘讓一片騷擾從任何一隅起來吧：一個委員會是組織成了，一個綱領已草就了；那反叛的邑宣布了牠底獨立，又勸國家準牠底樣。消息傳播了出去，人民興奮了，又一個城反叛了，不久又是一

個，接着又是一個，於是幾天之後，政府便發現自己已圍困在那個可以一望無餘的小範圍之中了。牠不得不降服退位，於是別一些人便起來掌權了，一篇宣言公佈了出來，諸委員會遞上了牠底賀辭，新政府命令牠們解散，他們服從了，於是戲便演完了。」

我們看見封建制度一直深入到近代。反對着封建制度，那些「舊教的國王們」組織了一個民衆的黨。他們用「神聖的同胞社」底權力去聲援這新的黨。西斯奈洛思幫助人民去反對封建制度。在他底攝政期間，從一五一六年到一五一七年，他手創了一種民軍，去幫助他們。而且我們甚至在十九世紀，也還看見由那些民衆的黨所組織的民軍。那常受人營求的，便是在國家不統一之中的對於最高「權力」的聲援。那精神的雲圍氣——正如我們所談過的一樣——是像土地一樣地變化萬端。而土地也這就是萬端的變化。在西班牙底國界之中，有着每一種歐羅巴洲底風景底模型。我們有完全是霧和陰影的浪漫的風景，和充溢着光的古典的風景。加斯諦拉，伐斯高尼亞，萊房德，把同時古典而浪漫的景色呈獻給我們。有一叢白楊在青色中

把自己烘托出來的一片大平原，是像伐斯高尼亞底鬱鬱蔥蔥的碧色草莽一樣地美麗。西班牙底草木是非常地豐富的。在那漫蔽着歐羅巴的二萬種植物之中，伊倍利亞半島倒佔有不下一萬種。而且就是同樣的一種植物，這一區和那

一區也有着各別不相同的性質。那在乾燥而高雅的萊房德底山上呈着蒼白的薑色的拉房達花——主的花，在壯大而莊嚴的瓜達爾拉馬便呈着更濃的紫綠色了，而一切的草木，在萊房德是優雅瀟灑的，到加斯諦拉便顯得嚴肅的了。

詩集的徵求

近兩年來，我對於中外現代詩很感興趣。我國新詩集自胡適的嘗試集以降，至今無論書局或個人印行者，爲數必然很可觀了。只是我所能得到的，祇有現在的各書局中所能買到的，其他已絕版或私人印行的，均無從羅致。我很希望這些詩集的作者能將他們的著作檢惠一份，使我可以藉此對於我國近十年來的詩看一個全豹，或許，如果可能的話，我還想給牠們編一個詳細的目錄。（施蛸存）

前哨兵

魏金枝

一

說起前哨兵的爲人吓，真是燈芯那般軟，燈芯那般脆，膽子呢，又比綠豆還小。譬如說，你叫他夜裏放水去，他總應道：「去！」可還是站着。於是你又問：「爲什麼還站着？」他就一定說：「我怕鬼！」那末他說的「去」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說：「我們一道去吧！」

於是人家都知道他怕鬼。一天夜裏，一個田主摸進他老婆的被窩裏去了。

他自然沒見過鬼，可也知道鬼是沒有脚的，鬼的身子是冷的。他一摸便知道是個人，不過因爲他怕鬼，所以纔不敢起身。氣呢，真氣得手脚都發抖了。

於是那田主竭力安慰：「呆子，是我吓，不是鬼吓！」

「我知道的！」前哨兵應道：「我知道你是誰，所以我才氣極了。」

那田主覺得好笑，更和和氣氣的勸他：「不要氣！我也因爲怕鬼吓，今天喝醉了，又從這裏走過，於是便躲進來了。」

「我忍耐不住了！」前哨兵把脚在牀上搖擺。「我要走起來了，我要邀隣舍大家來捉姦了。」

可是離隣舍還得很哩，最近也有三四里，他在黑夜裏敢走這樣遠的路麼？所以他終於假裝睡着了。

他因此祇有一個願望：「不要就做那宗事就好了；」——直接到明天吧，明天他會自己懊悔也說不定的。」

明天自然還是屈辱，後天也是，……直到他在老

婆牀頭裏發現一包老鼠藥，於是他知道要被藥死了，才悄悄的逃進游擊隊。

隊裏自然有人問他：「你爲什麼逃來的？」

前哨兵拍拍腿，老老實實的問道：「那包老鼠藥吓！唔！死人我是沒見過，連血也沒見過，因爲我怕；藥殺的老鼠是見過的，那畜生簡直不願死似的還睜着眼睛吓，我想牠在尋找藥死牠的人啦。可是那女人要把我像老鼠般藥死阿！」

說起女人，一個沒討過老婆的便接着問道：「那末，

那女人胖麼？」

前哨兵雖然怕老婆，那宗事還是使他奮興，於是他的外形容得出神些。「呵！胖的很哩！又胖又滑，你不知道那種滑法的。有一天我要抱她，她避了，好像筷子夾着芋乃啦！」

因之同伴們大笑。同伴們因之喜歡他。

祇有隊長小老胡總是一張死死的板臉，前哨兵最怕他。所以小老胡一走過，他便停止說笑了。那時候，倘要前哨兵的話盒子再打開來，就必須去逗逗他。譬如說：「有

機會的話吓，我們要給你弄個更胖更好看的女人了，那時還要慶賀你啦！」

於是他又笑了。

可是你是答應給他女人吓，他後來也會想到老鼠藥上去，於是他搓搓手，以爲真果要硬給他一個女人了。這也使他爲難的，倘使沒事做，那宗煩惱就一直會延長好幾天。

看他煩惱得太很了，他們祇得和他說：「你以爲我們真的給你女人麼？我們的灶頭還築在腳船肚裏，老婆也摔在腳船肚裏麼？」

「好了！」於是他又快樂了。「要女人做什麼，真的想想那宗事情就不舒服的。」

不談女人談什麼呢？

於是他們做起小孩們常做的摸暗貓，種荷花，以及別的一切遊戲。這使他十分開心，開心得躺在草地上打滾，又直着喉嚨狂呼：「開心透了，我開心得要死了。」

「也會有不開心的時候的。」終於有人通知他。「你看吧，小老胡又在忙忙這，忙忙那，我料得到也要你出出陣哩！」

「爲什麼吓？」他問。

「爲什麼？自然爲着人多了，槍太少，我們要去繳他一些來。」

因此他又不安了。「我祇要和和平的，常是和和平的就夠了。」

「那末就聽別的人給老鼠藥藥死吧！」

想想那老鼠藥吓，於是他又承認了。「那末救他們好了。」

「那末，所以要開火了，」對手懶懶的問道。

前哨兵看看同伴們有些不高興，他向太陽打個噴嚏，於是跳起來，裝出很高興的樣子說道：「真是啦，我不過騙騙你們的，難道我真怕開火麼？看吓，這樣的，把游艇推開來，放進子兒，又扮好游艇，於是「白」出去了。」

「可是你就打死人了！」他們又逗他。

前哨兵雖然心裏動了動，後來却回道：「反正我沒見子彈着在什麼地方吓！」

「那末肉搏的時候呢？」他們問。

「肉搏的時候？」前哨兵抱着頭，他簡直有些昏亂了。

「用刺刀刺過去吓！」他們教他。「倘使你不刺過去，他們就刺死你，轉手就來刺我們別一個了。」

這宗事最使他煩惱。在他想，刺死他自己也算了，爲什麼又刺別同伴呢？於是他看看那些同伴們，又想想倘使他不刺過去，那些同伴們因此而被刺死的情形，他心裏酸溜溜的難過起來了。

他終於擠滿一泡淚水，孩子似的回道：「倘使他們真會把你們刺死，我也一定會刺過去的。」

於是他們止住他的淚，接着討論起各種各類的槍械，各式各樣的用法。前哨兵也很喜聽那種事，因爲他那枝槍的游艇有些壞了，他也想得枝好一點的。

前哨兵又快樂了，快樂得跑東跑西，有時就簡直碰在別人的身上，於是他行了個軍禮，又拖住那被碰者的袖子說道：

「我想明白了，我多高興呵！」

二

墨黑的一夜，北風嗚嗚的吹着，前哨兵終於跟着隊伍出發了。

X軍總不願和這些拚命的游擊隊接觸，所以一得風聲便從西門溜走。

離西門外不遠是個畚箕谷，X軍就暫時躲藏在那裏，倘使游擊隊再衝上呢，那末他們便踞高打下來了。

所以等游擊隊衝進城，所有的槍枝都已帶走了。

隊長小老胡看情形不對，也就把隊伍悄悄地带出東門外。

前哨兵原想出手碰碰運氣，現在却仍被帶出東門去，心裏不舒服，便嘴裏嘖咕起來了。

「原說我膽小吓！」他一路埋怨道。「我可不做那種蠢事的。那畚箕谷離城並不遠，我知道，至多不過三四里，跑了四五十里來，這三四里就不跑了，那種辦法真不對！」

「誰在說話？」黑暗中一個聲音喝道。

他知道喝的是小老胡，可是想想小老胡平日是威嚴，而現在却也膽小了，帶走了他們，他心裏更加憤憤地，嘴裏也嘖咕得更重些。

聽着嘖咕，於是後面的一個槍柄拄了他一下，前面那人的手也摸摸他，想叫他靜一些。

前哨兵却真的動火了：「你叫我不說話麼？你也膽小麼？我是說得有理的，我不能受你們的運動。」

小老胡聽見了，跑近他身邊問道：「那末蠢子，依你怎麼樣呢？」

「依我麼？依我末返轉去！」

「你道我怎麼辦呢？」小老胡還未等前哨兵回答，又用手在前哨兵的肩上拍拍，說了聲「看吧！」便向前跑過了。

於是隊伍向左轉向左轉，就這樣轉到了東北二門的城邊，大家把背脊貼住城牆。

前哨兵摸摸城牆，才知道又到了城，擠擠旁邊的一位同伴：「你看那妖精吓，他又領我們到城邊來了。」

「可還沒有你那樣敢勇吓，依你是要打上畚箕谷了。」那對手打趣他。

「一點都不。」前哨兵當真反駁道。「那總是等在這裏省力些，唔，等他們趕出來吧！」

那時候小老胡在派東西北三門的步哨，前哨兵却還是議論，於是另一個同伴罵道：「聽聽命令吓！說這些空話

，還是去做前哨吧！」

前哨兵受不下這恥辱，他便立刻跑去擔任那差使。

小老胡仍舊用手在他肩上拍拍，然後搖搖頭。「反對選兵的是你麼？可是當前哨吓，那就用不着你這莽夫。」

前哨兵碰了這釘子，眼前爆出了火花，隨即憤憤地問道：「爲什麼？」

「蠢子，我說你是個莽夫，這就是了。」

前哨兵更生氣了。「那末莽夫究竟做些什麼呢？」

「譬如說：吃飯，開鎗，此外就多說些笑話吧！」

可是小老胡終於答應他一個東門外不甚重要的前哨。

不過在前哨兵正要出發之前，他又加上第二個命令：

「記住，倘使有間諜呢，必須抓到這裏來！」

「睡著，那你留心我的手鎗吧！」

「好了！」前哨兵喊道，「還是快點指定崗位吧！」

於是前哨兵就站在東門外的一個墳堆邊。

那種地方有鬼是很可能的，那裏有一堆堆的土饅頭，暴露着的薄皮棺，墳樹上吊着的死貓貓，還有死狗，死小雞，凡是沒用的東西都堆在那裏，鬼就常在那種地方做窩的。

最難熬的還是那些死葉子，牠們總想爬到樹上去，於

是「悉索悉索」的儘在地上走動，彷彿有人走路似的。

還有呢，那些在樹上打瞌睡的鳥吓，一聽到什麼聲音便「杜」的飛去，然後又拍拍翼子停住了。那種拍法，真令人想起吊死鬼在拍芭蕉扇吓！

前哨兵起先沒注意到，後來可越想越怕了。

「可是逃回麼？」前哨兵問自己。「這可糟啦，他們要笑死啦！」

後來他又想，譬如真正他一逃回，而那些狗子們便來了怎麼辦呢？不會把子兒從背後打來麼？

等了一歇，一個聲音在他耳上響了。「蠢子，有我們吓！」於是前哨兵點點頭應道：「是的，我會喊起來的，於是你們便來了。」

於是他拍拍胸，挺挺腰，他又屹然的站住了。

他自己定定神，壯壯膽以後，腦子也清楚些，知道叫喊也是不對的，譬如說叫喊了，不會給人知道他膽小麼？更糟的是，倘使給城內狗子們的間諜知道呢，那末一定，他們便會從上城打下來，連同伴們都會打死的。於是

他發發肩，張開眼，豎起耳朵，伸長鼻子，他注意他的四週。

正當那時候，一種聲音傳到他耳朵，悉索悉索，遲鈍而勻整的，彷彿並不知道有前哨兵在站着，牠竟泰然向前哨兵走了來。

「這可怪啦！」前哨兵立刻蹲了倒去。接着他心裏罵道：「你這瞎眼的畜生！」

一個黑影子漸漸晃過他眼前，模糊的像個黑「小」字。前哨兵眼睜睜的望着黑影子，一面報告自己般想道：

「唔！他穿着鑿殼鞋哩！……細梭細梭的還纏着稻草哩！……鼻裏吱吱呼呼的怕冷吓！……挑着水桶，身子偻着吓！你聽！咳嗽着呢，是人啦！」

於是一切疑慮都過去了，恐懼也過去了，他立了起來，隨着來人同樣的步驟跟了走，像貓跟一隻老鼠，他想法去捉住他。

可是他問自己：「那末抓在那裏呢？」想到這裏他發抖了。他把鎗從右手換到左手，又換到右手，總沒有一個妥當的辦法。

「還有別的問題啦！」後來他又想，所以又把已經伸出的手縮了回來。「抓住他的頭吓，他會反抗的；脚呢，最穩便也沒有了，可是他還有嘴巴吓，他會喊吓！」

前哨兵真心急得要裂開來了，抖也發得越利害了，他幾次想把鎗丟去，這樣他便可以把兩手同時撲上對手肩頭，可是丟了鎗也與廢，丟了鎗後，他便和對手是同樣徒手的一個人了。於是他祇有一直跟了去。

漸漸的走近江邊了，那是個盡頭，前哨兵應該立刻決定下來了。

來人彷彿仍沒有注意到他，一面吱吱地呵氣，一面把第一隻水桶放下水去，接着第二隻。

這當口，一個明晰的念頭鑽進了前哨兵的腦子，他提起鎗來，預備毫不費事的把來人推下水裏去。

那聲音可又來了。「抓到我這裏來！」前哨兵立刻停住在那衝鋒的姿勢上。於是來人正提起

第二桶水，他迴轉身來，就看見跟前哨兵的黑影子。

前哨兵不知怎樣去捉，却已捉住了，就因為對手毫不反抗吓。何止不反抗呢，反而嗚嗚的哀求了，并且自動跪

倒在前哨兵的眼前了。前哨兵不敢怠慢，馬上在來人身上解下一條帶子來，縛住了他的手。

那種不反抗的俘虜，實在使他覺得一些不舒服，換句話，他不相信那是個間諜。因之他開始蹲下去摸來人的臉，考量那是怎樣一個人。這之間，他摸着一蓬鬍鬚，又摸着一把淚水。

「唔！老兒！」前哨兵問道：「你出眼淚哩！」

「饒……我……！」

「饒你麼？因為你做得好間諜麼？」

「我……是……磨……豇……腐……，挑……水……！」

前哨兵正正經經的喝道：「磨豇腐的？挑水的麼？好啦，你當我養子吓！」

「騙……你……打……雷……！」

「我不信的！」

「黑……夜……，怎……麼……辦……？荷……荷……，你……開……！」

「好，開開你吧！」

於是前哨兵果真開他的頭，手，並且解開他的衣，一處一處的開過去，那種生腥氣告訴他真是個磨豇腐的。

「那末真是磨豇腐的？」前哨兵心裏先有些軟了。

老兒就反駁似的答道：「爲……什……麼……不是的？荷！」

荷！」

嗚嗚的哭聲又在前哨兵對面響起來了，哭聲裏自然又夾着許多話：譬如說祇有一個老對手吓，祇有一個兒子吓。……還有呢，那可以想得到，一井豇腐店裏有什麼，簡直說一句，祇要這老兒一死，全家都得死。

這之間，前哨兵的腦裏立刻見過小老胡的影子來：那一臉橫皮肉，那殘存的一隻紅筋眼，那高高的額骨，他說不定無須用那手鎗，就單祇一隻手，便會有在一個人身上掀斷他的肋下骨那種力。所以前哨兵想，無論這老兒是否間諜，倘給小老胡抓住了敲問一敲問，那就準準沒命的。

「怎麼辦呢？」前哨兵立起來透了口無奈的氣。可是他脚下，那老兒却越哭得傷心了。

前哨兵單祇被人拯救過，却永沒救拯過人；現在這機會擺在他眼前了。他無意的用手去摸摸那老兒的頭，彷彿他在撫慰一個小孩。

更想想那死老鼠不閉的眼睛吓，死老鼠嘴裏流出來的

血吓，他也發抖了。「爲什麼要殺一個無罪的人呢？」他責備自己。

於是他心酸，他想哭，腦子裏已沒有小老胡，也沒有背後的同伴，以及活活的游艇，西門外的春箕谷，祇有一個身前的無辜者。

接着他聽見一句話：「我會放你的！」那語氣嬌媚得連他自己也吊下了眼淚來。

終於前哨兵把老兒的頭推開去了。

於是對手從地上爬起，立住，把臉正正的對住前哨兵。前哨兵不知道對手在想說話，還是用鬚髭親到他臉上來，祇覺得一個黑大臉接近他了，那呵出的熱氣也吹在他臉上，使前哨兵知道他和人類接得這麼近，倘使他不稍稍自己矜持，他真要把那頭擁住在自己懷裏了。

可還沒等前哨兵再考慮一下，也沒開放縛，對手已一旋身溜走了。

那迅速的逃者也似乎會給前哨兵心裏鬆一鬆，然而立刻，別一種恐懼又抓住他。他耳上又響起小老胡的話，又想到那或者真是個間諜，於是他馬上勒轉身子，隨着逃者

的腳聲追了上去。

可是擺在他面前的祇是一個深黑的城門洞，牠開着口，響着囂囂的風聲，彷彿一個無底的淵，惘嚇他，又誘惑他，那逃者呢，却早已連影蹤都沒有了。

他立住了，憤怒地咬咬牙齒。他永沒這麼憤怒過，甚至他想向城門開鎗。

他敲敲自己的腦袋，他沒有辦法，祇有一個思想還在搭救他，那就是「讓他不是間諜就好了。」

前哨兵茫然的在地上徘徊，他的手軟了，他的身抖了，他的心七上八落的交叉着兩個念頭：有時想想那生腥氣使他寬心，有時想想那迅速的脫逃使他恐懼。

他幾次想把自己立得直些，再把快到手的鎗枝，以及站在背後同伴們的友情來哄哄自己，却越覺得鎗枝的希冀越淡，那些同伴呢，也越遠越模糊，并且對他避開鼻孔了。於是他的背越酸，腿越軟，他要立不住，他要死了，他要沉下去了……

突然西門傳來一聲告警的鎗聲，將他立刻驚醒了。他隨着旋轉身，一面自語道：「我非去報告不可！」

前哨兵還沒跑到自己的隊伍，第一顆子彈從城上射下來了。

那靜寂中的暴裂，黑暗中電般的一閃，使前哨兵腿一軟馬上跌倒在地上了。接着是第二第三……雷雨般的火箭向城下射擊，城下也照樣的還擊。前哨兵雖然立刻爬起，他已不能想，不能判斷，祇無意識地扳動鎗機，向城上射去，又開游艇，又裝，又射……

「沿城，向左退却！」他聽見小老胡的口令。

前哨兵可不知道向左是怎麼轉，祇看見城上的火箭漸漸的和自己離開，於是他就追近去，照樣是裝子彈，射……裝子彈，射。這之間，似乎有誰告訴他，祇要他跟着火箭，和火箭抵抗，那便和敵人接得越近，也和自己的隊伍在一塊了。

間或也有子彈向前哨兵射來，可是他不知道這會於他有什麼傷害，彷彿他在遊戲，他在水裏和人鬥水，祇要潑去，追上，這就算了，至於人家對他的攻擊，那不過一種當然的反抗，倘使他能勇敢的攻上去，同時便會停止那種反抗的。

漸漸的他把子彈用完，那城上也早把他忘記了，他這時才認出天已經微微的發亮，城上的鎗聲也停住了；可是同時，也不知道自己隊伍退去的方向。於是他暫時停住自己，把自己牢牢釘在原立的地位上。他不敢移動，怕一移動，便會把原認定的自己隊伍的方向弄錯。然後，他以飛快的速度向前跑去。

他是昏亂的，不知道自己沒有心肝，有沒身子，有沒魂靈，祇如一陣風，或者光光的兩腳在地上走就是了。自己知道有什麼罪孽麼？更不，他的腦子是沉重的，又是空！空！空！單像向低處流去的水，有路時便走，碰到山時他便轉灣了。

三

他茫然的衝進自己的隊部，全沒看到衣上的泥濘，血跡，或者什麼傷處，以及同伴們的臉孔，便丟了鎗，一塊糖似的融解在牀上了。可是他並不能立刻睡去，他呆張着眼，耳上嗡嗡地響着許多聲音，腦子也如一塊鉛，重重的壓住他的頭，總之一句，他不能主宰自己的一切官能。

他不相信自己躺在牀上，他以爲仍舊在裝子彈，射擊

，走路，轉彎，雖然有個暫時使他癱軟，突然又聽見小老胡留心手鎗的話，於是他又被驚醒，繼續裝子彈，射擊，走路，轉彎，這樣循環着，沒有太陽，也沒有夜，他永遠在掙扎。

他更不相信自己已經睡去過，然而不相信是沒用的，他的胸脯上已經扎着白布，在身邊又摸出鮮紅的血，又有些零碎的痛楚刺着他，在其中還聞着幾陣火熱的極痛的抽搐，於是他才知自己已經帶了花，被這一嚇，他又暈眩得睡去了。

然後他又覺得口渴，又在抽搐，他張開無力的眼，宛轉地動着，他想找出身上可以着牀的一部分。

於是「唉！」「唉！」的別人的呼聲鑽進他耳朵。

接着又一陣「淅淅」的痛聲。

「這是怎麼的？這是……。」他嚶語般喊。

一個老衛生被驚醒了，他從屋角裏走了來，用手摸摸前哨兵的額角，仍叫他靜靜的睡去：

「呵！呵！莫響，現在一切都好了！」

前哨兵的順從，還不如說是無力吧，他看看老衛生憂

愁的綉臉，他又躺下去了。

接着他想忍住一切來凝思，可是一陣潮般的痛楚，又把他的凝思淹沒了去，他不能主宰他自己。這種情形使他非常煩惱，後來連自己是否活着都懷疑起來了。

「我還活着麼？」他向牀邊的老衛生問。

「自然活着的！」老衛生回答。

這使他安心，他又靜了一忽。

「你要臉麼？你！你祇是丟了兩個手指，你就哭了！」

前哨兵聽見一個斥責的聲音。

「兩個手指，兩個手指難道不是肉麼？」又一個帶哭的回答。

「我難道說兩個手指不是肉麼？可是你想，別的還有傷在肺葉子的人吓！兩個手指斷不會比一片肺葉子值錢的吧！可是你哭了。你不能靜靜麼？你不知道哭是使人傷心麼？」

前哨兵在半睡狀態中驚醒來，支起身關心地問道：

「傷了心肺的是誰呢？」

老衛生重新又使他躺下，用被給他蓋上，然後又去擦

擦自己的眼淚，他回道：

「沒有的事，沒有，祇是子兒從肺葉子邊擦過了。」

前哨兵顯然還不知道傷了肺葉子的是他自己：他接着

惻然的問：

「那會死麼？」

「不會的，已經脫險了！」老衛生告訴道。

「丟了另外的人麼？」

「不多，四五个，可是你該靜下來，靜下來，呵！

呵！」

前哨兵竟然非常煩燥，他又憤憤的問道：

「老是「呵呵」的，那有什麼用，告訴我，那是究竟

怎麼敗下來的？」

「那也要我說麼？」老衛生回答。「不是你自己也在

前線麼？總之一句話，我想是走了風，於是我們……，謝

謝天，現在一切都過去了。」

一個明晰的記憶掠過前哨兵的頭腦，他記得曾派做前

哨，他放過一個人，後來子兒從城上射下，同伴們退却，

他追，……記起已往的一切來。於是他突然的坐了起來，

一把執住了老衛生的手問道：

「你想是誰放了風？」

「我不知道！」老衛生惶恐地推開手。「放了我，小

老胡正在偵查吓！」

前哨兵彷彿已經窺見一個放風的奸細，而這奸細又好

像不是自己，他馬上從牀上跳下來，一面推倒老衛生，一

面衝出寢室，大聲地喊道：

「我知道的，我知道那個人。」

小老胡正怒惱地坐在自己的房裏，托着腮，咬住嘴唇

，用那獨眼凝視着什麼。前哨兵昂然的跑近去，緊緊的摠

住對手的臂膀。

「打死我吧？」前哨兵喊道。「我放了一個間諜。」

「你放了間諜？你怎樣放了間諜？」小老胡立起，用

手搖搖前哨兵的肩膀。

「打了就算了。」前哨兵不耐煩地催他。「我現在不

蠢了，我不願再講那種丟人的蠢事了。」

小老胡威嚇他：

「不講吓！我無論如何也不打死你！」

前哨兵無奈，祇得講了那經過。接着問道：「現在總可以打死我了！我求求你，我忍不住那種心裏的難過。」

小老胡把他狠狠的釘了兩眼，看看對手那副自疚的蠢相，他憐憫他，又恨他，可不願打死他，於是隨手拿了枝殺子的手鎗給他：

「拿去！自己打吧！」

前哨兵揩揩眼淚，真的把來往在太陽穴上，「咯」的一響。他以為自己死了，被赦了，便委倒在地。

這使小老胡也忍不住笑了笑，一面吩咐老衛生：

「唔！你看這蠢東西！仍舊給他好好的看護起來吧！」於是前哨兵又活了轉來。

詩五首

戴望舒

過時

說我是一個在悵惜着，
悵惜着好往日的少年吧；
我唱着我的嶄新的小曲，
而你却揶揄：多麼「過時」！
是呀，過時了，我的「單戀女」
都已經變作少婦或是母親，
而我，我還可憐地年輕——

年輕，不吧，有點靠不住。

是呀，年輕是有點靠不住。

說我是有一點老了吧！

你祇看我戴帽子的姿態，

牠會告訴你一切，而我的眼睛亦然。

老實說，我是一個年輕的老人了：

對於秋草秋風是太年輕，

而對於春月春花却又太老。

印像

是飄落深谷去的

幽微的鈴聲吧，

故居

李一冰

今天，我偶然走過自己故居的門口，在那條狹小的可是十分清靜的小巷裏。一直的圍牆仍是塗着藍灰色的，而牆腳下的青草在這樣底春天又是那麼青碧的長成了。從大門口望進去，仍是先見到那頂高的露台，露台上，黑鐵欄干，晶明的玻璃欄，而左面仍是那株梧桐樹高高地立着。

我小小地逗留一陣，於是我跟同伴琪說：「我孩子時候，我們是住在這所屋子裏的。」真的，我住這所屋子是自從七歲那年，父親患着肺病死了以後就搬來底，一直到我十五歲的那年纔搬出；我是分明地記得的，新搬進去的時候，小孩子所最心愛的是那高高的露台，是那高高的梧桐樹了。

我離開這所屋子是有六年了，可是，我今天看到的，與六年前是沒有異樣，一樣地清淨，一樣地寂寞；似乎每天的夕陽從梧桐樹梢上慢慢地消隱，每次的新月冷冷地照着露台，每次底霖雨在那白鐵皮的露台上敲擊的聲音，都一樣地在行續。那一樣是舊時的光景罷？那些景象是爲一個寂寞的孩子所十分熟悉，十分安享的哪！

在這兒的記憶還是那麼新鮮，還是那麼含着一種迷人的味，深深地引人嚮往，充溢着一種纏綿之情的童年追憶，總有一種無限親切的感念，似乎有一縷微笑在心

是航到煙水去的
小小的漁船吧，
如果是青色的真珠：
牠已墮到古井的闇水裏。

林梢閃着的頽唐的殘陽，
牠輕輕地斂去了
跟着臉上淺淺的微笑。

從一個寂寞的地方起來的，
迢遙的，寂寞的嗚咽，
又徐徐回到寂寞的地方，寂寞地。

前夜

——一夜的紀念，是明曉。

頭蕩漾，是永遠地一想到的時候給那麼勾人銷魂的。

可是，我總得說我底童年是十分黯淡的，是一個七歲死了父親，在一個永遠愛戀着的母親的手上，撫育成的寂寞的孩子。不過，那豐富着少年愉悅的記憶是固然可珍，但是，我相信，即使是這童年在無限寂涼中過去的人，偶然一朝記起他那短短的年分來，也總是懷着可珍的驚異的微笑的。像我自己的童年記憶，只有十歲以後那幾年，還有一些瑣屑的回憶，十歲以前，那真是不能清楚的了，十二三歲的事情是整個的寂寞，想來會使人惘惘地微笑底，十歲以前的事，從母親嘴裏知道的，是父親坐在屍床上的時候，時常會坐在椅子上嗚嗚地哭個不休的，另外，那是一個體格不健康時常害病，十分沉默，十分冷落底一個孩子，似乎是在小小的年紀，已經經受了人間的寂寞味，我回憶到我底童年，我常是那麼好奇的想。

我們是一個人丁寥落的家，除出另住在鄉下養病的祖母外，在家裏的只有一個臉上永遠帶着病容，帶着無限抑鬱，却是每天低頭勞作的母親。另外，一個姊妹，是溫馴得像貓一樣的姊妹。

清晨，我到一個地方去念書，黃昏時候回來了，伴着姊妹去做一點靜悄悄的玩意，有時候，也有我一個人做點怪無聊底事，靜靜地。若是一到天色暮下來的時候，那堂屋裏總最先黑黯起來，陰森起來，母親姊妹做晚

在斯登步爾啓碇的前夜，
托密的衣袖變作了手帕，
她把眼淚和脣脂拭在上面，
要爲他壯行色，更加一點粉香。

明天會有太淡的煙和太淡的酒，
和磨不損的太堅固的時間，
而現在，她知道應該有怎樣的忍耐：
托密已經醉了，而且疲倦得可憐。

這有橙花香味的南方的少年，
他不知道明天祇能看見天和海——
或許在「甜密的家」裏他會康健些，
但是他的溫柔的親戚却要更瘦，更瘦。

飯去了，那我一个人是最難堪，最寂寞的時候了，我怕黑黝黝的空洞的屋子。我更怕這將要上燈的陰慘時分；於是我想走到那株梧桐樹下，看天上將要掩蓋了的夜幕，看一陣陣從天上斜飛過去的歸鳥，口裏哼着一些短歌。我不敢走進屋子裏去，心裏是十分沉重，像是有着無限哀愁底的人，在院前閑步。

有時，則倚着門口，看零零落落底行人和買販的歸去，每天，每天，全是那麼憂鬱地捱過這難堪的時候。好久，堂屋裏一盞煤油燈亮了，透着滿明的火燄，於是，就可聽見姊姊在喊：「晚飯啦，晚飯啦。」那我們就在劈劈燈火下，三個人冷冷靜靜的喫飯，有時候，母親會忽然抬起眼來看我一陣，「X同我是一天真見不到多少時候啊！」那麼說後，總會異樣地寂寞的歡笑。這是真的，我和母親底見面，只有在晚餐時的一會兒。這似乎是在幼年時候，陰鬱的家培養成的孤獨底脾氣罷，照這樣寂寞底而又是那麼充溢着愛底情景，現在我還是非常清楚的。

晚上 我是照例要走過三四條街燈零錯的花巷，去讀夜書，回來了，我大概躺上了床。有時候，太早了，我就會床上讀些閑書，讀完一節後，惘然看着搖搖的燭火，十分寂寞，而那時讀底書，「紅樓夢」我是記得的，讀過八遍——寂寞的孩子，算沒有旁的遊戲了。

姊姊，也是那樣無聊的樣子，可是，她確是一個溫

款步

答應我繞過這些木柵，
去坐在江邊的遊椅上。
嚙着沙岸的永遠的波浪，
總會從你投出着的素足
撼動你抵緊着的嘴唇的。
而這裏，鮮紅并寂靜得
與你的嘴唇一樣的楓林間，
雖然殘秋的风還未來到，
但我已經從你的緘默裏，
覺出了牠的寒冷。

有贈

剛可親的人，然而，她總用着大聲大氣講話，有時大笑一陣，有時惱了她，就幽幽地哭个不休。她是一个好人，可是，總不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孩子，也不是一个頂頂快的遊伴哪。

另外有兩年，我身體在一大病後，衰弱透了，於是，我停了學。這時候，我整个生活是無聊，那時候我是住在靠著露台的那間廂樓上，整天是冷靜，是寂寞，日子靜靜地流去，於是，我靜靜地每天寫些字，學曹全碑，一个个大字臨摹在捶油紙上，讀了許多筆記，詩集，傳奇詞曲；於是，我更寂寞了，每天看太陽從東牆上垂下來，又看着翠梧桐樹梢上慢慢消隱下去，聽雨擊露台的聲音，晚上，聽小巷裏叫賣的聲音，聽命卜的人彈着三弦的那淺淺調子，無限的蒼蒼，纏綿着小小的靈魂；於是，該豐富着天真情趣的童年，是匆匆地遠去了，遠去了。

整个的生活，順着時間的慢慢的培養，那些無聊，那些寂寞，實了我的少年，接受了一顆易于感傷底心，變成一个十分肥弱，無限衰弱的孩子。我還記得，當着一個晚上，母親偶然講起父親底死，講起過去家庭的熱鬧，講起父親在日愛我們孩子們底故事，我竟偷偷地掉眼淚，做一個孤獨的孩子時常做底事了。

童年，似乎每一個人想來，都會發生一點相當愉悅的；可是，我是總用着悠悠的神情去追憶，既不過分哀

誰曾爲我束起許多花枝，
燦爛過又顛頹了的花枝？
誰曾爲我穿起了許多眼淚，
又傾落到夢裏去的眼淚？

我認識你充滿了怨恨的眼睛，
我知道你願意絨在幽暗中的話語，
你引我到了一個夢中，
我却又在另一個夢中忘了你。

我的夢和我的遺忘中的人，
哦，受過我的私自祝福的人，
終日有意地灌溉着薔薇，
我却無心地讓寥寂的蘭花愁謝。

終於已往的時日，終也不能十分愉悅的，而是帶着一種嚮往的深情，於這草草收場的童年，寂寞地瑣瑣地記起來，只覺得那短短的一段時候，也是十分的可珍，雖是無限寥落，無限哀愁。

今天，我走過這六年前的故居，我不禁惘然回憶起舊時底光景來。我心裏漾着一重微笑，是那麽一種親切的感念，也是那麽一種纏綿的情味。

遺囑人的小巷，這藍灰色的牆垣，和牆垣下的芊芊春草，那露台，是看日迎風的露台，那高高的梧桐樹，是一個孤獨的孩子常常凝注的眼光의 伴侶，這許多，於我都是太熟習了啊，太親切了啊，我此時靜悄悄的想法來，有一種微笑的感情，是那麽纏綿，而又是那麽懽然の感情哪。

無限地，無限地懷念啊，這故居，這童年的歲月。

(一九三二年花朝日)

海底夢

巴金

〔前篇〕

(一) 一婦人

我又在甲板上遇見她了，立在船邊，身子靠着鐵欄杆，望着那海。

我們已經有三天不會看見陸地了，在我們底周圍只有藍色的水，無涯無際的，甚至在天邊也不曾顯露出一點兒山影來。陸地上的一切對於我已經成了過去的夢痕。藍色的海水不住地在我底眼前展開。海水一天變換一次顏色，從明亮的藍色變到深黑色，這告訴我們夜來了。

對於在海上的我們，夜和日是沒有什麼大分別的，除了海和天變了顏色外。在夜裏，空氣雖然比較涼爽，但是

躲在艙裏面依舊是很熱的。而且我底心又燃燒着一些含糊的渴望。所以我不能夠早睡。她似乎也是這樣。我已經這樣遇見過她三次了。

這一晚却是比較更遲。水手們也已經睡熟了。除了船搖動風吹桅杆的響聲，沒有別的聲音。不，不能說是沒有別的聲音，因為海水還在船下面私語，偶爾還有一個人底脚步聲微微地從艙裏送出來。

她不說話，我也不說話。她靠着欄杆看海，我站在甲板上望星，不僅望星，還看她，看她底頭髮。

海漆黑得怕人，漆黑得連白沫也被牠淹沒了，我從天空把眼睛移下來的時候，我只看見一片黑色。她底衣服和海水是同樣的顏色。雪白的肉色被淹沒了。只有在頭上却

閃爍着金黃色的髮，使我記起了星光。我又抬頭去望星了。

天空是深藍色，上面佈滿了星底網。這網緊緊蓋下來，蓋在我們底頭上，星兒在網眼上搖動，好像就要落下來一般。我曾幾次想伸手去摘下幾顆星兒，因為牠們離我太近了。看着星光我又想起她底頭髮，我便埋下眼睛去看她的頭髮。

她依舊不說話，甚至不會動一動。她只顧望着海。我不知道海裏有什麼秘密，值得她這樣看。

我於是也走到船邊，我用鎖定的脚步慢慢走着。我留意着她底舉動。我想她聽見我底脚步聲也許會掉過頭來看我。那時候我就會看見她底臉和她底眼睛了。我想看她底臉和眼睛，不僅因為我想從那裏看見星光，我還想從那裏知道海底秘密和她底秘密。

在這樣的黑夜，一個穿着與海底顏色同樣的衣服的女子，頭也不掉的望着海。這決不是一件尋常的事。

我果然走到了船邊，我也靠着欄杆站着，離她不近，但也不遠。我留意着她底舉動，可是這種留意並沒有什麼

用處，因為她依舊站在那裏動也不動一動。

好沈靜的女子呀！看她的樣子，好像世界上就只有她一個人和一個海，此外的一切都不存在。

我失望了，我知道我再沒有別的方法探得她底秘密了。但是我却不能夠死下心。我還不能不偷眼望她。我咳嗽，想這樣引起她底注意。然而這也沒有用。她好像已經死了，或者成了化石了。

我於是把身子向她那邊移動了幾步，她依舊不動，而我也沒有勇氣再移近些。

我突然感覺到一股冷氣，好像她底身子被冷氣籠罩着，或者冷氣就是從她底身上發出來的。我不覺驚疑起來：她究竟是不是一個人？在一個短時間內我甚至以為她是一個海妖，雖然我以前並沒有見過海妖。但是過後我又覺得自己錯誤了，因為在日裏我曾在飯堂裏看見過她，固然我不會看清楚她底面貌和眼睛，但身材，背影和衣服我却記得分明。一定是她，她也許是一個寡婦，所以會有這奇怪的舉動。我知道年青的寡婦是常常有奇怪的舉動的。

她這樣地看着海，這却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我已經是

一個常常航海的人，可是我却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女人如此地愛海。是的，一個青年女人能夠默默地對着海過了這麼長久的時間，我簡直想像不到。但有一件事却是十分確定的：她和海之間一定有過什麼關係，她底秘密和海底秘密是連結在一起的。

我從她底身上無論如何是探不出她底秘密了。我便埋下頭去看海，我想我或者可以探出海底秘密來，而她底秘密又是和海底秘密有聯聯的。

我一旦埋下頭，眼前的景象馬上就變更了。海，我素來就熟識的海這時候却變得陌生了。我只看見一片深黑色，但這不過是表面的顏色，漸漸地顏色變得很複雜了。好像在黑色下面隱着各種東西，各種活動的東西。深黑色的表面在動着，牠似乎有種力量使得我底頭也跟牠動了。我要定着眼睛看着一處，但是我底眼光一落在深黑色的表面上，就滑着滾起走了。複雜的顏色不住地在我底眼簾前晃，但牠們永遠突不出深黑色的表面，所以也永遠不能夠被我底眼光捉住。

我底眼光繼續在這表面上滾着，我彷彿聽見牠底聲

音。於是這表面突然跳起來，張開口就把我底眼光吞食下去了。隨後吐出一些口沫。我略略吃驚，過後才鎮靜了自己，又投下新的眼光去。

海不再像先前那樣地私語了。牠現在咆哮起來。牠底內部似乎起了騷亂，牠底全個表面都在顛播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底眼光便不能夠在那上面滾了。海面到處都張着口，眼光一落下去就被吞食了，從沒有一個能夠回來告訴我海底秘密。

海在咆哮了。牠不能忍耐地等候着牠底俘虜。我底眼光自然不能夠滿足牠底慾望。牠是那樣地激動，那樣地饑餓。牠好像在表示牠已經許久沒有找到犧牲品了。牠跳動，牠口裏噴出白沫。牠似乎不能夠再安靜地忍耐下去了。

我突然感覺到一種恐怖。我看見牠底口愈過愈張大了，而載着我們的船却愈過愈變小了。事實上是可能的：我們底船會隨時被牠吞下去。我底心猛烈地跳動起來。似乎有誰陡然傾了一盆冷水在我底頭上，我開始微微戰抖了。我甚至緊握着欄杆，怕我底身子會先被牠吞去。

我畏怯地抬起眼睛去看她。她依舊不動。她沒有做出一點害怕的樣子。她和海好像是彼此很了解。冷靜的她和咆哮的海一定是好朋友。然而奇怪的是海已經由私語變到咆哮了，而她還依舊保持着她底沈靜的態度。如果我說海底祕密是在饑餓在找犧牲品；難道她底祕密也是這個嗎？她也是在等候她底俘虜嗎？

我這樣問自己，我却不能夠決定地回答。我有時甚至害怕起她來，我怕她也懷着像海那樣的心思。但過後我又想一個女人居然如此鎮靜，如此大膽，那麼做男子的我豈不要感到羞愧嗎？這樣一想我就勉強使自己底心平靜了。我們依舊立在那裏，都不說一句話。她完全不動，我却有時掉頭去看她，或者看頭上的星。

星兒漸漸地隱去了，這時候天空和海成了同樣的顏色，天在我底頭上顯得很高了。船在顛播的海上不住地向兩邊搖動，海開始跳盪起來，向四處噴射浪花。

「還是回艙裏去睡覺罷，今晚上一定有大的風浪。」我這樣自語着，我又掉頭去看她。

她底身子似乎動了動，但她並沒有掉過臉來看我。

我底好奇心鼓動着我，我漸漸地大膽起來。我又自語道：

「恐怕是個俄國女人罷，西歐的女人沒有像這樣沈靜的。」

自然，這話是說給她聽的，我一面說着就把身子向着她那邊移得更近一點。

她並不理我，我失望了，但我還想找話來逗引她。我便把頭埋下去看海，心裏在盤算用什麼方法來打破她底沈默。

「喂！先生，請問你老是跟在我底身邊，是什麼意思？」一個女性的聲音在我底耳邊響起來。這「着我倒料不到。我驚訝地掉過頭去看。」

這一次我看見她底全個面貌了。我底眼睛和她底眼睛對望着。甲板上的黯淡的電燈光從側面射過來正射在她底臉上，照亮了她底一大半邊臉。是一個美麗的面貌。那眼睛很沈靜，似乎比海還深沈。額上幾條皺紋，使面容顯得更莊嚴起來。此外再沒有什麼特點。是一個冷的面孔。年紀不過三十左右。北方的女人。

「我想知道海底秘密，我不過在看海。」我鎮靜了自
己後才這樣地回答她。這好像是對自己說話。

「海底秘密？你想知道海底秘密？」她驚訝地問。她
底眼睛突然發了光，她底臉在短時間裏變得熱烈了。顯然
地有什麼東西在心裏鼓動着她，使她底臉會有了這樣迅速
的變化。但這是什麼東西，我却不能夠知道。她把臉又一
次掉過去望海，然後又回頭對我說：「這世界居然還有人
想知道海底秘密！我問你，你爲什麼想知道海底秘密？而
且關於牠你已經知道了些什麼？」她急切地等候着我底回
答。

我自問：應該怎樣回答她呢？關於海底秘密我是一點
也不知道的，而且我之想知道海底秘密也無非爲了想知道
她底秘密。這是可以直說出來的嗎？

我正爲這事躊躇着。她又開口了：「唉，你原來是和
別的男子一樣，我竟然錯把你認作異樣的人。你們男子都
是一樣，都是些平凡的，屈服的奴隸，不配知道海底秘密
的！」她底臉色又變了，顯然是她對於我失望了，失望却
引起了她底憤怒。她好像在責備我。「從你們男子中間找

不出一個偉大的人，只除了我底楊和那個孩子以及別的幾
個朋友。然而他們已經死了。」

她底嚴厲的面容和話語本來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但是
她底全身好像具有一種力量，很快地就把我征服了。這究
竟是什麼緣故，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惶惑地向她辯解我並
不是屈服的奴隸。

「是呵，你們男子都是屈服的奴隸呵！不錯，也許有
一個時候不是的，然而等到別人拿着機關槍大炮來對付你
們，你們就都跪下去了。你們這些卑鄙的東西！」她說
着，眼裏射出火，兩頰變得緋紅，就在黯淡的電燈光下也
可以看出來。我不知道她爲什麼要對我這樣生氣，我以前
並不認識她，和她並不會有過什麼仇恨。但這時候我已經
多少猜着了：在她底心裏一定有着一種可以撕裂人心的憎
恨的記憶。我完全忘却了她底話語裏所含的輕蔑的意思，
我只想知道她底秘密。

「我已經看見過不少的男子了，」她繼續說，「我希
望在你們男子中間還可以尋出像我底楊，我底孩子那樣的
人，然而結果我只找着一些屈服的奴隸，一個比一個卑

劣，都只知道謀自己底利益。爲了這個利益他們甚至可以賣掉自己底信仰和自己底父母。我把我底故事，楊底故事，那孩子底故事告訴他們，只博得他們底哂笑。是的我每見着一個男子，我就要把這故事告訴他，可是我從來沒有得到回應。我常常自問：難道所有的男子都已經死了嗎？難道這個世界上就已經沒有一點希望嗎？」她說着把一隻手緊握着欄杆，用力去搖撼，但是鐵的欄杆一點也不動。她變得更是憤激了，這時候她顯露出來並不是一個冷靜的婦人——她竟然是這麼熱烈。

我底感情也突然改變了。我很想找話來安慰她：也許我還想做點事情來表現我並不是一個屈服的奴隸這樣來安慰她。不過後一種思想是很含糊的。我究竟做什麼事呢？「在這世界上我找不出一個勇敢的人來，所有的人都死了！」她憤激地說下去，並不等我分辯。「我努力過許多次，我又失望過許多次。每一次努力底結果只帶來更大的悲哀，貢獻更大的犧牲。在埋葬了我底楊以後，我又斷送了那孩子底生命。還有許多的同情者至今憔悴在監牢裏。是的，我還活着，我活着在漂泊裏；同樣那些屠殺

者，佔據者，剝削者也還活着在歡樂裏；那般奴隸們還活着在痛苦裏。而我們底事業却是愈過愈絕望了。從前楊死在我底懷裏的時候，我會對着宣誓要繼續實現他底未竟的志願；那個孩子死在我底懷裏的時候我也宣誓要完成他底未完的工作。如今我找不着了那孩子底屍體。然而海却是楊底最後安息地。我底誓言也是對着海發的。海便是個見證。可是自那時候以來我又和牠見過幾次了。牠永遠是這樣對我咆哮，而我依舊是這樣孤零地漂泊。我永遠是這樣白費我底精力。」她說着便長嘆了一聲，這嘆聲裏充滿了悲憤。於是她眼睛掉去望海，對着海說：「海呀！你是個見證。請你替我去告訴楊，我還活着，我還不會忘掉他，我還要不顧一切的幻滅去努力實踐我底誓言，一直到死！」她不把頭掉過來了。接着是一陣沈默，在我們兩人中間。

(二) 一個民族的大悲劇

我漸漸懂得她底秘密，她底悲憤底原因了。但我却不知道她底楊是個怎樣的人物。我對於國際政治情形和社會運動也頗爲熟習，可是却不會聽說過楊這個人和他底連

動。然而不管這個，我並不會對她底話語起一點疑心，我只有感到熱烈的同情。我預備找出適當的話來表示這同情，使她可以相信我。我開始在思索。漸漸地我感到在身體內起了一種變化。我似乎不是先前的那個人了。我漸次沈溺在回憶裏。於是被忘却了的事情突然來把我佔有了。我說：「我願意你相信我並不是屈辱的奴隸。我是一個夏次巴德。你該知道在猶太人裏面夏次巴德一家從來沒有出過奴隸。」

我底話果然發生了效力，我看見她馬上轉過頭來看我。她底臉被一種喜悅的光籠罩着了。她用一種驚喜的聲音問道：「夏次巴德，就是最近在巴黎刺殺柏魯特拉將軍的那個安那其主義者嗎？」

「是的，」我用嚴肅的聲音回答說。「從前有個詩人夏次巴德幫助波蘭獨立，死在戰場上。又有個女子參加在俄國革命黨裏被處了絞刑。還有個夏次巴德在彼得堡的大火中因為替一個婦人救小孩便葬身在火窟裏。這類的事是很多的。」

「這些我都不知道。雖然我底母親也是一個猶太人，

但我關於猶太的事知道很少。便是那個刺殺柏魯特拉將軍的夏次巴德的事情，我也是偶爾在報上看見了一點簡略的記載。你可以詳細地告訴我嗎？」她急切地問道。

我想這樣我們是近於互相了解了。我很欣喜而又熱心地回答道：「自然，夏次巴德底事情，每個猶太人都高興敘述的，不管我們在思想上是否他底同志。我們把他當作一個英雄，因為他把我們猶太人底數十年來的大悲劇展現在全世界底面前，使全世界的人知道我們怎樣受苦，怎樣掙扎，怎樣滅亡。使他們為我們底慘痛的遭遇，英勇的努力流一滴同情的眼淚，喊出一聲正義的呼叫。是的，當夏次巴德在巴黎監獄中的時候，報紙上怎樣高叫着釋放！他被判決無罪出來的時候又會怎樣受着各國人士底歡迎！是的，各國人士，不僅是猶太人。」我底熱情阻塞着我底咽喉，我歇了歇，才繼續說下去：「距今二十多年前在俄國發生的「坡格隆」你是知道的。所謂「坡格隆」就是一種專門屠殺猶太人的運動，這是俄國政府發明出來緩和人民對內的不滿的。其實在「坡格隆」未發生以前我們猶太人就在全世界上被人輕賤，在俄國被人殺戮了，「坡格隆」發

生以後，在政府底獎勵之下，一部份的俄國人，尤其是軍人，就專以屠殺猶太人爲務。我們底和平的住居被他們侵襲了，財產被搶劫了，男子被殺戮了，女人被強姦了。在南部的村落裏常常大隊的俄國人提着被殺的猶太人底頭在街上遊行歡呼，在某一個村落裏還舉行着賽會來比賽所殺猶太人底頭顱底多寡，（這些照片不久以前都在巴黎報紙上面發表過。）在這些時候我們只有躲在家裏痛哭。我們常常自問：爲什麼我們猶太人就應該有這樣的遭遇？我們在生活裏的努力也並沒有不及別人的地方。爲什麼我們底孩子得不到一點陽光和歡笑？爲什麼我們該和平地遭人屠殺？我有一次會親眼聽見兩個俄國軍官在談話。一個說他曾經強姦過二十七個猶太女人；另一個說他一天裏殺死了十五個猶太男子。然而那時候我底年紀很輕，沒有力量和他們爭鬥。不過我們夏次巴德一家也是不甘屈服的，我底年老的祖父就在一次的反抗中被殺害了，但他也殺死了一個俄國軍官，而且還保全了我底母親。……烏克蘭的柏魯特拉將軍是「波隆隆」主持者之一。他是屠殺猶太人出名的，是台尼金以後的最殘暴的屠殺者。許多猶太人家

庭常常拿他底名字來威嚇小孩。小孩一聽見說「柏魯特拉來了，」就馬上止住哭聲。柏魯特拉在猶太人底眼裏成爲一個最可怕的魔鬼。在他底指揮之下猶太人被殺的簡直不計其數。」

「爲什麼這些事情，我以前簡直不曾聽見說過呢？」她奮激地，驚訝地插口問道。

「他們握着交通機關，他們有宣傳的利器，我們什麼也沒有，我們是和平的民衆，我們是一盤沙。所以我們底大悲劇無法被世界上的人知道。全世界的人都被他們用巧妙的手段欺騙了。然而我們終於得到了一個機會。夏次巴德中的一人後來居然在巴黎遇見了柏魯特拉將軍。在一個咖啡店裏他和這個白黨將軍面對面地站着，把手槍裏的五顆子彈全都送進了柏魯特拉底身體。他看見柏魯特拉倒在地上了，然後才丟下手槍讓人們把他捉住。他在巴黎監獄裏過了一年多的生活，又經過幾星期的審判。這其間他得着全體猶太人底支持。許多猶太女人帶了孩子到監獄裏去祝福他。許多和他同住在巴黎貧民窟裏的猶太平民，到法庭去敘述那些可以撕裂人心的慘痛的事實。過去的南俄

鄉村的悲慘圖畫都重新展現在巴黎民衆眼前了。一個白髮的老人來敘述：他怎樣失去了他底兩個兒子，他底店舖怎樣被焚燒，他底東西怎樣被搶劫，他自己怎樣受了刀傷才從火窟中逃出來。一個青年來敘述：在他們底村落裏，一天晚上衆人都睡眠了。忽然幾個軍官領了一大羣人唱着猥褻的狂飲的歌，打進每個人家，搶了貴重東西，殺了男子；按着女人姦淫，年青一點的就被他們帶起走了，然後放火燒了房屋。他底母親被別人搶走了，

他底父親被殺死在路上。他是被一個鄰人救出來的。……他們描寫得那麼詳細，把當時的景象完全活現在衆人底眼前了。呵，你要是能夠在法庭裏聽見這些慘痛的敘述呵！當時旁聽席中所有的人都哭起來了。是的，所有的人，猶太人和別國的人。在巴黎的報紙上還逐日披露着關於「坡格隆」的記載和圖版，這是派人到南俄調查回來所得的結果。柏魯特拉底罪名證實了。於是一個被踐踏的民族底大悲劇才得大白於天下，引起了各國人民底感情和同情，而夏次巴德也在無罪的判決下獲得了自由。是的，他獲得了自由，因為正如他底律師所說：「爲了要判定過去的「坡

格隆」的罪，要禁止將來還有這種屠殺團發生，這個人，他一身肩負着全民族底悲劇，他是應該自由地離開法庭了。」這就是轟動全世界的夏次巴德事件底詳情。」

我不再說話了。過去的夢魔抓住了我。被忘却了的慘痛的景象又開始浮現在我底頭腦裏。在「坡格隆」已經消滅了的今日，我又一次被悲哀與憤怒壓倒了。我在經歷那種種的情形。我在掙扎，我在回想。

(三) 奴隸們底故事

她靜靜地聽完了我底述敘。她不說話，她把頭又掉過去望海。我並不會注意她。但我也覺得她很久不回過頭來。

過了一會兒，我也把頭掉過去看海，因為我底心開始熱得難受了，我沒有方法使牠安靜。我注視着海，那海只是咆哮着，跳盪着，張着牠底大口要吞食一切，從黑漆漆的口洞裏時噴出白色的浪沫，接連地發出如雷的響聲。

「海，難道這人間許多不平的事象果真都被你一口吞食了嗎？那許多可以撕裂人心的慘痛的遭遇果真被你一口

吞食了嗎？但是爲什麼我底眼前還有那些景象呢？我底耳邊還有那帶着血的哭聲呢？海，你更猛烈地咆哮罷，把那一一切都衝倒罷！」我按着胸膛對海說。海只是用如雷的聲音來回答我。我不知他是否允許了我底要求。

我猛然間回過頭來，我看見她在注視我。我們兩個對望着，並不避開。我們這樣望了好一會兒。

她底那眼光不再是我所害怕的了。她底那眼光簡直要照徹了我底全個身子，燒熟了我底全個心。顯然地我和先前的我完全成了兩個人。我如今也有了我底祕密，而且我底祕密也是和海底祕密有關聯的。現在在她底身上我看不出一個奇異的女人，我好像很久就認識她了。我們差不多成了互相了解的朋友了：我是一個夏次巴德，而她底母親也是一個僧太女人，她底楊，她底孩子，又是爲着一個偉大的事業而死的。

「我現在終於找到一個人了，」她用清朗的聲音說。「找到一個不是奴隸的人，可以把我底祕密付託給他。好罷，現在讓我來告訴你，我底故事和楊底故事。」

「在太平洋上有一個島國，這島國叫做利伯洛，就是

我底楊出生的地方，而且我很小就跟着父母來到了這裏。

這島國和許多別的國度一樣，有着幾個坐在宮殿裏發命令統治人民的會長，有着一些終日娛樂不事生產的貴族；又有一些從早晨勞動到晚的奴隸。我底父親不是這島國的人，他來這裏也只是爲着經營商業，當然不能算在這三種人之內，不過他是和貴族們很接近的。而且他底地位比這三種人都高。他常常帶着母親和我去參加貴族府第裏的宴會或茶舞會。貴族府第裏自然是非常富麗，被邀請的人除了偶爾到場的會長們外，大半是本地的貴族，或者外國來的高等人物。因爲凡是從外國來的人，在這國裏總被人視爲高等人物，受人尊敬。貴族們都以和外國的高等人物往來爲榮，凡是貴族底宴會也少不了邀請外國高等人物參加。貴族底小姐自然高與和那些高等人物往來，而我們外國女人也常常被那些貴族少年包圍。我常常和一些貴族少年在一起，拿他們來開心，那時候我的確覺得很快活。

「每晚上我總要跟着父母去參加貴族底宴會或茶舞會。那裏簡直像一個天堂，我們被許多奴隸奉承着，伺候着。在那華麗的廳堂裏，樂隊奏着流行的曲子，一對對的男

女幽雅地跳舞起來，或者歡笑地說着情話。有時候我被那些貴族少年纏得頭昏了，便偷偷跑出去到花園裏安靜一會兒。這時候我便會看見一個少女在假山背後哭泣，或者一個老人在石凳上垂淚。這樣的事我差不多每次都會遇見。他們一看見我就躲開了，我也不去辨認他們底面貌，因為那時候我是不屑於正眼看奴隸的。一些人在開心作樂，一些人在垂淚哭泣，這樣的事在這國裏太平常了，我也不覺得奇怪。常常在冬天我披着重裘被那些貴族少年護送出來，就在府第底鐵柵門口，剛上汽車的當兒，我看見一個穿着破單衫的小孩跪在冰冷的石地上，一面顫抖，一面哭泣地討乞。因為阻攔了我們底路，他常常被那些貴族少年不憐惜地用腳踢開。

「差不多在每個貴族府第裏我都聽見奴隸底哭聲，在門前都看見小孩底討乞。我們享樂，看着別人受苦，一點也不動心，恰像隔岸觀火一般。」

「日子就這樣地過去了。忽然在一個晚上我有一個奇異的遭遇。這遭遇正是造成現在的我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晚上我因為討厭貴族少年底糾纏，不等茶舞會終了，就藉

故一個人偷偷逃了出來。我底汽車夫不在那兒。我看見月色很好，便自己開了車走着。我底駕駛技術本來就不純熟，在一條馬路底轉角稍微疏忽了一點，把迎面來的一部人力車撞翻了，車子被拋了好遠，車上的人跌下地來，汽車再從那人底身上碾過。周圍起了叫聲，是幾個人底聲音。我惹了這個禍以後，雖然知道巡捕不會干涉我，（因為在這國裏對於我們這般高等人物，巡捕素來就不敢稍微冒犯，我們底汽車碾死人，從來就沒有罪名。）但我究竟有點心慌，便預備急急把汽車開走。然而就在我停頓一下的當兒，車門忽然開了，一個青年底強壯的手腕抓住我底手膀，一句我可以懂得的話同時在我底耳邊響起來：「你須得下來！」

「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經驗，所以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我只看了那人一眼，就順從了他底話下來了。他是一個瘦長的青年，相貌舉動和那些貴族少年完全不同，我馬上就覺得他並不討厭。他領我去看那個受害者。在街燈光下面我看見了地上的血跡，和那個不像人樣的屍體。是個女人，身子捲曲着，手足還在微微動。看不出傷在什麼地

方，她底全身都是血跡。

「那青年在和人力車夫說話。車夫撫着傷痕帶哭地對他訴說什麼。車夫說完了，他使用我可以懂得的話責備我說：這完全是我底錯，因為我不聽從巡捕底指揮，而且在轉灣時又開足了馬力。他又告訴我這女人是一個病婦，車夫正拉她去看病。她底家裏還有幾個小孩，就靠她做手工生活。車夫和她底住居離得很近，所以知道得這麼詳細。」

「那青年嚴厲地對我說了許多話，他時時用手去指那個血污的屍體。他底眼光是那樣可怕，那面裏含了很深刻的憎恨。我完全失掉了平時的驕傲。我甚至不敢和他對視。我惶恐得差不多要哭出聲了。以後的事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我現在已經記不起了。總之，結果是我承認了自己底錯，對他說了許多辯解的話，我還擔負了那些小孩底生活費和教育費。」

「就因為這個關係，我便認識他了，我知道他叫做楊。他常常爲了那些小孩底事情到我底家裏來。我們漸漸就成了熟識的朋友。」

「和他成爲朋友，這簡直是我夢想不到的事。他是一

個貧苦的學生，而且和那般貴族少年不同，他簡直不知道怎樣可以討一個女子底歡心。他在我底面前說話行動，好像完全把我當作一個和他一樣的男子，他沒有一點客氣。

「我是在那般貴族少年底面前過慣了貴婦人底生活的，而且聽慣了那些諛諛奉承的話語。然而對於這個完全異樣的學生，我却絲毫不覺得討厭。他底話，我也很願意聽，因為從那裏面我知道了許多未知的事象，我開始認識了一個新的世界。他底話最初聽來，也許多少有點不入耳，但是漸漸地我便發覺出來那是很充實的，沒有一點空虛。他底每一句話都可以表示出他底感情，那裏面混合着他底憎恨，悲哀和歡樂。自然歡樂是很少的，因為據他說「在這國度裏可悲和可恨的事情太多了。」

「自從認識了這個青年以後，我底生活也漸漸起了一個變動。我不再和那些貴族少年廝纏了，我不再像從前那樣在宴會和茶舞會裏去浪費光陰了。因為對於這些我完全不感到興味了。好像我的身體內有一種力量被他喚起來了。我覺得我底身體內充滿着一種東西，須得發洩出來。我常常聽見我底內心的呼喚，呼喚我去做一件有益的工作。」

作。

「我於是變成了一個勤勉的人。我讀着楊借給我的書；我思索着楊告訴我的話；我陪伴着他去奴隸們底住處觀察他們底生活。我們還常常到那個被輾死的病婦底小孩們那裏去。他們也住在奴隸們住的地方，被一個親戚帶領着。雖然他們底生活教育的費用是我擔負的，但這也有限得很，不能夠把他們從奴隸底地位中超拔出來，而同時我底父母已經屢次表示不要我再擔負這些費用了。」

「我是靠着父母生活的，在經濟方面我常常不得不聽從父母底決定。他們是寧願我花費更多的錢去購買衣服和裝飾品，却不願意我拿更少的錢去幫助那幾個受害者底小孩。我底生活方式底變動以及和楊底親密的往來，這都是我底父母所不滿意的。他們更不願意我和那貴族少年絕了交。因為這個緣故我常常和他們起了衝突。後來有一個大的衝突竟使得我跟了楊從家裏逃了出來。」

「我跟着楊逃了出來，自然是因為我對他發生了愛情。我們如今變得十分了解了。我差不多有了和他相同的思想，這並不全是從書本上得來的，一半還是我跟着楊觀

察，體驗實際生活以後的結果。

「我脫離家庭是經過幾次的躊躇才終於決定了的。在那些時候，我是被大的內心的鬥爭壓倒了。我差不多每晚上都看見那個被汽車輾死的病婦底血污的身體，和那些在奴隸住所裏的人底慘苦的面貌，我底耳裏盡是呻吟哭泣的聲音。我底夢魘太多了，我常常在夢裏哭醒來，父母都不能夠安慰我。只有楊來的時候，我見着他才沒有了恐怖，在他底身上我才找到了保護。所以當我底父母要我決定在他們和楊之間選擇一個時，我就跟着楊跑了。」

「楊底身世我已經完全知道了。他是一個奴隸底後裔。他是一個沒有父母的孤兒。他在幼小的時候就經歷過了種種困苦的生活。後來因了偶然的機會得了一個好心的貴族底幫助才得進學校去受教育。後來那個貴族死了，他便靠着自已底努力，勉強支持下去。他常常是這樣的：上半天進學校去讀書，下半天去做奴隸。他困苦地掙扎下去，他成功了。他住在奴隸叢中，他自己如今也還過着奴隸底生活，所以他很得奴隸們底敬愛和信仰。」

「我從家裏逃出來以後就和楊同住在那奴隸底住所裏。」

我如今是他底妻子了，我脫下了貴婦人底服飾，穿上奴隸底衣服，我開始像奴隸那樣地在我們底新家庭裏操作。我和楊，和那些奴隸們分擔着愁苦與貧窮。我開始了解奴隸們，我已經懂得他們底話語了。

「自然這種生活在最初是我所不能夠勝任的。如果不是楊常常給我以鼓勵和安慰，如果不是那些奴隸們給我以真摯的同情和幫助，我恐怕我已經早跑回家去了。母親原先就料到這一層，她說：「我相信你沒有勇氣和家庭脫離關係，你和楊同住不到一個星期就會回家來哀求我底寬恕。」

「但是我終於忍耐着一切困苦而支持下去了。漸漸地我也習慣了這種生活，而且在這種真實的生活裏，在楊底愛情和信託裏，在衆人底同情和幫助裏，我還感到更大的快樂，是我從前做貴婦人的時候所不會感到過的。

「我和楊開始努力來改善奴隸們底生活；我們幫助他們求得智識，減少他們底困苦；我們使他們更加親愛，彼此間的關係變得密切。我們底理想使他們全體變成一個大的家族，他們只知道共同的利益，大家底幸福；然後用全

體的力量來謀這利益，求這幸福。

「於是一種新的宗教起來了。楊和我並不是這宗教底創造者，我們不過是牠底信徒。在努力的時期中間我們又得了一些忠實的幫助者，這都是楊底朋友和同學。

「漸漸地新宗教在奴隸們中間傳布出去了。牠已經得了不少的信奉者。而且我們底努力也有了效果。奴隸們底生活已經略略改善了，困苦也稍稍減少了。我們正在欣喜我們沒有白費掉我們底光陰和精力。

「然而另一種努力發生了。會長，貴族，高等人物發覺了新宗教底存在對於他們底統治很有危險；他們很知道奴隸底知識增加，奴隸底生活改善對於他們是大不利的。因此他們便努力來壓止新宗教底傳佈而且更加強對於奴隸們的壓制。這努力的領導者中有一個便是我底父親，他大概是因爲我和楊兩個底緣故更增加了對於奴隸的惡感。

「我們底努力橫被摧殘了。奴隸們底境遇較前更加困苦了。他們如今簡直沈淪在黑暗的深淵裏。許多人因爲不能忍受困苦而自殺；許多人被煩重的工作壓倒而病廢。全個島國被奴隸們底哭聲淹沒了。只有在宮殿裏的會長們，

在府第裏的貴族們，在別墅裏的高等人物們才聽不見。每個奴隸在做完了一天的煩重的的工作以後，並不休息，都含着眼淚跪在地上虔誠地祈禱一個救主降臨來解救他們。

「在這些日子裏我們底生活是最苦痛的。每晚上楊帶着疲倦的身體和陰鬱的面貌回到家裏來，總要用拳頭打擊他自己底胸膛。我們不說話，彼此望着，兩個人底眼睛都被淚珠潤濕了。在這時候周圍的奴隸們底禱告聲和哭泣聲高響起來，我們好像沈陷在血淚的苦海裏面去了。於是一種尖銳的哭聲突然響起來。我們知道又有一個或幾個奴隸死了。

「在這種時候我底楊常常抓了一把菜刀，或者拿了一支手槍，一個人在夜深裏跑出去。他並不說話，但我看見他底臉色，我就知道他要去做什麼事。我不願意他去做無益的犧牲。我便死死地挽住他不要他出去。我又苦苦地向他解說我們所負的責任。他底激情終於漸漸消退了。他長嘆一聲後便放下了武器。

「然而我們並沒有絕望，我們仍然是在困苦的環境中做那長久奮鬥的工作。我們，我和楊，還有楊底朋友和同

學。

「但是另一個大的事變來了，這是我們完全沒有料到的。原來在那些高等人物中間起了糾紛。其中有一種自稱為高族的人竟然乘着奴隸們全體陷在苦海裏的時機，勾結他們底本國的會長和貴族派兵來佔領這島國的奴隸區域。這高國離島國最近，所以在很短的時期中他們底兵艦就把島國包圍了，他們底軍隊就在島國登岸了。

「這島國的會長和貴族們好像不會看見這件事，他們一點也不作聲讓高國的高等人物橫行。因為奴隸區域被佔據，其結果不過加重奴隸們底負擔，使他們在兩重壓迫下面討生活，對於島國的會長和貴族們是沒有一點害處的。

「然而對於奴隸自身，這個佔據却是他們底致命打擊了。不管他們在平時是怎樣地屈服，怎樣地只知道哭泣和禱告，這時候在楊和他底朋友們底鼓舞之下，他們也知道起來保護自己抵抗外來的侵入者了。

「是的，他們在最初也和別的國度裏的奴隸一樣，只是惶恐地向會長和貴族們哀告，要求那般人來保護他們，直到後來看見他們底哀求完全白費了，他們才想到了自己

保衛的一條路。但是這時候如果不是在圓街發生了大屠殺來激動他們，他們也不會那樣猛勇地起來奮鬥。

「說起圓街的大屠殺，至今還使我底心裏燃起憎恨和復仇底火焰。我想人對於人的殘酷恐怕沒有再比這更厲害的了，便是你所敘述的「坡格隆」時代俄國人對於猶太人的殺害也遠不及牠。

「在一個無月的夜裏，住在圓街的奴隸們都已經睡熟了。大隊的高國軍人突然衝進了圓街，立刻把這街市佔領了。然後打破每一家底門戶，把所有的男子捉出來，一齊趕到鄰近圓街的一個廣場，然後用機關槍來掃射。一排一排的人死了，屍體壓着死屍，老人和小孩也都死在那裏，有三四個小孩逃脫了，却被他們捉住一個，挖出眼睛，砍了手足，讓他呻吟哀號以至於死。這時候屠殺者們不住地在旁邊拍手歡呼。

「於是女人底惡運到了。所有圓街的女人，不論老少都被他們姦污了，或者輪姦，或者殘殺。他們底獸慾發洩盡了，便把被姦的女人戮死，或割下奶子。然後點燃了火把所有的房屋燒光了，讓那些未死的女人活活的葬身在火

窟裏。

「這夜晚我們還沒有睡眠，我們正在和一些奴隸談話。兩個小孩跑來了。他們底臉色非常難看，一面哭着叫喊：「圓街完了！高國軍隊來了！我底爸爸哥哥都被機關槍打死了。媽媽也被他們捉住了。」他們底話剛剛說完，便又有幾個人跑來報告圓街底消息。接着我們就看見了天空的火光。北方的一部分天空已經變了顏色。「火！火！圓街完了！」幾個女人在哀聲叫。楊正在注意地聽着那兩個小孩底詳細的敘述。

「我有點不相信他們底話，然而天空中的逐漸蔓延的火勢却又證實他們所報告的實在是不錯。我底心開始戰抖了。在和平的地方用機關槍屠殺和平的人民，姦污女子，燒燬房屋。無論圓街和這裏還隔了許多條馬路，無論我底眼前還現着怎樣和平而悲哀的景象，這大屠殺的消息也可以使我底血沸騰的。更何況在短時間以後圓街的大屠殺慘劇就會搬到這裏來演！」

「我望着火勢，我彷彿還聽着許多女人底哀號。我底眼前現了她們底掙命的景象。我覺得我自己馬上就要躺在

她們中間了。我起初略有點恐怖，過後憎恨就迷住了我底眼睛。我底心裏起了惡毒的詛咒，我詛咒那些屠殺者馬上滅亡！

「我們這一帶立刻起了大的騷動。楊出去了幾次又走了回來。他和許多的人談話。我們底家裏成了一個重要的機關。在一個緊急的會議裏，大家決定了行動的計劃。

「不久有人來說和圓街鄰近的月街也起了火，屠殺者的軍隊已經侵入了星街。那幾條街的人都逃到我們這一帶來。一時間哭聲震動了空氣。我們好像到了梵沙惟亞火山爆發的時候了。

「不久星街又起火了。高國兵士狂歡地向着雲街進發。我們焦急地聽着這不祥的消息，我們底準備還沒有齊全，我們只得讓他們去蹂躪我們底那些和平的兄弟。

「後來楊回來了。他告訴我，我們已經在池街準備好了。池街接連着雲街，他們不能夠再暢快地前進了。果然他們進了池街就遇着了我們底埋伏。這一次算是替圓街的遭難者報了仇：我們底隊伍雖然沒有犀利的武器，（我們只有菜刀，鐵棒，鋤頭和很少的手槍）但我們却出其不意

地把他們全部解決了，他們帶來的新式武器也都給我搶獲了。於是我們底臨時集合的隊伍便向雲街前進，一直到了月街，一面救熄了星街和月街底火。

「這個勝利的消息傳到後面來的時候，所有的奴隸們，甚至喪失了房屋和家人的，也都一致歡呼慶祝。在他們底眼裏自由底幻象從來沒有顯得像這樣美麗過。在愁雲籠罩着的奴隸區域裏素來就不常看見人笑語作樂的。這一次表現出來所有的奴隸真正一心一意地團結起來抵抗那外來的屠殺者了。

「這次的勝利自然是空前的，不但那些屠殺者和高國的高等人物沒有料到，便是這島國的酋長和貴族們也萬料不到。然而這勝利底結果一方面引起了島國酋長和貴族們底妒忌，一方面又招來高國軍隊底更殘酷的屠殺。

「屠殺者的軍隊又登岸了。他們帶了完全的最新式的武器向着奴隸區域進攻。奴隸們在我底楊底指導之下盡力抵抗。他們拿肉身來對付炮彈，不顧一切犧牲地來爲他們底自由奮鬥。一批人死了，又添了一批新的。他們一步也不肯退讓。他們完全變成了異樣的人，我幾乎不認得他

們，他們不再是屈服的奴隸了，他們如今是勇敢的英雄。

「在這種頑強的抵抗之下，屠殺者底槍炮都沒有用了。屠殺者一連進攻了三天都不能夠進佔一寸的地方。他們使用硫磺彈焚燒奴隸區域內的房屋，他們又用飛機去擲炸彈炸殺奴隸底家屬。他們躲在安全的天空中或者遠地方，却用精良的武器去殺害無抵抗的婦人小孩，這些又卑劣又殘酷的東西！」

「在我們這奴隸區域裏到處都起火了。雖然我們努力去救火也沒有多大用處。硫磺彈不住地飛來，沒有一個時候停止過。飛機也常常來擲下一百幾十磅重的炸彈。每天總有幾十處起火，許多房屋被燒燬，許多人被炸殺。到處躺著死屍，已經來不及掩埋了。在前線的人也是大批地傷亡。受傷的一個人身上都是幾處傷，大都是被炸彈炸了的，簡直沒有方法醫好。」

「我們底陣線實在守不住了。我們底隊伍死傷的太多了。他們不敢和我們面對面地作戰，他們只是用飛機炸彈和硫磺彈來屠殺我們。我們底肉身究竟抵抗不住。而且每條街都起了火，每條街都堆著屍體。食物底來源斷絕了，

飲料也缺乏了。全個底奴隸區域裏秩序大混亂了。我們底隊伍只得往後退了。於是他們在大炮底掩護下追過來，很快地就把奴隸區域佔了大半，繼續他們底屠殺工作。

「我們又勉強支持了一天，終於被他們把全部區域佔領了。所有參加戰爭的人都免不掉一死，除了極少數投降的而外，沒有一個活著。」

「我們底抵抗的工作完全失敗了。我跟着楊和幾個朋友退到最後的一條街。楊還想計畫反攻，但已經沒有一點辦法了。我們底眼前盡是黑烟，脚下是碎磚破片和死屍。到處都有屠殺者底歡呼和我們底姊妹們底哀號。」

「我恐怖地激動地拉着楊，要他跟着我逃出去，他一定不肯。在這爭執中我才忽然發覺了他已經受傷了，是在胸部。我拉着他走進一個沒有焚燒的人家。他底幾個朋友老在前面去阻攔那些追來搜索的高國軍人。我使他睡倒在床上，我解開他底衣服，那已經被血浸透了。我打算去找點水來給他洗傷。他却用他底微微戰抖的手拉着我，不要我走。他用急促的聲音說：「不要去，我已經沒有救了。……我並不怕死，只是我失敗而死，我很不甘心。」

……你不要思念我，不要爲我哭，你應該爲那許多人哭，那許多人，已經死了的，和以後要在更屈辱的境地中生活的。……你應該繼續去做我底未完的工作，你應該去幫助那些人，……不要把你底青春浪費在悲哀和痛哭裏。……完了，我們失敗了，他們勝利了，在我們貢獻了這麼大的犧牲以後！……這思想我實在不能夠忍受！我信賴你，你要答應我：你會替我復仇，替這許多人復仇，你會使我底理想實現，你會使我們底犧牲不致成爲白費！……你聽，這不是他們底歡呼聲嗎？現在他們勝利了，而我却躺在這裏馬上就要死了！看這情形我怎麼能夠死得下去！……他們要來了，你快點走罷！不要管我。……我還要你一件事：如果將來有一天你會找着我底屍體，請你把牠拋在海裏去。把我底屍體拿去餵海！我底憎恨是不會消滅的，我會使海咆哮得更厲害，顛播得更兇猛，……倘使將來你不能夠替我們復仇，驅逐那些屠殺，者建立我們底自由的國土，實現我們底新宗教，……我自己也會借着海底力量把這奴隸區域全部淹沒了的。」

「我感動地聽清楚了這些話，我把他扶在我底手腕

裏。我對着他發誓要照他所願望的——做去。他底臉上露了一個笑容，就這樣把眼睛永閉了。我用全個心靈去哭喚他，都不能使他醒過來。我底楊就這樣死去了。

「我俯倒下去，抱着他底身體。我狂吻他底還有熱氣的臉。我哭喚他。我流了許多眼淚在他底臉上。我一生從沒有像這樣痛哭過。這時候我忘記了外面的一切：槍聲，吶喊聲，狂歡聲，哀泣聲，呻吟聲。」

「天漸漸黑了。但吶喊聲並沒有十分逼近。我突然從楊底屍體上站起來，我已經沒有眼淚了。我開了門，把頭伸出去往外面看，眼前是一片紅光，隱約的照見幾個人影。那是一些奴隸。沒有高國軍人走近來，雖然他們底歡呼聲還不斷地送到我底耳邊。楊底幾個朋友已經看不見了。我大胆地喚了兩三聲，不見誰來答應。偶爾有幾粒槍彈或碎瓦片在空中飛過。我便把門掩了。我在這屋裏拿了一床破被褥裹了楊底屍體，然後走出去叫了一個奴隸來。他起初還不敢聽從我底話把這包裹扛出去。但他知道了這是楊底最後的遺留物，他就不顧一切地奮勇把牠抬在肩上跟着我走出去了。」

「我們踏着瓦礫走。一路上不敢說一句話，怕被高國軍人聽見。我們總是擇着火勢較少的街道走，然而不得不穿過兩三條正在焚燒的街道。眼前是一片火光，不能夠分辨出前面的路來，街中又到處躺着死屍。空氣非常悶熱，又很惡臭。更可怕的是葬身在火窟裏逃不出來的人底悽慘的呻吟。我們勉強找一個空隙走過去，但終於被火焰阻回來。在後面又好像起了喊殺的聲音。我們是沒有路可走了；不是和楊底遺體共葬在火裏，就會落在高國軍人底手中。這是最緊要的關頭了。爲了楊底緣故，爲了他底事業底緣故，我們必須衝過去。我把這意思告訴那奴隸。他很感動地答應我盡力去做。他叫我緊緊跟着他，讓他拚命去試試看。」

「我們衝過去了。我覺得一臉一身都是火，然而我並沒有受傷。我底頭髮稍微焦了一點，而那個奴隸差不多全身着了火。他一直衝到一條僻靜的街道，倒在街上亂滾，纔把身上的火救熄了。裏屍的被褥也着火了，我們拋棄了牠。他背着屍體繼續往前走，不現一點疲倦的樣子。」

「我底頭昏了，身子也很疲倦。如果不是一個理想支

持着我，我已經倒在地上了。我忍耐着一切，勉強支持着向前走。在路上我接連發見了幾個屍體，那些都是楊底朋友。他們一身血污，有一個還在動，他們是新近被殺死的。奴隸中的精英就這樣滅亡了！

「路上我們還遇着幾個高國軍人，但我們都想法避開了。我們又遇見兩三個奴隸。他們苦苦向我問楊底下落。當他們知道了楊底死耗時，他們便哭着說：「我們底房屋燒光了！我們以後拿什麼來生活？楊一死，還有誰來幫忙我們？高國軍隊來了，我們一輩子永遠沒有出頭的日子了！」

「我沒有回答他們。我只有陪着他們流淚。我望着他們底慘苦的臉，我底心痛得很厲害。我想難道我們就只有哭泣的權利嗎？我抬頭望天，天空被一片火光籠罩着。我已經找不到平時的那種藍天了。不遠處傳來高國人底歡呼和奴隸們，女人們底呻吟哀號。我覺得我底心會因了憎恨而破裂了。我反覆地自問：「正義在什麼地方？」但我却得不到一個回答。偶爾我把眼光落在街心躺臥的死屍上面，在那些慘痛可怕的臉上我看不出一點正義底痕跡。有

幾具屍屍已經被燒得沒有一點人樣了，身子緊縮着，成了一堆骨頭，頭離開了身體，而且變得很小。我把眼光落在那上面，我底耳邊就彷彿起了燒焦的聲音。我再一想到那些人當初活着的時候，我曾經和他們在一起生活，談話，往來，那時他們和我一樣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然而現在我們中間却相隔了這麼遠。這一想我底心都開始在戰抖了。憤恨又來迷住了我底眼睛。我對自己宣誓說：「倘若這個世界不翻轉過來，倘若這些人底悲慘的命運不得着補償，倘若他們底犧牲得不着一點代價，那麼人間就永不會有正義了。然而我是要使這正義實現的。我還活着，我還要來繼續楊底事業，我要來使楊底努力不致成爲白費。我要來和全世界的人對敵，我要來勇敢地實踐我底誓言。」

「我於是感到了一種再生。我覺得好像又一次從死亡裏面掙扎出來了。我在我底身上發見了無比的勇氣，我以為我可以抵抗全世界的惡了。我便催着那個奴隸加速脚步走。我甚至不怕遇見高國的兵士。」

「我們又走過許多條街，於是走出了奴隸區域。我們到了海邊了。我們又沿着海岸走，到了目的地時已過午夜

了。那個奴隸把楊底屍體交給我。他說：「這是楊底身體，我對於他算是盡了一點力，盡了這一點我所能夠爲他盡的力！他是我一生最敬愛的人，我……」他底聲調突然變了。他立刻倒在沙灘上，滾了幾下就不動了。我知道這一個人是把他底生命獻給楊了。我感動得不能夠多說話。我含着眼淚望着他，我接連說：「我是知道感激的，我決不會使你底犧牲成爲白費！」

「然而現在我真正是使他底犧牲成爲白費了！在他死後的這幾年，在楊死後的這幾年，我還沒有做出一點事來。提到這一層我如今只有心痛！」

「我於是掉頭去望海。海面上是黑沈沈的一片，望不出一些兒邊際。東北角上有些高國兵艦不時在放射強烈的燈光。波浪洶湧着，帶着劇大的聲音接連打擊着海岸和沙灘。大部分的沙灘已經被淹沒了。但牠還是向前湧。我望着那個開始在咆哮的海，我想起了楊底最後的遺言。我如今是要拿楊底身體來餵海了。一陣痛惜的感覺佔有了我。我緊緊抱着他，在他底臉上狂吻了許久。終於我橫了心腸把楊底身體拋下海去。我看着他底身體在海面上浮着，突

然被一個浪捲了去就看不見了。我又把那個奴隸屍體也拋進海去。在一瞬間的功夫，這兩個爲自由犧牲的戰士底身體就消失在海裏了。海吞食了他們，像吞食了佳美的食物一般。

「我久久望着海，我想從那裏看出一些變化來。然而那裏只是黑沈沈的一片，沒有一點影響。海固然還在咆哮，還在顛播，然而並不是那樣厲害，那樣兇猛，決不能夠把那奴隸區域淹沒的。在吞食了這兩個爲自由犧牲的戰士以後，海還是和以前一樣，沒有大的變化。在我看來海如今是太平靜了。」

「我等了許久，我依然看不出大的變化來。海却逐漸變了顏色，天快亮了。我站在海邊，好像是做了一場夢。楊底身體沒有了，那個奴隸底身體也沒有了。我底手上還有血跡。我覺得楊底血還在那裏燃燒。這不能夠是夢。我又回頭去望奴隸區域。那裏還被黑烟籠罩着。於是一幕幕的慘劇又在我底眼前顯現了。」

「楊底一生就這樣完結了。除了在我底心裏和我底手上外我再找不出他底遺跡來。我再注意地去看海，海面却

漸漸平靜了。我不能够知道海底祕密。我底心痛楚着，我底精力幾乎因了失望而消失了。沒有一個人來看我，沒有一個人來對我表同情。

「時候還是很早，我不能够再留在海邊了。我便轉身回去，回到那開始在活動的街市裏去。我先走到貴族區域。在紅木修砌的馬路上跪着一排一排的奴隸，他們在那裏禱告，在那裏呼籲。我底眼前盡是些慘苦的臉。我走過他們底身邊，有幾個人拉着我底衣袖哭訴說：「完了！我們什麼都沒有了！我們底家，我們底親人，我們底一切全都沒有了！我們以後怎麼辦呢？有誰來解救我們？楊呢？我們底楊呢？他還活着嗎？他們不會傷害他嗎？」從聲音裏，從面貌上我都知道他們是一夜沒有睡，大概已經在這裏跪了一個整夜了。」

我咬緊着嘴唇，過了許久，才吐出一句話：「楊死了！我還想鎮靜這紛亂的心曲來和他們多談幾句話，然而巡捕來了，來趕他們去給貴族們，給高等人物服役了。他們得不到我底別的話，我已經把希望給他們打碎了。」

「他們中有幾個還帶着眼淚回頭來望我，像要和我說

什麼話似的，但也沒有說出來。我底眼光和他們底對射着。我忽然明白了他們底意思。他們好像在說：「如果將來有一天你來繼續楊底工作，你看，我們也會拋掉一切來跟隨你。」但是這樣的人太多了。大多數的人都低着頭不作聲像牲畜一樣地被巡捕趕着向前走，趕進每個貴族底府第去，高等人物底別墅去，會長底宮殿去。

「我望着，望着，我底心被憤怒漲滿了。我舉起手從空中劈下來，可惜這是一隻空手。我沒有什麼武器。我只得瞪着眼睛讓巡捕把他們趕走了。至於巡捕呢，他不敢看我，因為我究竟還是一個高等人物。」

「我沿着紅木的馬路開走，我想找着一個可以和我談話的人。然而馬路上異常清靜。每個府第和別墅底巍峨的大門關住了裏面的一切。每一家門口站了一個巡捕。在十字路口有一兩個高等國度的兵士在站崗，他們立在那裏，執着槍動也不動一動，恰像個蠟人。偶爾有一輛高國的鐵甲車在路中間馳過，或者一個高國兵士擲着槍在步道上開走。空氣是十分安靜，我萬想不到就在這附近的地方會有這幾天來的大屠殺發生。我疑惑我是在做夢，我使想像着

幾天以前的奴隸區域裏的景象。我向着奴隸區域走去，我以為會見着我平時熟識的人和熟識的地方。

「我走完了紅木的馬路，我便走進奴隸區域了。在交界的地方駐紮着一小隊高國兵士，我經過，並沒有被他們留難，因為我是一個高等人物。有幾個奴隸不知怎樣觸怒了他們，被他們縛在電桿柱上痛打。」

「我走了進去。我信步走着，因為我已經辨認不出來街道了。我底面前橫着燒焦的斷木和破瓦，堆得很高。我便跳了上去。我站在瓦礫堆上，引目四望。沒有什麼東西來阻攔我底眼光。完好的房屋都沒有了。到處都是瓦礫堆。有幾間房屋還剩了個空架子，裏面完全是空洞的；有的房屋倒塌了，只剩了一堵牆壁。有幾條街似乎還留着幾間房屋。」

「我認不出那裏是圓街，是月街，是雲街，是池街。我胡亂走着。我踏着瓦礫堆，有些地方還有熱氣。我非常小心，怕踏着沒有爆發的炮彈。在一堵牆壁下面躺着一具屍體，身上塗滿了血跡，是新近被殺死的，離這屍體不遠，有一個女人底屍體，她仰臥着，我看見了她底面貌。」

我認識她，這個年青的女人。她底住處和我們隔得很近。她時常提着籃帶我到市場去買菜，提着桶到廣場去提水。這個活潑可愛的女郎，她出嫁不到一年。現在却躺在這裏了。她底臉白得像一張紙，她底眼睛閉着。她底嘴微微張開，裏面還有血在流。她底身子赤裸着，下身盡是血。我想喚她底名字，在平時我們太熟習了。我底腦裏還深映着她底活潑的姿態。但是眼前的一切把我底幻象打破了。她躺在那裏，動也不動一動。我不能夠再看她了。淚珠迷了我底眼睛，我把手按着胸膛，毅然往前面走了。

「在路上我彷彿聽見一個熟習的女性的聲音，『科娜』好像那女人在後面喚我。我掉過頭，沒有一個人影。她底屍體靜靜地躺在那裏。忽然我被一個痛楚的思想壓倒了。我非常悔恨，我悔恨我來遲了。我想若是我早來一些時候，我還可以把她救出來，我還可以使她免掉那慘痛的命運。然而現在太遲了。如今顯現在我底眼前的不是她底活潑的姿態，却是她底流血的嘴。她底嘴張開，好像在叫着復仇。

「我走在路上，我底頭腦裏被復仇的思想裝滿了。這

女人底死給我帶來更大的感動。楊死了，但他把未完的事業交付與我，我還有安慰他的機會，至於這女人，我拿什麼來安慰她呢？拿什麼來補償她所貢獻的犧牲，洗滌她所遭受的凌辱呢？她死了！我不能夠幫助她，不能夠拉她起來向她絮絮地宣傳我們底新宗教，說將來一切都會翻過來，被踐踏的會得了安樂，做奴隸的會得了自由。這些話如今都沒有用了。我無論做什麼事，說什麼話都不能夠安慰她了！我憎恨，我悲痛！我覺得一個破壞的激情快要在我底體內發生了。我想毀滅一切，把這整個奴隸區域毀掉，不讓那些高國的佔據者留一個。但是從什麼地方去找武器呢？

「我走在路上，我用憎恨的眼光去看周圍的一切。一隊高國兵士在瓦礫堆上走過了。幾個奴隸躬着腰在瓦礫堆裏挖掘。一個老婦坐在她底成了廢墟的家門前低聲哭泣。另一個女人牽了兩個孩子找尋她底失去的丈夫。幾個老人一路上搖頭嘆氣。最悲慘的是一個十多歲的孩子，守着一具燒焦了的屍體痛哭，却被一個高國兵士在他底臂上戳了一刺刀。

「我走着，一路上遇見不少的奴隸，都低着頭不說一句話，好像盡是些影子。一個奴隸做着笑容恭敬地聽一個高國兵士說話；另一個高國兵士領着五六個奴隸在搬運東西。」

「我走到那些比較完整的街道了。那裏駐紮了大隊的高國兵士。他們有刺刀，有手槍，有機關槍，有大炮。我看見有些奴隸在服侍他們。但我却找不見一個女子，有的都是屍體。是的，沒有一個女子在服侍高國兵士，她們是臨死不屈的。我認識她們，我和她們住了這許久。」

「我又往前面走，我走到最後的一條街了。街上到處留着血跡，已經成了黑紅色。每一個人家都住了高國兵士，所有的大門開着，有些兵士在裏面唱歌。我走過一家門前，我認得那是楊總命的地方，但那裏也被高國兵士佔據了。全個奴隸區域裏已經沒有一塊乾淨的地方了。便是屈服了的奴隸也只得棲息在斷壁頹垣下面，他們所有的那一點有限的東西也給高國兵士拿去了。更慘苦的命運在他們底前面等待着。對於他們，我只有憐憫。」

「我走出來，路上遇着幾個高等國度的軍官，他們與

高彩烈地談論着，每遇見一個悲慘的景象總要發出幾聲笑語。他們好像在看演戲，沒有一點同情心。一個奴隸低着頭走，不留心把一個高大的外國軍官撞着了，他連忙向那軍官謝罪，却被軍官一脚踢倒在地上，那一隻沉重的馬靴！我看見那人撫着傷痕，默默地在掙扎，半晌爬不起來。然而那軍官却得意地對同伴說：「這般奴隸正應該被高國人拿來像豬一般地宰殺！」說完便揚長地去了！」

「我站在旁邊看着這一切，我不住地打擊我底胸膛，我底心痛得太厲害了！我並不去撫慰那個奴隸，因為我知道這時候話語沒有一點用處，我不能夠做一個虛偽的慈善家，因為我曾經和他們在一起生活過，然而如今我眼睜睜看着他們沉淪在黑暗的深淵，我却不能夠拯救他們。我太脆弱了。」

「是的，我太脆弱了！我不能夠幫助那些奴隸，我不能夠加害於那些屠殺者，佔據者。在反抗運動失敗，大批的奴隸被屠殺，我底楊殉了道以後，我却靠了是貴婦人的這資格回到被佔據了的奴隸區域來旁觀失敗的奴隸們底悲慘境遇和勝利的佔據者底殘酷行爲。我太脆弱了。」

「我走出了奴隸區域，好像離開了一個地獄。我又走進紅木的馬路。這時候馬路變得非常熱鬧了。許多汽車接連地飛馳着，成了兩根不斷的線。汽車裏坐的盡是貴族小姐和高等人物，或者貴婦人和貴族少年。每個宮殿，府第和別墅裏面都傳出來音樂聲，每家門口都站了兩排奴隸，恭敬地伺候客人底出入。到處是男人底笑聲和女人底嬌語。我現在走進另一個世界裏面了。」

「是的，在這一個人地方竟然分成了兩個世界。人們是並不互相關聯的。奴隸們在那邊流血，在哭泣，在受侮辱；而會長，貴族，高等人物卻暢快地在這裏笑樂。我起初有點不了解，但是不久我想起先前聽見的一句話：「這般奴隸正應該被高國人拿來像豬一般地宰殺，」我也就明白了。對於奴隸們，同情和正義是不存在的。這些東西是專爲另一些人設的。一切的希望都斷絕了。留在這一些人中間沒有一點用處，他們是不會出來站在奴隸一邊和高國人的佔據者反抗的。奴隸們底命運只有靠奴隸自己來決定。然而在這一次反抗運動失敗後，奴隸羣中的精英已經死亡淨盡了，剩下的一些都沒有力量來繼續奮鬥。」

「完了，我們底希望就這樣完結了。我不知道應該怎樣來實踐我底誓言，我已經無法來繼續楊底工作了。」

她說了這許久，才停住了話頭，長長噓了一口氣。

她底敘述引起了我底悲哀，我底憤怒，我底同情，我底眼淚。我竟然忘却了我自己，我彷彿就是那敘述中的主人翁，直到她閉了口，我纔從另一個世界裏醒過來，我纔發見我依舊在船上，在我底前面是黑漆漆的海面。這裏並沒有高國兵士，也沒有奴隸，只有她，一個貴婦人。就因爲她底存在便給我證實了一切。

我很想知道她底故事底結局，我很關心那些奴隸們底命運。我很希望她馬上接着說下去。我怕她一旦閉住口就不肯再張開。我焦急地望着她底臉和眼睛，那上面好像罩了一層薄霧，我不能夠知道她這時候有什麼感想。

忽然她把頭掉過去大聲對着海說：「海，你既然咆哮得這麼厲害，顛播得這麼兇猛，爲什麼你不起來把那島國的奴隸區域淹沒呢？海，你把我底楊底身體怎樣了，爲什麼不讓他來實現他底約言呢？我現在已經是力盡了！而我終於不能夠在這世界上找出正義來！」

這些話好像是一瓢冷水潑在我底頭上。我底希望完全斷絕了。我也掉頭去望海。海是那樣深沈，我不能夠知道牠底秘密。我還不能不想到那奴隸們底故事。我感到一種恐怖，我又感到一種絕望的憤怒。我等待着海浪高起來吞食掉我們底船，吞食掉這個沒有正義的世界。

(四) 「怒吼罷，奴隸們喲！」

「以後的事情怎樣呢？難道奴隸們底命運真是無法挽救的嗎？」我這樣問。

她起初不回答，好像沒有聽見我底問話。後來她把臉向着我，她底臉上閃耀着一種奇異的光，她加重地說：

「我做了。我成功了。我實踐了我底約言。」

「你成功了？」我驚喜地問。我幾乎不相信她底話。

她底話來得太不尋常了，我完全料不到。而且她底臉上沒有一點笑容，依舊是那樣深沈，這又使我起了疑慮。

「是的，我成功了。我把那些高國的佔據者全都滅絕了。」她憎惡地說，臉上現了堅忍的樣子。「幾年過去了，奴隸區域漸次恢復了從前的狀況。不，比從前繁榮得多，因為那已經是高國的佔據區域了。巍峨的大廈裏住着

高國人，在大廈後面是幾排窄小的樓房，在那裏奴隸依舊哀訴着他們底悲慘的命運。我回到那裏去了。我終於喚起了他們。我又一次把他們組織起來，像楊從前所做的那樣他們全都願意為自由犧牲。他們決心起來和佔據者拚命。於是在一個黑夜裏——」

她停了停，用手壓着被風吹散開的頭髮，然後接着說下去：「是的，在一個黑夜裏，奴隸們全都起來了。我們突然向着高國的佔據者攻擊，恰和他們從前攻擊我們那樣。他們沒有一點防備。這一次他們底犀利的武器是沒用了。他們抵禦不住我們底死命的進攻。許多的房屋起火了。這是我們自己焚燒的。我們焚燒了自己底房屋，斷了自己底歸路，表示願意和佔據者拚一次命。我們勝利了。高國兵士完全潰散了。他們變成了胆小的懦夫，他們跪着向我們求饒。我們認識他們，他們就是幾年前屠殺過我們的那般東西，沒有一個不是的。我們不能夠忘記，受害者底血還在我們底身上燃燒。我們不能夠放過他們，不能夠放過他們讓他們好去預備第二次的大屠殺。於是又經過一場戰鬥，我們就獲得了最後的勝利。我們真個把那般佔據

者全都滅絕了！」

她底臉忽然亮了一下，她又說：「這時候島國裏再沒有奴隸了！所有做奴隸的都離開了紅木的馬路，回到自己底區域來，住在佔據者底大廈裏。沒有一個人肯給會長，貴族，高等人物服役了。沒有一個再願意做奴隸了！」

「真的？」我又驚喜地問。「那般人又怎麼辦呢？他們不會來干涉嗎？他們沒有奴隸是不能夠生存的。」

「他們來干涉，來攻擊，都沒有用！因為這時候奴隸們已經變成強者了。他們戰勝了高國的佔據者，他們又戰勝了一切的攻擊者。」

「那麼那些高等國度呢，牠們不會像高國那樣派遣軍隊來嗎？你們又怎麼抵抗那許多軍隊呢？」我關心地問。

「然而我們終於勝利了。我們把一切的敵人都滅絕了，因為我們變成了強者。我們用自己底血爭得了我們底自由。從這時候起島國裏再沒有什麼會長，貴族和高等人物，也沒有什麼奴隸。都是一樣的自由的人！楊底事業完成了。他底理想實現了！」她說到這裏便長長嘆了一口氣。

「真的，竟然有這樣好的事情！爲什麼我先前不曾聽見說過呢？」我歡喜得差不多要跳起來。

她不同意我，却又掉頭去看海。

「這樣重大的消息，爲什麼我以前一點也不知道？那個國度如今還存在着嗎？」我快慰地問道，我急切地等待着她的回答。

她掉頭來，仰望着天嘆了一口氣，慢聲回答我說：「那個國度只是在我底理想裏。那只是一場夢。」

我不懂得她底意思。她底態度是很嚴正的。她決不會和我開玩笑。但是她剛才說的那些話又是什麼意思呢？我心裏開始在推想。她又說話了：

「我方纔所說的一番話只不過是我底理想。那真實的故事是沒有結局的，因爲現在我們並沒有勝利。島國的奴隸區域依舊被高國兵士佔據着，奴隸們依舊在會長，貴族，高等人物底三重剝削下面討生活，依舊在高國兵士底槍刺下面哭泣呻吟。」

「什麼？這個消息是假的嗎？這只不過是你底理想嗎？呵，你把我欺騙了！」我因了絕望而變得憤怒了，我

忍不住這樣責備她。

「爲什麼欺騙你呢？」她冷靜地說，但我看得出來這冷靜只是表面的，她底心裏有着什麼東西在燃燒。「這樣的事本來是做得到的，只要奴隸們下了決心，大家一致團結起來去反抗暴力，他們一定會得最後的勝利。是的，我相信他們一定會勝利。」

她略停了一會，又換了一種語調繼續說下去：「然而我所看見的現象却和這相反。奴隸們似乎是被大砲和機關槍駭得不敢抬頭了，再不然就是他們已經疲倦於鬥爭了。我沒有方法喚起他們。……我失掉了楊以來這許多時候我並沒有懈怠過我底工作，我並沒有浪費過我底光陰，我確實盡力做了我所能夠做的。我繼續生活在他們中間，和他們接近，用盡力量去鼓勵他們。我和他們談起楊底故事談起大屠殺底故事，談起高國兵士怎樣佔據奴隸區域底故事。我又對他們談起楊底宗教，以及奴隸們怎樣可以變做強者底故事。我對他們談了許多許多。可是我並沒有得着回音。他們漸漸地不敢親近我，不敢相信我了。我差不多被他們視作一個不祥的女人，像女巫一類的東西，不會給

他們帶來幸福，只會帶來災禍。

「我愈過愈是孤獨了。在奴隸羣中間我是孤另另的一個自由的人。自由嗎？呸！在我周圍的衆人都做奴隸的時候，我怎麼會得到自由！我應該說我是愈過愈感覺到不自由了。我差不多找不到一個可以和我談話的人。我底周圍的確只有一些奴隸，身心兩方面同時屈服的奴隸。」

「從前的時代是不會再來的了。那些懂得自由的奴隸中間的精英已經喪失淨盡了，喪失在那一次的大屠殺中，剩下的一些都是甘願在高國兵和島國貴族底兩重統治下面低頭的。爲了個人底身家性命，爲了那卑賤慘苦的生存，他們居然會賣掉一切。「反抗」這個名詞變成了不祥的符咒，再沒有誰敢想到站起來做一個自由的人。」

「然而我也算把這一切忍耐下去了。在這種環境裏我工作了兩三年。我沒有一天懈怠過我底責任。可是結果我只得了幾個同情者。是的，幾個同情者。他們是很勇敢的，他們了解我，同時也懂得自由，願意爲自由犧牲。但是單獨的幾個人又能夠做什麼呢？」

「希望愈加淡了。在這些日子裏我每晚上都夢趕到海

邊去。我去看海，去看我底楊是否要實踐他底約言，這時候我只有盼望他來實踐復仇的約言，因為我差不多完全沒有勝利的把握了。

「每晚上在海邊我都見着同樣的景象：一片黑漆漆的海面，海不住地在咆哮在顛播，有時候也顯得很可怕，可是却決不能夠使人相信牠有一天會把全個奴隸區域淹沒了的。」

「每晚上從海邊回來，我就好像落在冰窖裏一般。我常常連走路的勇氣也沒有了。我走過高國兵士底營房，總要聽見一些歡樂的淫穢的歌聲。在大街上時時有高國人鞭打奴隸的事。奴隸們整日被凌辱，被踐踏，受飢寒，吃鞭打，給人服役，比從前還悲慘，然而他們如今連訴苦的胆量也沒有了。他們走在路上，縮着頭頸，或者低着頭，不說一句話，或者露一個疲倦的不自然的笑臉。他們不像是人，只像一些影子。」

「在這種情形下面我實在不能夠再忍耐了。我每次每次對自己說：『等着罷，將來總有一天什麼都會翻轉過來的。』但是我已經等了幾個年頭了，而希望還是那樣渺

茫，情形和從前一樣，甚至比從前更壞。

「我們，我和那幾個同情者實在不能夠再等待了。我們決定不再去做那種徒然的喚醒奴隸的工作了。我們願意把生命拿來孤注一擲做一次痛快的嘗試。我們要用這幾個人的力量來完成楊底志願。我們要和高國的佔據者拚一次命。」

「我們差不多快要準備完全了。然而一個黑夜裏，又是在黑夜！我得着消息：我底幾個同情者完全被捕了。同時又有五六個高國兵闖進我底房間裏來搜查。所有的物件都被他們翻看了，他們得不到什麼證據。一個軍官半客氣半命令地對我說話，要我馬上離開奴隸區域。」

「我問他們爲什麼要我離開。他們並不說一點理由。我和他們爭辯，但也沒有用處。我罵他們，他們竟然像沒有聽見。」

「後來他們護送我離開我底住所。他們沒陪伴我到船上。他們強迫我離開了島國。他們口口聲聲說護送，說陪伴，而事實上我却被他們放逐出來了。」

「離開了島國，我又到過不少的地方，在那些地方也

有我可以做的工作，在那些地方也充滿了壓迫，慘痛，在那些地方也有着像奴隸一流的人；然而無論什麼時候我總不能夠忘掉那個島國和島國的奴隸區域。我更不能忘掉的是那幾個被捕的同情者底命運以及那許多許多匍匐在兩重統治下面甚至不敢呻吟訴苦的奴隸們底命運。我每一想到這些，我就恨不得馬上回到島國去。然而在我和島國之間不僅隔了幾道海洋，而且還隔了種種人間的障礙。在那裏已經沒有我立足的地方了。

「我常常對自己說：『忘掉罷，忘掉那島國的事情罷——爲什麼定要堅執着去實踐你底約言呢？世界是那樣大，你可以工作的地方也很多。你何必一定要到那島國去繼續楊底工作呢？』然而這也沒有一點用處。女人底心是不容易忘記什麼的。那憎恨已經在我底心裏生了根了。而且尤其是當我打算忘掉舊事的時候，那一切楊底面貌，許多奴隸底面貌，連接的瓦礫堆，燒焦的屍體，朋友們底血，少婦底赤裸的身體和那像是在喊叫復仇的嘴，那一切都非常明顯地現在我底眼前了。我不能夠忘記，我什麼也不能夠忘記！

「我實在不能夠忍耐了。從報紙上我常常聽到島國的消息。那上面總是充滿着不幸，慘苦，血淚。奴隸們底不幸，奴隸們底慘苦，奴隸們底血淚已經越過了幾道海洋而達到我底身邊了。無論我走到什麼地方，我都會知道島國底消息。差不多每一天的報紙都要帶來一些新的血淚。高國兵士底壓迫，島國會長，貴族以及高等人物底剝削，這些只是繼續不斷地增加。奴隸們底負擔比在任何時候都要沉重。這時候全個島國真正是被奴隸們底血淚淹沒了，從那血淚的海中還時時透出一一些佔據者和剝削者底歡笑聲。

「我實在不能夠忍耐下去了。我決定要回到那裏去，要不顧一切地回到那裏去。即使那裏只有死留給我，我也要回去。我不能夠再在各處漂游拿悔恨的思想來浪費我底光陰了。

「我果然回到島國去了。當我看見海邊的新建築和插在那些建築頂上的高國旗幟時，我底心裏不知道是怎樣地激動。我恨不得馬上就上岸去，馬上就做出一些事情。然而我底計畫都成了泡影。我一走上岸，就被高國兵士接待着。他們把我拘留了幾天便又用原船送我離開了。第二次

我回來連上岸的機會也沒有。但我並不灰心。我又進行第三次。這一次我是成功了。我到了島國，上了岸，他們一點也不知道。

「在奴隸區域裏我找到一個熟人。我前一次和他見面時他差不多還是個孩子，現在他已經長成了。他是我底同情者。前次我們底計畫失敗後，他因為年紀很小，沒有人疑心他，所以他現在還是很安全的。他含着眼淚告訴我那幾個被捕的同情者底命運。他們是在牢獄裏被高國兵士慘殺了的，沒有一個活着回來。他又對我詳細訴說着這幾年來他底遭遇和這島國裏的一切情形。他又告訴我他怎樣奮鬥，在那些屈服的奴隸羣中怎樣孤獨地宣傳着楊底宗教。他說他怎樣焦急地等待着回來，回來繼續從前的工作。他是那樣興奮。從他底談話和舉動上我就看出了熱情底滿溢。我了解他了。」

「這「孩子」，我這時依舊稱他做「孩子」，在這「孩子」底身上我看出了一個勇敢的人，一個和楊一樣勇敢的人。我底希望又復生了。我想這一次我們一定可以做出一些事來。於是我們開始了工作。」

「事情在最初好像很有希望，我們進行得很順利。我們開始把奴隸區域裏的沉寂的空氣打破了。我們得了一些新的同情者，又得了更多的同情者，他們信賴這「孩子」像從前另一些人信賴楊一樣。我們做得很秘密，沒有被外面的人知道。我一面工作，我底心裏充滿着快樂，我想這一次我的事業一定會成功了。」

「在這些日子裏我也時常出去，時常到海邊去望海，去看那吞食了楊底屍體的海。自然我是化了裝出去的，那些高國兵士不能夠認識我。而且我出去時多半在夜晚。」

「如今在海邊我却不能夠看見那一片黑漆漆的海面了。在那裏泊了無數的汽船，每一隻都是燈光輝煌，照耀得像在白晝；每一隻船上充滿着笑話和音樂。岸上聳立着一長排新的建築，每個建築底窗戶都是大開着。我底眼光穿過窗戶看見了那些高國佔據者底夜生活。我看見了賭博廳，我看見了跳舞會，我看見了酗酒的地方。在那些建築裏面，在那些汽船裏面高國的男女在調情，在作樂，猶如島國的酋長，貴族以及高等人物在宮殿裏，府第裏，別墅裏那樣。同時在旁邊伺候，服役，諂諛的也是那般島國

的奴隸。

「從前的景象如今完全看不見了。海也不咆哮了，不顯播了。牠變得非常平靜，好像特地來給高國的享樂者助興一般。」

「看着這些景象我只有心痛。所以我每一次從海邊回來，總是帶回了一些陰鬱的思想，這思想常常給我驅散了快樂，驅散了希望，要等着那「孩子」來安慰我，拿他底熱情來鼓舞我，我才能夠恢復我的勇氣。」

「那「孩子」屢屢勸我不要到海邊去。但是我並不聽從他底話。我說我到那裏去是要拿那些景象來灌漑我底復仇思想。我說我正需要着陰鬱的思想，才可以使我變得更加殘酷。」

「我依舊時常到海邊去，我去望海。可是我底心情和從前完全不同了。我不再把我底希望寄託在海上了。我不再相信牠會那樣兇猛地咆哮起來把這個奴隸區域淹沒掉！我是來問牠究竟把我底屍體屍體怎樣了。然而我永遠得不到着回答。」

「不管這一切，我們底事業漸漸地有了大的進展。後

來我竟然沒有時間到海邊去了。同時外面傳說高國兵士已經知道我回來，正在探訪我底蹤跡，我不得不小心防範着，而且那孩子比我自己還更注意到我底安全。他堅持地不要我出去。」

「我們加倍努力地工作，爲了要使我们底事業早日成功，免得被高國兵士來破壞。但是我們却沒有那樣多的時間，因爲災禍就已經來了。」

「有一天那孩子突然病倒了，接着在同情者中間就發生了糾紛，因這糾紛而起了一些裂痕。我雖然還是努力不懈地繼續工作，而且爲他們排解，但是也沒有一點效力。在很短的時間裏兩個派別底對立就成功了。於是在一個黑夜裏，是的，又是在一個黑夜裏，那高國兵士作惡的時間總是在黑夜！我底秘密的住所被包圍了。十幾個高國兵士來把我捉了去。」

「這一次他們宣告說不再釋放我了。他們稱我做「可怕的婦人」。他們說不是有人告密，他們還捉不到我。他們把我帶到一個秘密法庭去受審判。我在那裏一句話也不說，他們也把我沒有辦法。因爲我究竟是一個貴婦人，所

以他們對我也還客氣，並沒有用刑具來拷問。

「審判底結果我被判決終身監禁。我並不替我辯護，因為我這時候是在他們底手裏了。是殺是囚，只有由他們來決定。」

「從此我底希望完全斷絕了。在一個非常窄小的囚室裏我找着我底新世界。我被判定永遠住在這個小房間裏，再不能夠活着出去。一天從早到晚只能夠看見同樣的東西：黑暗的牆壁；伸手達不到的小窗洞；一張小方桌，一張床，還有一點零碎的盥洗用具。沒有空氣，沒有陽光，沒有人聲。」

「我整天被過去的陰影壓迫着，被失敗的悲哀折磨着，被對於同情者（尤其是那孩子）的思念苦惱着。我時而悲哀，時而憤怒，時而擔心，時而思索復仇的計畫。我沒有一晚上闔過眼睛。所以不到一個星期我就患病了。我自己以為這一次我底事業會永遠終結了。」

「但是高國的佔據者却不願意我死，他們却聘請了醫生來給我治病，又把我移到另一個地方。我底新住居是比較舒適多了，外面是一個花園。房裏的布置也還不錯。我

現在並不缺乏什麼，只是沒有自由。

「我起初很奇怪他們為什麼這樣優待我，後來我才知道這是我底父親底力量。我被捕的消息傳到了父親底耳裏，他便到高國佔據者這裏來設法援救我。他本來可以把我救出來，然而我不肯寫悔過書，不肯答應跟他回家去過從前那樣的生活。所以他終於失敗了。我們見了面，恢復了父女底感情，但是我却不肯為着他犧牲我底信仰。」

「不管這個，我依舊出來了，回到活動的人間來了。這是那個「孩子」救我出來的。他自從得到我被捕的消息就從病床上爬起來想着援救我的方法。他終於成功了，而且並不要多久的時間。」

「在一個黑夜裏，又是在黑夜！他居然設法把我救了出來。他把我弄到他底家裏過了一晚，預備送我離開島國。這晚上他告訴我許多事情。我才知道同情者裏面果然有人出賣了我們，因此除了幾個投降者而外，大部份都被捕了。我們底努力完全付之東流。我現在除了離開這裏外，再沒有別的路。」

「我在第二天本可以動身的，但是一件事情留住了

我。那「孩子」突然又病倒了。他吐出多量的血。他底病本來沒有全好，這些日子裏，爲了援救我的緣故，未免勞苦過度，尤其是昨天晚上。他爲了我犧牲自己底健康，我決不能夠拋棄他走開。雖然他極力要我走，但我終於留下了。我留在這裏服侍他，我以爲這樣多少可以報答他。而且這時候又有一種東西把我牽引到他底身邊，這就是愛情。這是我在囚牢裏發覺出來的。是的，我愛他，我不願意離他。

「我在他這裏住了快一個星期，他底病依然沒有起色，外面的風聲似乎很緊，時常謠傳高國兵士要搜查全個奴隸區域。他又勸我馬上離開島國，我堅決地回答他說：「我要留在這裏看護你底病。你一日不愈，我就一日不走。」他看見我底態度這樣堅決，也就不再勸了。

「這天晚上，我已經睡熟了，忽然被一個聲音驚醒起來。我看見那孩子倒在地上，開始在喉鳴。我連忙下床去看他。他一身都是血污，地板上有一把小刀。我底心不禁猛烈地戰抖起來。我明白了。我拿了水來洗他底傷痕，我撕下一塊衣襟來塞他底傷口。我要把他扶到床上去。然而

他搖手阻止我。他微笑地說：「現在你可以走了。」

「一陣感動佔有了我。我不願一切跪下去捧着他底臉狂吻，我一面狂叫着：「你要活起來，你要活起來。」

「他睜大着眼睛，一面微笑，一面掙扎。他說：「我要死了，我現在可以告訴你一句話。我愛你，我死了也愛你。」

「這句話我等了許久了，到現在才被他說出來，然而已經太遲了。這幾年來我只找到一個勇敢的人，他把我從囚牢裏救了出來，而他却爲了愛我的緣故自己割斷了他底生命。在埋葬了我底軀以後如今又要來埋葬我底另一個愛人。我底悲哀太大了。我底女性的心靈被觸動了。我不能夠再支持下去。我伏在他底身上暢快地哭起來。

「他用手撫着我底頭髮，聲音清晰地說：「利娜，你不要哭，不要悲痛。我是不要緊的，你要活着，你要活下去！我們底事業才開始咧！我死在你底懷裏，我很快活。……我愛你，我死了也愛你。只要你還活着，還活着來繼續我們底事業，我死了也沒有什麼遺憾。……我這許多日子來只有一個思慮，就是關於你底安全，現在你出來了，

我也放心了。……你現在快離開這裏罷！他們隨時都會來的。……爲什麼還要哭呢？我底病反正不會好，早點死也是痛快的事。……不要灰心，不要因失敗灰心，你要去繼續工作。你要努力把那般奴隸喚醒起來，要他們怒吼。奴隸底怒吼會把那些佔據者，剝削者底歡笑淹沒的。……呵，我底眼睛黑了，我看不見你了。……呵，讓奴隸們怒吼起來！怒吼……怒——吼……」

「那孩子就這樣地死去了。我底哭聲把他喚不轉來。失了他我不僅失掉一個最勇敢的同伴，我還失掉了一個愛人。這許久我就愛上了他，可是一直到他才向我吐露他底愛情，使我連對他敘說愛情的機會也沒有。我們就這樣地永別了。」

「我現在應該走了。他說得不錯。我應該活着，活着來使奴隸們怒吼起來，怒吼起來把那些佔據者，剝削者底歡笑淹沒掉。」

「我站起來拭了臉上的淚痕。我把他底臉望了一會兒。我又俯下去和他接了最後的一吻。我就毅然地走了。我把他底屍體留在房裏讓別人去處置他。我不能夠像埋葬

楊那樣地來埋葬他。所以就在如今我還不知道他底屍體是在什麼地方。」

「不管這算不算是結局，我底故事就是這樣完結了。這是我料想不到的事。然而兩年多的光陰又過去了。」她說到這裏便住了口。她伸手把眼睛拭了一下，因爲那裏面已經蓄滿了淚珠。她底臉顯着黑暗的遠處，她好像在回憶當時的情景。她底黑髮被風吹得差不多直立起來像獅子的鬃毛。她底頭突然顯得很大了。她轉過臉來，我似乎看見了兩隻血紅的眼睛。

「這兩年來我走過了不少的地方，恰像走過人心的沙漠，我永遠是一個孤獨的人，」她呻吟似地繼續說。「到處我都看見奴隸，我找不着一個勇敢的男子，像楊和那孩子那樣。所有的人都死了！然而那血的誓言是不會死的，牠永久存在我底心裏，這幾年來我從沒有忘記過牠。牠每天燒着我底心，使我不能夠有片刻的安靜。我會幾次對自己說：「你忘了罷，爲什麼老是想着那些事？你也可以放棄一切去過點安靜的生活，像那許多男子一樣。」但是我不能夠，因爲一個女人底誓言是永久的，是不能夠

被忘掉的。我於是又對自己說：「你要遵守你底誓言，你要堅持下去，即便全世界的人都站在你底反對方面，你也應該用盡你最後的力量去完成你底事業」……」

她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接着又自語似地說：「如今兩年多的光陰又過去了。我依舊孤另另地到處漂泊，我不能夠回到那島國去。我依舊不會聽見奴隸們底怒吼。要到什麼時候奴隸們纔會怒吼起來呢？……我實在不能夠忍耐了。我要聽那吼聲。怒吼罷，島國的奴隸們！你們怒吼起來，咆哮起來，就像這海一般！」

她閉了口，便又用手去搖撼鐵欄杆。鐵欄杆發出微弱的叫聲，這顯然是和怒吼聲差得遠。我不能夠說話，我被一種恐怖的思想佔有了。我不看她，我只看海。我底耳裏充滿着風底怒吼，海底咆哮。我底眼睛是一片不住地顛動着的黑漆漆的海面。別的一切都沒有了。好像島國的奴隸們真個怒吼起來，他們底吼聲已經通過幾道海洋而來到我底耳邊來了。沒有會長，沒有貴族，沒有高等人物，沒有高國的佔據者。我底眼裏沒有他們底影兒；我底耳邊沒有他們底笑語。只有黑漆漆的海面，只有從海裏透出來的奴

隸們底怒吼。海面不住地增高，不住地顛搖，好像馬上就要壓過船頭，把我們這隻船，把全世界淹沒掉一般。

「你看！」我恐怖地，激動地指着海面對她說。「那不是奴隸們在怒吼嗎？」

「不，」一個冷峻的聲音回答我。「那只是海底咆哮。海永遠是這樣地咆哮着，牠已經咆哮了許多許多年了，可是除了一些船隻外，並沒有看見牠淹沒過什麼！」

「海呀！你究竟把我底揚怎樣了？爲什麼不讓他怒吼起來？」她獨自對海說。

「我要回去，我要回到那島國去，我不能夠再漂泊了。便是在那裏只有死等着我，我也要回去。」她說着，一面接連地搖頭，恰像獅子在抖動鬃毛。我彷彿看見一雙血紅的眼睛不住地在我底身上晃。

「來，跟着我來，到我底船裏來，我有東西要拿給你看，我從前在高國佔據者底監獄裏寫的東西！」她突然定住了身子伸出手抓住我底手膀用一種命令似的聲音說，然後放鬆了我底手膀逕自拔步走了。

我並不推辭，而且我也不想推辭，我就默默地跟着她走了，因爲這時候我已經被她底全人格所佔有了。（前篇完）

「三人行」之二人言

讀「三人行」

蘇汶

時常從文藝創作底技術方面想起了人物底典型這問題，我固執地感覺到，大多數夠得上說到成功的作品，是

往往把人物底描劃融化在整個故事裏，融化在這故事四周圍的每一件瑣碎的敘述裏。作者創造着活的人格，然而在他下筆的時候却似乎並沒有把這任務嚴重地擔任起來。我意思是這樣：他不會叫他底腳色來作一次關於自己底人生觀的自白，也不會叫旁的人來作一次關於這腳色底人生觀的分析；譬如說，「我是一個悲觀的人」，或是「他是定命論者」。他更不會到沒有辦法的時候請當事人底日記或是書信出來幫忙。「我發現自己底思想是改變了，我……」諸如此類，雖然話也許說得漂亮一點。文藝底效果是在暗

示，不是在老老實實的表白。

我不過是時常這樣想。我沒有敢大胆地擔保說所有成功的作品都是如此，或應當如此。我祇是依據了至今還留在自己記憶裏的幾部技術較進步的作品來說一些所想的話而已。

在沒有讀茅盾底新著三人行以前，我就聽到一位朋友說起這是一部描寫典型的作品。三個典型。一個是吉阿德先生，一個是虛無主義者，而第三個，我底朋友却似乎並沒有說清楚是怎樣的人物。過去讀茅盾底小說的經驗使我在當時就形成了對於三人行的一些自然是模糊的概念；我就又連帶地想起常想的話來，如前面所寫，縱然這種「讀

前感」，在自己看來也是十分危險而且可笑的。

終於費了兩個半天的勁把三人行連着細讀了兩遍。十分慚愧着自己底短視，因為我在讀第一遍的時候竟沒有把許多重要的關鍵看清楚。然而，也許是作者寫得太模糊，而需要讀第二遍才明白的讀者亦不祇是我一個：總之，我是不得不這樣地安慰自己。

「讀後感」和「讀前感」不幸竟沒有遠的距離。對話時常是論文，是演說，或甚至是詩。而且替每一樁事情都給配上一個關於所謂思想這一類東西的特寫的那種努力，是一步也沒有放鬆過的。我敢說作者並不是祇能用這種手法來寫，例如包含在宿莽裏的一部分短篇便絕對不如此，尤其是那一篇以氣魄底雄偉突過作者自己底一切作品的大澤鄉。就是性質與三人行相類似的三部曲等作也要不同得多。

可是也許茅盾之所以會受一般青年底歡迎者正在此；假使竟是，那麼我要把一切都歸罪於可憐的讀者了。

有人會怪我算是在寫着一篇批評文字而祇從這些小地方着眼。「技術不是一切；我們要看效果，整個的效果，」

他會說。

其實，批評這個大帽子我是當不起，但再從內容上給三人行一個相當的檢討却也樂於嘗試。

三個人：許，雲，惠，都沒有完全的名字。

許，「一個中國式的吉訶德」（頁七五），是以戀愛失敗始，以被殺終；他底故事佔據了全書底一半（從第一章到第九章）。從第一章到第五章是灑滿了「頹喪」，「眼淚」，「命運」，「孤獨」，「不一定」，「不可知」這些字樣；「把一切都交付給忍耐和期待這兩個可靠的顯問題」（頁二六），他是這樣想的。我最初竟以為許便是那個在我底腦筋裏早就寫了預約券的虛無主義者，萬想不到在第六章上他是開始「變」了，「變」而為吉訶德。於是，救秋菊那個婢女，失敗（第八章）；救王招弟那個女學生，這位現代的俠客便送去性命（第九章）。這樣地結束了一個人。

我記得吉訶德是那種根據着極堅決的信仰而自始至終盲幹的人底代表。一個永不會懷疑的強者，而許在最先幾章裏却正是一個什麼都懷疑的弱者：這個兩極端的「變」，

決不是單單死了一個母親這件事所以說得明白的。也許作者以為「關鍵中的關鍵」（頁四十三）是在馨那個女子身上，可是馨和許底關係底破壞是在原書開始幾頁上就點明了，許在那時候所構成的人生觀是「把一切都交給忍耐和期待」。寫轉變大概是現在的時髦，可是一切轉變總得有個根；假使也學點時髦，那我可以說，總得有個潛伏的矛盾。許底轉變我們却沒有地方可以找着這個根。

第二個雲也變，不過他底變沒有許那麼顯然，那麼極端。起初認為「生活問題比什麼都重要些」（頁七）；後來，當然，也是在受了某種刺激之後，他是一個冷靜的革命者。

縱然雲底成為革命者，原書裏並沒有明顯地說。可是照經驗，凡是一篇小說寫到模模糊糊的地方，總不是性慾便是革命。捻熄了電燈後的密點是表示性交；主人公看看錶，說「四點鐘還有事情」，而不把這事情說出來，那便多份是要去參加一個什麼秘密集會。沒有錯。而這一次我也是這樣地猜到雲在「大都市裏混」（頁一一一）些什麼的。

雲沒有像其他二人那樣地遭到悲劇的結局。「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也許作者所認為應得「師」法的便是他。可是雲在全書中祇時處了一個陪襯的地位，（也許反過來，寫旁人也正是寫雲，那我可不知道），祇有在從第十到第十二這三章之內被正面地寫着，第十三章底中心描寫實際上是已經移轉到了惠身上去。

作者儘量使這位革命者平凡化。惟其平凡，作者沒有在他身上有許多的話說；我也一樣。簡單說，平凡是一切。

惠那個虛無主義者做了後半部底主人。他似乎沒有變，在第七章我們就看到他縱然相信着「至善至美世界的奇蹟」，而「在矛盾混亂中所產生的向前進展，他就不能了解，而且反感到醜惡」（頁五一）。冷笑的態度是從頭起保持到底的。在他們「領教」——他說：「我總算是領教過了！」（頁一〇七）——過所謂「這件事」（頁一一〇）之後，惠是感到「火太熱，血太腥」（同上）了。在這兒，作者才真正地抓到了一個典型。他底反抗性不允許他和舊社會妥協，而一方面新的使命却「誰也不能被委託

去執行』（頁一〇八）。這種痛苦是普遍的，惠便是在這苦痛的矛盾下發了狂。

作者借用馨底一段故事來磨尖了惠底矛盾，使讀者感到他底發狂不但沒有像許底故事那樣地牽強，而且是極自然的。這是巧妙的手法。惠有意無意地用他底悲觀哲學來教馨墮落；但到她真個受着他底影響而墮落了之後，他底反抗的血却又重新燃燒；終於，以馨為化身的悲觀的惠和再生了反抗的惠底衝突是找不到第二條生路了。

假使這一段故事被寫成一個獨立的短篇，我想結果是定要比目前這部三人行好得多；就是放在三人行裏面看，惠底寫照也不失為全書最精采的一段。祇是寫得太模糊了一點，正如前面所說，要人看兩遍；可是這個，我們不能完全怪作者。

談談「三人行」

易嘉

當我們讀完這篇小說的時候，我們最初的感覺就是：這篇東西不一口氣寫的，而是斷斷續續的湊合起來的。因

在像醫生似地輪流檢驗了三人行中三個人之後，似乎該來說幾句總結似的話。

處處是由雲來和許和惠兩人對照，以說明雲底思想和行動是正確；關於這個要涉及到作者底命意這一類問題上去的話，我自覺不配來多說。若是祇視為一部文藝作品，這三個人似乎還缺少一點連環性。既成為長篇，我是不得不替那精采的幾章可惜。寫做幾個短篇不是更好嗎？而且作者所打算要造成的那種效果也未必會因為寫成短篇而會有所損失。

轉輾地聽到說作者自己也承認這是一部失敗的作品。也許作者所自以為失敗的并不是在如上所說的那幾點；我終於寫成了這麼一篇簡短感想。

是感想，我還要重說一遍，說不上批評。

此，在全部的結構方面，我們不願意再來詳細的批評。例如，這篇小說的開始也許離着滿洲事變很遠呢，而最後方

才很偶然的用滿洲事變來點綴一下。照出版的年月推算起來，寫這幾段「點綴」的時候，最近也總在一九三一年的十月間。而小說結束得這樣匆促，簡直沒有發展對於新起來的反帝國主義高潮的描寫的可能。一切都是局促的，一切都帶着散漫的痕跡。

三人行的題材本來是舊社會的渣滓，而不是革命的主動部隊。這並不要緊。革命的部隊也需要看一看敵人勢力的外圍是些什麼樣的傢伙，是個什麼樣的形勢。問題是在於三人行的立場是否是革命的立場。

不錯。三人行裏一個姓柯的說：

「從前的痛苦是被壓迫被榨取的痛苦，現在的，却是英勇的鬥爭，是產生新社會所不可避免的痛苦的一階段……你以為新社會是從天上掉下來，是一翻掌之間就……劃分為截然一個天堂一個地獄麼？」

這是三人行作者的立場，作者是從這個立場上企圖去批判他所描寫的三個人。這是革命的立場，但是，這僅僅是政治上的立場。這固然和作者以前的三部曲（幻滅，

動搖，追求）的立場不同了，——所以說三人行是三部曲的繼續或者延長——是不確的。然而僅僅有革命的政治立場是不夠的，我們要看這種立場在藝術上的表現是怎樣？

三人行之中的三個人是誰呢？一個是貴族子弟的中世紀式的俠義主義（姓許的），一個是沒落的中國式的資產階級的虛無主義（叫惠的青年和馨女士），一個是農民小資產階級的市儈主義（叫雲的青年）。作者要寫他們的破產和沒有出路，寫農民的子弟怎麼樣轉變成革命營壘裏去。姑且不論作者的寫法，——是脫離着現實的事變，並且沒有構造一種假定的事變來代表社會的現實，而只是為着這三個人物描寫一些布景，這本來是機械主義的公式的寫法，而且是沒有中心的，沒有骨幹的。這姑且不去說牠。

只說作者所要寫的「三個人」罷。

第一個「人」是俠義主義。這裏的姓許的算是要「為着正義而鬥爭」，他用他個人的力量去救幾個苦人，他還想暗殺搗煙燈放印子錢的陸麻子。作者把他的無聊，可

笑，討厭，他那種崩潰的書香人家的頹傷精神，却還寫得露骨，相當的透澈。這種英雄好漢的俠義主義，在現在的中國的確有些妨礙着羣衆的階級的動員和鬥爭，在羣衆之中散布一些等待主義——等待英雄好漢，這是應當暴露的。

可是，第一，這種俠義主義，並沒有發生在現實的崩潰的中國貴族子弟之中，而在於平民小資產階級的浪漫青年，尤其是在失業破產的流氓無產階級，各種各式的祕密結社，——畸形的俠義主義表現在現實的所謂下流人的幫口裏面。而中國的貴族並沒有懺悔，並沒有幹什麼俠義的行動，（勉強的說起來，除非是五四時期的「往民間去運動」，那可是和九一八事變隔着兩重高山呢）。中國的貴族子弟至多只會夢想要做諸葛亮和岳飛，想把騷動起來的民衆重新用什麼精忠賢能的名義壓下去。第二，因此，作者描寫的姓許的截然分做兩段：一段是頹廢而無聊的討厭傢伙，一段是幹起俠義行為來的傻瓜，這兩段中間差不多看不出什麼轉變的過程。即使有，也是勉強的。中國的書香貴族的子弟本來就只會頹傷，不會俠義。勉強要他俠

義，他也決不會去暗殺皇帝和總長（像民意黨那樣），而只會想去暗殺什麼燕子窠的老板。多麼可憐！三人行之中的姓許的可憐，而三人行的作者就在這方面也是部份的失敗了。

第二個「人」是虛無主義。中國式的資產階級，所謂商人，當然不是現代式的上海工廠和公司的老板，而是莫名其妙的「商界」：也許是錢莊當舖老板，也許是做南貨業洋廣雜貨業的，也許是什麼小作坊的店東……他們之中大部分是在沒落的過程之中，他們願意人家用「小」字稱呼他們，這是「小」老婆的「小」字，也就是「小」資產階級的「小」字。這種商界子弟，看看生意經輪不着他們這一輩人做了，世界上的一切都黯淡下來……自己的力量是異常的小（這可是真正的「小」了），而又要在「夾攻中奮鬥」！所以由他們看來，兩邊都不好：

「一切都破棄了罷，一切的存在都不是真的，一切好名詞都只是騙人」。……「一切都應當改造，但是誰也不能被委託去執行。」

這就是惠的虛無主義。對於他，舊社會是應當改造，

而革命又太醜惡。那種笑罵一切的態度，可以用來「安慰」一下羣衆，也正可以堵住革命的出路，因為革命也「只是騙人」罷了。資產階級的某些階層因此拚命的發展着這種虛無主義，企圖籠絡住羣衆。（誰大致看過民國元二年直到現在的禮拜六派李涵秋之流的小說，他就可以知道）。這種虛無主義是用打破一切信仰的「高超」態度來鞏固對於現在制度的信仰。這的確是值得嚴重注意的，值得用力來打擊的。

可是，三人行之中對於虛無主義的攻擊太沒有力量了，彷彿是打人家一個巴掌，反而把自己的手心打痛了似的。第一作者描寫惠和馨，寫得叫人憐惜起來，這是最粗淺的讀者也覺得到的，而讀者之中的大多數正是這種粗淺的看法。惠在小說裏面差不多沒有行動，只有言論。因為他不行動的緣故，所以他沒有受着什麼「現實」的緊箍咒（看原書一一五頁）。於是他的言論越發顯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了。——例如他「對於一切都搖頭」：什麼「新之公理，靜候國聯解決，經濟絕交，革命外交，對日宣戰，以至載貨汽車中拿着青龍刀丈八蛇矛的國貨武士的

國術」。作者對於這種虛無主義的半面真理，只借着雲的議論來反駁他，可是，你駁儘管駁，而讀者覺得惠的主張還是有點道理，因為他的「夾攻之中」的階級立場並沒有顯露得充分。第二，惠的虛無主義因此就沒有轉變的必要。作者寫着他稍稍修改了自己的「政綱」：說可以委託去改造社會的人「雖然一定要產生，但現今却尚未出現。」這樣一個「稍稍的」轉變，已經是等於不轉變的了，而這篇小說之中的一切却連這個「稍稍轉變」的原因都沒有解釋。惠後來發狂了，但是爲什麼發狂？在小說裏所寫的一切，並沒有使他發狂的力量。總之，這個從虛無主義走到「光明在我們前面」的過程是找不着的。

因此，我們可以說三人行的暴露虛無主義的鬥爭是失敗了。

第三個「人」是市儈主義。這在作者甚至於自己都沒有覺察的。「三個人」之中的一個，雲，就是市儈主義的代表。雲是很切實的實際主義的人，他反對一切大道理，他主張「生活問題比什麼都重要些。」這是市儈對於人生的態度，堅定的打破了一切信仰的利己主義，不要多管閒

事，不要多講道理，要好好的勤懇的忍耐的下一番苦功，往上爬，總有一天出頭的日子。這種所謂勤懇是不反抗的意義，所謂忍耐是順從卑鄙醜惡的「社會律」的意義。這其實就是虛無主義的背面，這正是資產階級的意識領導小資產階級的表演。虛無主義的目的本來就是要羣衆拋棄研究大道理的「妄想」，而各自去管自己的個人生活問題。

這是市儈主義。雲的家庭是該着五十畝田的農民，有時候還能夠雇用幾個短工，即使不是富農，至少也是接近富農的中農。但是，我們就假定是這樣罷：這是農民小資產階級。這是窮苦的，可是還能夠過得去的小百姓。他們不在「夾攻」之中，因為革命對於他們只會有益處，結算起來總是有益處的，不會有什麼大了不得的害處的。可是，那種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尤其是小私有者和小生產者的生活，使他的眼界特別的狹小，他的志向特別微小，他的鄉下人自以爲是的自信力特別堅強，又在資產階級的意識的籠罩之下，於是乎成爲標本的不革命主義，——正是不革命，而不是反革命。這種小資產階級的階層正在迅速的轉變，而且不止一次，他可以轉變過來又轉變過去。反映這

種轉變，在土地革命的偉大的怒潮之中，的確是普洛文學的一種重要任務。這就要同時極有力量的揭發市儈主義。

然而三人行的作者却根本沒有提出這個任務。第一，三人行的頭幾段簡直是用雲做正面的主人公，他的果斷的堅決的口吻，勸告許的一些市儈主義的議論，差不多是句句要讀者佩服他。直到他轉變之後，他還是替市儈主義辯護，他說：「世界上有一種人，儘管愚蒙，儘管頑固，可是當「現實」的緊箍咒套上了他的頭顱以後，他會變好，例如我的父親。」三人行的全篇對於「愚蒙頑固」的市儈主義並不加以鞭笞的，而只不過認爲是很可以變好的材料罷了。第二，就是這種變好的過程也是沒有的。固然，雲家裏的田地被紳士搶去了，因此雲要革命了。然而，在這件事以前的雲是一個標本的市儈主義，一個絕對安分守己的好學生。他的革命性是突然出現的。關於他以前就模糊的認識社會改造的必要，只有後來的一句描寫的句子，而在以前的行動和言論裏面是看不出來的。

孔夫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而結果是「三人行，而無我師焉。」

爲什麼？因爲：一則三人行的創作方法是違反第亞力克——辯證法的，單就三種人物的生長和轉變來看，都是沒有恰切現實生活的發展過程的。二則這篇作品甚至於反現實主義的。

只有開頭描寫學生寄宿舍裏的情形，還有一些自然主義的風趣。而隨後，俠義主義的貴族子弟差不多是中國現實生活裏找不出的人物；虛無主義的商人子弟又是那麼哲學化的路數，實在是誇大的，事實上這種虛無派要淺薄而卑鄙得多，至於市儈主義的農民子弟，那又寫得太落後了——比現實生活中的活人和活的鬥爭落後得多了。甚至於幾個配角，像馨女士和丫頭秋菊，也有些「非常之人」的色彩。這篇作品之中雖然沒有理想的「英雄」，可是有的是理想的「非英雄」。

而作者的革命的政治立場，就沒有能夠在藝術上表現

出來。反而是小資產階級的市儈主義占了勝利，很自然的，對於虛無主義無意之中做了極大的讓步。只有反對個人英雄的俠義主義的鬥爭，得到了部分的勝利，可又用了過份的力量。

如果這篇作品可以在某種意義之下算做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收穫，那麼，也只在於牠提出了幾個重要的問題，並且在牠的錯誤上更加提醒普洛文學的某些任務，例如新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必須正確的運用起來，去對付敵人的虛無主義等等的迷魂陣。再則，就只有零碎的片段——揭穿了那些紳士教育家等等的假面具了。如果三人行的作者從此能夠用極大的努力，去取得普洛的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和創作方法，那麼，三人行將要是他的很有益處的失敗，並且，這是對於一般革命的作家的教訓。

最新 四大評傳 出版

郭沫若評傳

李霖編 實價七角

沫若先生在中國文藝界，始終是以一個前線作家的資格而站在最活動的地位的。他的作品有詩歌，有小說，有戲曲，都是充滿着全生命力的。本書是集評論沫若先生作品的文章之大成。

張資平評傳

史秉慧編 實價七角

中國近年來的創作界真是沉悶極了。但這荒涼的園地中，我們的老作家張資平先生仍孜孜不倦的發表其精彩的傑作。對於他的一般言論，可以說是毀譽參半，可是這些仍是值得每個愛好文藝的青年加以注意的。

茅盾評傳

伏志英編 實價七角

茅盾先生以中國革命高潮的某一部份現象，寫作了時代反映三部曲而轟動一時。本書關於其全部作品及思想，均有評論。全書凡十萬餘言，注意中國文壇情況者，不可不人手一編。

素雅編 實價七角

郁達夫評傳

郁達夫先生在文藝界的地位，是毋須我們再介紹了。本書凡十萬餘言，內容極為豐富。凡關於郁先生的作品，思想，以及其給人的印象等無不有論述，為愛好文藝者所必讀。

現代書局發行

告報版出

作傑的代時劃

創造十年

郭沫若著

本書係郭沫若先生最近脫稿之長篇創作，係以創造社主要人物及經過事實為經，而以在時代轉換中之種種活動為緯。創造社之活動在初期中國新文藝運動中有不可磨滅之動績，對於後來之影響尤大。惟外間對於其活動頗多誤解及隔膜。本書則以發動人的立場，以自傳的體裁，詳細解剖並報道醞釀與實現之經過，故不僅為中國新文藝運動中之最重要史料，且亦為目前荒漠的文藝園地中唯一突破水平線的傑作！

行發局書代現

[010] (甲半)

1932/5

生先若沫郭

傳序自的性續連部二

劃時代的轉變

實價

大洋七角
現代書局

本書為沫若先生自序傳中重要的一本。他抓住了辛亥反正前後中國社會由封建的政制向資本主義制度轉換期中的主要現象，以及作者自己在思想上的轉換，以唯物論者的觀點，充分描寫與表現了出來。全書十萬言，道林紙精印。

黑貓

現代書局

實價三角五分

本書是「劃時代的轉變」的續篇。主要的內容是敘述作者結婚的經過，及當時的社會情形，作者是舊式婚姻下的一個俘虜，他痛悔着自己當時對於婚姻問題的機會主義錯誤。在這個時代中，與作者陷於同一命運中的，一定不少。本書因此是現代青年不可不讀的書。

行發局書代現

[0101] (甲半)

1932/5

阿耶拉

江思

月十之晨

李一冰

默下來，則坐到窗前凝望，只隔了一層晶明的薄玻璃，因為朝霧初退，江上山頭似乎全有些濕潤了。

時候是清晨，祇是日光還未臨照到這個窗前來，天是淡白的，有點煙雨底情景，撩撥着，是永遠撩撥着一個人頂幽僻底哀愁的天氣；本來，因為心境的無着，夢很多，夢醒又捻起烟捲在窗前沉坐下來了。

這回，爲了生活已給自己弄憔悴了的心，雖住到這風物秀麗的江濱，也從不能有一回暢心的遊覽，給自己舒散起來。住到這兒，我仍是籌劃數字，籌劃費用支配，另一方面，因爲這兒是那樣無限的寂寞，使自己變成了十分孤獨，也十分暴燥的了；單調生活壓迫得連書也無心細讀了——望到沿江的泥灘，泥灘上一段腿陷到軟泥裏的小孩在儘情的玩水，悄悄的檢閱着珠色的貝亮，一些稀薄的思緒如烟的飄散來了。

兩年前，也是這樣一個秋日，跟着朋友們跑到這邊來玩過，那時，爲着生活比較得舒服，而一面也因為是過厭了都市的煤煙生活，曾到這邊來承受到一點清新的情調，有個很好的印象，我很記得，那時是曾用手指在軟泥灘上寫過一個句子，而這句子是：

「這淡青色的江和山，該是我們的住家。」

那時跟友人們都笑談過：「今天，望到泥灘，纔得的

阿耶拉 (Ramon Perez de Ayala) 是西班牙當代的出衆的小說家，

同時也是詩人，批評家，散文家，是那踵接着被稱爲「九十八年代」的烏拿莫諾，阿索林，巴羅哈，伐列·英克朗等一羣人的新系代中的不可一世的人物。他於一八八〇年生於阿斯都里亞斯，(Asturias)，現在還活着。在去年（一九三一年）西班牙革命以後，他出任爲英國公使。雖則已是五十二歲的老人了，但是他底那種鑿鑿的精神，在行動上以及在著述上，是都足以使後生們都感到可畏的。

他底文學生活是以詩歌開始的。他一共出了三部詩集：小徑的和平 (La Paz del Sendero, 1904)，不可數的小徑 (El Sendero Innumerable, 1916)，浮動的小徑 (El Sendero Andante, 1921)。他的詩都是用舊的韻律和鮮明的思想 (Anoho ritmo, clara idea) 早年的詩雖則頗受法國象徵派詩人們，特別是法朗西思·耶麥底影響，但有時他底詩甚至比耶麥底更深刻點。

使他一躍而成爲西班牙文壇的巨星，并成爲世界的大作家的，是他底小說。倍拉爾米諾和阿保洛紐 (Belarmino y Apolonio)，蜜月苦月 (Luna de Miel Luna de Hiel)，烏爾巴諾和西蒙娜底操勞 (Los Trabajos de Urbanoy Simona)，況老虎 (Tigre Juan) 等書，都使他底世界的聲譽一天天地增加起來，堅固起來。

從阿耶拉底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出兩個特點。第一，是他底文章手法上的特點：他底微妙宛轉的話術，他底豐富的用字範圍，他底豐富，流暢，嫺媚而又冷靜的風格。其次，是他底那種尖銳，好說，辛辣而近於刻薄的天才（而他又是隱藏在他所聽敏地操縱着的迂迴曲折的語言的魅力中的）。憑了這兩種特點，接觸了英國的「幽默」作家及他本國的諸大師，又生活在西班牙的那些奇異的人物——大學生，發明者，流氓，政客，教士，鬥牛者等——的雰圍氣中，他的作品是當然就連法國的弗洛貝爾（如果他能看見）都要自愧不如的了。

黎蒙家的沒落 (La Caída de los Limones) 是在一九一六年出版的題名爲泊洛美德奧 (Prometeo) 的三個詩的中篇小說 (Novelas poemáticas) 中的一篇，是阿耶拉的傑作之一，頗足以代表他的全部的風格。這是一篇以 Casa de huéspedes (寄寓) 底古典的描寫開始的最殘酷的故事，而阿耶拉又是帶着那種不怕傷了讀者的刁惡，熱情和冷嘲諷出來的。

浮着，也不知爲江潮廣度沖洗，惘然了。

朋友形則因爲受到生活底擠壓，病了心，多話頭的人是沉默了。自己則本來不多話言的人，雖然，過往的有些良好的時候，是那健康與青春採和的笑聲，然而，那終於也是那悠悠的走過去了。如今，我只是空口，隨便笑笑，也隨便說些閑話，否則，我的沉默，是會招致到一班好人絕不吝惜地產用「憐憫」到我這愁苦的臉色上來，更增加到自己的不安；所以，此時我是那樣一種無然的神氣，若逢到人，我又會隨隨便便的開口笑笑了。

有人說我能住到這個江靜山頭是福氣，更有人則希望我在這靜寂生活中能有些努力，自己則仍是那麼拖着日子，負着感慨地活；此時我望望江水，讓這淡青的衰弱的顏色染到心裏去，心是沉滯到極分。

像這種時候，舊時是穿着怪怪人的衣服，踏着最悠揚輕捷的步伐，迷住人。

於是，我想到許許多多友人，我想到許許多多遭遇，是那樣不平凡，那樣不冷落的遭遇，在心裏，只是十分的哀愁，十分的孤獨了。望望這被料峭的秋風掃殘了的禿樹，心裏只愛戀着，是一重古老的感傷，無限纏綿，無限纏綿。

朝日給對江山頭籠上了一片金色，天氣是晴朗到夠舒服人，而心情却永遠會那麼憂鬱着的了，我又吸着一支煙捲，看一圈一圈的煙圈冉冉上升，凝視遠江，許多許多綠色的帆船聚集在一處，江水靜靜地美麗。

我祇是這樣懶懶地過了這個「晨光」。——而這是一個淡青色的十月之晨的自記。

——一九三二年春改舊作

黎蒙家的沒落

江思譯

(西班牙—阿耶拉)

一

我要敘述的故事是發生在幾年之前。我試想把牠底情況和關鍵弄清楚，因為我先就知道了的這故事的終局，使我強有力地發生興味。

那時我在法學院預備我底博士學位。因為在那地方很生疏，又不知道馬德里的彎曲，我是隨遇而安地住在旅館中，客棧中，寄宿舍中，公寓中和無數性質相同的寄身處中的。那些地方，在住了幾天之後，我總是立刻就急着要離開的，因為我覺得牠們不是太貴，便是太難看，否則便是太髒。最後，我便寄居到特里尼達德夫人底屋子裏去；她是阿爾加里亞地方的出色的婦人，肌肉豐腴，心地慈悲，而牠底食櫃也是可算得豐富的。

在公共的食桌上，平常我們總約有三十個房客，好些人是久居的，大部份却是暫住的，大家都很安逸，又都有規則地付房錢。

我記得這所屋子底一個特點。牠從來也不會缺少到馬德里來受外科治療，或是醫過了之後回去的病人的；因此，那組成西班牙的家庭底特別香味——薰香——的煎炒的油臭，便不得不將自己一部份的領域，讓給了沃度彷彿底氣味。人們不能確切地知道比這更糟的了。也常常有幾對來作蜜月旅行的下省的新婚夫婦到那裏去寄住，來受我們的嘲笑和我們的艷羨。

由於習慣法，食桌是由奧雷哈的高爾美拿爾的一個下省議員管理的，他是一個愛誇口的人，又可說是一個優

子，他誇口說他和許多門牛人和政客很熟，又有一個別人看不厭的鼻子，對於鼻子方面受人一般地承認的一切雛型或主型，他是那麼地宣布獨立的。

公共食桌上的關係是極端和睦的。凡是新到的人，在吃完飯之後，是沒有一個不把他底話夾到大衆的閑談中，而對於每個同席人直呼其姓名的。

暫住的客人們大部份是單薄的鄉下人。他們以爲一晤面就必須仔仔細細地把他們底生活講出來，又以爲反過來探聽別的同席人底生活是理應正當的。

有一天，在吃中飯的時候，我們看見有兩個面目很相像的可以算是中年的婦人，坐在食桌上，在桌子的一邊的中間。在進食的時候，這兩個陌生的婦人老是低倒了頭，眼睛儘望着她們底食盤。她們吃得很少。她們並不屢進談話中來，而且甚至顯得她們是在避免談話。我們簡直可以說她們是兩個斯芬克思。她們似乎對於她們周圍的事漠不關心。那位達拉索拿的共和黨首領——因饒舌及山羊乳狀的五縷長鬚出名的公民——徒然地向這兩位沉默的婦人開了三次火。她們却裝做不聽見的樣子，於是那個發話人便

只好自認晦氣。那位很溫良很熱心的阿都却的修道者雷蒙圖·貝雷西爾先生，也一樣碰到這種釘子。因而談話便開始沉滯下去，像沒有風的帆船一樣。每個人都感到有點束縛。人們不停地凝視着那兩個婦人，先是謹慎地，偷偷地，後來便一點也不客氣的了。

飯一吃完，大家便都去包圍那特里尼達德夫人，想探聽一點關於那兩個陌生女子的事。然而那位特里尼達德夫人（她當然有許多各種不同的美德，但她却決不是小心謹慎的）却和習慣相反，用那種巧妙而模稜兩可的答話來敷衍。其中是有一個大神祕在着。

在吃晚飯的時候，那兩個婦人保持着她們底牢不可破的態度。以後的幾天也仍然是那個樣子。到後來，便沒有人去注意她們了；可是在我呢，她們繼續地使我不安；不久，我便弄得心神不寧了。在食桌上，使着諱計又帶着固執，我一心一意地去偵探她們，希望發現什麼能使我深入到她們底秘密底蘊奧中去的導線。

她們底年齡是看不出的。她們兩人都是在一個女子開始失去青春底魅力的光輝的時候起，到那一切動人的風韻

和一切的美底消隱為止的那一段時期之內的——那段時期是從三十歲（或許還要小一點）至五十歲（或許更大一點），牠依着那麼微妙又那麼各別的層次遞進，推測年齡幾乎是不可能的；婦女們懂得利用牠來矯飾年齡，減縮年齡。這兩個婦人的年齡可能有五歲，或十歲，或二十歲的差別。她們十分相像。她們底膚色是暗褐色的，麵包皮的顏色。雖然並不瘦，她們底臉兒却使勁地把腦蓋骨從皮膚下顯露出來。她們底兩道羅馬雕像式的直眉毛，是由一個稀毛的中立區連接着的。她們底腫起的，睫毛稀少的，沉重的眼皮，使人想起一張生着半開着的貪吃的嘴唇的嘴。她們生着很遲地保持着孩子氣的出神的表情，而在中年突然變成了起粒而柔軟的老婦人底眼睛的那種眼睛。她們的嘴是緊抿着的；一片可以算得濃密的茸毛，遮住了她們的上唇和她們的腮。我們從一個比較乾癟，另一個比較肥胖上，分出年齡的區別來；一個的眼皮還保持着豐滿，好像是張緊似地，而另一個的眼皮却開始寬弛了；這一個臉兒上的柔細的茸毛和別一個臉兒上的粗硬的毛正成了一個對照。她們兩人底頭髮都是在頭頂上分開，貼着兩鬢；她們底臉兒

嚴肅地框籠在頭髮間。她們都是謙然地悲苦的。

她們底悲苦，無論牠底原因是怎樣，總暗示着一種沒有好好地現實的女性的定命之思。這好像是老去的童貞底悲哀；正如我們日常刻薄的話中所談的一樣，她們具有老處女底一切。顯然地，她們是出身於下省的一個良家，并且是不大到馬德里來的。她們穿着僧衣色的簡單的衣服，而且從某幾處小地方，顯出她們底審美力是不很精的。

二

我們是在五月的上半個月。在下午，我總常躲在房間裏預備我底考試。在讀完了一篇文章預備去讀第二篇的時候，我總跑到特里尼達德夫人底縫紉室裏去尋幾分鐘的消遣和休息。在這個時期，那差不多已結婚了一年的，名叫瑪黎姬姐的特里尼達德夫人的獨養女兒，就在當月要生她底第一胎的孩子。在縫紉室中，但見勤勉，快樂和白色，因為人們在預備嬰兒底搖籃。特里尼達德夫人是高興得發狂，而我呢，看着又聽着這位好婦人，我也心裏很快活。

特里尼達德夫人是非常慈愛而好靜的。她底脾氣底這兩種特出的性格，被兩種生理上的符合像成爲透明的直喻

似地顯露出來：上半身底巨大和下半身底巨大。在襯衣，金珠，花邊和繡花帶底這種混亂中，她莊嚴而暗黑地襯托出來，像圍着浪花的高舷的船一樣。

那擾擾這種白色的和平的惟一的東西，便是那關於孩子底男女性的辯論和爭執。瑪黎姬姐願意生一個男孩子；特里尼達特夫人却不能同意。她們互相爭論着。有一天，瑪黎姬姐打了這樣的一個結論：

——我願意生一個男孩子！我願意如此，如此而已。於是她便帶着一種調笑而揶揄的神氣扮了一個鬼臉。

——閉嘴吧，閉嘴吧，小瘋子，你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些什麼，特里尼達德夫人面色不愉口氣嚴厲地說。

特里尼達德夫人不愉嗎？特里尼達德夫人嚴厲嗎？這在我看來是奇怪而詫異的。她接下去說：

——一個男孩子嗎？那就是說一個男人……多麼慘！你可不是眼前就有那些可憐的婦女的例子嗎？誰會對我們說，如果生了男孩子就不會像那人那樣的呢？

她看見我到了。把手放在嘴上，她便打斷了話頭。
有一天下午，在走進縫紉室的時候，我看見了一個立

刻使我吃驚的改變。那裏有羊毛和緞子底黑色的衣料，和白色的衣料混在一起。那兩個陌生女子，伴着一個女裁縫，在剪裁喪服的布。特里尼達德夫人和瑪黎姬姐勤勤地在縫着白色的麗服。她們不時地和那兩個神祕的婦人談話。我因而知道年齡較長的名叫費囊姐，較幼的名叫陀米尼珈。我縮在一隻角落上，免得引起注意。

——祇少得兩件衣服，一人一件，須得在禮拜六正午准刻做好，陀米尼珈說。

——十點鐘就可以預備好了，那女裁縫回答。

——在十點鐘，爲什麼呢？是在正午要啊！在正午啊，費囊姐！

陀米尼珈歎了一口氣。

——在正午，陀米尼珈，費囊姐簡捷地覆說了一遍。一個長時間的沉默。我回到我底房裏去，但是我不能有用功。我沒有安息，一直到把瑪黎姬姐叫了過來，這樣問着她的時候：

——對我說，瑪黎姬姐，兩個婦人底話怎講？爲什麼要「正午准刻」？

——呢，那就是因為她們在正午之前不穿喪服，而從正午起，她們却要穿喪服了。

我不作聲，沉思而煩悶。瑪黎姬姐又接着說下去：

——你不懂嗎？等到我對你說，使你引起那麼大的好奇心的這兩個姑娘，是黎蒙家底姑娘，瓜達爾弗朗哥的黎蒙家底姑娘，你便會懂得了。

三

瓜達爾弗朗哥是西班牙底一個古城，瓜達爾弗朗哥底省會。這省份的全部都是崎嶇而多山的，有高原和類似瀑布的險峻的河流。那座古城，是聳立在山底中央，在鑿成壁立的山岩上的；雖則坐落在祇離京城不到二十里遠的地方，這古城却是那麼地偏僻，必須要一天一夜纔能達到那裏：經過半天的疲乏喘氣的火車，達到常提拉·德·羅斯·步爾德加諾思，然後從那裏再坐半天的不大上勁的馬車。

爲要了解那在從前聞名於全世界的瓜達爾弗朗哥省和瓜達爾弗朗哥城，是已墜入輕蔑和黑暗到那一種程度，我們可以借重這兒的一個單純的事實，牠顯示出牠們現在是

多麼地竟不爲西班牙本國人所稔悉：

在一個馬德里人的集會中，談話之間偶然提起了瓜達爾弗朗哥這個名字，那時便有一個在場的人，一個以機智出名的人，驕進來說道：

——別說下去！如果我們談談瓜達爾弗朗哥做笑話資料，那是好的。如果我們要認真地談牠，那末我可不答應了，因為我是知道其中的秘密的。

——什麼秘密？

——什麼秘密？那就是瓜達爾弗朗哥省是不存在的。

——牠是不存在的嗎？

——對啦，先生，牠是不存在的；是呀，瓜達爾弗朗哥省是沒有的。你會經到瓜達爾弗朗哥省去過嗎？

——當然沒有去過囉；但是我也沒有到北京去過呀。

——但是據說瓜達爾弗朗哥是在馬德里的邊境，而不是在中國。你認識什麼到過瓜達爾弗朗哥的人嗎？

——現在呢……我却找不到……

——你認識一個瓜達爾弗朗哥底男的或是女的土著嗎？

——實際上，讓我聽……

那位知道其中秘密的人向在場的人一個個地發着這個問題。沒有一個人曾經到過瓜達爾弗朗哥，沒有一個人認識到那裏去過或是生長在那裏的人。

——你瞧，那個很認真地繼續開玩笑的調笑人說。瓜達爾弗朗哥是不存在的。這是一個沙加斯達所杜撰的省份。牠存在於政府底預算表中，牠有一個想像的存在，但是牠却沒有真實的存在。你們到一切的火車時刻表上去找我吧，你便會看見沒有一條鐵路穿到瓜達爾弗朗哥省去的，牠們沿着牠的邊界走……想像的邊界。人們會出錢到那裏去嗎？沙加斯達杜撰了這個省份，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他重復拿了權，而且，因為他是非這樣辦不可的，他便拚命把預算推測所容他支配的一切的位置和一切的小職司，大大地分攤給他的同黨，朋友，下手和熟人；但是這一次他沒有充分的位置來派給那一切向他伸手的人；他受到無數的怨言，甚至還有恐嚇。然而他是一位妙策無窮奇想豐富的政治家。在這樣的一個沒辦法的環境中，他居然想出一個法子來，把西班牙底土地重新劃分

了一下，而給他加了一個完全出諸底他奇想的省份：那就是瓜達爾弗朗哥省以及牠底舒適而很光輝的主教區，牠底招待週到的教務會，牠的行政署和財務署，塞滿着勝餘生以及其他等等。這樣，他便能使他底那些什麼也還沒有到手的朋友們滿足了。瓜達爾弗朗哥省底職司是最鮮美最舒適的，因為去就職是用不到離開馬德里的。一切的雇員都像這教區的主教一樣，是 *in partibus infidelium* 的職員。

(註：*in partibus infidelium* 意為「在外教人所據之地方。」蓋指「素尸餐位」者也。)

有幾個不大熟悉地理的聽者，聽了這個粗俗的諧謔當做是一件真實的事。他們劃着十字，喊着：

——這個可憐的地方多麼糟！

好像是沙加斯達所杜撰出來的西班牙的城有那麼許多！那些從前是英武，善戰，興盛而繁榮的城市，現在祇有一種不真實而朦朧的存仕了。

根據一個溯源到斐力浦二世的調查，瓜達爾弗朗哥城底堅強的城垣中，是有四等人家和同樣多的家族。牠是因爲牠底羊毛和牠底布匹，鋼鐵底鍛冶和琥珀色皮底鍊製開

名於全世界的。司教的高官，弗洛倫斯藩侯，威尼市的元老，法蘭西，英吉利和日耳曼的貴族，都誇地帶着瓜達爾弗朗哥的手套。農業因為靠了「摩爾人的」無數灌溉和耕耘底妙技，是異常的發達；那土地是特別豐饒於輭木。

現在瓜達爾弗朗哥祇有二萬居民了。布匹，鋼鐵，皮革底工業已消滅了，農業已荒廢了。許多屋子都沒有住，坍敗了，而這些屋子間還有幾家有紋章的府邸。在城廂中有六十個教堂，大部份改作別用了，還有一百多個修道院，差不多都是女人修隱住的。昔日的富庶繁榮，現在所殘餘的祇有那些輭木了。

在瓜達爾弗朗哥，還存留着幾家世族，但是牠們都已那麼地失了勢，所以一般都已放棄了對於貴族的一切特權的要求。那始自約翰二世朝的烏賽達家，由於牠世系的久長和血統底顯貴，是高出於一切世族的。這世系底祖先是愛烏特羅比奧·德·烏賽達；他遺了許多兒女下來，全是私生子，因為他底妻子鳩瑪爾·德·羅斯·阿爾戈斯並沒有替他生兒女。

華娜·奧爾巴奈哈那個來歷不明的女人，爲了要做鳩

瑪爾夫人底侍女，從阿維拉·德·羅斯·加巴列羅斯來到瓜達爾弗朗哥。愛烏特羅比奧看看他底家脈將隨他而斷絕，而他底產業又將歸於他弟兄底子孫，心中悵悵不樂，便和華娜·奧爾巴奈哈發生了曖昧的關係；這是雙料地犯姦的，因為既然鳩瑪爾夫人是活着，而那女人又是洛貝·倍拉萊何底妻子。他們生了許多的兒女——這場戀愛底果實，因王恩而認爲正式的女子。

在許多世紀之中，這份人家有葬在聖巴多羅美與聖諦阿戈寺（現在已改作憲兵營底馬房了）的特權，又有在禮拜堂的唱詩座中佔兩個特別座位（一個是家長坐的，一個是他底妻子坐的）的特權。這家顯貴的世家，經過了無數的變遷，喪失了許多產業，長久地曳着一種隱藏，陰暗而卑屈的式徽。在前世紀的後半葉，男的支系是斷絕了，這家族便祇贖了那費囊妲·德·烏賽達；她是一個二十歲的少女，美麗而有貴族風，住在那老舊的府邸中，和一位姑母一位婦母在一起：一個是菲羅蘭諦納·德·烏賽達，亦是沒有出嫁的，一個是盎芭蘿·烏爾比納，烏賽達家的一個沒有兒女的寡婦。那兩個老婦人和這個少女困苦地生活

着，十分節省，并不和任何人來往。就是她們稍稍出門去，那也不過是一清早到禮拜堂裏去而已。

且說有一個軟木塞底企業團員一天跑到瓜達爾弗朗哥來採集那生長在這個區域中的大宗的軟木。他的姓名是安里葛·黎蒙。他是一個青年人，面貌堂堂，能夠到處受人歡迎。安里葛·黎蒙底來到瓜達爾弗朗哥那個老舊的城，可算是一個歷史的新紀元底大事件。他建立了一家小工廠，爲了這件事，他不得不從外方去招了些工匠來，因爲在瓜達爾弗朗哥人們已忘記了泥水和建造的技術了。

從很悠久的歲月以來，居民都像窟中的野兔似地過着他們底潛伏生涯。人們什麼遊戲，什麼簡陋的公共娛樂也沒有見識過。黎蒙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創立一個俱樂部并用咖啡底愉快，門紙牌底情緒和談論國家大事底豪華去感染那些瓜達爾弗朗哥人。他到馬德里去定了報紙，甚至還去請了一個戲班子來。他被選爲議員，而不久便變成這城和這省底主人和盟主了。

有一天黎蒙出門很早，他在路上碰到了那做禮拜回來的烏賽達家底三個女子。那條路是那麼地狹，如果你伸開

了你底兩臂，你底手便會碰到了兩臂。黎蒙可以隨心所欲而又不顯得太魯莽地仔細看着費囊姐底臉兒。這一下，他便愛上了那少女，而決心要娶她爲妻。而費囊姐呢，她也迷上了那個異鄉人。

在婚姻未決定之前，那位姑母和那位嬸母之間曾起了一個大齟齬，一個嚴重的爭論，因爲她們之中有一個人不贊成那個求婚者而反對和他結親，說他的血統是微賤的。這種偏狹而苛刻的觀點是那出身和黎蒙沒有什麼高下的芭羅那寡婦底觀點。芭羅那却相反，她很正確地認爲家世和門閥祇是空心湯團和沒有實質的陳腐的東西；既然黎蒙是一個面貌堂堂的男子，既然他熱烈地愛費囊姐並又充份的錢能使本族底光彩重新煥發，那麼便毫無推開他底請求的理由了。芭羅那當然終於勝利的。

費囊姐在二十一歲的時候結了婚。她底丈夫要比她大十歲。費囊姐是很美麗的。她底最大的魅力是在她底眼睛中；那雙眼睛底形式和輪廓使人想起孩子底嘴，生着微微豐滿的，像嘴唇一樣的桃色的眼皮。當她向你抬起眼來的時候，你可以說她在用牠們聽着，飲着話語，而如果牠底

目光是溫柔的，那竟是飲着靈魂了。

結婚之後兒女很多。那第一個孩子，一個女兒，取了她的母親底名字。他們每年養一個孩子，你可以說烏費囊達家底系統會因這種遲發的繁盛而加速牠底消滅，正如那垂死的受傷的人如泉湧地流血一樣。那第一胎的兒女費囊姐是養大的。她底弟弟們却都生下地不久就死了。十三個孩子都是這樣地死了；最後另一個女兒，陀米尼珈，也是養大的。那母親那時已四十歲了。她已經衰老而銷瘦了；她祇贖了一張皮一付骨頭。那位漸漸地厭倦了瓜達爾弗朗哥和家庭生活的安里葛·黎蒙，常常住在馬德里，不大經心於他底事業。他所殘留的唯一的關心之事，便是不停地維持并鞏固他底豪紳的地位。

在陀米尼珈出世以後六年，什麼人也不等待地，黎蒙夫人却又生了一個孩子，是一個男孩子，取名為阿里亞斯，作為那一個在西印度征服了許多廣大的王國的光榮的祖先之紀念。那母親是因生產而死了。那個小小的生物，雖則軟弱而多病，却固執着活下去。

瓜達爾弗朗哥的黎蒙家便這樣地減縮成父親和三個兒

女。

四

當阿里亞斯生下地來的時候，那二十二歲了的費囊姐是正常結婚的年齡。求婚的人是不缺少的；大部份是多錢的地主和附近富有的農業家。但是，或許是因為她不愛她底那些求婚者底態度，或許是因為她不喜歡他們底低微的身份，她祇向他們表示着輕蔑。她底天性是乾燥而高傲的。她用簡單的句子說話。從她底小姑娘時代起，她已習慣於參加她父親在屋子裏和他底代理官們，他底告密者們，他底受任者們，他底豪紳的領地底一切從屬和助理等所開的密會了。她是一個很小的姑娘，沒有一個人注意到她。她與其說是聽着那些談話，毋寧說是飲着牠們，向着每個人把她底嘴的形狀的眼睛狠狠地伸出去。接着有一天成年了，她便站在她父親面前，用一種乾脆而有把握的口氣對他說，在某種嚴重的事情中，是應當怎樣怎樣辦，因為她是比任何人都認識那「豪紳階級」的地位。

這是真的。自從這一次談論起，那黎蒙家的家主便把他對於瓜達爾弗朗哥省的治理權和他底女兒費囊姐分平

了。

阿里亞斯底遲緩而不意的出世很使費囊姐困苦。母親是死了，怎樣去耐心擔當那照料這脆弱的小弟弟的種種麻煩和顧慮呢？費囊姐去雇了一個奶媽來，把她和陀米尼珈以及一個老女僕安屯在那所大宅第底最遠的一端上，在那座落在和花園相連的最後一進底房間中，免得那個小東西來耗費她底時間，攪擾了她底家務。

黎蒙一點點地老下去，費囊姐便一點點地變成真正的「豪紳」了。她去望那孩子的時候愈隔愈稀，最多一天一次，有時竟一星期不去看他；並不是她不愛他，但却因為她老是有許多事情要做。那嬰兒是使人看了高興的：笑嘻嘻的，溫柔，雖然軟弱，但很可愛。當費囊姐出於例外地把他抱在懷裏而吻他的時候，她覺得自己底心也酥了。這是她生平所感受到的最初的溫情。漸漸地，她愛他起來了。她對他懷着一種雖則在外表不大顯露，但却很堅固的愛。

陀米尼珈鍾愛她底幼弟。她一刻也不願離開他。在睡熟之前，她要他在她床中，在她身邊，又抓住他底小手

兒。把他抱在懷裏，便是她底樂事；從那少女底年輕和力弱上看來，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同時，阿里亞斯對於陀米尼珈也很依戀。

陀米尼珈所鍾愛的另一樣東西是一頭名叫代爾芬的灰色長毛的捕鼠犬。調皮的小畜生！當牠直立起來的時候，你竟可以說那是一個快樂的滿嘴鬚鬚的侏儒。

當阿里亞斯兩歲了的時候（兩歲之前人們是不能給他斷乳的），那奶媽還留着做乾奶媽，而把她自己寄養在鄉間的兒子，阿里亞斯底同乳弟兄，領到那所大廈中來。那孩子名叫培爾摩多；阿里亞斯是那麼地軟弱而嬌嫩，他却是那麼地康健，臉色紅潤而發達健全。培爾摩多是調教得很好而可以親近的，有着某幾種家畜所有的那種靜默而不變的謙讓。不論阿里亞斯走到那裏；他就跟到那裏，或是躺在他底腳邊，像代爾芬一樣。

阿里亞斯底身上，無疑地放射出一種奇異的魅力。一切在他周圍的人，都對於他有一種崇拜。他好像是崇拜底一個神祕的中心點。

住在府邸後部的人們是一天到晚在花園裏的。這種太

空，太陽和自由底生活，好像是和阿里亞斯適合的。他漸漸地結實起來了。

這樣單調地過了幾年。阿里亞斯是一位神仙的王子，又心好又漂亮。陀米尼珈，出於一種優美的奇蹟，是母后，同時地做着母親和少女。培爾摩多是王子底守衛犬。那裏還有一個多毛而滑稽的侏儒；其次是那老奶媽，和一個化身爲老女僕的和善而有見識的仙女。——在這一羣平靜的人之外，是那由費囊妲領頭的，爭辯和暴風雨底一羣人，以及那隔了長久纔到瓜達爾弗朗哥來看一次自己底家產和子女的，年老的父親。

五

阿里亞斯是疏懶而羸弱的；他歡喜夢想甜蜜的幻想和荒誕的奇遇。他很快地學會了讀書作文；他不倦地看着書。他把他書中所看來和他底想像中想出來的東西講給他底姊陀米尼珈和培爾摩多聽。當夕暮和陰暗降落來的時候，他們三人都坐在花園中一株桃樹下的草地上，於是阿里亞斯使用一種那麼充滿了聲氣又那麼典型性的說話，描摹那些空想的奇遇，以致有時陀米尼珈不禁打斷了他底

話，用一種喉音喃喃地說：

——阿里亞斯，你所講的是多麼地美！而又多麼地真切！我簡直好像親眼看見一樣。

培爾摩多一句話也不說。他抿緊了嘴唇聽着。他不很懂得，但是他感到心中好像有一種騷亂的狂熱，一種要無限情深地把阿里亞斯抱在自己懷裏而狂呼起來的願望。在這個時期，阿里亞斯和培爾摩多都是十歲。

接着阿里亞斯開始寫詩了。當他在桃樹邊誦着詩的時候，他自己都哭了；陀米尼珈和培爾摩多也哭了起來。

有一天，阿里亞斯手頭有一部新西班牙底征略史。靈魂被一種豪氣所燃燒着，他便向他底姊姊和他底朋友宣佈，他決意要脫逃家庭去發現并征服國土，然後交給他底姊姊費囊妲和西班牙王治理。他願意掩過祖先底光榮。陀米尼珈大大地吃了一驚。她努力想阻止阿里亞斯底這種危險的企圖；但是他却不讓別人抵觸他。他看見別人不服他底計劃，十分地惱怒。

——我不向你請求忠告，尤其不向你請求准許；更不要你伴我同去，他怒喊着。

他緘默了一會兒。接着，懊惱自己不該這樣兇暴地對待自己底姊姊，便去安撫她，討好她，一邊還用着神氣活現的動人的話語，對她講着那他們都是英雄和著名的戰士的未來時代。於是那輾了下來的陀米尼珈，便快樂地信從阿里亞斯底狂妄和迷誤了。

——我會像瑪里娜·德·費爾囊·高爾代思夫人一樣，她歎着氣說。我們將航行在那據說有金色的大魚的銀海上。我們將經過赤道，那裏是有一邊飛一邊睡的海鳥的，因為那些張開兩翼來有三米突長的那麼大的鳥兒，牠們是從來也不休息的……

那些像大家一樣地賦有說話的本能，但好像割讓了用益權的培爾摩多，第一次在花園的密會中開始發言了。

——是呀……是呀……那麼我呢，我幹些什麼呢？你們把我贖在瓜達爾弗朗哥嗎？他用一種好像是含黏液的聲音這樣喃喃地說：一種凝凍的聲音。

——你和我們同去，阿里亞斯一邊說一邊帶着一種夢想者底疏忽，把手放在那生着短髮的頭顱上，像是在行成聖禮式。你就做我底背小旗背大纛旗的人。

培爾摩多一躍而起。他開始跳起一個野蠻的舞來，同時還發着那騷亂的愉快底喘不過氣來的喃喃聲。

——你們這些小流氓到那裏去了呀？阿里亞斯，陀米尼珈，培爾摩多！那奶媽開了一扇窗子，在窗口喊着。——吃飯的時候到了。

就在當天晚上，那姑娘和兩個男孩子，便向那要去爲了國王和費囊妲而征略的新土地進發了。那是一個明月之夜。他們走到山谷中。他們放了一隻小船，因爲他們不懂得駕駛，流水便在幾里盞中把他們飄蕩着，一直到他們底小船觸到了一個磨坊底水閘的時候纔爲止。第二天人們便在那裏找到了他們。

這是他們底第一次也是末一次的見諸行動的奇遇。以後却祇有花園中夕暮底昏冥裏的幻想底奇遇了。特別是阿里亞斯朗誦詩章。

六

阿里亞斯和陀米尼珈一生祇大鬧過一次。像頑童或侏儒那樣頑皮的那隻毛狗，便是那場大鬧底主因。代爾芬已經老弱而又有骨節痛的病；可是牠並不因年紀大了而累垂起

來，可厭起來，這滑頭反而不停地做出些新的獸事，並且發明些前無古人的把戲，來討陀米尼底愛撫和歡喜。

阿里亞斯和培爾摩多那兩個孩子，却對於那快樂而有骨節痛的侏儒公然仇視着。培爾摩多對於牠祇是討厭而已。他好出去代爾芬是一個虛榮，無禮，諂媚，卑鄙而陰險的生物。阿里亞斯底情感可格外複雜了。第一，他妒忌代爾芬，因為陀米尼愛牠；其次，他感到一種迷信的恐懼。代爾芬一年年地老下去，牠底鬚鬚也一年年地白下去。祇有一種老年是不受人尊敬的：那便是魔法師底老年。魔法師年紀愈老愈討厭。這是阿里亞斯所知道的。這孩子似乎覺得那隻毛狗是附着一種意識的邪惡的精髓；是一個巧妙地幻化了一個捕鼠犬底無害的外形的魔法師。代爾芬底矜矜的揶揄的綠眼睛，使阿里亞斯看了害怕。最後，恐懼便變成了憎恨。

那隻很伶俐的代爾芬帶着一種小心翼翼的機警，施行着那種不斷地在陀米尼裙邊磨纏的策略。牠經驗到如果牠離開了這座救命的堡壘，這個保護的避難所，而碰到了阿里亞斯的時候，則牠立刻就會吃到最厲害的腳踢。因

此，代爾芬便挑選了阿里亞斯睡熟了的時候，或是他和陀米尼及培爾摩多正談得上勁，不注意別的東西的時候，來做牠底惡戲和胡鬧；這混蛋毛狗已經很精確地觀察出這種現象了。

從阿里亞斯和代爾芬互相觀着的神氣上，陀米尼就看出他們兩個不是好朋友了。有一天，那個老侏儒在空中兜了一個猛烈的拋物線的圈子之後，落到了陀米尼底膝上。因為飛翔並不是狗底天性所具的固有特權，陀米尼看見代爾芬從那麼微妙那麼不常見的路途向她而來，不禁十分驚愕。另一方面，代爾芬並不用那急遽的尖吠聲，來慶祝牠那對於引力律的暫時的勝利；反之，他卻悲哀地嗚號着，呻吟着，把尾巴夾在兩腿之間。代爾芬並沒有出於自願地自己飛翔過；原動力是和牠底意志及能力不相干的，那就是阿里亞斯底脚。當那隻狗掉落到她底裙子裏去的時候，陀米尼隨着代爾芬底濡濕而悲苦的眼睛所偷偷地斜看着的地方望過去，於是他便在紫丁香花叢的後面，看見了那帶着一種殘忍的歡快微笑着的阿里亞斯底臉兒。

——阿里亞斯，阿里亞斯，你卑怯地欺侮這頭無抵抗

的可憐的畜生，自己不害羞嗎？

這樣說着，陀米尼珈用手撫着那個不幸的侏儒，接着她便站了起來，在她向阿里亞斯所表示的愛和重視中受了中傷了。

阿里亞斯底臉兒發了青。他分開了枝葉走上前來。

——這是一隻討厭我而又討厭的畜生。我總有一天要弄死牠。

——你說什麼，阿里亞斯？我不准你如此。

——我偏要這樣辦，而且要立刻就這樣辦。

那個暴怒而憤激的阿里亞斯，抓住了代爾芬底項頸，用盡全力把牠向牆上丟過去。那隻狗底頭觸着了牆壁，倒在地上，受了傷，像垂死一般。從牠所寂寂地躺着的地方，牠用一種含忍，懇切而哀訴的目光望着阿里亞斯，好像在對他說：「我死了不要緊。我已經那麼老了，我是快要死了……可是我在什麼地方冒犯了你呢？你爲什麼老是虐待我？你爲什麼那麼不愛我的？我呢，我却老是愛着你的啊，阿里亞斯，陀米尼珈底弟弟。我還記得……當你像我一樣幼小的時候，當你還不會走路的時候，我是常常逗

着你笑，而你也常常和我一塊兒玩耍的……」

陀米尼珈用手住掩了臉，喊着：

——去吧，阿里亞斯！去吧！我不要再看見你了。去吧！我不要再看見你了！

阿里亞斯並不聽陀米尼珈底話。十分痛悔着自己底憤怒的舉動，他跑到代爾芬旁邊跪了下來，哭着對牠說：

——原諒了我吧，代爾芬，原諒了我使你吃了許多苦吧！這隻去你過的手，我會截了牠讓你活下去！

他底聲音是那麼地誠懇，所以代爾芬便振作起全力來，搖了搖牠底尾巴和耳朵，表示着牠底感激和原諒。代爾芬也已經原諒了，陀米尼珈怎樣會不效法牠呢？姊弟二人哭泣着互相擁抱，俯身下去抱起那頭完全昏迷傷折了的狗；在這個重大的時際，阿里亞斯看來牠已不是一個魔法師，而是一個聖使徒和殉道者了。

這一下代爾芬並沒有死，但是牠却已殘廢而跛缺了。在牠死以前最後的幾個月，牠對於阿里亞斯的友誼或許要比陀米尼珈都好。

(下期續完)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

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中國，為我心腹之患。自甲午以來，迄今東三省上海之浩劫，其明證昭昭之事實，記不勝記。坊間出版各書，東鱗西爪，多不完備。本書作者費數年之搜集，編年紀事，有系統有因果，有條不紊。舉凡中日通商至中日戰爭，日俄戰爭，歐州大戰，以至最近陽假親善之名，陰謀鼓動內亂，引起濟南慘案，萬寶山慘案，東三省大浩劫等，莫不旁徵博引，少理論重事實，與日本帝國主義結了一筆六十年來的侵略總賬，為目前重要之國際史料。當此國難臨頭，危急存亡之秋，允宜人手一編，共謀求存之策也。

三版出書

蔣堅忍著

精裝

實價一元五角

平裝

實價一元

(上篇)侵略中國的原因政策方式和時期(一)日本侵略中國的原因(二)日本侵略中國的政策(三)日本侵略中國的方式(四)日本侵略中國的時期。

(中篇)六十年來侵略中國經過的事實(五)自中日通商至中日戰爭(六)自中日戰爭至日俄戰爭(七)自日俄戰爭至歐洲大戰(八)自歐洲大戰至現在。

(下篇)六十年來侵略中國成績的總統計(九)領土侵略的成績(十)軍事侵略的成績(十一)政治侵略的成績(十二)經濟侵略的成績(十三)文化侵略的成績(十四)最近的新侵略政策。結論。

全書目次

其餘細目不勝備載

全書四百餘頁，平裝為瑞典紙精印，精裝用道林紙印。茲為擴大反日宣傳起見，特定優待辦法如下：凡蓋有團體圖章前來購閱者，一律照實價八折計算。如各地學校或義勇軍及其他團體等，銷數在五百本以上者，可來函定印，每本只收回成本大洋六角。預印款須先匯，當即原班回件，決不延誤。由郵局寄發者，每五百本國內加郵費大洋廿四元。舟車直達之處，由轉運公司寄遞者，每五百本寄費五元。

發售特價

本函
書樣
索即
另本
寄備

上海戰影

彩色精印 裝幀美觀

第一集

第二集

每冊實價五角

現代書局出版

本畫冊搜集此次上海抗日血戰經過之實地攝影。每集百數十幅，多為外間所絕未披露過者。特用彩色精印，三色封面。舉凡十九路軍在淞滬崑太等地抗日之實況，士兵奮勇殺敵之情形，日方之軍事行動及其轟炸文化機關之殘暴，無不應有盡有，搜羅完備。第二集尤多總退却後在第二道防線內之種種活動。十六開一巨冊，裝幀美觀，實為此次抗日血戰之最好紀念冊，外埠郵購，郵費免收，掛號每冊另加六分。

[.001 -2] (甲半)

1932/5

東北戰影

現代書局最新出版

五彩精印

每冊實價五角

自日本兵強佔東三省以來，無日不在暴行之中，最近更嗾使漢奸，組織其所謂滿蒙共和國，為其驅使之傀儡。然人心未死，尚有仗義起之義勇軍，於冰天雪地裂膚斷指之零度氣候，以熱血猛烈攻擊殘暴日兵，使滿洲偽國時起驚傷。本畫冊收拾東北最近之戰爭照片，以及滿洲偽國居然粉墨登場之攝影，用五彩橡皮版精印十六開一巨冊。

[2004] (甲半)

1932/5

戰地的一日

適夷

麻袋

小小的一輛轎式汽車，連開車的一共五個人。老楊，老汪，密斯陳和我。滿車子裝了麻布袋，我們很侷促的把腿縮着。車子經過極司非爾公園，沿着蘇州河向中山路走，劇烈的震動着，我們大家的腿都由痛轉成了麻木，頂上聽着飛機的聲音，眼睛望着從對面像洪水一般湧來的逃難人，心頭熱切地憧憬着還未認識的戰地。

老楊和密斯陳是我們的嚮導，他們在發生戰事的第二天就到了戰地，而且曾經上最前綫去了兩次，想觀察戰地已經是好幾天，不，好久以來我曾經這樣地存過心，在我

們和帝國主義直接作戰的時候，我要做一個戰地記者；當老楊他們第一次出發的時候，我熱烈地要求了戰地記者的工作，終於遇到阻礙，直到昨天晚上聽到密斯陳的熱烈的報告，我才排除了一切的阻礙，跟她們一同出發了。

汽車漸漸的近向戰地，從車窗中吹來的寒風，揚起了麻袋上的塵灰，向我們的面上撲來。這些麻袋是今天上午在滬西一帶的米舖子裏捐來的。據陳他們回來的報告，上北車站的火綫去慰勞士兵的時候，問他們有什麼需要。他們說食物只要飽肚就夠了，你們多送一些麻袋來吧，我們這兒的防禦還欠鞏固。本來我們打算化錢去買，後來決定挨戶去募。完全出於意料的，店舖子上聽見了我們的報告，沒有不很踴躍的拿出來；特別是一些小夥計，學徒們，都

不待老板的允許，自己動手找來給我們。一個鐘頭就超出了我們所要的數目。

現在我們便帶了這熱情的禮物，向砲火底下前進。

兩道防線

離大夏大學還有不少路的時候，我們的車子出了一道蘇格蘭兵的防線，這便是所謂華租交界的地方；十餘個白種人的武裝兵士和萬國商團，並沒有什麼留難的放我們過去了。祇有一個中國人的商團對我們說了一句話：

——過六點鐘不能回來。

跟在我們後面的，還有好幾輛汽車，都一樣順利地通過了。

這便是我們的後方，使我記起在北四川路北河南路一帶巡捕房很厲害地阻止行人的印象；為什麼他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後方防守得這樣嚴密呢？

但是，前面便是我們自己的後方防線了，這是快近中山路橋的地方。

起伏的土邱，疑敵的家舍，瓦礫，垃圾，沒有見慣的以及想像中的鐵絲網和沙袋。

一個兵士向我們走來了。一個灰布袍，翻皮帽的平凡的兵士，向我們的車窗中望了一望，問了幾句話，我們的車子便越過防線了；從後窗中回過頭去，我不禁更一度的和他點頭微笑。像這樣的兵士，我們在軍閥混戰的時候，在彈壓民衆的時候，是見慣了的，但是今天，我好似看見了陌生的新人，或是一個好友的樣子，是的，當他們開槍向帝國主義的今天，他是我們的最好的戰友了。

——你還是第一次看見中國兵。

看見我的激動的樣子，密斯陳說了。是的，我外國兵見了太多了，鐵帽子的，高鼻子的，直到現在，我才相信在中國的領土上，還有着中國的兵。

我們的辦事處

陰沉沉的天，白茫茫的大道，車子走過中山路，走過大洋橋，車窗外的慰勞隊旋迎着風霍霍的響。

——啊！我們的辦事處！

密斯陳指着前面的一帶房子叫了起來，車子在籬笆門外停下來。立刻，從四鄰圍聚了許多小孩子，女人來，出驚地望着我們。辦事處的駐守人從觀衆的重圍中衝了進來，笑着迎迓我們的一隊。

把又髒又重的麻袋運完了後，把呢帽當着扇子，站在大門口乘涼。這那裏是戰地呢，這樣多的孩子，這樣多的女人，剛才來圍觀我們的汽車的，現在還沒有散去，依然張着驚異的眼，瞧着我背上的符號。

——儘管逃難的人羣像洪水般的泛濫，還有許多人是逃不掉的。

我這樣地感慨着，也如他們出驚地看我的一樣，出驚地看着他們。他們不單現在不逃，而且也沒有準備逃的樣子。砲聲儘管是這樣的轟隆，對街的角度上，一個老太太還安閑地擺着小攤子出賣香煙和饅頭。行人們來來去去的走，像是在作食後的散步。從租界上體味了慌亂緊張的氣氛跑到了這兒來的我，甚能相信自己是到了戰事區域了呢？

但是當前的景物一點也不會欺騙了我，在我的左邊正

是一二×旅的旅司令部，黃沙袋在司令部的大門前疊在半月形的環牆，放步哨的士兵屹然地立着，使人想到羅馬古堡一般的印象。許多青衣的工兵，在去我二三十丈的前面鐵道旁，正掘着避飛機的深坑。

——S！開會，開會！

大門內的呼聲打斷了我的思緒；是的，我不是來玩耍的呀。

第一次的死的威脅

一間小小的房間，兩張板床，床上舖着一些黃色的稻柴，一張板桌，雜亂地放着一些文具和紙件。七八個人挨在板床上，長檯子上坐了。辦事處的主任老魯站在板桌旁邊：

——好，現在我們開會，第一是開北辦事處的報告：
……

他這樣地說着，便做報告，他一隻手捏着拳，一隻手

掌攤着；每說一句話，便把右手的拳在左手的掌心打一下，這樣地把第一個報告做完了。

接着是老任，老楊的報告。以後提出了討論，和平常一切的會議一樣，每個人都熱烈地討論着每一個瑣碎的問題。

突然，飛機的爆聲！飛機，這不僅是戰地，在租界上的我們，這兩三天來也是聽慣了的。但是滿個會場都動搖起來了，這聲音實在是過於大了，它不再是平常聽熟的嗡嗡的聲音，它急得和午夜的犬吠聲一樣，顯然的，它正在我們的頭上，而且是在近下來。

——啊，十七隻！——外面慌亂的人風。

有人伸着頭往窗子外望，一朵黑的巨影，把天空都遮密了。

一定的，敵人是發見了這裏的旅司令部了。這是非常容易聯想到的；炸彈——爆轟！死的威脅凝住了每一個人的血液，在一分鐘，或是幾秒鐘之間，大家都有着毀滅的可能。正是發言的一個女子，突然停止了，有些人想往門外推量自己的命運，會場的秩序被擾亂了。

——繼續開會，不許往外面望！——主席堅決地把右手的拳在左手的掌上一拍，立刻，空氣又回復了過來。發言的繼續着發言，會議岌然不動的重新進行着。

飛機頑固地飛繞着不去，滿房間都是哄哄的爆音。但是沒有一個人會動搖的了，大家都明白我們是在作什麼！

死的街道

一輛黃包車上裝了麻袋，又從辦事處拿了一袋青菜和一聽油，三個人跟在車子後面，一隊貧窮的慰勞隊出發了。司令部門口，來着一輛一輛的汽車，總商會的，銀行公會的慰勞車，精美的罐頭食品，上等的香煙，對着這些禮物，我們是貧乏得太慚愧了。但是我們是不慚愧的。

據出發過前綫的密斯陳說，司令部裏整間的屋子都是慰勞品，但是在火綫中的兄弟，有好多天沒有吃飯。北火車站的連部裏雖然有着許多米，但是誰也沒有做飯吃的功夫；從後方一共送去了兩次飯，一次送飯的中了流彈，一次是連飯連人都被飛機上的炸彈打壞了。他們只嚼着一些

發霉的麵包，已經打了三天的仗了。我們爲什麼要慚愧呢？我們把慰勞品送到他們自己的手裏去。

通過了鐵路，我們已在新開的大統路了。這是在開北的繁盛的街，但是現在它是死寂着，兩邊的店房緊緊的閉着，沒有一個行人，在石砌的鋪道上，很清晰的聽見我們三雙皮鞋的聲音。我默默的仰着頭望天空，下午三點鐘的天空灰沉沉的，凝滯得跟午夜一樣。

從弄堂口裏現出三三兩兩的居民來，他們的憔悴的臉，現出了幾天來的恐怖和饑餓。縱使我們的心頭是怎樣的陰暗，我們還熱切地笑語着，調整着步伐，望着隆隆的砲聲走去。

大統路，新民路，這一切都是熟悉的街，現在，它對我顯着一種另外的面目。一片的陰森，一片的憂鬱，象徵着整個的民族的悲慘的命運。

顯然的，這種情緒沒有普遍我們的隊伍，老楊和密斯陳兩個高聲談着話，他們滔滔地描寫血的溝水，斷殘的屍體，和子彈的聲音，企圖把我嚇退。可是相反的結果，使我更放快了前進的脚步，我熱切地找求這一切，因爲那將

是更有力地顯示着我們的艱苦的戰鬥。

黃包車在前面停止了，一帶高高的防壘，橫斷了大道。在防壘旁邊，屹立着兩個兵士。

戰士

——辛苦，辛苦！

老楊這樣地對兵士招呼着。

——你們也辛苦！

兵士笑着回答。

這好像是「天氣好！」「吃過飯」一樣，是流行在這兒的普通的招呼；使人聽了覺得有一種特別的親愛感，而想到大家是在一起。

離我們要去的目的地，還有大半里路，三個人沒有辦法把那些禮物拿去，便由老楊和密斯陳先去向營部接洽，要他們派幾個兄弟來幫，留我在這防禦線邊守着東西。我便站在路旁，和兩兵士閑談着：

——前方的消息很不錯吧，這會兒東洋人可知道我們

的厲害。

——係嘞，靠大家幫助！……你老從租界上來麼，那邊什麼樣？

我便憤憤的告訴他，租界的巡捕房怎樣幫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中國民衆的反日；但是小百姓們是永不退却的，他們在熱烈地援助你們。

——係嘞，政府嚟可靠，我們全靠後方老百姓。我們想着有老百姓在背後，我們便什麼也不怕，起先長官不許我們打，我們一定要打，長官也只好聽我們啦。

——你們真好，這幾天可辛苦了。

——嚟要緊，我們從大砲響，嚟瞓過覺，睡不着，只想去打，去衝鋒，我們兄弟大家都決心，這一會一定打到死為止。

他說着，紅紅的眼睛發着憤怒的光。我拿出煙來請他，他拍拍胸口說：

「有，有，我們有大罐的，這是後方老百姓送來的，老百姓真好，他們對我們真好。」——說着拿出煙來要我吃他的。

——你想，我們打得勝麼？——他關心的問。

——我們要衝進租界上去才行啦，打勝了不去追，讓日本人敗了還可等救兵補充，可打到什麼時候呢！

聽了我的話，他非常感動的說：

——係嘞係嘞，我們得衝租界去，丟那媽，外國人幫東洋人，我們還客氣麼的！

我點點頭，沉默了，記起衝到沈家灣的兵，怎樣又退走的事。又記起那張「同胞注意，認清仇敵，英美友邦，勿傷感情」的總商會的標語。

這一次咱們打得有意思

——這一次咱們打得有意思。

沉默了一會之後，他又對我說了。他告訴我，他的經歷，在廣東當兵，到過江西打共產黨，後來調到南京，又調到崑山，這會兒到開北來。打過很多的仗，這一次才打得有意思。

——我們打江西的時候，打進一個地方，一個老百姓

也不見，要吃的嘍吃，要住的嘍住，牆頭上寫了許多大字：「窮人應打窮人。」老百姓見了我們比鬼還怕。

他指指從小弄口現出來，聽我們對話的許多難民說：

——可是這一會兒我們真開心，老百姓都幫我們，背沙袋，挖戰壕，不要開口，他們自己會來。扛，抬，什麼都來，不怕辛苦，我們覺得對不起，送他點東西吃，他們連忙搖手：「我那好吃你們的，你們才辛苦啦！」你想想，這樣的話聽了多快活，打死了也甘心。

他滔滔不絕地繼續着說，顯然他是激動着：

——還有那小鋪子裏，平常見了我們兵，嚇得什麼似的。可是這兒，他們對我們好極啦。我拿十個銅子去要一碗酒。他把酒裝得滿滿的，銅子不要：「拿去，拿去，不要你的錢。」你想，真叫我們難爲情，弄得下會膽敢去買了。

我默默的聽着他的健談，兩眼望着他那激動的臉，他還是很年輕——二十一二歲，紫巍巍的瘦個子，兩隻手又大又粗，握着槍，灰綠色的呢的軍裝，掛着幾排彈帶，兩枚手榴彈不歇的在他胸前搖動。

另外的一個是扁扁的臉，不歇的走過來參加自己的話，很不純熟的廣東腔的國語。

破聲不歇地從前線響來。

——喂，喂！——他不住的警告着在路中心閑踰的老百姓。

摯愛

從防線上望去，已隱約的望見焦燬的牆垣，前面有十幾個人伏，正在添築鐵絲網。他們一邊勞動着，一邊唱着歌，在和平時期的道路工人，也許心頭沒有他們那樣的晴朗。

有些老太太和小孩子圍在旁邊瞧，噹噹的不知說些什麼，雖然自己不能動手，但是看着自己的兒子或父兄在幫着打仗的兵士，似乎也是快樂的事。

還有些老頭子或婦人，不住的在防禦物旁走來走去。有的挾着一隻米糶，到什麼地方去弄一些米，有的似乎並沒有必要的事，但是總歡喜走來走去。

兵士很忙碌的去阻止。

——不准走，不准走！——大聲地警告着。

通過防線應該是被禁止的。但是沒有一個聽從兵士的指揮，哀求着硬要通過。

——好，下次嚙可以啦。

結果兵士總是讓他們通過。可是沒多一會兒，走過去的人又走回來，兵士又阻止着他們，經過一次麻煩，有的甚至主張自己的權利，說自己的兒子是在幫忙；於是結果還是照樣的通過。

——嚙辦法啦，這些老百姓！

兵士對我搖着頭苦笑。

在這兒一點也找不出軍事的森嚴。

——這那裏是在打仗哩！

我這樣的感覺着，但是，我感到一種肅然，這是多麼動人的情景。在這兒，實際上大家已打成了一片，一切法的尊嚴，祇有在充滿着猜忌，機詐的環境中才合用。但這兒，這一切是沒有的。當前的，是共同的敵人，震天動地的砲聲，砲聲，不管是你或是我，兵士或是老百姓，大家

都共着生死的，大家都在共着戰鬥；祇有在戰鬥中，人會發生最親切的摯愛。

火綫上

搖着紅十字的白旗，密斯陳從斷牆後面跳出來了，在她的後面，跟着老楊和兩個兵士。兩個另一種型的從火綫上來的兵士。

把東西分別拿了，我第一次走向叫做「火綫」了的北車站走去，天氣已經黃昏。

那兩個又高又大的兵，抬起藤袋，飛一般的望着前面跑了，我和老楊兩個人合提一聽油，密斯陳像軍官似的押在旁邊，三個人走進新民路東段燒毀了的街道中，腳底下踏着破碎的瓦礫，鼻子裏聞着焦燬的氣息，急步的走着。一長條的街房都只剩了斷牆殘壁，燒爛的木材家具等胡亂的堆積着，從焦氣中，還聞得火藥的氣味。

——血，血，你看血！

密斯陳指着路旁的溝給我看的黃碧色的厚凝凝的血

水，在下水溝中淤積着。

——大礮的聲音，像已經把自己的頭腦都炸開了似的，迎着我們從斷牆後灣出來的路程，炸裂了過來。

——啊！

我身子縮了一縮。比大礮還響的，從我的兩邊發出哄笑的声音來。

——嚇了吧！

老楊得意的說着，他是一個魁梧身材的勞動者，曾經爲自己的階級上過戰場，我知道他無時無刻不在找機會，嘲諷他所瞧不起的因推利幹追亞。

——怕什麼！？

我挺起身子，大着步走。

——呼！

一粒子彈像鳥一般的在頭頂飛過。

——啊啊，好險！

老楊認真的警告了，三個人沿着牆根，半俯了身子急步的走。

在我們的二邊是一帶破舊的樓房，不歇的在砲聲中震動着，對街是一帶護鐵路的短牆，路長長的橫臥在昏黯的暮靄之下，前面兩個扛麻袋的兵士也望不見了。槍聲，時斷時續的，應和着我們三個人的履音。

我們像一隻小小的船，在火的大海中孤航。快到來

了，那個小島，正住着期待我們的二羣。

在關北，二十天的戰地生活，是多麼值得記憶的深刻的印象，深深的留在我的腦中，我怎能忘記這一切呢？那些誠樸忠勇的士兵，那些在炮火之中堅忍着的窮苦的居民，以至每一條街道上的石子。現在我爲什麼不能再與它們共生活呢？我只能撥出甚少的時間，記下這些不能磨滅的印象最初的一部分，先在這兒發表，待有機會時，想多寫一書出來。

一九三二，四，九記。

蹉跎

杜衡

曼青夫人不時地會帶着追懷的情緒想起往日。

往日？假使生活上的幸福是要金錢底肥料來培養的話，那麼那個時候曼青底收入還抵不上現在的一半。但是，在那時剩餘的精力和財力却常能夠允許他們每星期上兩次戲院而且每年還可以有這麼許多儲蓄。而現在，就是那樣的負擔已經夠你消受的了，那兒還有精力和財力底剩餘！祇爲了那兩個小孩？不是。簡單的衣服和僱用一個奶媽，算不了一回事。爲了那老的嗎？那老的是除了吃一口飯之外幾乎連衣穿底費用都不需要。這一點她能抱怨！在父親去世之後，誰不該負擔起寡母底贍養來？在曼青這情形下，縱然不是親生的娘，但好歹是親生的爺底後妻。曼青夫人是不會自私到連這個都要吝惜，都要計較，都要抱

怨起來的。然而那樣的負擔却是事實。

要是沒有她們三個，要是沒有她們三個……

祇一想起她們，曼青夫人便感覺到黃金的往日是不會再回來的了。

不，她底丈夫却以爲是會回來的。

在曼青底生活中難得的是閒暇。每天回家來總得在十點鐘以後；一回家，他就得匆忙地上牀去，以便第二天在鬧鐘響着的時候毫無困難地起身。曼青夫人甚至連和他談一句話的機會也沒有，而她偏又這樣地渴望着那機會。要是在例外的一天，他居然能夠從容地喝一杯茶，抽一枝煙，並且正想拿起一張小報來蘇醒他整個星期，或甚至整個月的疲勞，在這樣的時候，你知道，他是不願意讓那些

瑣碎的家務來攪擾他這寶貴的清福——然而曼青夫人却萬不能把這機會放過，而且她又是永不會缺少那種開始這惹厭的談話的資料的。

「你瞧，三妹今天又要做大衣，她已經有了三件了，」她會這樣地開始。於是停一會，「我看你真何苦來——做牛做馬地爲着誰；自己又不是結實的身體。」

一切都是沒有辦法的。有這麼許多支出，便得去張羅這麼許多收入來抵銷；這便是曼青底量出爲入的經濟學原則。他每天要工作到十二小時，其餘的八小時祇留給睡眠。可是睡眠爲什麼不能縮短到四小時或是兩小時呢？假使可能，他也幹。然而她底主張却和他底原則絕對地相反。你會相信嗎？她甚至要他把那束縛他到夜深時刻的報館裏的辭掉。

「難道你還不明白家裏的情形？」

她怎麼會不明白！就算她們底學費該由他承認，然而那比學費要可怕得多的衣穿和雜用——這個，難道他還不能加以相當的限制？何況——何況（她難免要腳踏地說出這樣的話來）「媽自己還有存款。而女孩子們這樣地奢侈

慣了，也不是道理。」

這樣堅強的理由，曼青是祇能用一絲苦笑來回答了。可是同時，他却不禁想到「那老的」所常說的一句話——

「這是你自己底體面。」

別忙。她們會一個一個地嫁出去。再等五年。五年還不夠？那歷至多是八年吧。你算，最小的今年也十七了；難道到二十五歲她還嫁不出去？

八年，就算是八年。曼青夫人開始照這標準計算起來。八年之後，自己是三十九了，曼青比她長五歲！人生底正午將在這個時間內完全地過去；而且誰知道在這八年內要添多少孩子；還有，曼青底健康……

可是誰說這樣的排場不是曼青底體面！族人把他們當作姓氏底驕傲，親戚們怕被他們所忘却，而有幾位神經過敏的朋友甚至用綁匪底危險來警告他們了。祇是太忙了一點，而這忙，却是有這麼許多的體面來做報償的。

一個人之所以會忙得要死，那往往是因為家裏有閒得要死的人。閒，在曼青底親屬中，幾乎是普遍的；而那老

的，不必說，又是閒中之閒。

縱然稱爲「老」，汪太太却還沒有老到可以整個地安息的程度。對於還有剩餘的生命力可以消磨的她，閒也同樣地成爲一種恐慌。於是，她是不能不採取了那救濟着瀕漫在全國的成千成萬的閒人的方法：趙錢孫李各家底太太們是邀了攏來，祇要湊滿四個，那一百三十六張竹牌便可以幫助她們毫無困難地消度了整個下午。但是三缺一却也是在所不免的事情；那時候，她們却也並不是沒有第二種方法可以採取了——閒談。而且四周圍的生活又會不斷地供給着她以談話底新的興感，尤其是在看到了她底三個女兒——那贊美和嫉妒底中心——的時候。真的，就祇看着她們，也就是多大的歡樂。

「你真福氣！」趙太太會這樣帶着感歎開始。接着不常來的錢太太便會瑣瑣碎碎地問起關於她們的一切，多大年紀？在那兒上學？有時候甚至，可有了人家？對於這一類的問題，汪太太是素來會不憚煩地對每一個來客一遍遍地重說；她更不會忘記把她每一個女兒底才能加了重量推說，用一種她所慣使的，委婉得使人聽了不覺得刺耳的言

辭。尤其是關於阿菊，（她這樣稱她底三女兒，）那個具備了女性所需的一切才能的阿菊。

「她才淘氣呢，」她會這樣說，「回家來從不肯翻一翻書，總是玩，可是逢到考試倒也不會掉到三名以後去。真不知道她怎麼弄的！」

於是，關於阿菊底聰明的誇獎，是對方所萬不能再吝惜的了。

她是這樣地滿意。她底話是再也收束不住了——從阿菊底聰明一直到阿菊底眉毛，會說得連阿菊自己（假使她是在身旁的話）也不得不作着勉強的嬌笑，臉紅紅底說：

「媽，你別說了，真丟人！」

現在是祇有一件事會時常焦慮着汪太太底心了。你想想，有三個女兒待嫁的母親。再大的自信也不能使她得到一種對命運的把握。女孩子都要投兩次生，她時常這樣想；而且三十年來的經驗告訴她，這第二次的投生也會像第一次同樣地沒有準。年齡是都迫近了。她祇願能夠看到她們三個都好好地嫁出去；此外，她是不再爲自己底老年

希望着什麼。

媒人們底來來往往中，汪太太當然地決定在大女兒身上來做她第一度的嘗試。

不幸這嘗試就是一個縱然不能說是嚴重，但多少也使她底心受到打擊的失敗。

是體面的人家那不成問題。然而直到預定的婚期之前一個星期，她們才得到了新郎是一個什麼事情也不能做的廢物的消息：曼青說了許多不滿意的話，直說得那老的幾乎想悔婚。明白事理的畢竟還是曼青夫人。什麼事情能夠預料得到底，而且誰知道能幹的人一定會得志？婆媳倆在記憶中搜索了許多命運星不跟着才能走的先例；算了罷，什麼都是注定的！

新娘在婚期前連日紅着眼睛，二小姐底勸慰是徒勞的，然而三小姐却暗自笑着她大姊是十八世紀的女子。

畢竟還是母親！她應允了拿自己私蓄底一半來做陪嫁：縱使不是一個可觀的數目，然而這也能夠暫時地拭去了女兒臉上的淚痕。

幾千遍的警戒也抵不了一次事實的教訓：汪太太底眼

光是因此而開展了。她所固執了三十年的門第底觀念。而且更奇怪的事情是，她竟讓第二位未來的嬌客在未結婚之前自由地到她家裏來，讓他自由地帶了女兒出去玩！「這是我們二姑爺，」她甚至會在人前這樣毫不在意地介紹。時勢真可怕地改變了。孫太太想不到汪二小姐會這樣不識羞，而李太太也不免背轉身去說一聲「毛脚女婿。」可是最關心的却是阿菊；她會帶着喜悅的神情，好像這樣的事實對她自己底前途暗示了某種希望似地說：「真想不到媽也變了新人物！」

二小姐也得了同樣的一筆嫁產，縱然她並沒有陪上一滴眼淚。母親是多麼公平！然而兩個女兒底嫁出，却使她把所有的私蓄都提盡了。她似乎沒有想到還有第三個女兒待嫁，不，她怎麼會想不到！她是在想着曼青定然可以積一點錢，在他卸脫了兩個妹子底負擔之後。

可是曼青夫人却不得不把這個常做嚴重的問題去和她底丈夫作私下的談判了。

這一切會怎樣地結束呢？這種無可奈何的事實，和這

種事實之後免不了地跟着的談判。曼青是不願意聽到提起，甚至不願意想起。兩個妹子底嫁出，不但不能使他喘過一口像放下一副重擔子似的氣來，并且還使他直接或間接地負了債。近來，幾次心臟虛弱症底襲擊和醫生們底勸告幾乎使他實行他夫人底縮小工作的計劃，可是不能在債務還沒有肅清之前。曼青夫人焦慮着，而曼青依然每天要纏着背做十二小時的苦役。

他底脂肪還沒有吸盡，他底血液還沒有抽乾呢！縱然吸盡又抽乾了，那還有骨髓，祇要他那副勞碌骨能夠多支撐一天！

而這一切，那老的却幾乎完全沒有知道似的。照樣地打牌，照樣地在張太太和李太太面前誇耀阿菊底聰明。不，偶然的機會也曾使她把家裏的經濟狀況祇當作閒談底資料而提起；那時候，她底結論是「我們少奶奶不會當家。」反過來，阿菊底任何要求却是不能不得到滿足的。你想，一個被嬌養慣了的女兒不吝惜四五次地糾纏着的母親，她可還能道一個「不」字？

我們底菊影姑娘就在這麼一種溫熱的空氣底抱合中長成；賓客們底阿諛的讚美和母親底無理性的溺愛。驕傲用比年歲底進行更快的速度滋生着。她沒有欺騙自己；四周圍的一切似乎聯結起來造成了一面她能藉以認識自己底優秀的多方面的鏡子。真的，她無論在那一方都不能讓別人和自己爭勝：從裝飾底技能一直到，譬如說，關於電影的知識，而最後——誰也猜得到，那爭勝是要涉及選擇一個丈夫的問題了。

她已經到了可以使自己和家人都看出這種心要的年齡。

女人是要投兩次生！即使有無限的自信和驕傲，菊影姑娘對於這嚴重的問題也不免有點提心。難道這完全是聽諸命運底支配嗎？不，來生的幸福是今世所能修得到的。她要修來世：她把英語練習得很流利，而且又進了琴科。她要求一個完美的女性所必需的一切，換句話說，也就是想過一種完善的家庭生活的男子所要求於女性的一切，她加入了許多目的大概不外乎所謂社交的團體，而每一個可以表現她自己的機會是素來不輕易放過的。

奸詐的年齡始終用無形的脚步，唯恐不及地向永恆飛跑。漸漸地，菊影姑娘底照片被幾種報所刊登出來了，牠底名字也被小報底記者們所津津樂道了。在這一切的進展中，另一方面，不知不覺地耽誤了的，便是她底終身大事。

她會嫁不出去？誰也不至於傻到會這樣地相信。問題是在沒有一個男子能夠把她娶來。在無數間接或直接的求婚者之中，某某新任局長在物質的條件方面固然是無疵可議，然而他却生了一臉中年人底討厭的鬍鬚；反過來，剛從哈佛畢業回來的某某君當然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美男子了，可是他底年齡却還不能給予他底一生以確切的擔保。假使在前者底情形下，女的方面要稱是犧牲，那麼在後者底情形下便是冒險了。至於旁的，那還用說！

汪太太在不時地要發作的骨節底酸痛上嗅到了自己底衰老；她常常突然想起或許立刻會死。本來，老年對於死寧說是順受着的，然而不能在她未看到她底阿菊有了好好的人家之前。母親底溺愛現在是無形地變成焦慮了。

而分着這焦慮的便是曼青夫人。

假使婆媳倆偶然談到了這事情，曼青夫人便得運用她底辯才，從各方面來說明趕快解決這問題的必要。女子挨過了結婚的年齡是一種危險，她這樣地主張；而為要證實這主張，她有一次冒險地舉了她底一位堂妹底例。一個到三十外還沒有辦法的老小姐，而在她二十五以前也是曾經這樣高不成低不就地選擇着的。

嫂子底堂妹！在一邊偷聽着菊影姑娘底嘴唇上露出了諷刺的微笑。她記起來，那是一個連普通的信也寫不了的，生着一個大鼻子的女人！

就是汪太太也感覺到這比擬底不倫。「老實說，」她這樣打斷了媳婦底話，冷冷地，「會弄到這個樣子可也不至於。」……

曼青夫人算是被說得沒有一點抗辯的餘地，然而焦慮却還是不能因此而減輕吧。

實際上，一切的擔心都是大笑話。畢竟還是曼青猜得着。菊影難道自己不會找？她難道至今還沒有一個男朋友？何用你們來替她擔心！這樣地被提醒着，汪太太才恍

然於過去的種種了：一點也不錯，自己確實曾經歷次看到阿菊在偷偷地寫信；偷偷地，這可以從神色上看出來。當時竟沒有想到，而現在，現在也還不遲呢。母親把女兒喚到了自己房裏。一個人也沒有在身旁，是可以引誘一個少女說出種種隱秘來的機會。

女兒在十數個有了某種程度以上的關係的異性朋友中舉出了若干來，而母親又一個個提心地考慮又盤問。現在的時勢，女孩子在外面真要小心呢。她想着又說着，感到一陣陣的失望。嚴格的家庭管束畢竟還是必要的吧，不能信託了學校和牠底教育。要是她所結交的，或是想和她結交的那些朋友都是些浮蕩的年輕人，沒有脫離學校而又是一點來歷也沒有，那是什麼都完了，她還能在這條路上希望着什麼！

慢着！會合你底意的人物是在後面。菊影終於帶着羞澀的神情說了出來；而在她數說着那「人物」底各方面的情形的時候，加倍的羞澀，甚至使她在母親面前也不免紅了臉。母親底失望漸漸地變成了驚異。怎樣的發現！母親帶着微顫的心聽這一切，好像自己是在戀愛中。那一串

勸女兒在外邊要小心的話是中止了。怎樣的發現！阿菊底眼光畢竟高人一等，她底選擇總是不會錯誤的，她不會做出像小說一般任性的蠢事來。

可是爲慎重起見，汪太太還把這事情偷偷地告訴了她底媳婦，叫她擔任了打聽的責任。自己是老了，曼青又太忙，而那「人物」却剛巧又是曼青夫人底同鄉。

兩天之後，曼青夫人帶了一切都滿意的消息回來。事實給曼青知道：他却有點懷疑這一切都滿意的報告。他也聽到說起過這個人，而他却感覺到「不是知道吧？」這個人並不是從來沒有和女性發生過任何糾葛的。他私自把這疑慮對夫人說了。

不，至少在她底同鄉這範圍內，她是有把握可以把什麼都打聽清楚的。她這樣地自信，或表示着自信。曼青還有什麼話說——她們三人底一致！他祇能承認了是神經過敏的感覺，而且事實上，他也感覺到自己或許確實有點神經過敏。

還用什麼躊躇！就是這個主意。母親幫助女兒決定了一切；不，或許女兒是早已決定了的，母親底慫恿祇把這

決意促成爲事實而已。菊影姑娘用一種有人會覺得是殘酷的手段斷絕了別一些瑣瑣屑屑的交遊；從這種手段裏，你可以驚詫地看出女性底意外的理智和果敢。曼青夫人注意到她在三天之內退回了五六封不同的人們底來信，而且又有兩次拒絕聽電話。另一方面，在某種暗示之下，她把那個「人物」公然地引到家裏來。這一點不足爲怪，二姊早就有了先例；而且，你瞧，媽又是怎樣慇懃地招待！

在一切都成爲公然的了之後，按月若干的交際費當然也可以公然地報銷了。

汪太太現在不愁沒有可以對來客們誇耀的資料。她似乎有一種狂熱——想把一切的情形對一切的人們都完全地宣佈的狂熱。驚嘆記號在太太們底臉上表示着；而那些曾經替阿菊說過媒的，却又在一種難堪的對比下自慚得幾乎無地容身。

幾乎每天，在下午五六點鐘的時候，同里的鄰居們總可以看到有一輛剛能容納兩個坐客的小飛亞特停在汪家門口。

多順利！從朋友到訂婚，這公式是定然可以在一個月

之內演完的。母親帶着笑臉看這一天比一天熱烈的年輕的一對。

菊影現在是很少在家，而同時，每星期至少也有兩次送告假條到學校裏去。整天地在外面，而且非到夜深時難得回來。

日子是這樣美麗地過去的，美麗得使任何人都忘記了這過去底速度。

起先，要到這樣的夜深時才回家似乎總有點不妥當吧。不過阿菊却不是這樣容易被欺騙的沒有教育的女子。當然，你瞧她以前能夠這樣巧妙地對付了那些瑣瑣屑屑的年輕人。而況且在目前這情形下，誰能把來歷已經知道得這樣地清楚的「人物」當做什麼危險品似地來防範呢！

汪太太現在是一點也不提心這個了，尤其是在已經成爲習慣之後。而好歹使她感到有點焦慮的，却是訂婚似乎無形地延了期。至少，在阿菊身上是一些暗示也找不出來。預期的一個月是已經過去。一個月！祇要你一計算，整個的春季都這樣毫無具體舉動地過去了。起初是，阿菊或許會害羞把這樣的事情宣佈；然而在偷偷地說問了幾

次，「而老是祇得到『媽』，你別這麼急」或是「那有這麼快的事」這一類答話之後，她是不得不感到有點莫名其妙了。她不急，也不是一定希望快，祇要事情能夠順利地辦成。順利？當然，一點問題也沒有；女兒底交際費是增加，而回家的時間是更遲了。這是進步；然而，「你們這種新式的辦法，我真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她有時候却不要發這種輕微的怨言……

事情誰也沒有想到要這樣結束。

女兒連日躲在樓上哭泣，死也不肯下樓來；而在前兩個星期，在家門口已經再也找不到那一輛小飛亞特。母親樓上樓下不住地跑；現在她是顧不得那條老腳底酸疼了。曼青停止了工作，在房裏前前後後地跑，他夫人却躺在一張沙發上打呆。女僕們。老是聚集在灶披間竊竊私議着。

「有什麼話講！」曼青一隻手拍着桌子，咬緊了牙關堅決地說。「現在祇能這麼辦，要快。」

沒了主意的母親是祇能讓曼青把女兒秘密地送到了醫院裏。

汪太太開始埋怨媳婦沒有把事情打聽清楚，曼青夫人怪丈夫不該明知道有這樣的危險而禁止，而曼青呢，他是祇好歸咎於菊影自己底疏忽。無論如何，這樣的結果是誰也沒有料到的。還討論什麼責任問題！目前的問題祇是在應當怎樣對付。法律？曼青害怕他底名字會連同某種決不能算是體面的新聞被報紙揭載出來；以他底身分，這樣的侮辱萬萬受不了，因為他還得在社會上混。不牽涉到法律那無寧說是放棄；可是怎麼出得了那一口氣？

在來不及解決可需要請律師這問題之前，醫生却萬不容緩地請了來。老的已經倒在牀上。她整日整夜地喘着氣，整日整夜地用一天比一天模糊，一天比一天淒厲的聲音喊着阿菊。然而阿菊却不在身邊。古舊的船是禁不起暴風雨的海底顛蕩的。她呻吟着，她坍塌着，抵抗底能力和勇氣都同時地失去了。希望着什麼呢？墳墓底安寧吧；牠會埋葬了你底慘痛，像埋葬了你底希望一樣。

現在是祇等我們底菊影姑娘從醫院裏帶着憔悴的面容回來哭她底失去了的母親和她底同樣地失去了的青春了。

「你應得快替三妹找人家，」曼青夫人似乎有了二種這樣地催促她底丈夫的習慣；而現在，她又可以毫不冒險

地再舉一次她那堂妹底例。「一轉眼就是三十，你算去。」

然而這催促已經失去了那有關於自身底利害的迫切。女的照例地說，男的照例地答應；至於執行，那是另一件事。

真的，在老的去世之後，事情已經變了一個樣子。菊

影不再每個月要添多少衣服，甚至不再上學去。總之，由曼青底收入標準來估計，她已經不成其為一個負擔。短期

間內債務都已經肅清。曼青放膽地把許多兼職辭去。他們有了閒暇，并且又有了儲蓄。

黃金的往日畢竟是會回來的！

中年的父親每星期六晚帶了妻子和兒女上戲院去。而在將出門之前，「三妹，你也同去吧，」他們照例會這樣問。

「我——不——去——」這是常聽到的懶散的回答。

巴黎藝文逸話

玄明

一 Cocktail 的時代

我們不能把戰後的整個巴黎來分類：她是一個混沌。太陽下無論那一個國籍和無論那一個階級的男男女女共同地造成了這個世界性的巴黎。雖然在這裏，我們祇打算追述一些關於文壇和藝壇的形形式式，可是當作開場白，在事前先瑣碎地說一些巴黎的一般狀況，似乎也有相當的必要性吧。

近二十年來，巴黎有一個多麼大的變動啊！以前，祇要化一法郎二十五生丁就可以舒服地在拉丁區喝一點咖啡和酒；而現在，這同樣的代價幾乎單喝咖啡還不夠，至於酒，那至少要花上二十到四十法郎的數目了。由可憐的小馬拖了在大街上得得地走着的馬車，現在是，縱然不能說

已經絕跡，却祇敢在夜裏偶然地出現了。代替了牠們的是裝着自動里程計的，被稱為T.M.的那一種飛風似的街車。就是這一點便已經儘夠改變了街上的賣相。還有，曾經一時非常地流行着的決鬪的風氣也漸次地消沉：有一次，一位舊派的歌舞喜劇(Vaudeville)的作者，名字叫做彼爾·維勃爾(Pierre Veber)，為了一點極小的侮辱，向愛德蒙·羅斯當(Edmond Rostand)的兒子莫里斯·羅斯當(Maurice Rostand)也像他父親一樣地是一位詩劇家)挑起戰來。要是換了老羅斯當，那當然是諷不容辭，不得不力疾應戰了；可是小羅斯當却竟拒絕了，并且還關照維勃爾，叫他不要傻。小羅斯當的這種舉動，在當時不但受到非難，并且竟受了大眾的讚美。也許戰事所造成的大規

模的屠殺，已經使人們厭倦了私人的鬥爭也未可知。

曾經在每一個院子裏都奏着的手風琴到那兒去了？四班跳舞（Quadrille）到那兒去了？波希米亞樂隊（Fisganes）到那兒去了？裸體替代着拖泥帶水的裙裾。從南美洲的下流地方來的黑人的 Jazz 和 Tango 征服着 waltz 和 polka。舞男已經由餐廳承認爲了一種男子的正常職業；這種人在巴黎是被稱爲 *Escoto* 的。這些把頭髮梳得精光，把腰肢束得像蜜蜂般細的青年人，是祇要抱着愚蠢的老婦人在地板上拖來拖去就可以獲得很多的錢了。

關於女性的問題，祇要一句話可以包括了：現在是男子也可剃光了鬚鬚讓女人來向他求愛的時代。

地下鐵道，立體派的圖畫，打字機，布爾希維克主義，足球，拳術，留機聲，五彩照片，電影，龐大的廣告牌，夜總會，古加音，絲襪，安全剃刀，空頭支票，弗羅伊特主義，快而沒有痛苦的離婚，英文報紙，第一流音樂都可以在家裏聽到的無線電，飛機，和 cocktail。

Cocktail！這真是我們這時代的大發現。有一位最巴黎式的荷蘭畫家，凡·唐根（Van Dongen），曾經這樣地

說過：

「我們的時代是 cocktail 的時代！Cocktail！牠們是各種顏色的。牠們什麼東西都包含一點。不，我並不是單說那我們所喝的 cocktail。牠們是其他一切的象徵。現代社會的女人也是一種 cocktail。她是一種閃光的混合物。社會本身也是一種閃光的混合物。你可以把各種玩味和各種階級的人都調和在一起。Cocktail 的時代啊！」

二 兩種新主義

特別是在法國，文學上和藝術上的新主義的勃興，實在是戰後的一種極顯著的現象。不但多，而且往往不可理解。然而事實上却有許多傻子在嘗試着要去理解牠們。可是我們敢說，這種嘗試是徒然的。我們可以首先舉出大大主義（Dadaisme）的例子來。

像一個奇跡似地，所謂「大大」運動是突然地成爲 *Closerie des Lilas* 和其他珈琲館的談話中心了。多數的 大大主義者都是些極聰明的人。他們在夜裏讀着 *萊布尼茲*，在下午稱讚着 *卓別麟*。但是每當他們以大大主義者這資格而出現的時候，事情就大不相同了。他們把以前的作

家和畫家都咒罵得一文不值，而這種咒罵又往往是無意識的。你假使打算去找尋這種傾向底意義，那你便是上了大當。他們個人或許會創作出一點有價值的作品來，然而這和他們的主義却毫無關係。無論那一個藝文派別的份子之成功，我們祇能說是作家個人的成功，決不能歸諸於那一派別。頹廢派和象徵派便是極好的例子。因此，我們是要把大大主義者的才能和大大主義者的無聊分開來看才對。

有一次，「大大」派的戲劇在蒙馬特爾街的一個小劇場裏公演了。大大主義者不斷地把觀衆稱為傻子。「你們是上了當，竟把寶貴的金錢化用到我們身上來。」他們竟會這樣地說。觀衆，在他們看來是這樣的：你譏笑他們，他們便會喜歡你；你咒罵他們，他們便會佩服你；你講些荒唐而不可解的話給他們聽，他們便會崇拜你。

畫家法蘭西斯·辟加比亞 (François Picabia) 也曾經用過這個同樣的方法。他曾經在他的宣言裏老實地說：「你們都是受了騙的人。在三個月之內，我和我的朋友們可以以把我們的圖畫賣許多的錢。」而羣衆反覺得這些話說得很聰明，一點也沒有什麼不高興。

法國各雜誌的執筆者把大大主義的問題極嚴重地來討論，想替這朵人類智識的最後之花下一個定義。真正的大大主義者是祇覺得可笑。雖然那種自己也是受了騙的，把事情看得很認真的大大主義者也並不是沒有。用了這種再巧妙不過的辦法，祇在幾個月之內，他們便像辛辛苦苦地勤工了幾十年的巴比塞和佐拉這一流人物一樣聞名於全國，或甚至全世界。真是多麼聰明的廣告政策啊！

特里斯丹·查拉 (Tristan Tzara) 便是這運動的首領。他是一個羅馬尼亞人。他發明了一種「大大風」這是一種像珈琲磨那樣的東西，祇會發同樣的聲音，而這聲音却大得會使人耳膜震破。放在小小的舞台上，牠會發出「大大，大大，大大」的聲音來。此外，大大主義又應用到了鋼琴的演奏上去。里伯蒙·德賽涅 (Ribeumont-Deseigne) 便是大大音樂的主要譜曲家。有一次，題名叫「沒有鬚髮的苦荳」(Pas de la Chicorée Frisée)，居然公演了。這種音樂非常簡單：你儘在上八音階的同一個音上連續地敲，另一隻手是在下八音階的一個並不和協的音上打；於是你便任意地在鍵盤上亂彈，最後又回到原來的「

個音上。效果是一種極可怕的噪音。

讓我再來說一說最誇大的查拉的戲劇的公演。那本戲題名叫「盎底比星納先生的第一次天上的奇遇」；裏面的八個人物的服裝都是辟加比亞設計的。這服裝是硬紙片的管子，把演員的臉都完全遮住。八個人站在一排，說着許多毫無意義的話；戲算是完了，他們又把觀眾罵了一頓，最後是：「你們滾吧！」短劇「沉默的金絲雀」也是個極大的笑話。一個奇形怪狀的人站在極高的梯子上，用一種哲學家的神氣胡亂地講着許多話；在下面一個小姑娘宣稱她是古羅馬蕩婦梅莎麗娜（Messalina），而一個黑人又定要說自己便是音樂家古諾（Gounod）。正因其無意識，或許也會引起一些滑稽的趣味。可是有些觀眾却定要在這裏面找出一點意思來。有人說：「縱然我們不能把這一本戲的深刻的意義用語言形容出來，然而這無疑是演劇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而一位女郎又這樣地喊了起來：「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可是我覺得這後面是隱藏着很多的東西的。」

較遲一點起來的，又有一種所謂超現實主義。在這

流派的領袖們中，我們可以找到安德烈·勃勒東（Andre Breton）、路易·阿拉恭（Louis Aragon）、腓力普·蘇波爾（Philippe Soupault）這一類有名的人物。縱然在立論的根據上，他沒有像前面所說的大大主義那樣地無聊，但是這一種主義者的舉動的驚人，却有過而無不及。

讓我們先來引一段勃勒東的話吧：

「狂人心中的觀念的衝突頗能合於我的某種本能的假設。隨口的亂說會造成驚人的效果。我們絕對不接受什麼東西。我們相信我們能夠絕滅理性。我們對於革命政黨表示同情。我們不相信人類的進步。我們極願幫助一切否定的運動——猛烈地，甚至可以犧牲我們的生命。時間並不存在。我們與其建設，却寧願破壞。我們定要把藝術的價值整個地修改過；我們對於一切現實都怒目而視！」

在他們，這種破壞狂不祇在思想上，並且還在行動上充分地表現着。

有一天晚上，Closier des Lilies 咖啡館中起了可怕的風波。椅子在空中飛，磁器打破了玻璃。水星雜誌主幹人之一的拉希爾德夫人（Madame Rachilde），她自己也

是一個大膽的作家)是被圍攻着，因為她得罪了超現實主義者們。這原是一次歡迎詩人 Saint-Pol Roux-le-Magnifique 回巴黎的宴會。一個多麼奇怪的名字，其實他底真名字很簡單，就叫保爾·魯 (Paul Roux)。說起這位保爾·魯，好幾年之前他就在安東尼自由劇場鬧過一回笑話。批評家薩賽 (Sarcey) 在正廳裏發着惡意的冷笑，保爾·魯突然從樓廂裏坐了出來，兩條腿在空中搖蕩；他大聲地喊。要是薩賽敢再笑一笑，他便要跳下來撲到他身上去。他就是現在那位詩人 Saint-Pol Roux-le-Magnifique，而拉希爾德夫人也便是來賓之一。有人在席間報告着拉希爾德夫人的態度；結果便是一場狠鬥，一直到警察來干涉了才止。

文學新聞的主幹人莫里斯·馬丹·丟·加爾 (Maurice Martin du Gard) 也會受到過同樣的侮辱。超自然主義者們禁止他再在報紙裏提起他們的名字。他置之不理，依然要提起。超自然主義們武裝了起來，衝到了他的辦公室裏，把傢具都打得粉碎。這一次糾紛的解決，便又不得不靠警察的幫助了。

得罪係炸彈一樣容易爆發的超現實主義者，直是一件極危險的事情。

我們在這裏，可以總括起來說：這兩種新主義，正像大多數的其他新主義一樣，都不過是因對現實不滿而起的憤世的表現而已。前者是拿牠的整個 Nonsense 常做惡意的冷嘲，而後者是更進一步，竟以文壇的暴徒這資格而出現了。

三 薩拉·培爾那特

現在我想談一點關於那個被法國人所稱為「神聖的薩拉」的著名女優薩拉·培爾那特 (Sarah Bernhart) 的瑣瑣碎碎。自從在早年進了 Comédie Française 劇場以來，她是從來沒有脫離過演劇的生活。從古典劇，浪漫劇，歷史劇，巴黎式的喜劇，一直到歌劇，她無所不演。過路人 (Le Passant) 中的 Zanotto，歐那尼 (Hernani) 中的 Dona Sol，娜娜·薩希勃 (Nana-Sahib) 中的 Zemma，西哈諾 (Cyrano) 中的 Roxane，而茶花女 (Le Dame aux Camellies)，遠遊的公主 (La Princesse Loïntaine)，小鶯 (L'Alcyon) 等劇更是她的拿手。一直到七十多歲還購

常出演：這真是多麼驚人的奇蹟！

薩拉·培爾那特的成功秘訣是在那兒？愛嬌固然并不是演員的一切，然而她以為是萬萬不能缺少的一項。縱然你有好的記性，勻稱的身材，洪亮的嗓子，清楚的發音，自然的姿勢，和最精微的感覺，但要是缺少愛嬌這件難以形容的東西，你便決不會達到成功的尖端。

「能夠抓到觀衆的注意的，」她說，「是那個 *je ne sais quoi*（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因為沒有確當的字，那個 *je ne sais quoi* 便會稱為愛嬌。愛嬌的成分是一切，而同時也是無物，並不一定漂亮或美麗，但愛嬌却萬不能少。」

演劇真是一種困難的藝術；演員往往是天生的。有時候極微小的缺點也會有極大的關係。以演羅斯當（*Ro tanh*）的西哈諾而成名的戈格蘭（*Ooguelin*），羅斯當就把這部傑作致獻給他（常感到他不會成爲一個大悲劇演員，而原因祇是在他有一個與西哈諾相反的塌鼻子。女演員是更甚；一位色藝俱佳的女郎祇因為身體太長了一點而遭到悲慘的失敗也是常有的事。培爾那特縱然很瘦，然而她却能使人

得一種調和的印象。

記憶劇詞也是每人都有他的特性。有人用眼睛，有人却用耳朵；而有人竟會祇記得韻文而記不得散文。培爾那特是祇要把那劇本讀過兩三遍之後便一每字都記得；但是一到她不演那本戲的時候，她便把牠完全忘記了。關於記性，她曾經講過這麼一個有趣的故事：

「我所認識的記性最好的人便是甘伯達（*Gambetta*）。有一天晚上，我和他在一起吃飯，他要我背幾句維克多·雨戈的詩：「我們一起來背歐那尼好不好？」我回答：「我不記得 *Dona Sol* 的劇詞。我在音樂院裏學過這個戲，可是——」他笑了：「什麼！你把這些在四年以前學的怎樣的好詩都忘記了嗎？我倒完全記得，我可以背給你聽。」於是他便把第一幕一字不改的背了出來。他隨後又背路德與波亞思（*Ruth et Boaz*），從最後一行的最後一個字背起，倒背上來，不是一行一行地，而是一個字一個字地。他是這樣地把雨戈和我相完全記在肚裏的。」

一個演員至少應當能夠一口氣讀二十六個字或是四行詩。她得到這能力是由於達爾波（*Talbot*）。這位達爾波

在晚年想出了一個很奇怪的方法來訓練他的學生：他叫他們仰天躺着，自己便拿一塊冰冷的大理石放在他們底肚子上，然後說：「喘氣吧，背你的劇詞吧！」

薩拉·培爾那特相信一個演員應當深切地感到他所表演的腳色的情緒。她常說着前面所說起的戈格蘭的笑話。他的表演是漠不關心的；祇要在臺上有好一會沒有話說，他一到後臺便會立刻睡着。到第二次出場的時候，他須得由一個貼心的同伴來叫醒；於是他才跳起來，振作一下精神，又立刻出場了。薩拉可並不這樣：她以為要觀衆感動，演員必需先感動。

「你必需跟了你所扮演的人物一起愛着，一起哭着，一起痛苦，一起死亡。有時候，我是需要一小時之久才能回復到我自己。我會覺得腦力非常單薄，心幾乎停止了跳動，胸膛也停止了喘息。不允許觀衆有一時想起臺上的故事并非是真的。我們要把他們放在作家所追求的環境中。我們要用誠意來創造那空氣，萬不能讓出神的觀衆在閉幕之前就恢復了他們的自我。」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薩拉·培爾那特的成功決不是偶然的。自從她去世之後，巴黎的劇壇再沒有她那時的熱鬧了。

殘秋的下弦月

施鵬存

夕陽從屋脊上消隱下去，小小的庭院中歸於寂靜了。

妻睡在牀上。——其實，與其說是睡，倒不如說是倚，比較的適當些罷。爲了她底病和癱性這雙重的理由，她墊了三個厚實的木棉枕。丈夫呢？他是照例地坐在他底狹小的書桌邊，執着一九三一型的珠光的派克筆，筆尖指着桌上鋪着的一張四百字的原稿紙底第二行第三格，畫着虛空的圈子。他是在沉思於一篇新作的結構，預備當靈感來時，不許有一秒鐘被放過，立刻就將第一個字寫下了。但是他這樣地已經繼續了三個下午和晚間了。

妻是患着種種可憎的病：心臟怔忡症，胃不消化，發熱，偏頭風。她淹滯在牀上已經兩三週了。除了每天上午，他必須到距離五里外的一個中學校裏去教書以外，從下午回家後一直到睡覺的時候，——那當然是在午夜了，他總是在臥室裏寫着文章陪伴她的。

殘秋的下弦月

藝文情報

蕭伯納近聞二則

(一)英國老文豪蕭伯納，近在南非洲之開普鎮 (Cape Town) 初次試乘飛機，嘆爲七十五年來（按蕭伯納今年七十五歲）生平第一刺激事。蕭夫人亦與其夫偕往。但蕭氏鄭重語人，渠無意在南非作汗漫遊，且亦不欲往觀維多利亞大瀑布，因渠早在銀幕上見過云。

(二)蕭伯納從南非洲開普鎮乘輪返英前，聲稱南非聯邦之黑人，不僅舉止品行優於其地之白人，即聰明亦過於白人。渠寓南非時，未嘗遇一愚蠢之土人，但曾遇許多開明之白人，毫無聰明之氣，其前途絕對無望。惟荷蘭人則當居例外，似比其餘白人，聰明而勤敏。但非將其靈魂取去，亦難望有大進步云。

今年紀念的幾個外國文學家

今年可紀念的外國文學家，除了我們已經知道的德國詩聖哥德以外，尚有七位：(一)英國小說家司各德 (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他是十九世紀英國最大的小說家，同時又是偉大的詩人。他的歷史小說，幾乎是世界文學中的瑰寶，沒一個作者能超過他的，

藝文情報

現代·1·1 一七五

但是三天來，他底思緒卻因為愈攪動而愈紛亂了。怎麼竟一點新的意思都沒有了呢？就是一個最簡單的主意，祇要一觸發到，也就立刻可以推演開來，寫成一篇小說的啊！情節——不一定要繁複的情節，現在是，只注意於情節的小說已經不時行了。他時時刻刻地這樣壓榨着，搜索着他底腦子。但是，他沒有希望。煩惱極了，用力把筆一震，常常會有一滴不懂禮儀的墨汁沾污了原稿紙。於是，換了一張紙之後，他底派克筆仍然指在第二行第三格上畫着虛空的圈子。

妻看着玻璃窗上的一方一方的天逐漸地昏暝下來，略略地側了一側身子，好像一種緊張的感情突然舒緩了似地，輕輕地，但是悠長地，嘆了一口氣。

——天又夜了。

她底話並不一定是在對他說，而他也並沒有關心到她在說些什麼。但是，這個聲音卻使他開始感覺到室內已經完全黑暗了。這已經是沒有燈火不能寫字的時候了。於是他放下筆，從紙堆裏檢得了桌上電燈底插子，拿來向近桌子邊的牆上接亮了燈。同時，他對那些退縮着的窗簾看了一眼，略略地沉思了片刻，便又執着他底派克筆了。但好像覺得這樣終究是不妥善，所以他重又放下筆，勉強地站起身來走到窗前去將窗簾放下了。

在回到書桌邊去的時候，聽見了她底微弱的聲音：

他的小說總集「蕙浮萊說部」(Waverley Novels)共有二十九巨帙，至今成爲英國人家弦戶誦之書。傑作「十字軍英雄記」(Talisman)「撒克遜後英雄略」(Ivanhoe)均經林琴南氏譯成華文，我國讀者亦深嗜之。至於他的詩，則與華茨華慈、柯爾律已及蘇賽齊名，爲初期浪漫詩人之一。所作有「湖畔美人」(Lady of the Lake)「最後的歌人之歌」(Lay of last minstrel)亦爲治英國文學者所必讀。今年九月二十一日是他的百年祭日。(2)英國詩人克拉亨(George Crabbe, 1754—1832)，他是英國十八世紀後期的一个寫實詩人。他用古典派的詩式，摹寫英國當時貧民的苦痛，悲哀與犯罪。他對於詩的內容施行了一個猛烈的革命，他以爲詩不僅是吟風詠月的東西，爲貧民生活寫照，詩也是一種很適宜的工具。「鄉村」二詩，寫英國農民生活，尤爲傑作。本年二月八日是他的百年祭日。(3)英國童話作家卡洛爾(Lewis Carroll)道原是數學家陶琪遜(Charles Lutwidge Dodgson)的筆名，他曾著了好幾種少年讀物，英國的兒童都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名著自從「元任先生譯「阿麗思漫遊奇境記」及「羅漢西先生譯的「鏡中世界」出版以後，我國的少年讀者也都認識他了。他生於一八三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今年是他的百年祭日。(4)英國詩人及戲劇作者約翰·該(John Gay)他是與大詩人頗伯(Alexander Pope)同時的一個詩人。

——給我一杯茶喝。

他變更了行程，向茶几上斟了一杯茶，遞到牀前去。但依舊沉默着。茶杯離開她底嘴還有二三尺，他不再送近去了。

她也並不坐起身來。也不從棉被裏伸出手來接了茶杯去。她疑問似地

看着他：

——怎麼哪？

——怎麼哪？

——你爲什麼不做聲？

——做什麼聲？給你斟茶就是了。

——這樣看來，你好像有些不願意的樣子。

是在挑戰了嗎？正煩惱於思緒不屬的丈夫，聽了病的妻子底多疑的話，更不愉快了。但是，他沒有忘記了自己是個有涵養的人，嚥了一口唾水之後，說道：

——唔，並沒有那種奇特的意見啊。

但是她並不放鬆他。

——又要強辯了嗎？雖然身體是病了，但眼睛還很不錯呢。

他覺得沒有再答話的可能了。他把茶杯放在牀邊的小圓桌上，仍又回到他底原稿紙旁邊去了。假設要描寫一個審判廳裏的錄事……他開始運用

幾秋的下野月

作品並不多，但是他的本以一羣強盜的主角爲諷刺喜

劇『乞丐的歌劇』(Beggars' Opera) 却使他賺到一萬

二千塊錢和二百年名譽，我們之紀念他，可以說完全

是爲了這個劇本。他卒於一七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今

年是他的二百年祭。(5) 美國女作家阿爾考德(1829—

1888)，自從一八六七年出版了『小婦人』一書以後，

阿爾考德就立刻成爲美國著名的少年讀物作者了。以後

又陸續發表了許多作品，都極受少年的歡迎，至今不衰

。她的著作共有二十八種，『小婦人』、『小男子』、『紡

輪故事』、『舊式姑娘』諸書尤爲膾炙人口。今年十一月

二十九日是她的百年誕日。(6) 挪威大作家梭遜(Bjørn-

stjerne Bjornson 1832—1910)，這是一位與易卜

生幾乎齊名的作家，他的著作範圍極廣，小說，戲曲，

詩，俱享大名。小說中的『快樂童子』及『漁家女』，戲曲

中的『新婚之仇讎』及『挑戰的手套』尤爲傑作。他的作風

先屬於浪漫派，後變爲寫實派，晚年所作則近於象徵主

義者了。他曾於一九〇三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今年

十二月八日是他的百年誕日。

哥德百年祭瑣聞

今年三月二十二日爲德國大詩家哥德百年祭日，我

們已於報紙上見到柏林來的電訊，據說在哥德故鄉魏馬

境內，自三月二十二日起至二十八日止曾連續舉行一星

藝文情報

現代·1·1 一七七

他底腦筋。

這時，牀上的病人，並不坐起來或伸出手來取那個茶杯，又喃喃地說起來了：

——我說，你完全改變了。你現在很不願意替我斟茶了。是的，即使你怎麼樣強辯罷。想想看，從前你什麼都替我做。你甚至肯替我穿鞋子。有一天，當我們在那個大平原上散步的時候，我底鞋子給陷在泥濘裏了。難道沒有那事情嗎？你給我拾起牠來，並且還給我穿上了脚，而我是坐在一塊花崗石上的？

他一邊想着計劃中的錄事，一邊覺得病人底感傷是應該禁止的。醫生曾經叮囑過，她是不能受過分的感傷了。他說：

——是的，是的，我都記得！這些都是我。但我到現在也還肯替你做一切的事情，我沒有不願意呀。

用鼻子做出來的冷笑的聲音從牀上發出來。他覺得應該進一步地解釋這個不幸的誤會了。

——還不相信嗎？人家是因為沒有什麼話應該說，並且心裏還在想着別的事情，所以不說話的呀。沒事情快不要妄想了，你喝你的茶罷。

這樣說了。他以為關於這方面的事情已經完了。要描寫一個錄事怎樣呢？他繼續着想，說他收受賄賂罷？……假設是一樁公益事情的案件，有

期的紀念會。白魯賓總理（代表總統與登堡）與魏馬邦大公爵夫人曾在哥德墓前奠花圈，同時全國境內教堂，一律鳴鐘，以誌紀念。各國外交官及代表之花圈，則分置墓之四週。德國各邦及大學，皆派代表前來參加。法國代表則為其駐德大使，而巴黎大學校長亦親往參加云。

以上是在報紙上看到的盛況。茲據美國詩學評論所載魏馬特別通信所述，德國朝野之紀念哥德。尚不止於此。在三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八日這一週中，全國各大劇場曾分演哥德的著名戲劇，如 *Ur-Schuetz*, *The Natural Daughter*, *Iphigenie*, *Olavigo*, *Tasso*。以及浮士德的第一二部。同時又各處舉行演講會，請全世界之研究哥德的學者來演說。魏馬邦的新建築魏馬堂亦於此時落成，這是處於魏馬城中林洛理爾古公園中央的一座大廈，美輪美奐，這魏馬堂與德國國家劇院便是紀念哥德的兩個中心點。在本年七月二日至七日，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還有兩個紀念週。那時國家劇院（從前哥德曾任此劇院經理，并曾寄居。）將公演浮士德及其他不常演出的哥德著作，如敏感之勝利或克勞狄奧等等。八月二十二日，萊茲旁音樂院將由柏林佳樂會主辦一盛大的音樂會，由著名的福特德安格萊爾指揮。在狄數爾邦，在那伊爾漢河岸邊的古樹蔭下，在公爵夫人安娜·阿美麗亞的花園中的露天舞台上。亦將公演哥德的歌劇及其他「洛戈戈」式音樂會（*Poosoo Concert*）

某紳士者，……哦，究竟應該寫怎樣一樁公益案件呢？……

妻正在喝好了茶，按摩着肚腹和肋骨。

——你說，我會得變作肺病嗎，這裏很有些痛呢？

——那可不知道。

——你知道肺病的人這裏痛不痛的呢？

——哦，我不知道。

——怎麼，你這種常識都沒有嗎？抽屜裏有一本肺病須知，你給我拿出來檢一下看，有沒有這樣的病象。

丈夫回過頭來對妻一看，就放下了筆向她所指着的抽屜裏取出了那本小書來。但他並不看。他遞給了她。

——你自己去找罷。我要做文章，沒工夫哪。

——可不是，我說你不願意，沒有錯嗎？

他不再去理睬她。計劃快要完成了，祇要決定了是那一件公益事情。譬如，開護城河，倡辦消防隊，增加警察，……哦，那一件，……那一件更適宜呢？他這樣沉思着。同時，睡在牀上的妻，——她接了肺病須知去，祇翻開了第一頁就放下在被角上，也沉思於一種新的回憶裏。

——哦，我們從前常常到公園裏去玩的。不是嗎，也在秋天？公園裏的那些紅紅的楓葉多美麗呢？……我們總喜歡去坐在這種美麗的樹葉底下

。那深藏在一個迷園中的倍爾亭台爾宮中的露天小劇場，亦將於彼時演出哥德的戲曲。

此外，一個新的哥德博物院又曾在三月二十三日舉行了奠基禮。因為原來的那所在弗拉奧安不期地方的哥德紀念屋實在已經容不下近六萬件哥德的紀念物了。在新的哥德博物院，據說將有兩層樓陳列哥德的生活與環境的繪畫。這將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個人博物院。現在，哥德所收藏的東西，如名家的繪畫，銅幣，木刻之類，都封存着，祇有一部分散置，錢幣等陳列着以供索覽。這一次的擴充哥德博物院，實在是對於哥德的遺囑的虔敬的舉行，因為哥德的遺囑上說：「我的文稿，我的書信，以及種種我所收藏的東西，都是值得加意保存的。這許多有趣味的東西，私人是不容易在這樣短的時期之內收集起來的。機會，我的同時代人的善意，以及我的長壽，給與我一個特殊的地位……我並不是隨便地把這些東西收藏起來的，我是常常爲了要有系統地增進我的學問而收藏的，所以我曾在每一件東西中得到過學問。我的收藏品如果以同樣的意義而保存起來，我是很歡喜的。」
哥德的全部著作，今年亦將刊行一個紀念版，開全集共五十冊，美術裝訂，用特種字模及特種紙張印行之。

德國現在正當民生凋敝，經濟恐慌之時，而對於哥德，却舉行如此盛大之紀念，其重視哥德文爲何如。返觀

的。有一次，我們曾經在落葉上做綴字的遊戲。你還記得嗎？……是的，我們常常坐了馬車去的，我喜歡坐馬車。我們幾時再坐了馬車去玩公園呢？

但是他沒有聽見。於是她不得不煩躁地用較高的聲音說了：

——喂！我說我們幾時再坐了馬車去玩公園呢？

他又回轉頭來，憎厭地望了她一眼。隨即用着一種經過了努力的壓抑而變得很柔和的一個充滿了愛情的丈夫底聲音說道：

——哦，當你底病好了之後。

——等我病好了之後嗎？誰知道我幾時會好呢？也許那個時候已經沒有那些好玩的紅葉了。也許那已經是冬天了。是的，冬天是很可怕的哪。如果是肺病的話，到了冬天，也許我會得死了的……

對於她底妄想，他覺得有嚴厲取締的必要了。這種消極的思想，醫生曾經說起過，對於她底病體是很有妨礙的。她一天到晚躺在牀上胡思亂想，這反而容易加重了她底病。煩惱着的丈夫，這時幾乎把因果顛倒轉來，而認為她是因這樣妄想而生病的了。

他站起來，走近牀前去。

——誰教你想到這些的呢？你不能靜靜地睡一會兒養養精神嗎？少想一點，病就更容易早好一點。那個時候，我們坐了馬車去玩公園，紅葉還

我國，不特重視藝文者極罕，甚且以文藝為研究對象者，亦寢假而以文藝為政治活動之武器，人不務本，百事摧毀，可哀也。

女作家一團結

女作家丁玲，曼尼等最近發起一女性文藝團體，定名為「中國婦女文藝研究會」，參加者已有十五六人，于一星期前開成立大會。現正加緊創作及研究工作，努力發動新會員，歡迎愛好文藝的婦女參加研究，並準備出婦女文藝雜誌一種。

女作家吳曙天等因鑒於女子教育之不發達，特發起女子書店，現已在籌備中，擬先印行「女作家創作集」，「沉君選集」，「晴天日記」，「戀愛日記」及「婦女生活史」，婦女勞動問題」等云。

許欽文被累入獄

「故鄉」毛線襪等書的作者許欽文氏，向在杭州高中任國文教職，近因同居劉夢瑩女士突被同居陶思瑾女士（故畫家陶元慶之妹）所殺，被累入獄。許氏自云與此事毫無關係，但不幸案情曖昧，現正在研審中，不知結果如何也。詳細情形，滬杭各報已有載述，茲不贅。

謝壽康與賽金花

不會掉下來呢。

她很注意地聽着，眼睛裏露出了特異的精光。但她好像沒有聽見他說完。她又沉於自己底妄想中去了。

——我……我覺得……

——怎麼，你覺得？

——我覺得……我要你坐在這牀邊上。

——哦，我坐在那邊陪伴你不好嗎？

——不，我不是害怕。我覺得你應該坐在這裏的。

——但是，哦，你難道忘記了我正在寫文章嗎？

——哦，我沒有忘記。……但是，我要你先在這裏坐一會兒，你會不會告訴我，從前我們在公園裏常常講些什麼話的？

這簡直沒有意思！丈夫感覺到了憤怒。是的，確實是有點按捺不住的憤怒了。

——難道這種都值得去回想的麼？

他忽然地歸了原位，重新抽理着他底計劃。爲了要描寫一個錄事底納賄行爲，所以先應當想停當他是在那一件關於公益事情的案子上做這種不檢行爲的。哦，現在，就決定了那是爲了倡設消防隊的事情罷。某一個紳士，因爲在經手這種公益事業的時候，侵佔了一筆公款。是的，應該寫成

現代的下註月

錄時報北平通信

清末名妓賽金花，自庚子亂後，一度去滬，旋回故鄉，因飽經世變，故對外甚詳往來，社會間亦不多記憶。最近有某晚報記者偶於友人聚會中遇之，揭於報端。九城喧傳殆遍，昨日下午三時，記者等多人赴香廠居仁里賽之寓所造訪，賽欣然接待，導入一室中，內室因堆積什物，狹隘異常，壁間懸外國大幅油畫等，雖蒙塵封而顏色不減。其中尙有賽三十年前在滬上某巨宅所攝照片一幀，畫昔風華，迥異於今日之鴉皮鶴髮矣。賽氏以室小，頗說「對不起」不已，記者等具道來意，賽乃笑謂余甚願將一生酸辣苦甜鹹之滋味，告之君等。余一實自稱以下仿此）乃江蘇吳縣籍，母家趙姓，十歲被人拐往上海，落於妓院中，十五歲即操賣笑生涯，花名爲傅彩雲，蓋此時已從假母之姓。時余尙係一清倖，斯際海上風氣大開，人皆喜讀英文，予亦請師教授英語，以故二年之久，英語學得其流暢。年十七歲時，狀元洪鈞游滬，召余侑酒，相見之下，互相傾慕。且洪知余曉英語，更爲器重。蓋此時洪狀元，有放任出使德國大臣之凱，彼因需一通曉外國語之人，俾其出洋，得以服侍，因此乃有納余爲妾之意，余亦甚願相從，遂商得假母同意，給以千兩身價銀。旋洪狀元出使德國大臣，洪夫人年老，不敢遣妾重洋，乃命作隨行，在柏林任上，每次宴會

一件紳士僱估公款的案子。……但是，她怎樣了，好久不響了。一想到病人，他不禁又回轉頭去。

她凝望着天花板，還在沉思。微笑着，好像在她底眼睛裏，神祕地看見一個樂園。但他底關注，她並不是不覺得的。她立刻就略微轉頭來，眼光觸了他底。

——我看見了采采了。

他突然感到一陣恐怖。他走到牀邊，凝望着她，好像她臉上浮現着那氣似的。

——怎麼，你說什麼？

——我說嗎？……我好像看見了采采。

——胡說！這是胡說！你一定是想起了她！

——但是我們幾時給她埋葬呢？

——等你病好了！

他是恐怖，憎厭，又煩惱，所以語氣不免粗暴了。

——哦。她漫應着，又沉思似地凝望着天花板，獨自似地說：——我們要葬得她很漂亮呢。墳上一定要一個小天使的，那種外國孩子墳上的小天使石像要多少錢一個呢？

——不要想到這些！到了那個時候再想！再問！現在你應該睡着了。

，余必與洪同住，因此得識德國朝野名流，此時余已能操德語，時於宴會席上得識德名將瓦特西，彼嘗余為東方之美人，推崇倍至。余曾赴英國倫敦，習識維多利亞女王，待遇甚優。蓋彼對於東方之女人，尙少接近，故對余甚贊許，旋洪狀元因年老回國，不久逝世，余不見容於其後人，乃被驅逐。蓋前清時際，妾之身分，與奴婢相同，家主得以任意驅逐，無所謂現在之女權一說，而可以請求贖養費，故予被驅逐之日，即係離開人世的黃金時代，而開始轉入於日暮窮途之境！自被驅逐後，因生活所迫，不得已仍操賣笑生涯，在陝西巷北口設立賽寓，改名為賽金花，賽寓即今之已關閉泉源班之舊址，賽寓非公開之娼寮，非素相識者，不招待。當時往來者，多社會知名之士，因此枇杷門前，尙不冷落，生活得以維持。適庚子事變，聯軍入北京，太后那拉氏奉光緒帝出京，京師乃大亂，德人因憤我國殺其公使克林德，為報復計，對於國人肆意殘殺，自東交民巷至永定門以東，皆德兵駐紮界內，商民無辜，被殘殺戮者，不計其數！時余聞悉聯軍之統帥，即係德將瓦特西，駐於南海儀鑾殿內（按即今之懷仁堂）余乃前往訪晤，瓦特西欣然接見，余要求約束德兵，不得妄殺無辜商民，且以軍隊實有紀律，德國歐洲文明之邦，尤不得出此妄舉，失其第二生命之名譽等語，瓦特西深以余說為然，立下令制止其兵士再有暴行，於是北京商民，始得略安。時瓦特西

你不應該打攪我呀。我今夜非把文章寫起來不可的！縱使你不替自己底病體着想，難道也不給我想一想麼？

雖然他費了許多威和力說了這些話，但她完全沒有聽見。她管自己繼續着述說她底妄想：

——哦，等我病好了我會自己去辦的。我要給她做一個美麗的墳。用白石砌起來的。四周還要種許多花。……我應該種些什麼花呢？哦，薔薇，月季，海棠，還有紫羅蘭，那是外國花了。晚上，讓月光照在她的墳上，那又多少美麗呢？哎，說起，今天是幾時了？……九月二十一，是的，月光該還有着哪。你爲什麼要緊開了電燈呢？喂，你把牠熄了罷，並且把窗簾開了，我要看一會兒月光呢！

他是除了憤怒之外沒有別的感情了。決然地回復到他底座位上。大聲地叱着：

——你給我睡！不許想起那些！我要寫文章呢。今夜如果再寫不出來，下星期的生活就成了問題，這個你不覺得可怕麼？

——但是，請你熄一刻兒燈也成。我祇要看看月光，——這快要殘盡的下弦月，祇要一刻兒工夫，我一定得睡着的，我請求你，這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丈夫靜悄悄地站起來，熄了燈火，掀開了窗簾，甚至開了窗。沉下在

以知余爲一下堂之妾，向余表示愛情。余亦贊許其人之英勇，遂即留居於德馨殿內，與之同居起者三四月之久，每日與其騎馬並行於北京城市，市民呼余爲賽二爺，予亦笑而納之。時辛丑條約行將簽訂，我國對於克林德之被害，願立碑以紀念之，各國俱已同意，獨克林德之夫人，不以爲然，總政府乃命瓦特西作梗，予以外患久不解決，國將危亡，乃向瓦特西勸告，謂我國人立碑乃最大之典禮，極爲隆重，無有再逾此榮耀，請其向克林德夫人疏通。瓦特西從予言，向克林德夫人解釋，再始不再反對，辛丑條約，始得告成。旋瓦特西奉命率兵回國，予仍返賽寓重操舊業。而予之名，因之愈盛。適因予之養女春花，被僕人擊斃，將予逮捕，送交刑部，而北京報紙，最風烈之京華日報，攻擊余最力，實則該報當時不明真相，致余遭不白之冤，案經刑部判決，將余押解回籍，余始與北京告別，而重返故鄉。民國成立後余又由上海回北京，重操舊業。嗣以年齒漸老，不堪再落風塵。自此遂有擇人而適之意。民國元年，從一職員魏某，乃在滬結婚。旋仍返京，不幸彼於民國十一年身死，又因不容於家庭，而被驅逐。從此江河日下，境遇變遷。淪落至此，而不能自謀生活！現年已五十八歲，願早日就木，以脫離此悲運等語。談至此不勝歎息之至。記者以時已將晚，乃爲禮告別。至於賽之將來生活問題，已有前駐比利時代辦公使謝壽康，及中法大學教

一只大軟椅中。

殘秋的下弦月，流進這幽寂的小室。

丈夫覺得冷了。他起來關了窗，下了簾，明了燈。他走近牀邊去。

她已經睡熟了。兩頰顯着緋紅的顏色。微笑着，好像還在承受月的光。又好像還在妄想着在花崗石上穿鞋子，坐了馬車玩公園，和采采的美麗的墳。

他嘆息着，替她蓋好了棉被。

授陳錦，發起爲賽金花組織「賽會」，募集相當款項，存儲銀行中，以養其老，死後即爲其葬埋之費，謝代辦並擬著「賽金花」小說，詳述其個人歷史，及其風流韻事，將來所得一切出版費，悉發給賽金花，充作生活費。謝氏現奉政府電召，赴南京招待國聯調查團，一俟任務完畢，即爲賽金花籌劃生活費用，以養其殘年云。

拿破倫遺書出售

拿破倫及其繼后瑪麗·魯意絲之藏書，舊藏奧匈羅后齊達處，近因齊達願將該項藏書出售，故陳列在柏林菩提樹街國立圖書館，以供衆覽。此項藏書自拿破倫逝世後，至今一百餘年，未嘗流傳在外，此次公開展覽，實爲文獻界一大珍奇事。全部藏書計一萬二千卷，其中有三千五百卷係羅洛哥皮精裝本，此外又有拿破倫所遺戰事地圖一千二百幅。此項洋洋巨觀之名貴藏書，現擬分別出售，因全部書價值二十五萬元，目下恐無人能有此全部收買之能力也。

雷氏大廈改作博物院

雷淑尼古大廈 (Palazzo Rezonico) 爲意國威尼市有名之建築，建於一六六七年，係由名建築師朗該諾氏所計劃，朗氏即威尼市名勝聖瑪麗教堂之建築工程師也。惟當時此屋祇有兩層，一七五〇年，銀行家雷淑尼 (Giovanni Battista Rezonico) 以六萬杜加

虎

凌昌言譯

(英國柯巴德著)

大蟲畢竟來了；那幾乎是寓言式的野獸，這歷許多月份以來的這麼許多猜度底主題，現在居然進了二十哩以外的船塢。耶克·皮得森去接牠，巴那勃·吳爾甫底萬牲園，本來就以搜集之宏富稱雄於世，現在又弄到這頭大蟲，便像錦上添了花似的。牠是印度產，完全長成，兇暴得說也說不出，新近在林子裏捉住，現在還是第一次陳列，如此，如此。就事實說，這一切都是靠得住的。在前一天，皮得森那個丹麥人和幾個助手就趕着一輛嶄新的四馬展覽車——車上是畫滿了又雕滿了許多蹲在血堆裏的，非常神奇的大蟲，甚至連欄柵都是塗金的——去把這頭無與倫比的野獸載回到牠底新主人那兒來。他們已經等待了好久，想弄一頭大蟲來陳列，而現在却畢竟弄到一頭極漂亮的大蟲了，這無論如何是一頭非常可怕的野獸，雖然你却不能就此相信巴那勃·吳爾甫底關於牠的一切記載都是真話，而且

(約合英金二萬八千六百磅)購得之。一七五六年，雷氏將該屋加高一層，並延請著名美術家戴普洛影繪藻井及牆壁。此屋遂以此成爲意大利美術界之珍寶。英國現代詩人雪脫斯爾 (Scott) 嘗爲文研究之。其後此屋屬易主人，至一八七九年，英國詩人白朗寧之子實居焉。此老詩人即在此屋中逝世，故雷氏大廈又成爲文藝上可紀念的處所。近聞威尼市政府已決定將此屋改爲博物館，以公開於民衆云。

瑞典女作家之豪興

字林報載二月十九日瑞典通信：現代瑞典著名女作家萊哥洛數 (Lagerlöf) 女士，近以瑞幣四百元，贈與一美國童子，俾與其母在瑞典同度假日。萊哥洛數女士之所以有此舉者，係因該童姓名與伊說部中人名完全相似之故。該伊有一小說名「霍爾格生漫遊奇憶記」述一農家子，坐於其父所蓄之鵝背上，遍遊全瑞各處。女士此作目的，在給予瑞典兒童以地理上之知識，該書出版數年，始悉國中果有一六歲小童，其名亦爲霍爾格生，女士乃以稿費所入，供給該童之教育費。當其修完農科時，並給以在美生活之方法，於是該童在美結婚，居然成家立業。惟最近因世界經濟恐慌，其妻子等度日頗爲困難，是以又贈以四百元云。

虎

除真話之外並不包含一點虛說。要知道，班子裏的人是決不會完全說真話的。

耶克·皮得森是猛獸訓練員兼萬牲園經理，一個高大的，金髮的，嚴峻的人物，年紀約摸三十五歲，自己就生性放蕩而又野蠻，生着一嘴禿頂的人所常有的極濃密的鬍鬚；不錯，他是頂禿的，荒淫無度的，老是在不停地抽古巴捲煙，而那捲煙似乎又常有燒了他底鬍鬚的危險。馬利那個哥羅克人恨着他，但是耶克却用一種熱烈的深情來愛着她。誰也不知道她爲什麼被稱爲「馬利那個哥羅克人」。她是從凱寧鎮來的——誰都知道，而她底真姓氏是法斯戈達，法斯戈達夫人，那班子裏的建築師兼木匠兼營造匠澤米·法斯戈達底妻子。澤米看上去一點也不出色，他是渺小得會使你禁不住要詫異着馬利畢竟在那一點上看了他，因爲像她那樣的人物，就是要把波蘭國王（你可以這樣說）弄到手，也不是困難的事情。但澤米却總是班子裏的大頭目，甚至連那個穿着寬外衣又戴着絲帽子的，在通到場裏的平壇上巡行着的，用富於誘惑性的話詳述着世界七大神異（這七大神異都一定可以看到，可以在裏面看到，在等你去看，而且是非要你去看不可的）來把你不由自主地哄進去的青年紳士——甚至連那個人，每當收拾和裝運用器的時候，都不得不受澤米·法爾戈達底指揮，雖然因職務底關係，他目前是暫時地換上了一種絕不相同的服裝和口吻。馬利並不是一個

昇曙夢辭教官職

日本的俄國文學專家昇曙夢氏向任陸軍士官學校教授，近與同校文官教授十名同時提出辭呈。氏在該校已任職二十年以上，故此辭職之後，該校將擇例贈以養老薪金十五年。昇氏嘗語人云：「從來余以純文藝的立場研究俄羅斯文學，今後則將改變以社會學的辯證法立場來把俄羅斯文學仔細重新檢討一遍。現在第一部想着手著『俄羅斯文學概論』一書，因從來我國之研究俄羅斯文學者，不是太左，便是太右，如販賣一般的無批判的介紹，實爲不便。此次余既擺脫了官吏的地位之妨礙，當可以批判的態度對於俄羅斯文學加以介紹也。」

詩人泰戈爾舉行個展

著名詩人泰戈爾二月廿九日假喀爾加答國立藝術專門學校舉行個人雕刻畫展，泰氏之畫，寓意深遠，有所謂問題者，非執觀目錄上之小引，則頗難領悟。所作風景，大都隨意揮灑，不守繩墨，雖無一定藝術上之技巧，然雅有詩意，其最引人注意者，爲「靜待」，「神已自殺」，「拯救犧牲者」數幅。泰氏對於英國玫瑰，着色上極有研究。其最奇特爲一般畫家所未嘗試者，即泰氏作畫之顏色，有數種直接取諸於花葉之液汁，故一經染潤，即覺栩栩如生。泰氏妻子亦均有畫陳列，一門三傑，參觀者

有教養的女人，但她却無論如何不會上皮得森底鈞。她會像一個工廠管理或是青年兵士似地咒罵着，而當她喝醉了酒的時候，她是非常放肆的。靠了上帝底能力，她長得很美麗，又靠了這同一種慈惠的能力，她居然也十分貞潔。她底丈夫很知道，同時對於皮得森教師底熱情他又完全明白，但他却一點也不關心這個。馬利會在獅子籠裏顯她的技能，鞭打着那些因囚禁而乾癟了的可憐的衰老的野獸，叫牠們鑽過環子，跨過木棒，或是玩其牠幼稚園裏的遊戲；可是你知道，人是都要生活的，而馬利便是這樣地生活着。皮得森常向她求愛。有時候他是和藹而又仁慈的，但是每當他底失敗使他煩惱起來的時候，他便變成殘酷而又侮慢的了，開口來常是些極難聽的話，難聽得一定要使她心裏不舒服，假使她不是那樣地不會動心，不是那樣地習慣於這些事情。她常對他露出牙齒冷笑，又用戲謔的話來欺騙他，無論是在他狂熱着或是懷喪着的時候。

「全能的上帝啊！」他會這樣的呻吟，「她是不肯對我讓步的，這個馬利。我拿她來怎麼辦呢？她在把我活活地燒，就是斯加該拉克也不能替我把這火澆熄。真見鬼！叫我怎麼辦呢？總有一天我會打爛她的眼睛，是的，打爛她的眼睛。」

這樣，你可以看到那個人是真愛她的。

當皮得森從船塢回來的時候，裝着囚犯的車子便被拖到了場裏的空地

成噴噴稱羨。是日開幕前，泰氏曾對來賓作簡短之演說，略謂余所受藝術家之訓練，已於諸作表白無餘。余之意見，以為一朵玫瑰即為一朵玫瑰。此玫瑰既不顯示任何情感亦不包任何哲學觀念，其所表現者僅色彩之精與之接觸，畫之本身，除表現本質外，並不指示任何意義。余所作各畫，甚為簡單，余亦僅希望其除表現本質外，無他思想。按泰氏素以詩人著稱，其作畫，至最近始稍稍外間知之。不久以前，德之柏林 英之伯明罕，均曾舉行個展，頗引起各國藝術家之注目。總之，泰氏作畫，喜用已意，即用具亦與他人不同，如水彩畫，不用毛刷之類。且用筆闊大，如小孩所作，惟簡單之中，頗現自然之美云（二月念九號爾加答通信）

上，而欄柵前面的木板也除下了。那隻驚人的大蟲便露出
面來。當光線灑到牠底非常美觀的光滑的狐皮外套，牠底
烏木色的斑紋，牠底雪白的下趾和肚皮上去的時候，牠正
取着蹲伏的姿勢。那稍稍有點醉意的丹麥人喝了一聲采，
使用鞭子去打那籠子底欄柵。大蟲並不畏縮，似乎全世界
的惡意和獸性都聚集在牠底眼睛裏似地，用一種驕傲和野
蠻的偉大的神情來使人注意到牠臉上的可怕的殘暴。牠並
不移動牠的身體，但是牠底尾巴却像灌木叢裏的野火般偷
偷的在牠後面強直了起來，而牠底背脊骨上的鬃毛又變成
可怕的鎗桿底形狀。鼻子也稍稍的膨漲了一點，牠又老把
牠底驚人的兇惡的眼光定住在皮得森身上。所有班子裏的
人都一言不發，甚至皮得森都有點驚異。他向那頭大蟲咒
罵了一陣子，而牠却依然用那暗示着某種輕視和某種可怕
的預兆的眼光釘住了他。皮得森正拿起一枝尖銳的長槍來
截進欄柵去，突然有一個人從羣衆中走了出來。這是一個
老年的黑人，駝着背，生着白鬚髭，戴着一頂紅色土耳其
帽，穿着一件牛皮色的棉袍和青色的褲子。他用兩隻手抓
住了那枝鎗，搖搖頭，表示請皮得森不要這麼辦，而臉上

却永遠露着一絲微笑。他沒有說什麼話，但是他也沒有話
可以說——因為他是啞子。

「不要弄牠，耶克；不要弄那大蟲，耶克！」巴那
納，吳爾甫這樣的喊。「這伙像是誰？」

皮得森不很情願似地離了那籠子，說：「他是跟那牲
口同來的。」

「這樣？」巴那勃說。「那麼叫他走吧。我們用不到
什麼黑人。」

「他不會說話——沒有舌子——舌子掉了，」耶克回
答。

「沒有舌子！什麼，他們給他割了吧？」

「我也這麼想，」那猛獸訓練員說。「管牲口的本來
有兩個，一個是白種人，但是那個人却在一天夜裏從船上
掉了下去，他們便再也找不到他了。這個傢伙餓着又看管
着大蟲。一點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樣的，你瞧，是一個啞
子，又是外國人；什麼也不懂。他沒有信，沒有錢，沒有
名字，沒有地方可以去。你瞧，他是啞子，他什麼也沒
有，除了一管笛子之外什麼也沒有。船長叫我們把他帶了

去。給他一點事情做吧，他正沒有辦法。」

「你說他有些什麼？」

「笛子。」皮得森用他底手指和嘴唇模倣着吹笛子的姿勢。

「呵，一個碟子！啊，現在我們用不到什麼碟子了；我們自己餵着大蟲，可不是嗎，耶克？」於是，豐潤而又多油的吳爾甫先生——他當然是豐潤而多油的，因為他身體是一個美麗的圓形，頭髮像緞子一樣，穿的是極奢侈的衣服，又裝飾了許多的珠寶——便把那個老黑人全身觀看了一番，起初帶着沉思似的冷笑，後來却露出些同情的神色來；那黑人是笑也不笑地站在那兒，兩隻手卑怯地交叉在胸前。吳爾甫先生老是流汗，而且常有也在流汗的工人來向他請示，於是他便向他們咆哮着一些命令和咒罵，直使他們像馬鈴薯似地昏迷了起來，而在臉上顯出害肺癆的羊底神色。可是今天，吳爾甫先生却很客氣而又溫和。他把雪茄從嘴裏拿掉，從嘴裏吐出一股濃烈的煙氣來。「照應他一天吧，或是兩天吧。」立刻，一個孩子便開始把那駝背老像牽馬似地帶了去。「走吧，彭彭，」他喊着，從

此以後，那個不相識的黑人便有了這麼一個名字。

爲了這頭大蟲，班子裏整整地哄動了一天；每當皮得森走到那欄柵去的時候，那縛在籠子上的關於牠底野性的記載便可以完全證實。集中在牠身上的無窮的怨毒，會使孩子們驚喊，婦人們戰慄，甚至連男子都要恐怖地斂住了呼吸。傍晚，人們給牠餵食料。大塊的血淋淋的肉叉到籠子底裏去，那飢餓的犧牲者便立刻瘋狂底攫着又嚼着了。但是在餵了食料之後，每一個籠子底木板便都重新裝上，而那隱匿在洞裏的居民就消化着牠底食物而睡着了。羣衆一走，燈火便都熄熄，那些通到場裏去的門也完全關上。外面，在黑暗中，我們祇能看到那個很大的橢圓形，用五彩的木料造得極高，頂上是有花紋的帆布，并且還裝飾着許多旗幟。在這個火柴匣般的大場之外，便是一行蓬車，帳幕，揮發油底閃焰，和一堆堆在上面燒晚餐的火屯。一羣羣班子裏的人隨處坐着或是躺着，談着話，笑着，甚至唱着歌。誰也沒有注意到彭彭那個人，當他靜悄悄地在草上走過的時候。這個因爲不會談話和國籍不同的原故而更受着孤獨底苦痛的局外人是飢餓了。他那一天一點東西也

沒有吃。他簡直不懂得應當怎樣吃，正像他不懂得這些人底說話一樣。他聽到一個女人在最近大場的一輛蓬車裏唱歌。他便從胸前抽出了一管閃光的金屬的笛子來，但是他還靜靜地站在那兒，等那歌聲停止。於是他便在自己底笛子上非常準確又非常和諧地重奏着那調子。馬利那個哥薩

克人從門裏走了出來，穿着她底綠色的絲緊身和邊上塗金的黑色長統靴；她底黑絲絨背心上有許多金色的鈕扣。她是一個身架很高，樣子很好的女人，生着一張被太陽所燃燒過的深黑而壯美的臉。在她走路的時候，每一隻耳上都有一個金環在鏗鏘着又閃爍着。彭彭所求似地張大了他底嘴；他把他底手放在肚子上，可怕地轉着眼睛。於是法斯戈達夫人便叫她底小女兒蘇菲送一盆馬鈴薯湯下去給他吃。蘇菲是半裸體的，赤着腳，穿着紅圍裙。她站在那兒咬雞骨頭，又眯着牙齒看那黑人匙羹也沒有地在吞那盆湯，而嘴裏又淋滿了湯汁。她喊了出來：「你瞧，他要把盆子都吃下去了，媽！」她底母親却很愉快地吩咐她說：「那麼再給他些碎麵包吧！」那孩子照吩咐地做着，時時地站住了笑那個老人底滿意地轉着眼睛的神氣。隨後，澤

米·法斯戈達又替他弄到了兩隻扯袋，彭彭便在他們底蓬車下面鋪好扯袋睡了起來。那老人所看到的最後的人物便是皮得森，他帶了一盞揮發油提燈，開了一扇通到場裏去的小門，在走進去了之後又把牠碎地關上。不久那燈光也看不到了。

二

一星期之後，那班子搬了場，彭彭也跟在他們一起。也是他底運氣，那管鳥類的喀伐那格夫人恰巧被一隻騾子踢傷了肚皮，不得不被刺在殘廢院裏。彭彭似乎也懂得一點鳥性，因此便擔任了看管鸚鵡，情鳥，和其他顏色美麗的鳥類的職務，此外，就連生着迷鬆的綠色的頭，紫紅色的胸部，飄蕩的尾巴的啄木鳥，和生着像屠夫的刀似的嘴，櫻草色的胸部的鸚鵡也是派給他管的。

班子常是在那兒搬來又搬去。把東西裝上又卸下實在是一件比展覽還有趣的事情。由澤米·法斯戈達主持着，那穿寬外衣的年輕人在瘋狂地工作，而一大羣半裸的枯瘦的人便都聚集在那裝牢的樞架邊，卸着那些旗杆，壁板，地板，繩子，屋頂，臺板，扯着鐵門和鐵柵，在狹狹的木

條底耀眼的高處走着，咒罵着同伴，在極大的重量下面顛跌着，流着汗，直使他們變成一隻隻的海豹，把那些東西亂七八糟地裝載着，摺着旗，轉着醜陋的蓬帳，於是便全體出發到一個二十哩以外的市場去。

到秋天，那班子是預備到一個北方的繁華的都市去，這是一年中最好的機會，到那時候，吳爾甫先生是打算把他底大蟲表演和勇敢的猛獸訓練員大大地宣傳一番的。但是皮得森却似乎一點進步也沒有。一星期一星期地過去了，他總不敢第一次走進那大蟲底籠子去，雖然是帶着鎗和燒紅的鐵；他愈是不敢進去，那把牠降服的可能性便愈少了。那大蟲底忿怒並不用吼聲和切齒來表現，却是顯出在牠底永遠不改換的姿勢上和牠底伸出的腳爪底微微的彎曲上。牠似乎會使人覺得是帶着血光的，而首先感到這個的便是皮得森。一星期一星期地過去，於是班子裏的人是知道皮得森，他們底皮得森，那個於世無敵的勇敢的猛獸訓練員，是碰到他底對手了。他們把那野獸引以為驕傲。有人說那大蟲所憎惡的是耶克底禿頂，而馬利却一定以為是他底鬚鬚，那真是一種很可觀的粗野的飾物，而據他自

己說，別人就是拿一鎊金子底代價來向他買，他也是決不肯割愛的。但無論如何——不管是秀頂，是鬚鬚，或是那整個的皮得森——那隻大蟲總非常厭惡，而這厭惡又是極顯然的，同時那不幸的猛獸訓練員對於牠却不能有一絲進展，正像他對於馬利那個哥薩克人沒有一絲進展一樣，雖然在牠待他的方式中總多少還含有某種和善的意味，而在那野獸底態度裏，却是一點兒和善的意味也沒有的。好久以來，皮得森老把這一切都歸罪於那個駝子。他在籠子前面對他做着手勢，想要探出一點關於這野獸底仇意的原由來，但是他們之間的交談底障礙是太大了，竟無論如何不能解除；皮得森瘋狂地做了無其數的表示，而彭彭却總是搖着他底淒涼的頭，又轉着他底大眼睛，直到那個丹麥祇得用一句憎厭的咒罵來把他捻走，而轉過眼來看那大蟲，那個關在烏木色的苦痛的欄柵裏的，帶着十倍的惡意的，灰暗而皮膚光滑的大蟲。在他底忿怒的無能中，他是多麼希望用一枝尖利的槍從那籠子底塗金的欄柵間刺進去把那野獸戳死，或是用一根燒得血紅的鐵在牠底要害處鑽一個洞！碰到這種情形時的一切傳統的方法，連那先叫牠挨

餓隨後却給他餵一個飽的法子也在內，都顯得是無用的。

皮得森常在夜裏讓那前鉸板放落在下面，他以為這樣可以爲了親近一點，而在他們之間建立起相當的妥協來。他試驗着就在籠子外面的樑上睡覺，但那野獸底可怕却深深地透進他心裏，使他不得不轉過背去。甚至在轉過了背之後，他還感到一種猛烈的敵意穿過他底腦袋底後部，而逼迫他去找一張放在不會想像到這頭大蟲的地方的凳子。

同時，馬利底譏笑也並不隱藏着——這譏笑甚至是很熱鬧的——而現在，在她自己和那丹麥人之間，除了那舊時的愛情底爭執之外，是又新加上了一種個人的勇力底爭執，因爲現在是要用一種說不出的方式來看，要是耶克·皮得森竟不能把那大蟲馴服，那麼馬利那個哥薩克人却能夠辦到。這情形是一天天地顯然了，皮得森底熱情便一變而爲妒忌和仇恨。他開始用那大蟲看他的方法來看微笑的馬利了。

「那個地獄裏的魔鬼！願天雷把她像熏魚似的打死！」

但是在短期間內，這種心境是被一種憂慮底心境所替

代；他甚至變成卑鄙的。那時候，說也奇怪，馬利底感覺也經過了相當的修改。她很驕傲於這個可以屈服他又打敗他的機會，可是這勝利却要她給予極大的代價的，或許在她竟是一個太大的代價。她自己也和彭彭交談；雖然彭彭祇能模模糊糊地懂得她底意思，然而她却猜到了他以為那頭大蟲不單是難以馴服，而且是充滿了神祕的危險的。她不能勝過那個丹麥人，除非她敢去冒他所不敢冒的危險。那危險是很大的！她一感到了這情形，某種對於耶克的憐憫是開始在她身上起着作用了；他們可不是到底還是在同一隻船上的人？但是她愈同情，一方面却愈譏笑。這事情是無論如何要辦到的。

同時，巴那勃·吳爾甫却要把秋季大展覽登出告白去，要是失敗了，在他是很下面子的。結果，巴那勃或許會把耶克·皮得森趕出猛獸表演場。並非吳爾甫先生是這樣魯莽，竟會把這話洩露出來。實際上，他是已經感到這困難了，雖然他那驕傲的經理却還絕對不肯承認。吳爾甫先生宣稱他底大蟲是一頭新大蟲；耶克必需替他留意一點，小心一點。他非常輕淡地說着這問題，就像叫人把那籠子粉

剛一回這類事情一樣。他一點也沒有暗示到未來的事情；可是，他底那頭新大蟲却始終沒有馴服，而他底猛獸訓練員耶克·皮得森先生却還在面前。

三

有一天，萬牲園不開。一處的合同已經滿期，澤米·法斯戈達是到別地方佈置一個新場所去了。那些班子裏的人在營帳四周休息，或是蜂擁到市上去做買賣，吃東西。法斯戈達夫人是穿了她底最漂亮的衣服一個人在她底蓬車裏。她正準備上市去，突然皮得森悄悄地走了進來又坐下了。

「馬利，」他停了一會兒說，「我不弄那大蟲了。牠給了我一種魔力。牠好像是懂得催眠術的。」他完全屈服地把他底手放落在他底膝蓋上。馬利不做聲，因此他便問：「你以為怎樣？」

她聳着她底雙肩，又又起了她底棕色的手臂。她這樣也是個兒很大的，穿一件黑緞子的外套，戴一頂綴着紅色羽毛的大帽子。

「要是連你都不能相信牠，」她說，「誰能相信？」

「我所不敢相信的是我自己。真丟人！可是那大蟲真叫我受夠了，是的，因此我便不能把牠征服。牠是壞的，非常，非常的壞，可不是嗎？真丟人，可是我不幹了！」他興奮地宣稱。

「巴那勃說了些什麼？」

「我不管，隨便吳爾甫先要怎樣想吧！該死的吳爾甫！我祇能想起我自己……啊！」他停了一會兒，說不出地沮喪着。「是的，這真可憐，我自己心裏覺得很慚愧，馬利。而你也正是這樣的想着我！」

他底語聲裏有一種幾乎要使他昏迷的音調——怎的，那個人要哭出來了。不久，她便全身都被憐憫和威脅所占據着。

「你把那惡魔交給我，耶克。你這個人究竟怎樣了？上帝愛我們，我可以把牠弄好！」

但是那丹麥人却把所有的話都說了出來。他可以承認他底失敗，但是他却不能歡迎她底太輕易的補救法。

「不，不，你固然是辦得了的，可是你要小心。牠不是一頭大蟲；牠是比一切都利害，最討厭的東西——牠有

一顆討厭的心，心裏有一千個妖怪。我不忍看你去碰他，不，不，我忍不住！」

「等我到今天下午回來的時候——你等着！」馬利喊，舉起了她底抓緊的拳頭。「幫助我，我會去把他弄好，你瞧罷！」

皮得森突然的感受到了她底驚人的魅力。他把她抱在他底手臂間。「不，不，馬利！皇天在上！我不要你這麼辦。」

「啊，不要多說！」她不煩耐底命令着，把他從身邊推開，她便跳下鋪級獨自上城裏去了。

她在下午並沒有回來；她在晚間並沒有回來；一直到夜裏要關帳門的時候她還不在那兒。蘇菲，獨自個是一點也不關心。彭彭坐在篷車外面，最後一盞燈底火焰在他底頭上慢慢的熄下去。他現在穿着一件粗毛色天鵝絨的外衣。他年紀很老，樣子很聰明，似乎是懷疑的而並不是疲倦地時常搖着他底頭。笛子是在他底膝上閃光，他用一塊絲質綠手巾在拭他底嘴唇；那個穿紅圍裙的赤脚的蘇菲是存爬過來，除下了那盞燈，把他剩在黑暗中。於是他便回

到法斯戈達替他找的一個舊帳篷裏去了。

當那母親回來的時候，營帳是在牠底黑暗中昏睡，而她却酒喝得很醉。耶克·皮得森把她弄到手。他把她帶到圍場着，把門門好又鎖好。

四

馬利·法斯戈達第二天早晨在大天光中醒了過來；從那圍場底帆布篷頂上的罅隙和裂縫裏，光明看去是美麗的。他可以聽到有幾個起來得早的人在外面呼喊，而在她四周，那些籠中的鳥獸是叫着，噓着，號着，又吠着。她是在一大捆的乾草上睡在那個丹麥人身邊。當她覺着他的時候，他已經醒了，正用一雙有趣的眼睛向她注視。

「耶克·皮得森！我喝醉了嗎？」馬利用低而發沙的聲音昏迷的問，坐了起來。「怎麼回事，耶克·皮得森？我喝醉了嗎？我整夜地在這兒嗎？」

他把他底手放在腦袋後面躺着，在他底此不相稱的禿頂的粗暴的黃色頭顱，他底如此散亂的鬚髮，他底長滿了毛的鼻孔和耳底絕度的醜惡中，露出了一絲微笑。

「你不能說話嗎？」那個不幸的婦人喊。「你把這事

情叫做什麼把戲？我底蘇露在那兒？還有我底澤米呢——他回來了嗎？」

他還是不回答，他伸出了一隻手去撫摸她。因為他是不防備的，馬利使用兩隻拳頭向他臉上打過來。他盲目地向她回打過去，他們兩個便扭住在一起，他底手指抓住了她底濃密的髮絡，而她却瘋狂的猛擊着他。她滾在地下，他把她握住，她拗他不過，狂叫着。馬利是一個稀有的女人——能夠對敵大多數的男子——但是因為頭髮被抓，她是祇能完全屈服在他底手掌中了。皮得森說了無數的齷齪話，把那叫喊着女人拉回到他身邊，用雙手在她底項頸上緊扼着，幾乎要把她扼死，然後便把她擲在地上。馬利在倒下去的時候抓住了一隻算命鳥底小籠子。她用把籠子向那個人丟過去，可是沒有丟中，鳥籠在一枝石柱上打碎了，那些鳥便在空中飛散。

「馬利，馬利！」耶克喊，「聽着！聽着！」

他後悔似的走到那個忿怒的女人身邊去，她正向他揮舞一把斧頭，頭髮飄動，眼睛裏閃耀着一種忿怒底火光。

「我是喝醉了酒！」她向他喊。「你是這樣才把我弄到手的，耶克·皮得森？我是喝醉了酒。」

他用自己底手臂擋住打擊，但是那打擊底振動和痛苦是如此地大，竟使他自已底忿怒又從新發作了，向那女人跳過去，他可怕地在她眼上打了一下。她跪了下去，一聲不響地在那邊縮過一團，用雙手掩住了她底流血的臉，散亂的頭髮像網一樣蓋在上面。看到這可憐的景象，那丹麥人底苦痛又把他征服，祈求似地靠到她身上去，他說：

「馬利，我底愛，馬利！聽着！這不是真的！向上帝咒我吧，好女人，這不是真的，這是不可能的！向上帝咒我吧！」他失去知感底狂叫。「向上帝咒我吧！」他突然停止了，喘着氣。他們已經到了那頭大蟲底籠子面前，皮得森對着那可怖的視線似乎發了呆。那野獸站着，所有的憤怒都集中在牠底皮上的每一根直豎的汗毛裏，而在牠底眼光裏還有一種幾乎是白熱的惡意。像石塊似的動也不動，馬利看到了這個，她便開始偷偷地，偷偷地從那丹麥人身邊爬開去。突然，用一種使人不敢相信的迅速，她跳上了那大蟲底籠子前面的鋪級，把栓子從鎖上抽掉，打開

了門，瘋狂地叫着，跳了進去。她這樣做着，那籠子便空了。不一會，她看到皮得森匍匐了下去，動也不動，隨後

……

所有那些關好的野獸，被這悲劇底本能的知識所衝動，便都狂吼着又咆哮着。馬利底眼和心都對這恐怖張開了。她用手指塞住了耳朵；狂喊；但是她底聲音在這大混

亂中却聽也聽不出來。她聽到有人打進這圍場來的極大的聲音，隨後便在籠子底板上暈倒了。

門門畢曾被打斷了，破了的門歪倒着，從那缺口裏，彭彭走了出來，一個人，那老年的彭彭，手裏拿着一盞閃光的燈和一枝鐵鎗。當他在黑暗中走上前去的時候，他看見那大蟲在嘴裏拖着些東西，重新跳回到牠底籠子裏去。

精美 現代原稿紙

橡皮版道林紙精印

最合寫作之用

現代書局印行



- A 種 直行雙面現代原稿紙 (20×25) 每五十張 二角五分
- B 種 橫行雙面現代原稿紙 (20×20) 每百張 二角五分
- C 種 直行雙面現代原稿紙 (20×20) 每百張 二角五分
- D 種 直行單面現代原稿紙 (10×20) 每本(百張) 二角
- E 種 直行單面現代原稿紙 (6×17) 每本(百張) 一角

編輯座談

上的幫助。

這第一期是在很短促的時期中編成的，因為上海戰區的形勢尚未和緩，交通不便，以及寫文章的朋友在此次戰事中紛紛離散這種原因，所以本期裏的文章，都是就近時常見面的幾位朋友寫作的。其餘住居較遠的朋友的作品，未能編入，很為抱歉。但是在這期中，創作居然有六篇之多，除了我自己一篇粗製濫造的小品之外，都是毫不苟且的作品，這一點我覺得很滿足。尤其是穆時英先生，自從他的處女創作集「南北極」出版了之後，對於創作有了更進一層的修養，他將自本期所刊載的「公墓」為始，在同一个作風下，創造他的永久的文學生命，這是值得為讀者報告的。

這個月刊既然名為「現代」，則

對於以前的我國的文學雜誌，我常常有一點不滿意。我覺得牠們不是態度太趨於極端，便是趣味太低級。前者的弊病是容易把雜誌的對於讀者的地位，從伴侶升到師傅。雜誌的編者往往容易拘於自己的一種狹隘的藝術觀，而無意之間把雜誌的氣分表現得很莊嚴，於是他們的讀者便祇是他們的學生了；後者的弊病，足以使新文學本身日趨於崩潰的命運，只要一看現在禮拜六派勢力之復活，就可以知道了。

現代書局要籌刊一個供給大多數文學嗜好的朋友閱讀的雜誌，遂把編輯的責任委託給我，我因為試想實現我個人的理想，於是毅然負起這個「現代」主編者的重荷來了。

我將依照了我在創刊宣言中所說的態度，把本誌編成一切文藝嗜好者所共有的伴侶。我不希望我的讀者逐漸地離開我（除非他是不能了解文藝本身的精神的）。故我當盡我的能力來幹。我更切望寫文章的朋友，無論相識或不相識者，都肯給我以稿件

在外國文學之介紹這一方面，我想也努力使牠名副其實。我希望每一期的本誌能給讀者介紹一些外國現代作家的作品。本期裏田梨蒙家沒落一篇的作者阿耶拉，就是未經介紹過的西班牙新作家，希望讀者不會放過了這篇著名的小說。戴羅舒先生對於阿索林的散文，有特殊的嗜好與研究，以前他曾與徐茂村先生合譯了一本西萬

提斯的未婚妻，現在他又把作者的一部散文名著西班牙的一小時譯過來了。此書原是作者在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因被選為西班牙皇家學院會員而宣讀的。共四十篇，仔寫一五六〇至一五九〇年間西班牙種種的社會情形，實是一部歷史與詩的和諧的混合物，如果讀者喜歡，我想在第一卷的本誌上把這部譯稿連載了。

本誌每期將有畫報四頁。預備刊載些中外古今文藝上有價值或趣味的圖版。但是中國的材料，頗不易蒐集，所以我希望各地的讀者能供給一些。如果是照片，大約可以出每幀一元的代價；如果是名貴的東西，倘如肯惠借製板的話，我當負責不使原件損壞。

二十一年，五月。施鰲存

本刊定價：

每期 三角

每卷(六期) 一元八角

每年(十二期) 三元五角

郵費：
國內在內 自取不定
國外另加 二元四角

本期另售大洋四角五分

外埠加寄費一歲

現代

創號刊

二十一年五月一日出版
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再版

本刊廣告價目

底面外	全面	六十五元	半面	四十元	壹面	
封面及底面之裝頁		五十二元		三十元		
目錄前後正文前		四十六元		二十六元		十五元
正文中正文後		三十四元		二十元		十二元

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本刊：

本刊定戶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等情，通信時必須將(1)定單號數(2)定戶姓名(3)在何處定(4)原寄何處，詳細開明，以免遺誤。

編輯人

施 蟄 存

發行人

洪 雪 帆

印刷所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分店

成都 漢口 開封
北平 油頭
現代書局

現代書局總店郵市部爲全國讀書界服務

本局創設以來，力謀發展推廣文化，求合辦理初衷，除努力在全國各省開辦分店代辦處外，又爲便利內地遠道讀者起見，特設立郵市部爲全國讀書界無條件服務。本部另有專人負責，辦理迅速，且設種種優待辦法，數年來極得遠道讀者之信仰。茲爲力求便利讀者起見，凡滬地各家出版物，均可代購，即西文書籍，亦可辦到，購價與原出版者一律。敬擬辦法於後，諸希公鑒：

編贈圖書總目

本局現編印一九三二年圖書

總目一厚冊，凡國內各書店出版各書，均經分類編入。此書專贈外埠讀者，凡會在本局郵市部購書者，均可來信索取，並不須寄費。

贈送半價券

凡在本局郵市部選購本版書一次，滿實價二元以上者，均贈送半價券一張，持券得以半價選購本局指定之任何新書。（書名隨時通告）

郵票十足通用

外埠購書如有郵匯不便，可用一分至一角之郵票寄來，本局當十足兌用，不折不扣。

贈送現代出版界

凡在本局郵市部選購本外

版書籍一次，均贈送本局出版之「現代出版界」若干期，如長期交易者得永遠贈閱。

存款購書的簡便

凡在本局存款購書部存款

十元以上者，本局常寄奉選書單一本，如最新銀行支票式。外埠讀者無論選購本外版書，可以隨時填寫，簽字後並下寄來，每次祇須化費一分，可節省往來掛號郵遞等費用，及其他麻煩手續，並得作饋贈禮券之用。存款時並由本局贈送創辦紀念書券一元，倘存款半年未支用者，本局當另贈書券一元。上項各書券得在本局實足兌用。